# 武俠世界

## 絕喉指

（新派俠情故事）曹若冰·新著

本篇故事內容情節緊湊，曲折奇異，氣勢雄偉，高潮迭起，筆調輕鬆生動，佈局變化在在出人意外，書中人物，閱來是躍然紙上之感，保證愛不釋手，特別推荐。



## 編者話

本刊期期推出之每部精采巨型大小說，素以洋洋十萬言以上之篇幅，作者皆屬時下名家，故事題材別創風格，橋段新穎，中外古今，包羅萬有，向以迎合一般讀者們閱讀滿足感及興趣上爲目標。十多年前至迄今，我們這項每期固定性的刋出，從不間斷，深受歡迎。雖然在上述該類巨型故事稿源方面搜集邀撰時有困感，但本刋是會竭盡所能，鑽隙穿縫，不遺餘力去發掘精品，以饗讀者，務求達到給予最高消閒逸樂之享受。

＊＊　＊＊　＊＊

今期刋出的曹若冰作品「絶喉指」巨型小說，是以民初時代爲背景，故事內容曲折迂廻，詭幻離奇，主角中人物令你有神秘莫測之感，文中描述當時一樁滅門慘案悲劇，內裡包含着錯綜複雜，撲索迷離的因素，匪夷所思，精采非常，請先睹爲快。

＊＊　＊＊　＊＊

東南亞名作家臥龍生及高皐兩位，他們的作品與本刋讀者已暌別一時，在近期裡開始，臥龍生嚮譽武壇名著「幽靈四艷」與高皐構思經年中篇佳作「無情趕山鞭」，將相繼在本刋刋載，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 63.00 |
| 一年港幣 | $124.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 68.00 |
| 一年港幣 | $134.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82.00 |
| 一年港幣 | $160.00 |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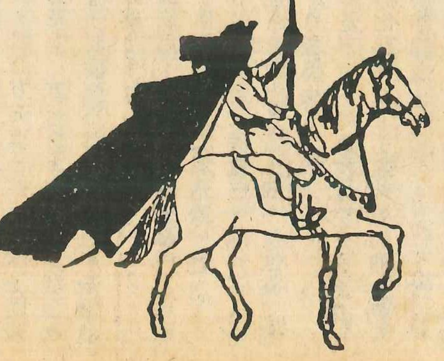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 武俠世界


第99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曾佐武王伐紂。勲業卓著。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當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禮賢下士，政績斐然。管、蔡二叔心懷不平，散布流言，中傷周公。進而挾殷裔武庚，並聯合淮夷，背叛周室。周公奉命，興師東征，殺武庚，誅殷二叔，滅國五十餘。奠定東南。回而大行封建，以屏周室。又改定官制，創制禮法，周之典章文物因以大備。

孫會文敬撰
謝宗安拜書

# 濟困扶危　挾技隱市誰識我

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

# 絕喉指

曹若冰·文
子　成·圖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青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夜深水過牆來，賞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隣里。

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鍾山巍巍，龍蟠虎踞——金陵。

「夫子廟」，在秦淮河北的貢院街上，背臨秦淮河。這地方，一如北平的天橋，是處五花八門，吃喝玩兒樂，應有盡有的所在。所以有人說：到了南京沒逛「夫子廟」，那等於白到過南京。

方天琪，二十七八歲的年紀，微黑的臉孔，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靑綢長衫，黑嗶嘰面子的皮底鞋，風度翩翩，擧止瀟洒，看他那文質彬彬的氣度，儼然是位濁世佳公子，出身富豪之家的闊少。

然而，事實上他却是……

×　×　×

華燈初上。

方天琪在夫子廟的一家小酒館兒裏喝完了最後一杯酒，站起身子，掏出十幾個銅子兒往桌上一放，緩步出了小酒館兒，背負着手，瀟洒地走向夫子廟左的一座大竹棚子。



大竹棚子門口掛着厚厚的布簾兒，遮住了竹棚子裏的事物，布簾兒兩旁各站着一個身胚粗壯，擄着袖子，氣勢虎虎的黑衣漢子。

「姓方的，你怎麼又來了？」——

方天琪剛走到大竹棚子門前，兩個黑衣漢子右邊的一個立刻瞪了眼發了話。

「過不去了，沒辦法。」方天琪聳聳肩胛，攤了攤雙手。

「敢情你是吃定這兒……」

「你這是什麼話，一年多了，這兒的人誰不知道我在這兒從沒玩過假，要過詐，每一回都完全靠的是運氣，眞本領。」

這的確是事實，那黑衣漢子不由啞了口。

方天琪却一笑抬手，掀開了那厚厚的布門簾兒。

布門簾兒掀處，熱氣、人聲外湧，汗味、烟味撲鼻。這是這秦淮河一帶唯一沒有脂粉香的地方。

大竹棚子的棚頂上懸吊着五盞大燈，那明亮的燈光，照得整個棚子裏光同白晝，每一盞大燈下面擺着一張大方桌，四週圍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形形色色，那一類的人都有。

五張大方桌上，有的是一翻兩瞪眼的牌九，有的是那聲音聽來「叮噹」清脆在大海碗底滴溜溜亂轉的骰子，有的是單雙，押寶。

那圍在方桌四週的人，有的是滿頭大汗，額上靑筋暴露，有的雙眼瞪得像兩隻銅鈴，有的則是喜笑顏開，咧開着咀巴。

原來這是座大賭棚，大賭場。別小看這座賭棚是竹子搭的，可是處一點也不誇張的藏龍臥虎地兒。

方天琪一進賭棚，那本來是呼喝、吵雜鬧成一片的聲音，立刻靜下來了一半，那另一半因是全神貫注賭局上，要不然，整個賭棚非刹時寂靜，鴉雀無聲不可。

呼喝、吵雜間的突然一靜惹人注意，靠後牆地方垂簾掀動，從垂簾後伸出個腦袋，那是臉孔瘦削的中年漢子，他看到方天琪神色先是一怔，隨即連忙由垂簾後面走了出來，迎上方天琪一拱手，臉上陪着勉强的乾笑：「方老哥，彼此都是混飯吃的，這年頭混飯吃不容易，你這不是砸朋友們的飯碗……」

「沒錢用了，船上還掛着帳，我不來弄幾個，你給？」方天琪兩眼一翻。

「方老哥這是說笑話，一年多了，你在這地盤兒上闖出了名，那一次進來不都是裝滿了口袋出去……」

「那是不錯，可是我這手來那手去，大洋錢都化到那兒了，這地方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知道。」

「這樣好不？」那瘦削臉孔的中年漢子說：「你方老哥要多少，只管說一聲，我如數奉上，算是我幫忙朋友。」

「不行！」方天琪頭一搖說：「秦老二，如此一來，我豈不成了霸王硬上弓，吃伸手飯的了，這樣吧，從今兒個起，我自己定個規矩，無論那一桌，不管多少，只三把，絕不過三，怎麼樣？」

「方老哥，這話可是你說的。」秦老二大喜。

「我姓方的沒別的好處，可是向來說



一句算一句。」

「方老哥！君子不擋人財路，我這裏先謝謝了。」秦老二兜頭一揖，立即轉過頭去揚聲叫說：「諸位，方老哥從今天起訂了個規矩，無論那張桌上，不管輸贏，他只來三把，絕不過三……」

滿棚子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有人說：「早該有這麼個規矩了，不然誰還敢讓他入局？」

忽然有人發出了一聲怪叫：「老方，大概是船上的侍候你舒服來了吧……」

這話立刻引起了滿場子的笑聲。

「不錯。」方天琪笑笑說：「那娘兒今天特別賣力，可是我也想通了，我好不容易撈足了，又全數便宜了她們，實在犯不着，今後不管多少，只要够吃够用够樂的就行了。」

「好，這才是，無底大深坑，什麼時候塡得滿？別做那寃大頭了。來，老方，這兒來。」

東邊兒的一張桌子上有個漢子向他招手，只瞧那模樣打扮，就知道是個在秦淮河、夫子廟一帶地方的混混兒。

方天琪含笑走了過去。

「老方，這兒坐，我光了，瞧你的。」那漢子自長板櫈上站了起來，一隻脚站在地上，一隻脚踏在板櫈上，坦着胸，捲着袖子，一笑就露出滿口黃牙。

「劉四哥，要我替你撈本麼？」方天琪笑了笑，坐下去，溜了他一眼。

「笑話，三五塊大洋我還不起？……」嘿嘿一笑，一副下流相地：「老方，我跟你不一樣，我是向人伸手，也是個無底大深坑，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船上去一趟，那怕她正在被窩裏，她也得給我。」

「劉四哥，有出息。」他微笑地嘴裏說着話，雙手可沒閒，一副牌九他已然推上了莊。

劉四的臉一紅：「說眞的，老方，你跟我不同，我是他娘的天生下流胚，那要怪上一輩子沒幹好事，沒修德。至於你，我第一眼看見你就看出你是個有出息的人，不過我可要勸你，天下的烟花窰姐兒，有幾個有情有義的，你犯不着往那……」

他下面的髒話還未出口，方天琪已經以一副人丁一贏了一副無名一，一副麻十斧頭一跟一副大灞十，滿桌頓時譁然，天下竟有這麼好的運氣，簡直令人難信。

譁然歸譁然，難信歸難信，可是一副人丁一却一點不假，一把通吃，三把下來，方天琪面前堆起了四堆白花花的大洋，不但是三把通吃，而且每一把都是只恰恰大人那麼一點兒，這可眞玄得很。

「老方！你這一手要是讓我學了……」劉四在一旁不由搖頭讚嘆，一臉羡慕之色。

「劉四哥！吃這一行飯，有九成還是要靠運氣。」方天琪微微一笑，伸手一推，向劉四推過了兩堆大洋。

「老方！你這是……」

「劉四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錢大家化。」方天琪淡淡笑了笑，拿起另兩堆大洋，站起身來要走。

那劉四滿臉激動地剛要說話，賭棚門口那厚厚的布門簾兒忽然掀開，走進來一男一女。男的是個衣着氣派，身材偉岸

四十多歲年紀的中年人，女的是個面貌清秀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的臉兒雖然不算很美，但是她有一種超人的清秀氣質，像一株空谷裏的幽蘭。

姑娘家逛「夫子廟」不算什麼，可是進賭棚却極是少見，賭棚裏那吵雜、呼喝的聲音，突然又是一靜。

「夏家的……」忽然有人發出了這麼一聲驚呼。

「姑娘跟湯爺是要……」秦老二快步迎上，哈着腰，臉上陪着一臉的笑。

那身材偉岸的中年人看都沒看秦老二一眼，望着紫衣少女神色恭謹地說：「姑娘！是這兒了。」

「湯總管！你替我問問看。」紫衣少女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中年人恭應了一聲，目光一掃全賭棚，然後揚聲說：「我請問一聲，那位是方天琪方爺。」

「老方！是找你的。」劉四用手肘輕輕碰了方天琪一下。

「劉四哥！這是誰？」方天琪眉峯微微一皺，低低的問。

「怎麼？你不知道？金陵城中鼎鼎有名的『金陵夏家』的總管，『鐵掌開碑』湯子勤。」

「那位姑娘呢？」

「老方！你是怎麼混的？夏老爺子的掌珠夏小姐。」

「哦！」方天琪眉頭又皺了皺說道：「他們找我做什麼？我什麼時候變成方爺了？」

「老方！也許你要走運了。」劉四笑了笑，突然揚聲說：「在這兒！湯總管，找這位朋友就是。」

湯子勤聞聲望去，隨即把目光轉望向夏小姐。夏小姐一句話沒說，邁步向方天琪面前行了過去。

湯子勤連忙緊跟一步，隨在她身後。

「您就是方天琪方爺？」夏小姐一直走到方天琪面前站住，雙目凝注。

「不錯！我正是方天琪。但是，夏小姐！妳這方爺的稱呼……」

他話未說完，夏小姐已是嬌軀一矮，突然跪了下去。

這一跪，滿賭棚嘩然。這也難怪，鼎鼎有名的「金陵夏家」的小姐，突然向一個秦淮河一帶的混混下跪，怎不令人驚訝嘩然？

「夏小姐！妳這是幹什麼？……」方天琪更是驚愕失色，手足無措。

「寒家大難臨頭，非方爺不能解救，夏瑤芬特來跪求，請方爺義伸援手。」夏瑤芬跪在地上低垂着頭。

方天琪先是一怔，隨即失笑地說：「夏小姐！妳開什麼玩笑，我除了賭之外別的什麼都不會，如何能解救貴府上的大難，妳這一跪，我當不起，快快請起。」

「方爺！寒家滿門二十餘口，眼看要盡遭惡徒殺戮，萬請方爺您大發善心，救救寒家男女老少這二十多條性命。」夏瑤芬跪在地上未動，哀求地說。

方天琪訝異欲絕：「夏小姐！這……這是從何說起，我只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混混兒賭棍，有什麼能力救人，再說妳夏小姐跪我這麼一個吃喝嫖賭的下九流的混混兒，那不但有失小姐的身份，而且也有損夏家的聲名，傳揚出去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方爺！夏瑤芬爲寒家男女老少二十多條性命，不惜一切，只求方爺您大發善心，義伸援手點個頭。」

「夏小姐！妳的意思我懂，冲着妳這不惜一切的份上，我也很想點頭，可是我有心無力。妳找錯人了，還是另請高明吧。」說完了話，他轉身要走。

夏瑤芬膝行一步攔着路悲聲說：「方爺！只要您點個頭，寒家願傾盡所有。」

方天琪眉頭一皺說：「美人，我所愛也，錢財，我所愛也。可是我沒有那個能力，沒辦法愛，也不願爲此喪命，丟下我那嬌嬌小翠紅。」

湯子勤聽得臉色爲之一變。

夏瑤芬却毫不在意地仍悲聲哀求。

方天琪忽然笑了：「呵！我明白了，小姐大概是看中了我，對麼？」

湯子勤臉色倏又一變，抬起了右掌，但旋即又垂了下去。

夏瑤芬立時羞紅了臉，流着淚兒說：「方爺若是點了頭，夏瑤芬願意侍候方爺一輩子。」

方天琪忽然大笑起來：「夏小姐：『金陵夏家』家大勢大，我只不過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一個賭棍，妳這麼說，我可不敢當，不敢高攀，也沒那個福氣，消受不起。」

這番話只聽得湯子勤雙目圓瞪，身形顫抖，臉上的肌肉抽搐……

劉四突然開了口：「老方！我瞧着不忍，你要是能帮忙……」

「劉四哥！」方天琪瞪起了眼睛：「你要是不忍，有那憐香惜玉的心腸你帮忙去，這種玩兒命的忙我帮不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除了精於賭之外，別的可是一竅不通。」

劉四不禁傻了眼，閉上了嘴。

「小姐！我們夏家還能跟對方拚一拚，就是全躺下了那也死得悲壯，小姐又何必招這侮辱。」湯子勤滿臉怒容的瞪視了方天琪一眼。

「對了。」方天琪一笑說：「還是這位有見地，『金陵夏家』是何等聲望的人家，小姐還是擦擦眼淚站起來回去吧。」

「夏瑤芬出門的時候就已經作了決定，此行若是不能求得方爺點頭，便一頭碰死在夫子廟前。」夏瑤芬臉上掛着淚漬，神色慄然。

方天琪眉頭微微一皺：「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小姐這是存心要我打人命官司麼？不過，我可要言明在先，我這個賭棍混混兒捉進衙門裏去的機會常有，妳要眞一頭碰死夫子廟前，那可是白白的賠上一條命。」

「老方！沒想到你是這麼個人，我姓劉的這個朋友不交了，鐵石心腸狠心人的錢我不要，拿去！」劉四猛然一摔手，一陣「嘩啦啦叮噹」亂响，摔下了那一堆二十來塊大洋，掉頭向外走去。

方天琪沒有攔他也沒叫他，逕自搖頭說：「小姐！看見了麼，爲妳，我已經得罪朋友了。可是妳要知道，我不是不帮這



個忙，實在是有心無力，愛莫能助，幫不上這個忙，我很抱歉，也很不安。」說完，掉頭不顧，邁步向外走去。

他走了，竟這麼不顧夏瑤芬那令人心酸淚下的悲聲哀求，不顧夏瑤芬的心碎腸斷；更對那滿棚賭客的異樣目光視若無睹。他眞是個鐵石心腸，無情的天下第一等忍人。

「姓方的！你站住！」湯子勤實在忍不住了，驀地發出一聲沉喝，他雙目圓瞪，直欲噴火。

方天琪一驚住步，轉過身子：「湯大總管你要幹什麼？」

「姓方的！」湯子勤厲聲說：「像那劉四他還有點仁心，講個義氣，而你……你算得是人麼？湯子勤倒要看看你心腸是什麼東西做的。」

「怎麼？湯大總管你罵人，這才是笑話，金陵城可不是個不講理的地方，我們到那兒講理都行，別說我幫不上這個忙，就是我幫得上，我不願意帮難道不行？」

「行！」湯子勤雙目盡赤，冷聲一笑：「可是夏家的聲望不能白損，我家小姐的尊嚴也不能就這麼受侮，我湯子勤要在夏家未遭難之前先劈了你這個冷血匹夫！」緩緩揚起一隻手掌，便待劈出。

湯子勤外號「鐵掌開碑」，他練就一雙鐵掌，一掌力道可開碑碎石，威震金陵，宵小喪胆，尤其他是「金陵夏家」的總管，金陵城裏的人見了他，誰不躬身哈腰恭敬地叫一聲「湯總管」，或者是「湯大爺。」

眼看湯子勤緩緩揚起一隻手掌欲劈，滿賭場的人全都不禁緊張起來……

「湯總管……住手！」夏瑤芬適時發出了一聲嬌喝。

湯子勤收勢垂下手。

夏瑤芬站起嬌軀，臉色蒼白木然地說：「他說得對，願不願帮忙在他，任何人都不能勉强，遭難那是我夏家的事，跟別人無關，讓他走吧。」

「是。」湯子勤啞聲應了一聲，轉向方天琪揮手厲喝：「匹夫！滾！」

「滾就滾。」方天琪毫不在意地淡然一笑：「湯大總管，我奉勸你以後多學學你家小姐，像你這種吃人的模樣兒對人，便是我有回心轉意的打算，我也要打消這個念頭了。」

湯子勤幾乎氣炸了肺，若是換在平時，就是有十個方天琪也要被他活劈了。

方天琪說完，立即邁步往外行去。

「我很奇怪，金陵城中不少有頭臉有本領的人，江湖上更有許多武功很高的行俠仗義之士，你們爲什麼不去找他們帮忙，偏偏找上我這個只知吃喝嫖賭的混混兒，夏小姐，可不可以告訴我，是誰讓妳來上這個惡當的？」他走了兩步突又轉回身來，雙肩微皺的望着夏瑤芬。

湯子勤厲聲接口說：「匹夫！不論是誰你都管不着。」

「湯大總管！」方天琪臉色一沉：「我是在跟你家小姐說話，身爲下人的最好少插嘴。」

湯子勤勃然大怒，聲音都發了抖：「小姐，我情願領家法……」

夏瑤芬忽然跨前一步，攔在湯子勤的身前，望着方天琪：「閣下既然不肯伸援手帮這個忙，多說無用，爲彼此好，你還是趕快請吧。」這位夏小姐實在有一副令人欽佩難得的好心腸。

「多謝夏小姐！方天琪遵命。」他深看了她一眼，拱手一揖，轉身揚長而去。

「小姐，像這麼一個無人性無義的冷血匹夫，妳怎不讓我……」

「湯總管！」夏瑤芬神色平靜地說：「大難臨頭，舉家即將不保，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何必跟一個不相干的人嘔氣。」

「小姐……」湯子勤神情慘然地啞聲叫了一句，喉間似是被什麼東西卡住，默然不語的垂下頭去。

「湯總管！」夏瑤芬吸了口氣，淡淡說：「我看開了，人生百年，誰無一死，不過遲早之別而已，再說，該怎麼樣，命中早已註定，也是佛家所謂的『因果』，躱不掉的，我們走吧。」說完邁步向賭棚外走去，湯子勤默默地跟隨在後。

出了賭棚，夏瑤芬直向夫子廟後行去，夫子廟後緊臨秦淮河，是這一帶最僻靜的地方。

「小姐，」湯子勤覺得夏瑤芬的行動有異，驚恐地跟前一步：「天色已經不早，我們回去吧。」

夏瑤芬好像沒聽見似的仍然向前行。

「小姐，別讓兩位老人家傷心了。」湯子勤接着又說：「兩位老人家猶健在，小姐若是先尋短見，那是不孝，小姐深明大義……」

就那麼幾句話工夫，已然到了夫子廟，面對着秦淮河那燈火迷濛的水月，夏瑤芬停了步，突然開了口：「湯總管你先回去吧，我要在這兒靜一靜，坐一會兒。」

「小姐！」湯子勤眉峯微微一皺：「容我說一句，就是死，一家人也要死在一起。」

「誰告訴你說我要尋死了？」

「是我說錯了話，那麼小姐快請回去吧，免得兩位老人家掛念。」

「我不是說過了麼，我要在這兒靜一靜，坐一會兒，要回去你先回去吧。」

「這怎麼行，我跟隨小姐出來了，就該侍候小姐跟小姐一起回去。」

「那你就不必勸我回去了。」

湯子勤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終於應了聲「是」。

夏瑤芬沒有再說話，一直神情木然地望着泊泊河水出神。

湯子勤神態顯得有點不安地站在她身邊，未敢稍離寸步。忽然他想起什麼事情地開了口：「小姐，那化緣和尚的話……」

「出家人不打誑語，佛門弟子以慈悲爲懷，我想那位大和尚不會騙我，是這個姓方的不肯伸出援手。」

「以我看，那和尚分明是個騙錢化的遊方和尚，那姓方的匹夫只不過是這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一個下九流的混混兒，他如何能解除得這場大難。」

「湯總管，」夏瑤芬搖搖頭說：「我不會看錯人的，那位大和尚分明是個隱世高僧，便是這個姓方的，只看他那氣度，也不是等閒的人物。」

「那和尚要是個隱世高僧，他就該化解得這場災難，爲什麼還指點小姐到這種

地方來找那個姓方的匹夫。」

「也許因為他已遁入空門，不便出面，也許是因為這姓方的比他還高。」

湯子勤默然沉吟了一下：「那麼您剛才為什麼不向那姓方的提起那和尚？」

夏瑤芬搖搖頭：「他既然不肯帮忙伸援手，便是提誰也沒有用的。」

「您也許錯了，那和尚既知姓方的，必然跟他有很深的關係，您剛才若是提起那和尚，說不定他會……」

「也許確是我錯了，不過……」夏瑤芬苦笑了笑說：「有道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又道是：『萬般皆天定，半點不由人』。現在我完全想明白了，夏家若是命數該當覆滅，便是求神仙也沒有用，若是命數不該覆滅，那根本無須求人。」

湯子勤默然不語，因為她說的都是至理。

夏瑤芬忽然緩緩輕吁了口氣：「這秦淮河水給了我很大的啓示，人生的一切，本是變幻不定的，我本來想投水一死的，可是如今我又不想死了，因為那太懦弱，也輕如鴻毛，太不值得。」

「小姐，既是如此，夜涼露重，我們快點回去吧。」湯子勤神情激動，臉現喜色。

夏瑤芬默默地點了點頭，轉身向來路走去。

這裏一主一僕剛離開河岸，那秦淮河中一艘熄了燈的畫舫裏，忽然傳出了一個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哼！我當你是看什麼呢？原來是看人家姑娘，妳可別癲蛤蟆想吃天鵝肉，人家可是良家婦女，不比我，誰是有錢的大爺誰就能上船來。」

「哈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豈不聞秀色可餐，天鵝肉吃不着，瞧瞧總可以，妳拈的什麼酸？吃的什麼飛醋？」

「拈酸吃醋？笑話！別說是你，就是換個腰纏萬貫的俊漢子我也不在乎。熟李走了生張來，我還怕沒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至於她，她只不過是個嫩雛兒，怎麼能跟我小翠紅比，不論是經驗本領她都得學上十年。」

「是呀。」男人一聲輕笑：「這秦淮畫舫上有誰能比得上妳小翠紅。不過，妳想知道剛才的那位姑娘是誰麼？」

「老娘才不管她是誰呢，就是皇帝的女兒又怎麼樣？哦！你說她是誰？難道你認識她？」

「金陵夏家的夏小姐。」

「啊……」

「別害怕，她聽不見的，好好睡妳的覺吧，我走了。」

「怎麼！你要走？你不是說今夜要跟我……」

「我這是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我生平也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妳想要就找別個吧。」

「死鬼！要你一輩子發不了跡。」那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變成了咬牙切齒的咒罵。

× × ×

夫子廟裏有一處賣吃的地方，那一片都是小吃攤兒；凡是有吃的地方，都離不開酒，尤其是夫子廟這種地方。

劉四蹲在一個小攤兒前的一條長板櫈上，面前的小桌上擺着一壺酒、花生米、豆腐干、豬頭肉、鴨翅膀等幾樣小菜。

他一個人喝着悶酒，差不多有了三分醉意，一雙眼睛紅紅的。正當他端着一杯酒，剛要就脣，，背後忽然來了個人，一巴掌拍上了他的右肩。

「劉四哥！你好愜意呵！」

這一巴掌拍得劉四身子一幌前栽，差點沒扒在桌子上，那杯酒灑出了大半杯。

他一隻脚落地，回頭一看，立刻雙眼一瞪：「姓方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這一巴掌拍上他右肩之人，竟是那位方天琪。

「劉四哥！開開玩笑，何必那麼大火氣。」方天琪堆着一臉的笑。

「開玩笑？」劉四瞪着眼，憤憤地說：「我姓劉的沒你這個朋友，你以後少跟我開玩笑。」

「怎麼？劉四哥！你當眞了？」

「我這個人從來說一句算一句。」

「劉四哥！可是還為剛才那回事？」

「我那兒管得着，肯不肯帮人忙，那是你姓方的事兒。」

「好了。劉四哥！」方天琪含着笑：「我陪你喝幾杯，談談消了氣怎麼樣？」

劉四抬手一指，冷冷地說：「那邊有的是桌子，要喝酒那邊去，我劉四不沾你的，你姓方的也最好別沾我的，我們兩不相沾。」

「何必呢劉四哥！一年多的朋友了，難不成眞要為個不相干的人就此翻臉？」

劉四「砰」然一掌拍了桌子，震得壺搖杯倒碟子跳。「什麼叫不相干，夏老爺子一生仁俠，金陵城的苦哈哈朋友們，那一個沒受過他的週濟好處，現在可好，夏家有了難，竟沒有人伸手帮忙，更何況人家夏小姐拋頭露面，不顧身份，忍辱含羞的跪在地上求人，這叫什麼世界？什麼年頭？」

「劉四哥！你只知道怪我，可是你說說看，除了吃喝嫖賭，我會什麼？我能帮得上這個忙麼？」

「我又會什麼？」劉四冷冷地說，「可是只要夏小姐找上我，我就會拿這條命去拚。」

「够仁義，够血性，是條漢子。」方天琪朝他挑起了姆指。

「用不着你來捧我。」劉四的臉色冰冷。

方天琪淡然一笑：「劉四哥！我請問你拚了這條命之後，能解救得夏家的大難麼？」

「這……」劉四怔了怔：「反正我是帮了忙，解不解救得了我不管。」

「劉四哥！你是個明白人。」方天琪神色忽然一正說：「你拚命也好，不拚命也好，主要的是為解救夏家這場大難，既然解救不了這場大難，那算什麼？又帮的什麼忙？該講求個重如泰山，光憑血氣之勇去拚命，那只是輕如鴻毛，也不太值得的。」

「那總比你縮着頭好，就是死得像一根鴻毛，日後人家提起我劉四來，總不會搖頭撇嘴吐唾沫。」

「這麼說，你劉四哥是為自己打算，為的是一個『名』字，並不在解救夏家的大難了。」



劉四忽然瞪眼怒聲說：「你有辦法解救夏家的大難？」

「有。」

「你有什麼辦法？」

「辦法還得要看看你劉四哥肯不肯帮忙？」

「我劉四說過，能拚命。」他霍地自板櫈上站起來。

方天琪抬手把他按了下去：「劉四哥！你先別急燥，不是我說你，剛才你那句話就大有毛病，為什麼非等夏小姐找上你？你要眞打算帮忙就不必等她找。」

劉四怔了怔：「對！你說了半天，只有這句話中聽。」一拍桌子，站起來便要走。

「劉四哥！你要上那兒去？」方天琪伸手一把拉住了他。

「自然是上夏家帮忙去。」

「我看你不是帮忙去，是送命去。」

「你這話怎麼說？」

方天琪微微一笑：「現在已經快十二點了，我敢說如今不但夏家的人出不了大門一步，便是任何人也進不了夏家的門兒，甚至挨不着邊兒便非躺下不可。」

「你怎麼會知道？」劉四怔然雙眼凝注。

「我這是根據常理推測，你想想就明白了，夏家原是江湖世家，江湖上就免不了與人結仇。所謂大難臨頭，那一定是什麼仇家找上門來，既是仇家找上門來，那仇家豈能不監視夏家的一舉一動？」

劉四不禁傻了眼：「那……那你說該怎麼辦？」

「不怎麼辦。」方天琪一指長板櫈笑說：「坐下來我請你喝兩杯，我們好好談談。」

劉四悶聲不响，一屁股坐下，方天琪微微一笑，鬆開手，也坐了下去。

「你我都坐下了，怎麼辦？你說吧。」劉四雙眼直直地望着他。

「別急呀！劉四哥。」方天琪笑笑說：「來！我們先喝兩杯再說。」

他替劉四斟滿了一杯，又向攏攤兒的要了副杯筷，替自己斟滿一杯。

「來來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當了褲子也要喝。」端起酒杯朝劉四舉了舉，引杯就脣，一仰而乾。

劉四皺了皺眉，端起酒杯也喝了個杯底朝天。

一杯酒喝下，方天琪沒立即說話，順手拿起一隻鴨翅膀啃了起來，吃得津津有味，旁若無人。

劉四也沒說話，可是，也沒有動手吃什麼，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直瞅着方天琪。

方天琪啃完了一隻鴨翅膀又拿起一隻，直到啃完了兩隻鴨翅膀三杯酒下了喉，他方才心滿意足似地丢下骨頭，抹了抹嘴，轉向劉四，目光投注：「咦！劉四哥！你怎麼不吃不喝直發楞呀？」

「等你吃喝完了好說話。」劉四楞楞地說。

方天琪微微一笑：「好吧！劉四哥！你聽清楚了，這件事，非你劉四哥帮忙不可……」

劉四接口說：「我沒說不帮忙，你倒是說出個辦法來呀。」

方天琪點點頭，說道：「你先別急，這要慢慢的說，今天已經晚了，來不及了，明天一早，你找幾個弟兄，到這金陵城的大街小巷，酒樓茶館裏，去替我傳幾句話……」

「傳幾句什麼話？」

「替我吹噓一番，吹噓得越大越好，最好是把我捧上天。」

「吹噓什麼？」

「就說秦淮河、夫子廟的方某人不但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胸羅萬有，而且棋藝絕高，自譽天下無敵，尤其好賭，無往不利，戰無不勝。」

「老方！你想幹什麼？」劉四愕然地問。

「出名呀！這不是一個出名的好辦法麼？」

「這確是個出名的好辦法。」劉四冷聲一笑，道：「可是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方天琪眉頭微微一皺說：「怎麼？劉四哥你不肯帮這個忙？」

「我問你，你這是解救夏家的大難，還是為你自己出名？」

「劉四哥！唯有我出名，才能解救夏家的大難。」

「呸！」劉四怒聲說：「老方！你把我劉四當成了三歲孩童。」

「劉四哥可是不信我這話？」

「秦淮河、夫子廟，你隨便找個人問問，誰要是信了你這話，我劉四的腦袋就給你當夜壺用。」

「劉四哥！」方天琪失笑地：「我們自相識至今，我騙過你沒有？」

「沒有，但是這回事兒不同。」

「你是不信我有這些本領，還是不信這樣能解救夏家的大難？」

「兩個我都不信。」

「這樣好了，劉四哥：你只管照着我的話去做，要是我騙了你，解救不了夏家的大難，從此你就別要我這個朋友，而且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你一刀扎我兩個窟窿，我絕無怨言。」

「怎麼？你想坑我害我麼？」劉四又瞪起了雙眼。

「我怎麼是坑你害你了？」

劉四冷笑一聲：「我一刀扎你兩個窟窿，你這不是要我吃人命官司麼？不是坑我害我是什麼？我不幹。」

方天琪淡笑笑說：「你既然不願帮忙不願幹，我沒辦法也不敢相強，不過，我可要聲明在先，從今後你可不能說我對夏家不伸援手不帮忙。」

「這……」劉四神色一呆，旋即咬牙一點頭說：「好！老方！看在夏家份上，我答應帮你這個忙。可是，老方！我醜話可說在前頭，你要是為自己坑了人，到時候可別怪我劉四不够朋友，翻臉無情不饒你。」

「那當然，這話本是我說的。」

「你一個人喝吧，我這就找兄弟們去。」劉四霍地站起，同時伸手入懷。

「劉四哥！你要幹什麼？」方天琪伸

手一擱。

「住店有店錢，吃飯有飯錢，我劉四在這一帶混是混，可從來都沒有白吃白喝過。」

方天琪笑了。

「劉四哥！明早偏勞你辦事兒，剛才我贏了錢，今晚算我請客，你要有意思做東，就留待下回，你走吧。」

劉四沒再說話，連個謝字也沒說一聲，扭頭走了。

望着劉四走去的背影，方天琪又在笑了。

× × ×

第二天一淸早，那滿地紙屑隨風飛舞，三五野狗覓食，一片空蕩、靜寂、淸冷的夫子廟前，聚集了十來個地痞混混打扮的年輕漢子，帶頭的正是劉四。

只見那劉四低低的向那十來個地痞混混吩咐了一陣，隨即一哄而散。

中午，十二點剛過，劉四滿頭大汗地走進了「五福樓」。這時候正是飯市，五福樓跟往常一樣地是座無虛席——滿座。

劉四上了樓，好不容易在角落裏找到了一個客人剛走，席位猶溫的座頭，坐下來，擦了擦汗，剛要點菜。

「四哥！你怎麼在這兒？」

劉四一怔抬眼，一個穿着一身黑衣褲，左頰有着一道刀疤的漢子，正站在他眼前。

「是你！刀疤。」

「四哥！好久不見了，你好。」

「好！好！」劉四含笑點着頭：「來！一塊兒坐。」

「我正找不到座頭，恰好一眼瞅見了四哥。」刀疤跨步矮身在劉四的對面坐了下去。

「怎麼樣？兄弟！我有很久沒到北城去了，近來還好吧？」

「馬馬虎虎。」刀痕咧嘴一笑說：「還是那個老樣子。」

跑堂夥計走了過來。

「兄弟！吃點兒什麼？點菜吧。」

「隨便什麼都行，四哥！你隨便點好了。」

劉四笑了笑，沒多客氣，點了菜。

「呃！四哥。」刀疤目光忽然一凝：「我剛聽說你那地盤兒裏出了個能人？」

「怎麼說？兄弟。」劉四顯然是明知故問。

「聽小五子說，四哥那地盤兒裏出了個姓方的，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胸羅萬有，棋藝、賭技兩皆高絕，無所不通，無所不精。是麼？」

「不錯！兄弟。」劉四心裏樂了，點頭一笑說：「是有這麼個人，說起來這該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福氣，這姓方的可眞是個少見的奇才，不論是詩書五經，諸子百家無所不通，而且均能倒背如流，時光如果能倒回十幾二十年，在前淸，考狀元準是十拿九穩。……對棋藝我雖然不懂那玩藝兒，可是那賭技呵！乖了！夫子廟的棚子裏都怕了他……」

「混混兒，你這話可是眞的？」

劉四話剛說完，隣近一張桌子上突然有人開了口。

抬眼望去，那張桌子上共是三個人，一個是老學究打扮的的瘦削老者，顎下一把灰鬍子，鼻樑上架着副老花眼鏡，隔着玻璃瞧人，直翻白眼。一個是一襲靑袍，文士打扮，白面無鬚的中年人。一個是身材瘦高，面目陰沉的黑衣老者，開口說話的正是他。

「當然是當眞的。」劉四一點頭說：「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這自然要去看看，金陵沒什麼好玩的，我兄弟正閒得發慌。」黑衣老者陰聲笑着說：「混混兒！你說那姓方的叫什麼名字？」

「他叫方天琪。」

「他在什麼地方？」

「秦河淮、夫子廟一帶，你一打聽就知。」

「你呢？」

「劉四，你也可以跑到那一帶去問問呀。」

「好。」黑衣老者點頭陰笑說：「你要是胡說亂道，所言不實，我找你。」

「行！我劉四隨時候駕。」

跑堂夥計送上來劉四點的酒菜，他跟刀疤立刻開始了吃喝。

老學究等三人已吃喝完畢，站起來會過酒菜錢往樓下行去。

「劉四。」黑衣老者走了過來。

「幹什麼？」劉四抬起頭。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黑衣老者手往劉四面前一攤。在他手掌心裏平放着一副牌九，那是「銅錘」配「板櫈」——獨十。

劉四自然識得，毫不猶疑地說：「這我見過多少了，獨十。」

「誰說的是獨十的？你再看看。」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那隻手一翻又自攤出。

劉四再一看，立刻直了眼，那裏是獨十，竟是一副「二四」配「小丁」——至尊對。

「乖乖，你會施障眼法兒？」劉四瞪着眼，一臉愕然的神情。

黑衣老者嘴角牽動了一下：「那姓方的，能比我這一手還高麼？」

劉四呆了呆，沒說話。

「你回去等着吧，我找過了他就去找你。」黑衣老者又陰陰一笑，轉身跟着老學究跟那中年文士的身後下樓而去。

望着那黑衣老者的背影，劉四心底忽然泛起了一股子冷意，那股冷意利時傳遍全身，他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臉上神情也立刻變了顏色。

「四哥，你怎麼了？那三個老傢伙是什麼人？」刀疤一臉訝然之色。

「沒什麼。」劉四搖搖頭吸了口氣說：「兄弟，你自個兒喝吧，我要回去了。」他站起身來丟下三毛銀角子匆匆下樓而去。

× × ×

三個老者併肩邁步，神色從容的到了夫子廟左的那座大賭棚子前，門口站立着的那兩個身胚粗壯，擄着袖子的黑衣漢子剛要開口招呼，那黑衣老者與中年文士突然一齊抬手一推。

乖乖，好大的手勁兒。

那兩個黑衣漢子立刻被推得踉蹌着倒退了好幾步，差點兒沒躺下，瞪着四隻眼直發楞。



三個老者連看也沒看他兩個一眼，掀開布簾兒進了賭棚，可是他三個剛進入賭棚，身後立刻跟着進來了那兩個黑衣漢子，擄着袖子要動手。

本來也是，在自己的地盤兒裏，他兩個豈甘吃虧任人欺侮。

黑衣老者的背後好像長着眼睛，冷冷一笑，雙手後伸，一手揪住了一個，往前一揮，那兩個黑衣漢子四脚離地，飛起了一雙，「砰」然一聲，一個砸垮了一張桌子。

這一來，賭棚裏立時大亂，牌九骰子，大洋錢、銀角子，銅子兒滿地亂滾，一陣吵嚷怪叫，賭客們爭先恐後，轉眼跑了個精光。

賭場裏的保鏢打手全都臉上變了色，秦老二彎腰探手便要去摸褲腿裏的匕首，却被黑衣老者跨步抬脚踢倒在地上，雙手抱着左膝蓋「哎呀」直叫喊。

「誰要是不想活了，誰就再試試。」黑衣老者目光一掃週圍的賭場打手保鏢冷冷地說。

其實這何用他說，他這兩手已震住了全場。

「你！站起來說話。」黑衣老者抬手一指秦老二。

秦老二忍着疼站了起來，苦着臉：「三位是那一路的大爺，彼此井水……」

「少廢話，聽我說。」黑衣老者冷然一擺手說：「你知道方天琪？」

「哦，原來三位是方老哥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

「你少廢話，快去找方天琪來。」黑衣老者又冷然一擺手。

「是……是！是！」秦老二套交情沒套成，連忙點頭答應：「三位請坐了，我這就去叫，我這就去叫……」忍着疼，一溜烟地出了賭棚。

十多分鐘後，方天琪來了。

「是那位要找方天琪？」

「你便是方天琪？」黑衣老者深深地打量了方天琪一眼。

「不錯！」方天琪一點頭：「如假包換。」

「是我們兄弟三個找你。」

方天琪神情怔了怔：「請問三位尊姓大名。」

「彼此素昧平生，沒有通姓道名的必要。」

「閣下既然如此說，那就算了。」方天琪淡淡說：「那麼，三位有何見教？」

「見長者不爲禮是謂傲慢。」老學究突然開了口，慢條斯理地說：「老三，先讓他給我叩個頭再說。」

方天琪微微一笑說：「長者有値得人尊敬的，有不値得人尊敬的，像三位這樣無端端的大鬧賭場亂打人，這不値得我見一禮。」

「年輕人。」老學究翻了翻眼睛，慢吞吞地說：「你好大胆，敢在我兄弟三人面前這麼說話的你是第一人，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有多傲。」

他方待有所擧動，黑衣老者忽然抬手一擱：「老大先忍一忍，待會兒又何止一個頭。」

老學究「哼」了一聲，未再動。

「方天琪！聽說你書、棋、賭樣樣精通，造詣高絕。」黑衣老者雙目凝注。

「不錯。」方天琪揚眉一笑說：「方天琪別無所長，但在這三方面敢誇擧世無匹，怎麼，三位莫非有同好？」

「嗯，我兄弟三人不但是同好，而且每人精一樣。」

「哦！」方天琪忽然哈哈一笑說：「人生難得逢知音，更何況是同好，方天琪當盡地主之誼，做個東，走！上酒樓喝一杯去。」說着擧手邀客。

「且慢，」黑衣老者抬手一搖說：「你知道我兄弟三人來找你是幹什麼的？」

「當然是論書談棋言賭的。」

「你錯了，我們兄弟三人是來找你較量的。」

「較量？」方天琪呆了呆。

「不錯，較量。」

「爲什麼？」

「看看誰高誰低。」

「不行！我不幹，恕我不能奉陪。」

「爲什麼？」

「我方天琪有三不比，三位佔了我這三不比的一樣，所以我不幹。」

「沒想到你還有規矩，那三不比？」

「第一，官府衙門裏的人不可比，因爲我贏了會吃官司。第二，親戚朋友不比，因爲我得會贏了罪人。……」

黑衣老者接口說：「我三個既不是官府衙門中人，也不是你的親戚朋友。」

「但是你三位却是我三不比中的第三者。」

「你所謂的第三者是什麼？」

「第三者是江湖人物不比，因爲我贏了會丟命。」

黑衣老者雙目倏然一凝：「你知道我們乃是江湖人物？」

「這很簡單。」方天琪淡淡說：「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論年紀，三位該都是五旬以上之人，年老者大都體弱力薄，而三位竟能在擧手投足間搗了賭場，打了幾個練過幾天拳脚功夫，而且是年輕力壯的人，由此可見，三位不但會武，而且武功極高，會武的人不是江湖人物是什麼？」

「你口才很好，很會說話。」黑衣老者陰陰一笑說：「不過只怕由不得你。」

「爲什麼？我不比難道三位還能勉强我……」

他「我」字尙未出口，賭棚門口的布兒簾一掀，衝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劉四。他跑得滿頭大汗，一見賭棚裏的情形：「呵！」地一聲驚呼，立即楞住。

「我不勉强你，但如果你不比，那表示你胆怯心怕。」黑衣老者抬手指了指劉四：「也表示他是胡說亂吹，言過其實，我便要打爛他的腦袋，要他這條命。」

劉四聽得不由機伶一顫，駭然退了一步。

「閣下！」方天琪眉頭微微一皺：「金陵城可是個有法治的地方。」

「姓方的！」黑衣老者冷冷說：「你既知道我兄弟是江湖人物，就該知道江湖人物不會在乎這個。」

這倒是實話，江湖人物那管什麼法治不法治。

「老方！比不得。」劉四突然叫說：「這老兒會施障眼法兒，一副癟十他能在眨眼間變成『至尊對』，你非輸不可。」

黑衣老者冷聲一笑：「你很够義氣，很够朋友，胆子也够大！」

「劉四哥！你別說話了，難道你沒聽見？他要打爛你的腦袋，要你的命，我如今已勢成騎虎，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方天琪目光倏然轉向黑衣老者說：「比，我答應了，可是為我的安全及公平起見，我有個條件，三位要是不答應就乾脆殺了我兩個。」

「我兄弟雖然殺人不眨眼，但這樣殺了你兩個，那有損我兄弟的威名，我兄弟也不屑為。什麼條件？你說。」

「無論那一樣比試，我們都但憑眞本領，不許唔摻一絲武功在內，三位要是不幸敗了，也不得逞那江湖人物的兇狠。」

「這條件我接受，但憑眞本領，絕不摻雜一絲武功，只要你能贏了，我兄弟立刻走路，絕不動你分毫。」

方天琪雙目倏然一凝：「閣下這話可絕對算數？」

黑衣老者正容肅色說：「大丈夫輕死重一諾，我兄弟由來言出如山，說一不二，再說，我兄弟也從來不屑失信於人。」

照理，方天琪應該沒有什麼好遲疑的了，可是他却遲疑着未動，也未說話。

黑衣老者兩眼一翻：「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了，不過……」方天琪目光轉望向老學究笑了笑：「我想，這位既是老大，他要是點個頭更能算數，我要聽他一句話。」

黑衣老者臉色微微一變，剛要說話。老學究已然開了口：「哼！年輕人！你放心吧，我點頭認可了。」

方天琪一笑：「世上沒有比命更重要的了，為了這條命我不得不如此，還望三位多多原諒。」邁步走到一張大桌子前，在一條長板櫈上坐下。

老學究，中年文士跟黑衣老者三人即一齊邁步走到方天琪的對面，隔着桌子各自坐下。

「三位請示下，我們怎麼個比法？」方天琪雙目望着三人。

「簡單得很，咱們各論各的。」黑衣老者淡淡說。

「行！」方天琪點頭一笑：「各論各的，就這樣辦。」目光轉向老學究。

「慢點！姓方的。」黑衣老者忽然又開了口：「賭不可無賭注。」

「閣下說的是。」方天琪遲疑了一下目光一凝：「閣下要我拿什麼當賭注？」

「你跟他的兩條命。」黑衣老者陰陰一笑，抬手一指劉四。

方天琪眉頭微皺了皺說：「本來是贏了要命，現在却是輸了要命。這賭注雖然大了些，但未嘗不可以一賭。可是，閣下！如果我贏了呢？」

「我兄弟願傾身上所有，連命在內，任你要就是。」

「够豪爽。」方天琪一豎大拇指。

「我兄弟本來就是豪爽人。」

「我可不敢要三位的命，不過，對閣下那句願傾身上所有的話，我倒是頗感興趣。」

「哦！你想要什麼？」

「我對三位的賭注有兩樣，第一，我要這位的老花眼鏡，這位的棋，你閣下袖裏的那副牌。」

「眼鏡，就在眼前，牌，劉四剛才曾向你提說我露過，均不足為怪，可是，咱們老二身上帶着棋，你怎麼知道的？」

方天琪淡然搖頭說：「他身上有沒有帶着棋我不知道，不過一個精於棋藝，喜奕之人不會沒有棋的。閣下以為對不？」

「算你說得有理。」黑衣老者眨了眨眼睛：「說你那第二樣。」

「第二種賭注，三位要是賭輸了，便請各位留下我所要的東西，立刻離開金陵城，永不許再來第二趟。」

「有道理麼？」黑衣老者臉色一變，雙目灼灼地盯視着方天琪。

「自然有。」方天琪一點頭：「只要我贏了，這金陵城就是我的地盤兒，我自然有權決定三位的去留，再說，就是我不請三位離開，三位又有什麼臉面還留在金陵城不走？」

「說話說的似乎也有點道理，只是……」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雙目倏又凝注：「姓方的！為什麼你只有一樣賭注，而我兄弟却要有兩樣，這似乎……」

「閣下別忘了。」方天琪接口說：「我這兒是兩條命，一條命抵你三位一樣賭注，你三位並不算吃虧。」

「沒想到金陵城居然有你這麼一個趣人可兒，我兄弟算得不虛此行。」黑衣老者哈哈一聲大笑，一點頭說：「好！咱們就這樣決定了。」

× × ×

第一場是與老學究論書，第二場是與中年文士奕棋。

方天琪似乎很幸運，竟然連贏了書，棋兩場；老學究鼻樑上的眼鏡，中年文士的兩袋黑白玉石碁子兒都放在了桌上。

現在該輪到第三場了，第三場是賭。

「閣下！你我如何個賭法？」方天琪目光凝注着黑衣老者。

「跟咱們老大一樣，任你選。」他臉上不帶一點表情，永遠那麼陰沉，似乎生性如此。

「如此我恭敬不如從命，也謝謝了。」方天琪笑了笑：「玩牌要靠運氣，如果百贏不輸，說實在的，那必定得玩兒假，我剛才說過，要憑眞本領，不許玩兒假，若是玩了假，那就失去了這場賭的眞義；而擲骰子，除了不灌鉛之外，就得全靠手法了，憑手法那才是眞本領，所以我想跟閣下擲骰子，三回定勝負，如何？」

「是道理，使得。」黑衣老者陰笑地點點頭。

方天琪轉臉望向劉四：「劉四哥，跟他們要三顆骰子來。」

劉四應了一聲，忙自櫃枱處取了三顆骰子奔過來，遞給方天琪手中。方天琪接過骰子，然後自桌旁拿過一隻大海碗，隨手一丟，三顆骰子一陣「叮噹」脆响落在碗中。他把大海碗往前一推，含笑地：「閣下！你請吧。」

黑衣老者未推讓，笑了笑，伸出右手抓起海碗中的三顆骰子隨意一放，又是一



陣「叮噹」連响，三顆骰子一陣轉動靜止不動之後，旁邊拿眼角偷窺的劉四刹時倒抽了一口冷氣。

「姓方的！你告訴我，是什麼？」黑衣老者望着方天琪。

「一色，三個六點。」方天琪淡淡地說。

不錯。大海碗中的三顆骰子是三個六點，這是最大的點數，除非方天琪能擲出個十九點來，要不然就絕對贏不了。

可是，那可能嗎？

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那麼，姓方的！該你了。」

方天琪平靜地笑了一笑，伸手抓起骰子。

劉四眼一閉，一顆心提到了腔口。一直到聽見骰子不响不動，他方始咬牙猛然睜開了眼，定神凝目，他差點沒跳起來，碗中，跟剛才一樣，赫然也是三個六點。

雙方同樣的是三個六點，不分輸贏。

於是又擲了一回，仍是不分勝負，仍然同樣地都是三個六——十八點。

「姓方的！好手法，可是這樣下去，你我如何能定勝負分輸贏？以我之見，不如換個花樣，如何？」

「我悉聽尊便。」

「拿個茶盅來。」黑衣老者抬眼望着劉四。

劉四遲疑了一下，隨即去拿了個茶盅遞給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接過茶盅，伸左手把海碗裏的骰子倒在桌上，推開海碗，然後一翻右手，將三顆骰子全扣在茶盅底下，只見他手抓茶盅，不離桌面的不住左右搖動，骰子在茶盅底下「叮叮」連响……

方天琪微微皺了皺眉頭，臉上也現出了一絲難色。

片刻之後，黑衣老者停下了手，唇邊也掠現起一絲冷酷的笑意；緩緩掀開了茶盅。

劉四直了眼，要不是手捂得快，險些兒驚呼出聲。

方天琪的臉色為之微微一變。

那三顆骰子竟然疊了起來，而且四角正對，分毫不差；最上面的一顆骰子，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伸一個指頭輕撥了一下，最上面的那顆骰子掉了下來。

劉四的一顆心往下猛地一沉，他覺得兩腿有點兒發軟；那第二顆骰子朝上的一面，又是個六點。

方天琪神情已微顯不安，下意識地搓了搓手，想必；他那雙手掌心，已然滲出了汗。

黑衣老者唇邊那笑意更濃，伸指頭又一撥，第二顆骰子又落在桌面上。但是，他唇邊那更濃的冷酷笑意突然凍結了，凝住了；代之的是驚訝、詫異，抬眼盯視着方天琪。

方天琪雙眼正直楞楞地望着那第三顆骰子出神，似乎根本不知道黑衣老者在望他。

劉四在旁邊心中暗暗一喜，但那喜只有三分；因為他並不知道方天琪會不會這一套？能不能照樣地搖出這麼個點數？

那第三顆骰子朝上的一面是個五點。

「姓方的，我失了手，現在看你的了。」黑衣老者驚訝、詫異的目光一歛，開了口。

方天琪沒說話，突然吁了口大氣，伸出一隻手，那隻手帶着輕微的顫抖。

這情形，落在黑衣老者的眼裏，他唇邊又泛起了那冷酷的笑意。

方天琪依着葫蘆畫瓢地也把那三顆骰子扣在茶盅底下，貼着桌面左右搖了一陣，只是他的手法不像黑衣老者那麼的靈活俐落。

停止搖動之後，他似乎揪着心，那隻茶盅好像有好重好重，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茶盅。那三顆骰子，竟然也疊了起來，而且最上面的一顆，朝上的一面，赫然也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唇邊的笑意再次凍結，雙目又現出訝異、震驚之色。

劉四幾疑眼花，抬手揉揉眼睛，顫聲歡叫：「老方！有你的，眞瞧不出……」

方天琪臉上却沒有一絲喜色，對劉四的歡叫好似沒聽見；他伸出了那仍然帶着輕微顫抖的手，用拇指跟食指拈起了第一顆骰子。似乎因為過於緊張，沒拈好，「叭」地一聲，那顆骰子由手指間滑落，掉在桌子上。

還好，沒碰着第二顆骰子；那第二顆骰子，竟然又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臉色為之一變。劉四却喜得心頭猛跳，兩隻眼睛瞪得老大。

方天琪臉上毫無表情，伸手又去拈第二顆骰子；他的動作很慢很慢，那隻手也更見顫抖。但黑衣老者那陰沉不帶表情的臉上忽然顯出了緊張神色；因為這最後一顆骰子，不但關係着他的成敗得失，而且關係着他半生的威名。

雖然，方天琪的賭注是兩條命；可是在他的眼裏，那兩條命抵不過他那招牌——兩張牌。

這時，他的兩隻眼睛瞪得比劉四還要大。

方天琪的兩根手指頭終於拈起了那第二顆骰子，也拈掉了黑衣老者的半生威名；他勃然色變，霍地站起。

劉四忽地一躍三尺高，咧着大嘴直笑，他雙眼之中竟然流出了淚水。

不用說了，那第三顆骰子朝上的一面，又是個六點。

方天琪恍若脫了力，身子一幌，連忙扶住桌邊，同時抬起袖子往額上擦了擦。

黑衣老者臉色變得一片蒼白，頹然無力的坐了下去，抛手把袖底的兩張牌丟在桌上；那兩張牌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漆黑發亮。

兩張牌合起來是「至尊」對，可惜他在骰子上輸了。

方天琪沒看那兩張牌一眼，吁了口大氣，目光一掃三人：「三位！現在有什麼說的沒有？」

「你贏了。」中年文士說：「不過，據我所知，在這三樣技藝上能勝過我兄弟，令我兄弟口服心服的，放眼天下只有一人，沒想到竟還有閣下……」搖了搖頭，住口黯然不語。

「哦！那……那是誰？」

「此人為多年前江湖上的第一奇才，

美號『辣手賽潘安』，姓齊名霄放。」

「單聽他美號中那『辣手』兩字，此人似乎不是個正派人物。」

「也是也不是。」

「這話怎麼說？」

「他的作爲讓人很難說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不過，江湖上十之八九都認爲他是個心狠手辣的惡魔。」

「哦！」方天琪臉上突現驚色地：「那今日之事，三位可千萬別張揚出去，要不然……」

「閣下放心，丟人現眼的事誰會張揚出去？就是不怕丟臉，你也不必担心他來找你，他已經死了兩年多了。」

「哦……」方天琪神情一鬆，沒再說話。

「彼此有約在先。」中年文士又說：「我兄弟已經輸了，也已依約將你要的東西留下來了，如今便要即刻離開金陵，告辭。」

三人同時站起了身子。

黑衣老者突然開了口：「我兄弟是從來不容許有人強過自己的，對那齊霄放是沒辦法 至於對你姓方的，嘿嘿……」

老學究眉鋒一皺，忽然抬手截斷黑衣老者的笑聲，威稜地說：「老三！你要我自毀諾言，把這張老臉掃地麼？」

「老大！你知道，咱們兄弟這三樣技藝，除了那齊霄放外，可是向來天下無敵，而如今却要退居第幾位？」

「我知道。」老學究緩緩說：「那只怪咱們自己學藝不精，爭強好勝，自找沒趣。」

「好吧！你是老大，我聽你的。」黑衣老者莫可奈何的聳了聳雙肩。

老學究沒再說話，邁步在前領着中年文士跟黑衣老者往外走去。

「三位且慢。」方天琪忽然開了口。

「閣下還有什麼話說？」三人一齊停步，中年文士雙目凝注。

「請三位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方天琪一指桌上的三樣東西。

「閣下這是……」

「我明白，這都是三位長年不離身的東西，也等於是三位在江湖上的招牌，這些東西我留着沒有用，砸人招牌的事我也不幹，彼此算是交個朋友，只要三位即刻離開我這地盤兒，從此不踏入金陵一步就行了。」

中年文士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閣下眞是我兄弟生平僅見的可人，可惜閣下不是江湖中人，要不然定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好吧……」

他目光一瞥老學究跟黑衣老者，三人同時伸出了右手，但並不是拿取自己的東西，而是拍。

只聽「砰！砰！砰！嘩啦啦！」一陣連响，眼鏡破了，牌碎了，黑白棋子兒也多半碎裂，撒了一桌子。

方天琪一怔之後跺了脚：「可惜！可惜！三位這是何苦……」

「閣下！」中年文士淡然說：「我只有一句話，只要你在金陵城一天，我三個絕不踏進金陵半步，但倘若你離開了金陵，這地盤兒就不是你的了，明白麼？」話完轉身，邁步出了賭棚而去。

方天琪楞住了，忘記了答話，也忘記了送客。

「老方！你眞行，你眞了不起……」劉四欣喜若狂，像發了瘋般大蹦大叫，撲過來摟着方天琪。

「怎麼樣？劉四哥！我沒有騙你吧。」方天琪淡然微笑着。

「沒有！沒有！」劉四頭搖得像貨郎鼓似地咧着嘴，但旋即忽地斂去笑容，雙目凝注着方天琪：「老方！這……這就能解救夏家的大難？」

方天琪笑了笑：「當然能，不信你等着看好了。」

「你的話我怎會不信，只要能就行。走！兄弟，我們喝一壺去。」拉起方天琪便要走。

「怎麼？劉四哥又想喝酒了？」

「我是無時無刻不想喝酒，何況今天更應該賀賀。」

方天琪一笑，和劉四邁步正要往外行去。忽然，布門簾兒一掀，急步進來兩個人；一個是夏小姐夏瑤芬，一個是那位湯總管湯子勤。

「方爺！夏瑤芬給您叩頭來了。」嬌軀一矮，雙膝落地跪了下去。

湯子勤跟在身後，也矮身跪落地上。

「夏小姐！你二位這是……」方天琪連忙閃身跨步讓開一旁。

「夏瑤芬聽說方爺在賭場中技壓三魔，將三魔驅出金陵城，解救了寒家大難，大恩不敢言謝……」

「夏小姐！」方天琪神色訝然地：「這跟解救尊府的大難有什麼關係？」

「那書妖，棋魔，賭鬼便是寒家的強仇派來欲殺寒家的殺手。」

「哦！原來如此。」方天琪淡淡說：「這倒是巧得很，不過，夏小姐！妳誤會了，是他們三個聽說我精擅書、棋、賭三種技藝來找我較量的，並不是我去找他們爲尊府解救大難的。我只不過是個秦淮河夫子廟的混混，那敢找他們；就是剛才要不是老天爺幫忙，萬分僥倖，我還差點兒輸掉這條命呢。」

「無論怎麼說，夏瑤芬如今是明白了，方爺隱市高人，面冷心熱，暗中義伸援手，這種大恩大德，寒家不敢輕言一個謝字。」

方天琪皺了皺眉頭：「夏小姐！妳跟湯總管都請站起來說話行麼？」

「方爺有諭，夏瑤芬不敢不遵。」領着湯子勤站了起來。

「方爺！」湯子勤趨前一步，滿臉羞愧，神色恭謹地說：「湯子勤妄稱老江湖，竟然有眼無珠，不識方爺是一位隱市高人……」

「湯大總管！」方天琪接口說：「這話從何說起，劉四哥在場看得清楚，你大總管也可以想想，書、棋、賭那一樣是武學？前者，那書、棋是我的家學，後者，賭是我家破人亡之後不務正業，偏愛此道，只要人人喜愛此道；所謂『日久成精』，日子久了，都能有所成就，像我這麼個人，那稱得起是什麼高人？」

「方爺！『金陵夏家』世代仁俠，湯子勤半生行事自問也頗端正，您又何必過自謙，何忍對我主僕隱瞞……」湯子勤臉



上陪着笑。

「隱瞞？」方天琪倏然笑了：「你大總管仔細看看，我像個會武的人麼？」

「那是方爺您功力修爲高深，已達放歛自如，不着於形跡……」

「湯大總管！」方天琪搖頭失笑說：「你眞令我方天琪啼笑皆非。」

「方爺！」夏瑤芬突然開了口：「家父母隨後即到，請方爺……」

方天琪雙眉一皺：「夏小姐眞認爲尊府的大難是我解救的？」

「是的。方爺！夏家並不是不知恩之人。」

「小姐確認爲這是恩？」

「是的！這是大恩。」

「那麼，小姐還記得自己所說的話麼？」方天琪雙目凝注。

「方爺！」夏瑤芬面色不改，毫無羞態地莊容說：「夏瑤芬一言既出永無更改，願意侍候方爺一輩子。」

「眞的？」

「方爺！夏瑤芬不是人間賤女子。」

「夏小姐！跟着我這沒出息的下流混混兒，那會丟盡『金陵夏家』的人，惹人笑話，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也苦得很。」

「方爺！」夏瑤芬雙眉微微一揚：「夏瑤芬仍是那句話：不是人間賤女子。」

「夏小姐巾幗奇女，可敬可佩，只是方天琪不敢居功，也不敢認爲這是恩，更不敢委曲小姐。」說完邁步飄然出了賭棚而去。

「老方！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劉四連忙快步跟了出去。

夏瑤芬心裏不由一急，張口要叫。湯子勤却開了口：「小姐！讓他走吧，反正金陵城裏不愁找不到他，您先坐下歇息，等兩位老人家到了之後再說吧。」說着拉過一條板櫈。

夏瑤芬沒說話，神情悵然若失地默默坐了下去。

可是，這一坐就坐了半個鐘頭，却沒見她雙親到來。

「小姐！」湯子勤忍不住咳了一聲說：「兩位老人家怎麼還未到來？」

「多半是臨時有什麼事耽誤了。」夏瑤芬有點心不在焉地說。

「什麼事會比這件事重要？」湯子勤皺了皺眉：「小姐有沒有向兩位老人家說清楚是在這兒？」

「我已經告訴兩位老人家在夫子廟賭棚。」

「那……小姐！我想先回去看看。」

「也好，我跟你一起回去。」夏瑤芬站了起來，當先行出了賭棚。

## 守株待兔　驀驚孤女突失踪

秦淮河岸的一條畫舫上，那後艙裏一張紗帳、銀鈎、紅綾被，幽香醉人的錦榻上睡着個人；他臉孔向裏側臥着。前艙裏傳出了陣陣咒罵；那咒罵聲，嬌滴滴、軟綿綿，聽來令人骨頭都會發酥。

「死鬼！你就知道餓了睏了到我這兒來飽吃一頓睡死覺，眞正求着你的時候，你却像個該殺千刀的木頭人兒一樣。」

「那有什麼辦法，這是孽緣，誰叫妳前一輩子欠了我的。」睡在錦榻上的那人顯然沒睡着。

「見你的大頭鬼，誰前一輩子欠了你的。」那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發着嬌嗔。

「妳呀！」錦榻上那人輕笑着說：「要不然妳爲什麼心甘情願地供我吃喝，供我住。」

後艙門兒倏然拉開，由前艙進來個脂粉未施，秀髮蓬散，衣衫未扣，露出半截大紅兜肚兒，手上也拿着把牛角梳子的船孃。

那船孃本來是滿臉怒容進入後艙的，可是當她一見錦榻上那側臥的背影時，便如同着了魔似的；怒容頓斂，眉目生春，隨手一丟那牛角梳子。

「寃家……」一聲顫呼，張開粉臂便向錦榻上撲去，有點像隻餓虎。

錦榻上那人霍然翻身坐起，她撲了個空。

「光天化日大白天裏，妳想幹什麼？」錦榻上那人竟然就是方天琪，他皺着眉說。

「我想吃了你……」她一下撲空立刻圓瞪了杏眼，旋又嬌媚地一笑，睞起眼，向方天琪偎去。

「船後還有個搖船的，妳也不怕人笑話，讓我安安穩穩睡一會兒行麼？我晚上還有事兒。」

一片熱情被澆了一盆冷水，那船孃她又豎了眉，瞪了眼，伸出那塗着蔻丹，看來頗爲白皙的手指頭一指，嗔罵地：「死鬼！白天你說光天化日，晚上你又夜夜有事兒，什麼時候你才能閒着在船上多待一會兒？」

方天琪搖頭淡淡一笑：「恐怕永遠沒這時候，天生的勞碌命，有什麼辦法？」

那船孃心有不甘，還待再纏，忽聽舫外水聲响動，似是有一條畫舫擦舷而過。

「別嚕嗦！大爺我今天沒心情，夏老爺子家讓人宰的只剩兩個，大夥兒平常都受過夏老爺子的好處，我得去帮忙張羅喪事去。」

方天琪心頭不禁猛然一震。

只聽那粗粗的嗓門兒，他就知道也是夫子廟秦淮河一帶的混混——鐵牛。

「哼！看來，這覺我也睡不成了……」抬腿跨下錦榻，穿上鞋子，閃身出了後艙。

背後，又傳出了那船孃的咬牙和咒罵聲……

× × ×

一艘畫舫靠了岸，由畫舫上躍下個黑衣壯漢，他上了岸剛走沒幾步。

「鐵牛！那兒去？」前面一株垂柳後面走出個人攔住了去路。

鐵牛一怔停步：「是你，老方！我上夏家去。」

「我跟你一起去，你說的好，大夥兒平常都受過夏老爺子的好處。」

「怎麼？」鐵牛雙目一凝：「剛才你在小翠紅的船上？」

「只聽你說了那麼一句，詳情可不淸楚。」方天琪點點頭。

「走！老方！我們邊走邊談。」

二人一齊邁步走了個併肩。

「鐵牛！夏家的事到底……」走了幾

步，方天琪開了口。

「我也不大淸楚，只聽說夏老爺子老夫婦倆跟一家二十幾口，全讓人給宰了。除了夏小姐跟湯總管外。」

「哦！你聽說是誰幹的麼？」

「聽說是找上門的仇家，幸好夏小姐跟湯總管當時不在家，要不然夏家非斷根不可。」鐵牛慣慣地說：「夏老爺子老夫婦倆是金陵城中出了名的善人，竟遭此橫禍，老天爺也太不長眼了。那些行兇的直娘賊心腸也太狠毒，就算是老夫婦倆跟他們有仇，那小一輩的難道跟他們有仇？竟然殺的一個不留，我鐵牛只恨沒有一身好本領，要不然，他娘的！哼！我非去找他們剝了他們的皮不可。」

「鐵牛！」方天琪搖搖頭說：「不會武最好，江湖上的事兒沾不得，動不動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報起仇來也斬草除根，一個不留。」

二人邊談邊走，不大一會兒功夫，已到了北大街上，只見夏家那氣派宏偉的大門口圍滿了人，但却靜得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大門口那高高的石階上，站着兩個持槍的巡警

方天琪跟鐵牛走到距離夏家大門還有十多丈時，由夏家大門走出了五六個穿着制服的警官跟穿着便衣的偵緝隊長等人來，分別坐上停在大門口的黃包車走了。

送客出來的是總管湯子勳，湯子勳送走了那五六個警察官員，便要轉身進門。

鐵牛連忙揚聲叫喚：「湯爺，鐵牛跟老方來了。」

湯子勳聞聲抬眼投注，神情猛然一喜，急步搶下石階。而鐵牛已然排開人羣跟方天琪到了石階前。

「方爺……」

「湯總管，我聽說了，所以趕來看看，可不可以到裏面去再談。」方天琪接口說。

湯子勳連忙往裏讓客。

進了大門，只見滿地是水，水裏還帶着血絲，情形顯然，本該是橫七豎八的屍體已被移去，地上的血跡也沖洗過了。

「湯總管，我說我騙的那三個不是尊府的仇家……」

「方爺！」湯子勳搖搖頭說：「那不會有錯，那三個正是强仇派來的，夏家的强仇是關外地方有大勢力的馬閻王，那三個便是他手下的三員高手大將，江湖人稱書妖，棋怪，賭鬼。」

「我聽說江湖人物輕死重一諾，一言既出如山似鼎，那三個當着我的面毁了招牌，親口答應我即刻離開金陵，有我在金陵一天，他們就絕不再來，怎麼會……」

「方爺！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究竟是誰下的毒手。」

「怎麼！難道不是那三個？」方天琪神色訝然。

「應該不是。馬閻王此人雖然兇狠毒辣，惡名滿江湖，但他生性高傲，絕不食言，那三個該不會不遵諾言，還有，夏家前天接獲馬閻王的索命令符，該在今天夜晚動手，那三個也該絕不敢提前動手。」

大廳內，陰風慘慘，一片悲悽。

三人進入大廳，鐵牛素以胆大出名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但他一進入大廳，目光所及，却禁不住抽冷氣，頭皮直發炸。

可是，方天琪僅是微皺了皺眉頭。

夏家這座大廳够大的，而且富麗堂皇，佈置擺設都極講究。可是如今這座大廳的方羅磚地上，却以白布蒙蓋着二十多具屍首。白布上透着殷紅，方羅磚地上也洒着好多血漬，那景象令人慘不忍睹。

夏瑤芬神色木然的坐在一邊的椅子上，雖然她如今臉孔煞白，雙目紅腫，傷心悲痛欲絕，但她到底是個知書達禮，懂得大體的大家閨秀。一見方天琪到來，她仍然扶着椅背站起，朝方天琪行了一禮。

方天琪還了一禮，沒有說話。

鐵牛突然「砰」地一聲跪了下去，放聲嚎啕大哭起來。他這一哭，立刻使這氣氛本已悲慘的大廳中，氣氛更形悲慘了。

湯子勳兩眼湧淚要勸鐵牛，却被方天琪攔住。

『湯總管，讓他哭吧，大夥兒平日都受過夏老爺子夫婦的好處，哭拜一番也是應該的。鐵牛天性憨厚率直，對夏老爺子夫婦兩位是滿懷的感恩，你要不讓他放聲一哭，窩在心裏反而會不好。」

湯子勳只好作罷，却忍不住洒落兩行淚水。

「湯總管！」方天琪沉默了一下：「我雖然是個外來人，但夏老爺子夫婦兩位恩深廣披，我也受過不少好處，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兩位，可否讓我見見他兩位的遺容？」

湯子勳沒有立刻說話，抬眼望向夏瑤芬！夏瑤芬微點了點頭，隨即把臉轉向一旁！

「方爺！你請跟我來。」湯子勳領着方天琪向廳左行去，繞過十多具屍體，然後他俯身伸手掀開了白布一角。

只一眼，方天琪立刻心神震動。

那方羅磚地上，併排躺着一位灰髮灰髯，面貌淸癯的老人跟一位相貌慈祥的老婦人。他兩位身上沒有別的傷痕，只咽喉處有一個指頭般大的血洞，血液已經凝固，色是紫黑。

「湯總管，這就是他兩位的致命傷？」方天琪吸了一口氣。

「是的。」湯子勳放下白布，站直起身子，點點頭說：「他兩位身上沒有別的傷痕。」

「其他諸位呢？」

「致命傷俱是一處，傷痕也都是一樣的！」

「湯總管成名江湖多年，見多識廣，可知道這是什麼兵器所傷？」

「事到如今，方爺你何忍還掩飾行藏？」湯子勳雙目凝注。

方天琪神情有點發急地：「湯總管怎麼還不相信我？」

「方爺，這不是兵器所傷，是一種指痕。」

「指痕？」方天琪一怔，訝然地說：「我只聽說過練武功的人指頭可以點人穴道致死，還沒有聽說過指頭也能……」

「方爺！」湯子勳深看了他一眼，「武功好的高手，指頭可以洞金穿鐵，何況是殺人，不過像練有這樣極高指功的人，江湖上還不多見，放眼天下只是一人。」



「哦，那可就容易了，只要知道誰練有這種極高的指功，也就知道誰是兇手的了。」

「可是事實並不這麼容易。」

「這話怎麼說？」

「方爺不知道，那練有這種極高指功之人，已經死了快三年了。」

「哦。」方天琪怔了怔，眉頭微微一皺說：「那麼這可能是他的徒弟了。」

湯子勳搖搖頭說：「此人一向獨來獨往，而且年紀也不甚大，從未收過徒弟。」

方天琪不由雙眉深皺，沉吟不語。

忽聽一陣人聲自大門外傳了進來。

「大概是送棺木的來了，方爺請稍待，我出去招呼一下。」湯子勳說着轉身快步向廳外行了出去。

此際鐵牛已哭得聲嘶力竭，方天琪走過去伸手拍拍鐵牛的肩膊說：「鐵牛，別哭了，老哭辦不了事，外面棺材來了，走！跟我出去幫幫忙去。」

鐵牛停住哭聲，站起身來，抬起袖子擦眼淚，跟住方天琪身後往外行去。

大門外，停放着六七輛大板車，每輛車上堆着三四具空棺，湯子勳在招呼送棺木的工人把棺木往裏抬。鐵牛立刻幫上了忙，別人是兩人抬一具，他却是一人扛一具。

趁着這忙亂的時候，方天琪向湯子勳開了口：「湯總管！我有點事兒去辦一下，待會兒再來。」

「方爺有事儘管請便。」這時候湯子勳自然不便挽留，只好點頭這麼說。

方天琪臨走時還跟鐵牛打了個招呼，要鐵牛留在這兒幫忙，然後才一個人飄然而去。

× × ×

在除州之東，距離大路約里多的一片荒郊曠野裏，有一座年久失修，破損不堪的「三官廟」。

「三官廟」香火久絕，平常很難得見人跡，就是有人從廟前路過，也不會走進去看看。所以這座「三官廟」荒廢了，鳥毛獸糞滿地，蛛網塵封，雜草叢生，狐鼠出沒，成了野獸爬虫的巢穴。只有那放牛的牧童，偶而進去遮遮太陽避避雨。

斜陽夕照，落霞滿天。「三官廟」前脚步如飛的奔來個人，正是那位自稱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賭棍，混混兒的方天琪。

「袤明，你三個出來，我到了。」方天琪停立在廟門外丈許之處發了話。

他的話音驚得幾隻野鼠、野兎由一些斷垣殘壁處竄出，箭一般地竄入廟旁那一片長草過膝的草叢中。

這情形，廟裏不像有人的樣子。

方天琪突然彈身而起，躍入廟內，目光所及，又是一幕悲慘景像。那蛛網塵封，滿是鳥毛獸糞的地上，直挺挺地併肩躺着三個人，正是那書妖袤明，棋怪許皓，賭鬼賀維勝。

他三個也是混身上下別無傷痕，都只有咽喉上一個血洞，血早已凝固，顯然已經斷魂多時。

方天琪呆住了，也皺起了眉頭。

忽然，他雙目一亮，他看到了一樣東西：那是一小捲紙條，就在書妖袤明的身旁地上。他俯身伸手檢起那小捲紙條打開：此三人敢先我一步來金陵夏家尋仇，罪當該死，但爲免人誤會夏家老少爲此三人所殺，故而殺之以示此三人實淸白無辜。又：凡見字之人，煩請轉告夏家僥倖不死者，三日內，必當取命，囑其多購買兩具棺木。

紙條下角沒有署名，只畫了一根手指頭。

「哼！好匹夫！三日內，我等着你了。」收起紙條，轉身出廟飛步疾奔而去。

× × ×

月上樹梢，夜涼如水。

在「清涼山」上有座「掃葉樓」，方天琪脚步飛快地到了「掃葉樓」下，他抬眼揚聲：「和尚！我來了。」

「我已聽見脚步聲了，施主請上樓來吧。」

方天琪邁步登樓，樓上，盤膝坐着一個枯瘦和尚，面前的一張矮桌子上放着幾包攤開着的鹵味，一壺酒跟一隻酒杯。

「你這酒肉和尚，可眞愜意得很。」

「我和尚身在佛門，四大皆空，既無情債牽纏，又無憂無慮，當然愜意了。」枯瘦和尚笑了笑，目光一凝：「你來找我幹什麼？」

「找你算賬。」

「算賬？」枯瘦和尚一怔，旋即一笑，抬了抬手說：「施主找我和尚要算什麼賬，請先坐下來喝一杯再慢慢的算吧。」

方天琪跨步過去在和尚的對面坐下，伸手抓起和尚面前的酒杯一口喝乾。「和尚！金陵夏家躺下了二十幾口，只賸下兩個活的，你知道麼？」他放下酒杯說。

「知道。」枯瘦和尚點點頭：「我進城的時候聽說了。」

「這是你和尚替我惹的好事。」

「怎麼？這件事你難道要撒手不管了嗎？」

「這件事如今已變成了我的事，我想撒手不管已經不行了。」

「這件事已經變成了你的事？」枯瘦和尚一怔：「這話怎麼說？」

「哼！和尚！你知道那夏家的那二十幾口是誰幹的麼？」

「那還用得着問，自然是那三個東西了。」

方天琪搖頭說：「和尚你眞糊塗，湯子勳說得對，馬閻王生性雖然兇狠毒辣，但他一生最重信諾，『索命令符』三日索命，時刻不到絕不動手。」

「那麼，兇手是誰？」

「說出來只怕你和尚難信，竟是那『辣手賽潘安』齊霄放。」

「你……你開什麼玩笑……」枯瘦和尚倏然一怔，旋即大叫了起來。

「哼！我開玩笑。和尚！你可知道，夏家那二十幾具屍身上的致命傷痕是什麼嗎？」

「不知道。」和尚搖搖頭說：「是什麼傷痕？」

「正是『辣手賽潘安』那譽稱獨門的『絕喉指』。」

和尚又是一怔，驚愕地皺着眉頭說：「那『絕喉指』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難道……是那三個東西冒充嫁禍……」

「起先我也這麼想，可是他三個如今巳屍陳除州東門外不遠處的一座破廟之中，那致命傷痕和夏家的人全都一樣。」

「你看見了？」和尚霍地躍起，旋又「砰然」坐下。

「我剛從那座破廟來，還有這個，你看看吧。」方天琪伸手由長衫口袋裏取出那張小紙捲遞了過去。

「阿彌陀佛！連我也認為是他了。」和尚接過紙條，只一眼，他臉上立刻變了色。

方天琪冷哼一笑說：「其實又何止你和尚一人認為是他。」

「可是那湯子勤也認為是齊霄放！」

「他已看出來了，不過他沒有指明而巳。」

「只怕不出十天，這件事便要傳遍天下江湖了。」和尚緊緊地皺起眉頭。

「所以我說想撒手不管巳經不行，所以我說你和尚為我惹的好事，我要找你算賬。」

和尚一聲苦笑說：「阿彌陀佛。佛祖知道，我和尚可全是一番好意，也是為要你多積點德。」

「如今可好，德未積成，反而更加深了一身罪孽。」

和尚不禁默然無語。

「和尚！你怎麼不說話？」

「一番好意變成罪孽，我和尚還能說什麼？還有什麼好說的？」

「和尚！事由你起，這回你得帮我的忙。」

「這就是你來找我的目的？」

「不錯。」

「我一個佛門弟子出家人，與世無爭，我能帮你什麼忙？」

「少廢話！你看清楚那張紙條了麼？」方天琪抬手指指那張紙條。

「看清楚了，難不成你要我和尚到夏家去守株待兔擒兇？」

「不！」方天琪搖頭說：「那是我的事，我把夏小姐跟湯子勤交給你。」

「你這不是趕羊上樹，強人所難麼？」和尚皺着眉頭苦起了臉。

「怎麼？你和尚不管？」

「我和尚是個佛門弟子出家人，四大皆空，與世無爭……」

「少廢話！」方天琪沉聲叱說：「和尚！你回答我一句，你管不管？」

和尚忽然咧嘴一笑：「只要有酒有肉，我和尚就管定了。」

「你休要想得那麼美，人家沒那個心情，我更是免談。」

「那麼……就冲着齊霄放那三個字吧，我和尚也要看看那位齊霄放是什麼模樣兒，不過……我和尚要是不幸挨了『絕喉指』，他年你有了兒子，可得分一個姓我和尚的姓，好為我接替個香烟。」

「和尚！你放心，這我辦得到。就這麼決定，我先走了，你最好隨後趕到，要不然出了事我唯你是問。」方天琪說着站起了身子。

「施主好走，恕我不送了。」

方天琪沒理他，飄然出樓而走。

× × ×

夏家的大門緊緊的關着，方天琪拍了好一陣子門，湯子勤才出來開門。

「方爺！事兒辦完了？」

「辦完了。」方天琪一邊進門一邊說：「湯總管！鉄牛呢？」

「他累了大半天，我讓他回去休息了。」湯子勤關上大門，陪着他往裏走。

「遺體都入殮了麼？」

「都入殮了。」

進入大廳，漆黑的棺材整齊地擺滿一廳，每一具棺木前都點着兩枝白燭跟一炷香。夏瑤芬身穿重孝，匐伏在當中兩具棺木前側地上的一張草蓆上。

方天琪進入廳內，夏瑤芬立即直起匐伏着的身子輕聲地說：「寒家不幸，累得方爺來回的跑，夏瑤芬至感不安。」

「小姐這是甚麼話？大夥兒平時都受過令尊令堂兩位老人家的照應，怎麼着都是應該的，再說在外面混講究的是一個『義』字，方天琪是個在外面混的人，眼見府上遭了禍事，那能不盡點心力？倒是小姐……人死不能復生，還望節哀才是。」

「謝謝方爺。」夏瑤芬微微抬頭看了方天琪一眼，眼圈兒倏地一紅，連忙又低下頭去。

「方爺！」湯子勤突然說：「有句話我不知當說不當說？」

「湯總管有話請只管說。」

湯子勤微微沉吟了一下，緩緩說：「方爺為夏家退去強仇，該是夏家的大恩人，至於夏家這二十多口仍遭刼難，那只能說是天意。如今夏家只賸下小姐跟湯子勤二人，我想於擇日安葬之後，便隻身外出緝兇，替老爺子跟夫人等報仇，只是小姐一個弱質女兒家，我放心不下，所以我要在臨走之前，為她找個妥善安身之處。」

「湯總管這話說的不錯，夏家在這金陵城中可有什麼武藝高強的親朋友好？」

「苦就苦在沒有。」

「那就麻煩了，夏小姐因為外出倖免刼難，我以為那兇徒絕不肯罷手，隨時都有再來的可能，所以湯總管應該把小姐安置在一處極為安全可靠的地方。」

湯子勤雙目倏然凝注：「所以我要當着小姐請問方爺一句，方爺到底是那位高人？」

方天琪一怔，旋即搖頭苦笑說：「湯總管怎麼仍把我當成……」

湯子勤正色說：「方爺！事到如今，您何忍還隱瞞本來？」

「哦！我明白了。」方天琪避開正面地道：「湯總管可是打算要把小姐托付給我？」

「不錯。」湯子勤一點頭：「方爺！這也是小姐的意思，她說過這種話。」

「湯總管！這……這如何使得？」

「怎麼使不得？方爺為夏家退了強仇，是夏家的大恩人。」

「湯總管！」方天琪皺眉苦笑說：「我根本不知那三個就是夏家的強仇，而且事實上他們到賭場找我的，不是我去找他們的。」

「方爺！湯子勤也算得上是個老江湖了，如今想想，這件事該是方爺您不露痕跡的高明手法。」

方天琪無可奈何地輕嘆一聲說：「隨你湯總管怎麼想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



是個只會吃喝嫖賭的賭棍，混混。」

「可是小姐跟我都明白，方爺是位隱於市的高人。」

方天琪搖搖頭苦笑了笑，沒說話。

湯子勤目光又凝注：「方爺！您答應麼？」

「湯總管！」方天琪皺着眉說：「縱然我有照顧小姐之心，却無那照顧小姐之力，萬一小姐有了個險失，我如何……」

「方爺！別說那麼多，只問您答不答應？」

方天琪毅然搖頭說：「我不能，也不敢答應。」

「方爺實是天下第一忍人……」

「總管錯怪我了，這回我不能害了小姐。」

湯子勤吸了口氣說：「方爺大概還不知道，小姐她外柔內剛，向來說一不二，何況這是終身大事。」

方天琪苦笑說：「早知如此，就是那三個殺了我，我也不跟他們比了。」

驀地裏，一陣木魚响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傳自大門外。

「這是那裏來的和尚，這時候還來化的什麼緣？我趕他去。」方天琪說着轉身就要往外走。

「方爺！」湯子勤伸手一攔：「讓我去，可能就是前幾天指示小姐去找方爺的那位。」

「哦！那正好，總管不妨請他進來當面問問，我是不是那什麼隱於市的江湖高人？」

「那倒不必。」湯子勤微一搖頭說：「他來得正好，我正好請他來做做法事。」不等方天琪再說話，大步出廳而去。

不大一會兒工夫，湯子勤陪同一位手持紅木魚的枯瘦和尚走了進來。

「施主！這位施主是……」走到大廳的石階前，枯瘦和尚停步一瞥站立在石階上的方天琪，側頭向湯子勤問。

「怎麼？」湯子勤愕然一怔：「大和尚不認識，這便是那位方爺。」

「哦！」枯瘦和尚轉向方天琪行禮：「貧僧見過方爺。」

「湯總管！」方天琪還了一禮，轉望着湯子勤說道：「這位便是日前那位大和尚？」

湯子勤皺着眉點了點頭。

方天琪目光又轉向枯瘦和尚：「大和尚你害人不淺，如今使得湯總管認為我這位賭棍混混，是個隱於市的江湖高人。」

「阿彌陀佛！施主恕罪，那是湯施主誤會了，貧僧只說施主是位濁世中的奇才，却未說施主是位江湖高人。」

「湯總管！如何？」方天琪如釋重負地轉望着湯子勤含笑說：「我沒有隱瞞自已本來吧？」

湯子勤目光深看了方天琪一眼，沒說話。

顯然，他心裏仍是將信將疑。

「大和尚！」方天琪雙目又凝注：「你怎麼知道我？」

「貧僧曾聞家師提起過施主。」

「令師是？……」

「施主可曾在開封大相國寺住過幾天嗎？」

「有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大和尚難道是……」

「那位與施主燈下對談，澈夜不寐的掛單老僧便是家師。」

「哦！」方天琪忽然吁聲嘆了口氣：「大和尚！當年我沒有聽令師那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告，以致如今仍然在下九流中混世，實在羞愧汗顏之至。」

「施主錯了。」枯瘦和尚搖頭說：「碧空之中有烏雲，污泥之中藏明珠，為人何必定要強求那榮華顯達，像施主這樣學能致用，仗自己所能敗退兇徒，多積善功，便處於污泥之中，不也是一樣麼？」

方天琪肅容說：「多謝大和尚指點，方天琪受教了。」

他倆這麼一來一往的幾句，聽得一旁的湯子勤傻了眼，瞧瞧這個，看看那個；滿臉盡是詫異愕然之色。

「大和尚！」湯子勤雙目凝注：「這麼說來，方節果然不諳武功？」

「施主！貧僧幾時說過方施主精諳武功了？」

「那麼大和尚自己呢？」

「貧僧佛門弟子，瘦弱僧人，淸心寡慾，與世無爭，但知佛事。」

「那麼……大和尚又怎知裘明那三個前來金陵尋仇的事？」

枯瘦和尚淡淡一笑說：「貧僧行脚四方，偶於途中遇到那三位施主，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因而得知。」

湯子勤覺得沒有什麼好問的了，默然了一下，抬手說：「大和尚，請廳內看看吧。」

枯瘦和尚微一躬身，告罪邁步登階進入大廳。

進入廳內，枯瘦和尚目光一掃廳中那二十多具棺木，垂下眼簾：「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夏瑤芬見過大和尚。」匐伏在草蓆上的夏瑤芬行禮說。

「貧僧不敢當，人死不能復生，還請小姐節哀，貧僧願為罹難的施主誦經三日，以超度諸位施主亡魂早登極樂。」枯瘦和尚欠身行禮。

「大和尚好意，夏瑤芬謝謝了。」

「這是貧僧應該的，小姐不必客氣。」和尚轉眼望向湯子勤說道：「有件事貧僧要奉告一聲，請湯施主與小姐早些做打算。」

「大和尚請說，湯子勤洗耳恭聽。」

「湯施主大概還不知道，那來此向府上尋仇的三個也已被人殺害。」

「大和尚，此話當眞？」湯子勤身子倏地一震，抬眼凝注。

匐伏在草蓆上的夏瑤芬也抬起了眼睛，方天琪也愕然瞪目。

「人命關天，貧僧焉敢亂說，施主請看。」自袖底取出一張小紙卷遞了過去。

湯子勤接過小紙卷一看，臉色駭變：「大和尚由何處得來？」

「貧僧在除州東門外，行經一座破廟，進廟歇脚時看見了三具屍體，這小紙卷便在他們的身旁。」

「這麼說，大和尚是專程趕來相告的了？」

「貧僧既獲知此事，焉有不趕來相告

之理。」

湯子勤雙目憤張，咬牙切齒地說：「好惡毒的匹夫……」旋忽威態一斂：「大和尙兩番示警指點，大恩不敢言謝，請受我一拜。」身軀一矮，一拜而起。

「阿彌陀佛，施主折煞貧僧了。」和尙連忙躬身答禮。

湯子勤轉身將那小紙卷遞給夏瑤芬，夏瑤芬看過之後，慘然說：「我不知道我夏家跟他有何仇何恨？竟然要如此趕盡殺絕。」

「來吧！讓他來吧。」湯子勤微笑着說：「湯子勤正愁找不到他，如此正好，湯子勤便是血濺屍橫，也要跟他……」

枯瘦和尙皺眉接口說道：「湯施主，血氣之勇逞不得，還請施主為夏氏一脈着想。」

湯子勤一震，悚然歛態說：「大和尙有何高見？」

「無謂犧牲太不值得，以貧僧之意，兩位只有先躲上一躲再說。」

「躲？」湯子勤悲笑說：「大和尙，你要我躲？」

「施主必須忍辱，要爲夏家僅存的一脈着想。」

「但是躲過今朝，却未必能躲得過明天。」

「貧僧懂得施主的意思，但爲夏小姐，只有躲得一天是一天。」

「好吧！躲就躲吧。」湯子勤點頭悲吁一口氣。

「不！」夏瑤芬霍地自草蓆上站起：「湯總管！我不能躲。」

湯子勤一怔，方天琪微皺了皺眉頭。

「爲什麼？」枯瘦和尙愕然凝目。

「大和尙，你想想看，兩位老人家跟全家上下的遺體都在這兒，我能躲麼？我能讓那兇徒來見不到我而毀屍洩憤麼？」

方天琪又皺了皺眉頭。

「小姐！」湯子勤吸口氣說道：「我明白，我又何嘗想躲呢，無如大和尙說的是……」

「湯總管！」夏瑤芬神色平靜淡然截口說：「你知道我的個性，無論大小事，我既作決定便絕無更改，你別多說了。」

「是！小姐」湯子勤躬了躬身。

夏瑤芬目光轉向方天琪與枯瘦和尙。

「仇家即將上門，我不能連累二位，也不敢多留二位，二位請便吧。」

方天琪目視枯瘦和向，和尙微微一皺眉頭：「小姐這是逐客？」

「事非得已，還望二位原諒。」

「小姐堅決不欲避凶趨吉？」

「我不能讓那兇徒因爲不見我而毀屍洩憤。」

「然則以那兇徒的武功，他若要毀屍，小姐自問在此能攔得住他麼？」

「我雖然攔不住他，但既是要殺我，只要我在此，他就不會毀屍洩憤了。」

「好吧。」枯瘦和尙忽然吁了口氣說：「小姐既是執意不肯趨吉避凶，貧僧自是不便再勸，索性也就留在這兒陪陪小姐及湯施主及令尊令堂等諸位的遺體吧。」

湯子勤雙目倏地一亮，灼灼凝注：「大和尙！你這是……」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出家人上秉佛旨，本在普渡衆生。」

「那麼，大和尙是有所仗恃了？」

「出家人仗的是一點道心，恃的是佛祖庇佑，萬魔不侵。再說，貧僧只是做個法事，誦經超渡冤魂的和尙，與世無爭，與兇徒更無半點怨仇，相信他們不會爲難貧僧的。」

湯子勤沒有再說話，只將一雙眼睛盯視着枯瘦和尙，一眨不眨。

夏瑤芬緩緩說：「大和尙這是何苦呢？萬一連累了大和尙……」

枯瘦和尙接口說：「貧僧的個性跟小姐一樣，請小姐勿再逐客。」

夏瑤芬神情一陣激動，隨即抬眼望向方天琪：「方爺……」

「小姐！我跟大和尙一樣，也自願留下來陪陪小姐跟湯總管。」

「方爺！留下來等於是向死神挑戰，你實在用不着留在此地，來冒這個死亡奇險。」

「我明白。」方天琪點頭說：「小姐！妳說過的話還算數嗎？」

夏瑤芬肅容說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事二夫，夏瑤芬已經是方爺的人了，自當矢志從一而終，海枯石爛，絕無更改。」

方天琪淡淡說：「那麼我就更該留此陪着小姐了，要是我獨自避凶趨吉，那我豈不成了人間賤丈夫，薄情寡義的冷血小人麼？」

夏瑤芬未再說話，深深地看了方天琪一眼，雙目忽現淚光。

「方爺！」湯子勤忽然插了口：「恕我放肆，您留下來也該有所仗恃。」

「有。」方天琪毅然點頭說：「但憑胸中一口正氣與滿腔熱血。」

「方爺！你令每一個江湖人都羞煞愧煞。」

方天琪沒說話。

× × ×

是枯瘦和尙的妙計，湯子勤連夜去向棺材舖購辦兩具棺木。因爲棺材舖已無現貨了，所以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送來，據說這還是連夜趕做出來的。

第一夜，平安的過去了。

第二天天剛入黑，夏瑤芬跟湯子勤便依着枯瘦和尙的妙計安排，分別躺進了那兩具空棺裏，由枯瘦和尙誦經做法事，方天琪則在旁邊打下手，守株待兔，靜待那兇手到來。看看那狠毒的兇手究竟是何許人物？是不是那傳言已經死了將近三年的「辣手賽潘安」齊霄放。

可是，第二夜，第三夜，接 三天三夜都平安的渡過了，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看到。第四天的天剛亮不久，湯子勤不待枯瘦和尙跟方天琪的招呼，便忍不住由棺材裏面頂開棺蓋爬了出來。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看來那紙條恐怕只是唬人的。」湯子勤吁了口氣。

方天琪皺着眉頭沒有說話。

「湯施主，先請夏小姐出來透透氣吧。」枯瘦和尙說。

湯子勤應聲伸手掀開了棺蓋，剎時驚住了三人，也楞住了三人，瞪直了六隻眼睛。

棺中空空，夏瑤芬不見了。



這豈非天下最怪的邪事？

昨天天黑之前，夏瑤芬還出來吃過東西，怎麼……

一整夜，廳中可說是從沒有斷過人，枯瘦和尙跟方天琪就是閉一下眼睛打個盹，也是輪班的，夏瑤芬躺在棺木裏怎地會不見了……

難道說那兇手已經來過了，難道他是妖，是怪，是神仙，來無影，去無踪，會施那搬移邪法兒不成？

世上沒有這個說法，任憑是誰也不可能不掀起棺材蓋就能擄走人，只要一掀棺材蓋，方天琪跟枯瘦和尙就絕不會得不發覺。

可是……不可能盡管是不可能，而夏瑤芬離奇的不見了却是事實。

棺材裏平放着一張素箋，湯子勤伸手抓起，只見素箋上寫着：我約期必至，向無爽誤，夏女我帶走了，多謝候我多日。

筆跡跟留在「三官廟」中書妖裘明身旁那張紙條上的筆跡一樣，下角沒有署名，仍然畫着一根豎立着的指頭。

由這素箋證明，那兇手是來過了，夏瑤芬確是他擄走的，可是，他是怎麼進來的，怎麼擄走夏小姐的呢？

這似乎是個永遠解不開的謎，這簡直像變戲法兒一樣的神奇。

雖然戲法人人會變，但那都是假的，而如今這件事，却是千眞萬確的眞的。

「小姐到底還是被那狠毒的匹夫擄走，湯子勤身爲夏家總管，素受老爺子夫婦恩德，枉有一身武功，竟連僅有的遺孤都保不住。」湯子勤一聲悲笑，臉色悽蒼地轉向方天琪跟枯瘦和尙拱手說：「湯子勤如今內心已是憂急如焚，預備將老爺子夫婦等人棺木即刻入土下葬之後，立刻外出查緝兇徒，營救小姐，二位義助援手之情，湯子勤若能僥倖不死，必有後報，現在二位請回吧。」

「湯總管。」方天琪說：「查緝兇徒之事我雖無能爲力，但對夏老爺子夫婦等諸位棺木入土下葬之事，說甚麼我也該盡盡力幫忙到底。」

湯子勤搖搖頭：「多謝方爺，不必了，我會僱人辦理的，二位已經多日夜未能好好地休息，都够累的了，還是請回休息吧。」

方天琪還待再說，枯瘦和尙一旁已經開了口：「方施主，湯施主既這麼說，那就算了，湯施主只管安心，貧僧行脚四方之餘，自必暗中竭盡棉薄，查緝兇徒，以便早日救回小姐。」合什躬身爲禮，拿起木魚，偕同方天琪告辭而去。

湯子勤送客一直送到大門外，望着二人的背影走遠了，方轉身進府關上大門。

方天琪跟枯瘦和尙默默地走過了兩條街。「和尙……你以爲這可能嗎？」方天琪皺着眉頭沉吟地開了口。

「施主，這雖然不可能，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實在不相信有人能在你我眼皮下這般不知不覺的擄走一個人。」

枯瘦和尙苦笑了笑，沒說話。

「我認爲絕不可能，這件事實在太邪門。」

「嗯！我和尙也覺得事情實在透着邪門。」

方天琪默然了一下：「和尙，夜來你在廳中可曾發現有人入廳？」

「沒有，連一個鬼影子也未發現。」

「可曾聽到過甚麼響動？」

「一絲風吹草動的聲響也沒有。」

「我也是，跟你一樣，和尙，你看那棺木之下可會有甚麼問題麼？」

「我想應該不會。」

「那麼那棺木的其他各面呢？」

「前後左右各面，都無時無刻不在你我的目光籠罩之下。」

「和尙，你錯了，前後左右上五面，我們只能看到四面，有一面却是我們看不見之處。」

「哦，你是說緊挨着湯子勤那口棺木的右面。」

「不錯，你和尙還算不太笨，那可是你我唯一看不見的一面。」

和尙目光一凝說：「施主莫非指那湯子勤……」

「不！」方天琪微一搖頭說：「湯子勤爲人忠義，他該不會，我指的是那兩口棺材。」

「你說那兩口棺材有毛病？」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第二個能擄走人的辦法。」

「可是，那兩口棺材是湯子勤去訂做的。」

「我如今只管事，不問人，棺木有毛病，可能連他都不知道。」

和尙略微猶疑了一下：「便是那兩口棺木有毛病，又有甚麼辦法可擄走人？」

「只要是那兩口棺木有毛病，事情便不難辦了，棺棺緊挨，由這口棺中把夏小姐運到另一口棺中應該不是難事。」

「那你在指湯子勤有問題？」

「不一定是他有問題。」方天琪搖頭說：「他若是被人用迷藥被蒙了過去，便是在棺材中擺上一席酒宴，他也不會知道的。」

和尙沉吟地說：「這倒是確有可能，那麼如今我們該怎麼辦？」

「折回去，看看那兩口棺木去。」

他二人邊走邊談，此刻已離夏家甚遠；於是二人立刻轉過身子往回走。

和尙眨了眨眼睛又說：「照你這麼說，夏小姐該仍在那大廳內了？」

方天琪一笑說：「你說對了，若是我沒有料錯，夏小姐應該還在大廳內。」

「看來你仍比我强得多，只是你怎不早說？」

「我也是剛剛想通。」

「那麼脚下加快點吧，我們不在，湯子勤一個人必然應付不了。」

這時正早上九點三十分，他二人從離開夏府到折回來，只不過相隔一個鐘頭左右。

到了夏府門前，只見兩扇大門緊閉，裏面不聞一點聲息。和尙走上石階擧手敲門，「砰砰」聲響了半天，只不聞有人應聲開門。

「不對！」和尙皺眉側顧方天琪說：「看來我們要翻牆進去了。」

「佛門弟子出家人，又在大白天裏，怎好翻牆進入民宅。」方天琪笑了笑，抬

手按在大門中央的門閂處，暗暗運力一推。只聽「卡察」一聲，大門應手而開；門裏那又厚又硬的門閂已斷成兩截。

「還是你行。」和尙口中說了這麼一句，已搶先快步衝了進去，方天琪隨後跟進。

他二人直撲大廳，一進入大廳，他二人立即都呆怔住了。

大廳內空空如也，休說那湯子勤不見踪影，便是那二十多具棺木連同那兩口空棺也俱已不見了影子。

看來湯子勤僱的人不少，要不然怎麼能在前後一個鐘頭之間把二十多具棺木都運走了，這麼神速？

然而，問題又來了，只在這一個鐘頭間，湯子勤又從那裏能找這麼多人來？

這眞是怪事兒，邪事兒！

方天琪雙眉微微挑動了一下：「和尙！你我各處找找看，稍時廳前碰面。」

和尙沒說話，快步出廳往後院而去。

方天琪跟着出廳，他走到院中一株大樹下，彈身躍上了樹頂。那株大樹够高的，他掩身樹葉中眺望四處，半個金陵城可以盡收眼底；可是，他什麼也未能看見。

於是他由樹上躍下，站在廳前抬眼仰望着藍天白雲，一雙眉頭皺得好緊好緊。

十多分鐘後，和尙從後院回到了廳前；一句話未說，只朝方天琪搖了搖頭。

「和尙！走！棺材舖瞧瞧去。」拉起和尙往外便走。

「你要幹什麼？」和尙愕然一怔。

「你該叫糊塗和尙，到棺材舖裏問一問，那兩口棺材是怎麼做的，不就明白了麼？快走吧。」

× × ×

二人來到一家棺材舖門口，老闆以爲是生意上門，連忙從裏面迎了出來。

方天琪拱拱手說：「我請問一聲，三天前夏家買的那二十多口棺木可是在寶號買的？」

「正是！正是！」那位老闆連連點頭說：「多半數都是向小號買的。」

「後來夏家湯總管又連夜訂做了兩口，那也是貴號做的麼？」

「那就不是小號了，是那一家。」抬手朝斜對街不遠處指了指說：「那一家沒什麼生意，二位請看，到現在還未有開門呢。」

二人循指望去，果然，那一家棺材舖仍然緊緊地關着店門。

方天琪謝了一聲，與和尙走過對街，走到那家棺材舖門前抬手拍了門。

時間已經快到十點，按說，既有人敲門，就該開門了。豈料不但沒有人開門，便連個人的應聲也沒有。

方天琪不由眉頭一皺說：「走！我們繞到後門看看去。」

於是，二人繞到了這家棺材舖的後門。後門在一條小巷子裏，難得見一兩個行人，二人毫無顧忌地翻牆進了這家棺材舖的後院。

後院裏空蕩寂靜，但，在那東屋的門口地上，却倒臥着個人。

方天琪跟和尙心頭同時一震，彈身飛躍了過去；那是個中年漢子，頸項間一片鮮血，地上也是血，喉管已被割斷。

只看那血已凝固還未發黑的情形，便知被殺的時間，只不過是一兩個鐘頭前的事。

再朝屋裏一看，二人不由立時悲怒塡膺。屋裏；女人，孩子，大小五六口，全部被人割斷了喉管，躺在血泊裏。

屋裏桌上的茶杯底下壓着一張素箋，方天琪跨步進屋伸手拿起來：我知二位必來，故留字致意。夏瑤芬，湯子勤都已爲我階下囚，奉勸二位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休要多管閒事，否則一旦大禍上身，別怪我沒有善言勸告。

又是那同樣的字跡，下角署名處仍是畫着那麼一隻豎着的手指頭。

「施主！」和尙苦笑一聲說：「這幾個跟斗，你我是栽到家了。」

方天琪雙眉高挑，目現殺機的冷聲一笑說：「我不相信他能步步走在我前頭，我就完全找不到一點綫索。走！和尙。」

「那裏去？」和尙眼見他目中現露的殺機，知道他心中已起了激憤，動了眞火，心中不由暗暗一懍！

「我兩個人各處去打聽打聽，有沒有人看見有人運着大批棺木出城。」

「這恐怕沒有用。」

「怎見得沒有用？」

「那麼多棺木是個累贅，要是我，我會在城裏找個僻靜地方把它埋了。」

「那是你，別人不見得會跟你一樣，而且埋那麼多的棺木也不是一會兒的事。和尙！走吧。」拉起和尙翻牆出了棺材舖的後院。

二十分鐘之後，方天琪一個人回到了夫子廟。他剛到夫子廟前，迎面走來了鐵牛。

「方大哥！走吧，喝一杯去，我來請客。」

「怎麼？鐵牛！你發財了？」

「今天我手風特別好，贏了幾個。」鐵牛咧開大嘴笑笑說。

「哦！這一頓留着改天吧，現在先替我辦點事兒去。」

「什麼事兒？」

「找幾個弟兄，到城裏打聽一下，有沒有人運幾十口棺材出城，有沒有人看見幾十口棺材抬出夏家？」

鐵牛不由一怔：「怎麼回事兒？方大哥。」

「夏家那二十幾口棺材被人偷了。」

「偷棺材？……」鐵牛又是一怔，一面詫異之色。

「快走吧！」方天琪揮揮手說：「遲了就來不及了，待會兒賭棚裏給回話。」

鐵牛定過神來，右手斗大的拳頭猛地一擊左掌心罵說：「我×他媽的！什麼東西不好偷，竟偷裝了死人的棺材，要是讓我鉄牛碰上，我非揭他個稀爛，摘下他的腦袋來當皮球踢不可！」他嘴裏罵着，脚下已邁開大步如飛而去。

鉄牛走了，方天琪緩緩步進了賭棚。

× × ×

浦口城，這地方雖然不大，但却是渡江來往金陵的必經之地。所以這地方一向十分熱鬧；單是那茶館酒肆就有十幾家。

而且，這些茶館酒肆常常客滿，座無虛席。



今天，和往常一樣，每一家茶館酒肆門口，都停放着很多馱東西的牲口，挑子，獨輪車，馬，馬車……形形色色，應有盡有。

下午，三點多鐘，方天琪來到了浦口城。

一輛車篷密遮的單套馬車停放在一家酒肆的門前，套車的馬在低着頭踢蹄輕嘶，車轅上沒有人；趕車的想必正在酒肆裏喝酒。

方天琪站在街口朝那輛馬車望了望，然後走向那家酒肆門口，當門一站，擧目向酒肆內緩緩環掃了一週之後，他不由皺起了眉頭。因爲酒肆裏的酒客雖然滿座，什麼行色的人都有，却沒有一個像鉄牛對他所形容的趕車跛老頭兒。

他皺着眉頭沉吟一下，隨即邁步行向車轅旁，伸手掀起車簾的一角；車內正併排放着兩口棺木。那兩口棺木他認得；正是湯子勤去連夜訂做，也是湯子勤跟夏瑤芬藏身的那兩口。

「喂！你這位要幹什麼？」

他剛看清楚那兩口棺木放下車簾，背後忽然响起個沙啞的聲音。

他霍然轉身，神情不由地一怔；酒肆門口正站着個粗布衣褲的跛腿老頭兒。跛腿老頭兒瞪着一雙老眼，直瞅着他一眨不眨。

「不幹什麼。」方天琪吸了口氣，淡然一笑：「這輛車是你的？」

「不錯，是我的。」跛腿老頭兒點點頭。

方天琪深深地打量了他一眼：「剛才我怎麼沒看見你在酒肆裏？」

「剛才我進後面小解去了，一出來就瞧見你動我的車。」

「你這車裏是？……」

「你不是看見了麼，棺材。」

「你這棺材是？……」

「賣的，你要買麼？」

「我正是要買，多少錢？」

「你要一口還是要兩口？」

「兩口我都要。」

「那就好談了，我是管賣管送，價錢等到了地頭兒再說吧。」

方天琪忽然笑了：「那太好了，你趕着車跟我走吧。」他邁步當先向前行去。

跛腿老頭兒應了一聲，爬上車轅，抖動韁繩，趕動馬車跟在方天琪身後行向街口外。

出了街口，看看已是行人稀少，四野僻靜。方天琪停步回身說：「行了，就停在這兒吧。」

「怎麼？就停在這兒？」跛腿老頭兒怔了怔：「好吧！買主隨買主的便，你說停在這兒就停在這兒吧。」

方天琪笑了笑說：「帮個忙，把棺材抬下來。」

「不忙！我說過，到了地頭談價錢，先談好價錢再說。」

「好吧！你要多少錢一口？」

跛腿老頭兒伸出了兩根手指頭：「這數目怎麼樣？」

「一口兩塊大洋？」

「兩塊大洋？」跛腿老頭兒搖搖頭說：「我說的是一口二十塊大洋。」

「那有這麼貴的棺材，你是想敲竹槓嗎。」

「敲竹槓？」跛腿老頭兒瞪了眼：「這棺材是上好的木料做的，二十塊大洋買我一口棺材你並不吃虧，買不買在你，你不買我另找一位主顧去。」說着就要趕動馬車。

「閣下！」方天琪淡然一笑說：「開玩笑要適可而止，這梁子也當見好就收，說吧，這兩口棺材是那兒來的？」

「那兒來的？」跛腿老頭兒兩眼一番：「反正不是偷的不是搶的，憑勞力賺來的。」

「這可眞是奇事兒。」方天琪淡淡說：「我還沒有聽說過拿勞力賺棺材的。」

「何只你沒有聽說過，就連我這活了一大把年紀，一輩子以趕車爲生的人，也是生平第一遭碰上這種事兒呢。」

「這究竟是什麼事兒，能說說麼？」

「這沒有什麼不能的。」跛腿老頭兒翻翻眼睛說：「今天上午有個人僱我的車，要我運兩口棺材上除州，講好價錢是四十塊大洋，誰知還沒到烏衣那人就趕了上來，把棺材裏的兩個死人用蔴袋裝走了，臨走留下這兩口棺材抵車錢，就是這麼回事兒。」

「哦！原來如此。」方天琪笑笑說道：「那麼你一口要賣二十塊大洋並不爲過了。」

「這麼說，你是買了？」

「我買了。」

跛腿老頭兒忽然嘿嘿笑了笑：「看來那小子倒是沒騙我，他說保證有人願出四十塊大洋兩口都買了去，而且還說那買的人姓方。噢！你是姓方嗎？」

「不錯。」方天琪心中微微一震，點點頭說：「他沒有說錯，我是姓方，那人是誰？」

「不認識。」跛腿老頭兒搖搖頭：「那人瘦瘦高高的一身鬼氣的樣子，說話冷冰冰的，其實你買的是我的棺材，管他是誰呢。」

「你這話說的也是。」方天琪點點頭：「那兩個死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我只知道是一男一女，長相沒有看清楚。」

「你看見那人帶着兩個死人往那裏去了？」

「我氣都快氣炸了，還管他呢。」跛腿老頭兒自車轅上站起，掀開了車簾，轉過身來向方天琪招呼：「喂！帮帮忙，抬下來吧。」

「不忙。」方天琪邁步走近車轅旁：「我得先仔細瞧瞧這兩口棺材的木料究竟是不是上好的木料。」

「你放心！全是上好的木料，我不會騙你的，你不信就掀開棺蓋來看看就知道了。」

方天琪手掌伸了伸：「不行！我够不着，還是你來帮個忙把它掀開來給我看看吧。」

「你這是開玩笑，那麼重的棺材蓋，我一個那能拿得動？」

「恐怕不是拿不動吧？」

「不是拿不動是什麼？我這麼大年紀了。」

方天琪忽然一聲冷笑說：「年紀越大越奸滑，只怕是棺材裏藏有什麼害人的玩藝吧。」

跛腿老頭兒臉色微微一變，瞪起眼睛說：「你要是不想買就算了，何必說這種誣賴人的話，你不買自有別人買，我另找買的人去。」坐回車轅，猛然一抖韁繩。

「別在我面前來這一套，兩口棺材四十塊大洋，我一個子兒不欠你的，快把棺材蓋掀開我看看。」方天琪眼明手快，身子一動，出手如風，一把扣住了那套車的馬的轡頭。

「你想幹什麼？你這個人怎麼不講理，如今你想買我倒不想賣了。」跛腿老頭兒氣鼓鼓的沉下了臉。

「那怎麼行，這由不得你。」方天琪神色很平靜，一隻手仍然扣住馬的轡頭不放。

「對不講理的人絕對客氣不得，放手！」跛腿老頭兒突然瞪眼一聲怒喝，右手一揚，「刷」地一聲，馬鞭直朝方天琪那扣住馬轡頭的手臂捲去。

「好手法，單憑這一手，就應該抬得動兩口棺材，何況是一口棺材蓋。」右手一揮，「叭」地一聲，那馬鞭竟攔腰中斷了。

「掌緣如刀，手勁也夠强，憑這一手你也不該姓方。」跛腿老頭兒冷冷一笑，掄起斷鞭在馬屁股上使力猛抽了一下。

那馬負痛，猛地一掙，掙斷了轡頭，撥開四蹄往前衝去。

跛腿老頭兒飛快地又在馬屁股上加了一鞭。

「姓方的！算你行！馬車跟棺材裏的那兩個都交給你了。」他趁方天琪全力控制那馬的衝勢之際，突然彈身一個跟斗翻落馬車後面，飛奔逃去；他的那隻跛腿竟然不跛了。

這一下，方天琪有點顧此失彼的作了難；如果去追那老頭兒，勢必放掉馬匹不可，不放馬車，就得眼睜睜地看着那老頭兒逃去。但是入耳「棺材裏的那兩個」那一句，他心中立刻作了決定；救人要緊。

那匹馬昂首嘶鳴，四隻鐵蹄不停地地踢動了好一陣子，方始平靜下來。

方天琪鬆了手，移步走近車轅，緩緩伸手抓向車裏的一口棺蓋。當他的手掌托着棺蓋往起一掀的同時，他身子已突然一個倒翻，動作奇快地翻退出了一丈以外。

他身子剛翻退丈外，那棺材蓋已掀落一旁。

只聽轟然一聲震天大響，方天琪身子猛地往地上一伏；木片破布四飛，馬車立即零散。

那匹馬嚇破了胆，四蹄一登，箭射般地拉着幾根斷木狂奔而去。

地上，洒落點點血漬；顯然，那匹馬已經負了傷。

好半天，方天琪方驚魂稍定地定過了神，站起身來舉袖拭了拭額頭上的冷汗，心中暗喊：好險。

抬眼掃視；滿地碎木木屑，一口棺材已經紛碎，另一口也已經支離破散。

只是却未見那夏瑤芬與湯子勤，幸好未見他二人，要不然他所看到的絕不會是完整的兩個；意念及此，他心裏不由頓時打了個寒顫。

驀地，他一眼瞥見一張白紙在那滿地碎木的木塊中飄揚起一角。他連忙走過去俯身伸手拿起那張白紙，仍是那熟悉的字跡：閣下倘然未被炸中，那是閣下的福命造化大，借此略示警告，奉勸莫管他人閒事，否則下次當不止區區炸藥。

該署名的地方仍未署名，還是那麼一根豎着的指頭。

「哼！好個陰毒的東西，我倒要看看你是誰，也要看看你有什麼通天的本領能逃出我的手去。」他雙掌一搓，白紙粉碎，朝那跛腿老頭兒逃去的方向快步而去。

×　×　×

這是一片佔地不小的楡樹林，樹木枝葉很密，由外內望，黑黝黝的。

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多鐘，一條人影如飛奔到，一頭鑽入楡樹林中不見。楡樹林中有一片小小的空地，空地上有一座殘破的土地廟。

天黑，土地廟裏更黑，黑漆漆的令人簡直有伸手難見五指之感。

那一頭鑽進樹林中不見的人影，此刻正面對土地廟門神色恭謹地站立着。他竟然是那位趕車的跛腿老頭兒；不過，他如今雙腿畢直，絲毫不見一點跛的樣子。「稟報總座！吳飛特來覆命。」

「嗯。」土地廟內傳出一個森冷的聲音：「你的任務圓滿達成了麼？」

「稟報總座！他趕上了馬車。」吳飛躬着身子說。

「我問你任務圓滿達成了沒有？」

「回總座！他非常機警，頭一回並未冒然行動。」

「第二回必然冒然行動了，是麼？」

「第二回我未能目見。」

「這話怎麼說？」

「我形藏已經被他識破，只好逃離現場，但是我清晰地聽到了爆炸聲，料想他必難倖免。」

「僅是料想麼？」那森冷的話音忽然響起一聲冷笑。

「總座明鑒！他若不動那棺木，棺中炸藥絕不會爆炸，我既然清晰地聽到了爆炸聲，那表示他已動了棺木，他既動了那棺木，就絕難倖免。」

「你爲什麼不折回去看看？」

「請總座宥諒，我忙着趕來覆命，忘了。」

「好個趕來覆命忘了。你該知道，沒有圓滿達成任務的證據，我無法往上呈報，記你的大功。」

「回稟總座！我只知誓死效忠，不求大功。」

「嗯！這話很動聽，你放心吧，事情若然證實，我不少你的這樁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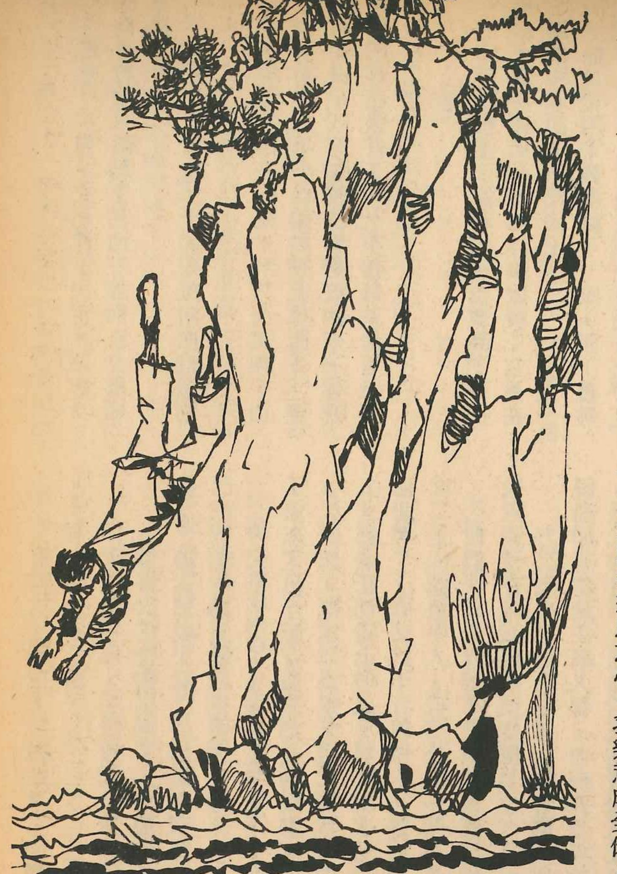
吳飛連忙低頭躬身，道：「謝謝總座的恩……」

他最後一個「典」字尚未出口，土地廟內已射出一縷烏光，直奔他的頭頂心打到。然而，不知怎地，那縷烏光忽然一偏，却打在他的右肩之上。

「總座！你！你……」他身軀一幌，抬起左手按住右肩，駭然大叫。

「別叫了，他已經走了，這就是你爲人賣命害人的下場。」突然有人在他身後





接了口。

吳飛心中猛然一驚，霍地轉身回頭，不禁魂飛魄散，心胆皆顫。

眼前，冷然站着個人，赫然正是他認爲絕難倖免的方天琪。

吳飛定過神來，翻身便要跑。奈何，他太慢了，他一翻身，方天琪的一隻手掌已然抓住他那隻受傷的右肩膀淡淡說：「人家都不要你了，你還想往那兒跑。」

吳飛險些嚇癱了，頭一低默然不語。

你想害我，而我却及時救了你一命，你說這筆賬該怎麼算？」方天琪扳轉過他的身子來，然後鬆了手。

吳飛低着頭，只不說話。

方天琪淡淡一笑又說：「有道是：『大丈夫恩怨分明』，你閣下怎好如此這般對我……」

吳飛忽然一抬頭：「你救我的目的不過是要留我活口，想從我口中問出些你要知道的消息，我並不領你這個情。」

「那好。」方天琪冷聲一笑說：「你閣下既然不稀罕這條命，由我手中再把它交給閻王去也是一樣；兩條路任你選一條了。」

吳飛頭又一低，再度默然。

「你何不想想着，你冒殺身之險爲人賣命，所得到的報酬是人家要殺你滅口，男子漢大丈夫，你圖的是什麼？」

吳飛忽然又一抬頭：「你不必跟我說教，像我這樣的人，只有兩字『效忠』，隨時都可以死，實際說起來，這怪不得敝上，他做得對。」

「這麼說，你是無藥可救，賤視己命了，你既有效忠之心，我樂意成全你，不過話說在前頭，我可不會讓你死得痛快的，你既知我不該姓方，就該知道我的手法是如何的毒辣，你要三思。」

吳飛默然沉吟了一下：「你眞是『辣手賽潘安』……」

方天琪接下說：「那並不關緊要，說那我想知道的吧。」

「你若不是那齊霄放，告訴你也沒有用。」

「這話怎麼說？」

「放眼當世，除了那齊霄放外，沒有人能跟敝上相頡頏。」

「閣下！你倒很會捧人，那齊霄放若是英靈有知，他定會高興得由墓中跳出來了。」

「這麼說，你眞不是齊霄放？」

「我根本就沒說我是。」方天琪聲調忽然一冷：「少在我面前玩心眼兒，說我想知道的吧，快說。」

吳飛忽然嘿嘿一笑：「可惜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爲什麼？」

「你知道我中的是什麼暗器嗎？」

「你中的是什麼暗器？」

「我中的是淬毒暗器，但這毒性較爲緩慢，一定要等片刻之後才會發作，如今是時候了，你上當了。縱然你十分高明，到頭來仍然落個空字。」忽然哈哈一聲大笑，但笑得却很悲慘。

方天琪聽得心中不由微微一呆。吳飛却已身軀一幌，「砰」然一聲倒了下去，雙眼一閉，寂然不動。

望着吳飛的屍體發了一會兒呆，不禁苦笑地搖頭嘆了口氣，轉身飄然而去。

×　×　×

九點多鐘，方天琪回到了浦口城，在大安客棧開了間清靜的房間。他想好好的睡一覺，感覺到好累。

的確，接連三天來，他都沒有好好的睡過一覺，好好的休息過。

進入房間，剛坐下，茶房送來了茶水，還帶着一封信。

「先生！先生！你的信。」雙手遞上信。

「我的信？」方天琪一怔。

「剛才門口來了個人。」茶房點頭說：「要我把這封信送給剛住店的客人，而剛住店的客人只有你一位，所以……」

方天琪伸手把信接了過來，果然，信封上寫着：方天琪先生親啓。

「信是我的沒錯，那送信的是什麼人呢？」

「他沒有說姓名，只說你看過信後就知道了。」

「哦！」方天琪點點頭：「謝謝你，沒事了，你去吧。」

茶房應聲出房而去。方天琪隨手拆開信封，抽出信箋：洪澤湖畔，亂石山上，孤松根下，埋有你想知道的秘密，盼速趕往挖取。

就這麼沒頭沒尾的一封信，字跡陌生，沒有上欵，沒有署名，也沒有畫什麼圖記。

看完信，方天琪不禁蹙起了雙眉，這封信似乎是個陷阱。但，他是一身是胆的人，在他的腦海中，也從沒有過個「怕」

字。

他略一沉思，立即作了決定，站起身來向外行去。剛到了前面，迎面碰見那名茶房。

「先生要出去？」那茶房向他打個招呼。

「嗯！我出去走走。」方天琪伸手由口袋裏掏出一塊大洋遞給那茶房說：「這是茶間錢，三天過後我要是沒回來，你就把房間讓出去好了。」不待那茶房答話，邁步行了出去。

× × ×

方天琪登上了亂石山，也看到了那株孤松。那株孤松長的地方很險峻：它長在下臨洪澤湖的一處斷崖上。

他目光四下裏掃視了一眼，四下裏靜悄悄的，似乎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於是，他邁步走向那株孤松下，到了孤松下，只略一注目，便即發覺有一片土色猶新，微呈蓬鬆之狀。他沒作猶豫，立刻由袖管裏摸出一柄匕首，附身彎腰挖了下去。

驀地，一陣輕捷的腳步聲響，這亂石山頭上突然出現了一批人。

方天琪利用眼角餘光一掃，已發現人數竟有十五六個之多。他心中立即暗暗提高了警覺，這情形很明顯，這些人很可能是爲對付他而來，而且早就來了，埋伏在附近等候他的，只是他上山來時沒有發現而已。

這果然是個陷阱。

他心中雖已暗暗提高了警覺，但却沒有回身理睬那些人，像似毫無所覺，停也不停地仍然挖他的。

「齊霄放，別挖了，轉過身來談談吧。」有人開口發了話。

方天琪沒答理，手沒停還是挖他的。

「齊霄放！叫你別挖了，你聽見了沒有？」那人又發了話：「如果你想爲你自己挖個坑的話，應該挖得大一點。」

方天琪不挖了，站直了身子，緩緩轉了過來，只一眼；他立刻心神震動。

原先，他本以爲早來這兒埋伏等他的人，都是江湖道上的人。現在他才明白，他想錯了，眼前這十五六個人，雖有三分之二是江湖道中人，但三分之一却不是。

他們一共是五個，是金陵公安局偵緝隊隊長沈俊秋跟四名偵緝隊員。

方天琪心神震動之餘，暗暗皺了眉，眼前如果都是江湖人物，他絕對毫無所懼，憑武功身手，他自信沒有什麼人能奈何得了他。但是有偵緝隊的人在內，情形就不同了，他不能不有所顧忌，何況沈隊長和那四位隊員腰裏都插着一把快槍，他一身功夫再高再了得，也決快不過那五支快槍。

因此，他定定神，吸了口氣緩緩說：

「剛才是那位在說話？」

「我。」一聲音發自沈俊秋隊長的身後，只聞聲音不見人。

「哦！閣下是那一位？」

「我就是我。」

「閣下沒有姓名？」

「當然有名有姓。」

「如此，我請教尊姓大名？」

「不願告訴你。」

「爲什麼？」

「既不想跟你套交情，也不想跟你交朋友。」

「我們是熟人麼？」

「不是。」

「那麼閣下爲何躲在人背後？」

「你是認爲我怕你認得我？」

「閣下至少該站出來讓我看看。」

「看了你也不會認得，不看也罷。」

「閣下既然認爲我不會認得你，何不大方點站出來讓我看看呢？」

「你可是想看清楚我的面目？死後好找我索債？」

「不錯！你怕麼？」

「當然怕，這一來，我更不敢讓你看了。」

方天琪忽然淡淡一笑：「閣下，我想我必然認識你。」

「是麼？」

「若然不是，你爲何不敢站出來讓我看看你？」

「好吧，你既然這麼說，就讓你看看我也無不可，不過你會失望的。」

一個身穿灰袍，瘦削面孔的老者由沈隊長身後跨步走出；但只走出一步。便即停步站立。「齊霄放！你仔細的看看吧。」雙手往後一背，仰起了頭。

方天琪凝目細看；對方外貌十分陌生，似乎從未見過，但其神情舉止却微有熟悉之感。然而，却又想不出他是誰？

「閣下可否往前站站？」

「不行！不行。」灰袍老者搖手說：「我不能讓你在臨死之前拖上個伴兒。」

「你知道我會殺你？」

「誰說！凡事總是防着點兒好，我不能冒險。」

「你很小心。」

「我爲人行事向來都很小心。」

方天琪笑了笑，目光一凝說：「剛才你喊我什麼？」

「齊霄放。」

「齊霄放是誰？」

「齊霄放就是你。」

「你認得我？」

「不認得。」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就是齊霄放的呢？」

「是別人告訴我的。」

「那人是誰？」

「我不認得他。」

「他姓什名什？」

「不知道。」

「他現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縱然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

「閣下！你受人騙了。」

「我不以爲是。」

「事實上我姓方名天琪，根本不是什麼齊霄放，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你可以去試打聽一下，沒有個不知道我的。」

「這我知道，也知道你是叫方天琪，不過那是現在，據那人告訴我說，方天琪就是齊霄放。」

「哦！你完全相信他的話？」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跟他毫不相識，他似乎沒有騙我的必要。」

「你說的也是。」方天琪微點了點頭



：「你尊姓大名？」

「你不必再問了，我已說過不願告訴你。」

「沈隊長！」方天琪目光忽然轉望着偵緝隊長：「隊長此來是？……」

沈隊長說：「我接獲密報，殺害金陵夏家滿門，擄去夏瑤芬小姐跟湯子勤的兇手是你。」

「哦！」方天琪眉峯微皺了皺：「這麼說，隊長帶着人來此是爲抓我的了？」

「不錯。」

「沈隊長，」方天琪吸了口氣，緩緩說：「我說夏家的人不是我殺的，夏小姐跟湯子勤也非我所擄，便是我眼下也正在找那殺人的眞兇，訪查夏小姐跟湯子勤他二位的踪跡下落，隊長信不信？」

「我信！不過我仍要抓你回金陵。」

「爲什麼？」

「因爲我信並沒有用，你必需拿出證據來才有效。」

「那麼隊長又憑什麼證據要抓我？」

「密報。」

「還有那功稱獨門的『絕喉指力』。」灰袍老者在旁插口說。

方天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又轉向沈隊長：「沈隊長！只是『密報』並不能算是證據。」

「密報確實不能算是證據，只能說你有嫌疑，不過，你那功稱獨門的『絕喉指力』你又如何解釋呢？」

「我也不知應該如何解釋，我只能說那是嫁禍。」方天琪又吸了口氣說。

「嫁禍？」那灰袍老者立刻抓着話柄又開了口：「這麼說，你是承認你是齊霄放了。」

方天琪怔了怔，旋即淡然點了點頭：「不錯！我承認了。」

「你承認就好了。」灰袍老者嘿嘿輕笑了。

沈隊長接口說：「齊霄放！我希望你放識相點。」

「沈隊長！」齊霄放雙眉微皺了皺：「我已經說過，那是嫁禍，隊長難道不相信我的話，不能通融。」

「我有心相信，也有心想通融，只是我作不了主。」

「誰才能作主？」

「局長。」

「你們公安局長？」

「不錯！那密報是直接送交局長的，我只是奉令抓人。」

齊霄放吸口氣說：「沈隊長！你該明白一件事，齊霄放不同於一般江湖人，由來敢作敢當，不是個任人牽着走的人。」

「我知道。」沈隊長點點頭說：「聽說你有一身好功夫，很高，所以我才說希望你放識相點，局長曾有命令；如果你要憑武功逞強拒捕，便就格殺勿論。」

四名偵緝隊員突然一齊拔出了腰間的快槍，四支槍口全都指着齊霄放。

這情形很顯然，只要他齊霄放一有所動作，那四支槍口便會冒出火花。

齊霄放心頭不由暗暗一震，他很明白：在這種情勢下，今天他要想逃出偵緝隊之手，勢比登天還難。只一落入偵緝隊之手，也就等於落入了那個猶不知是誰的嫁禍陷害他的陰狠狡毒的惡徒手裏，他的這條命也就算完了。

他雖然早已看透江湖，看透了江湖上的奸詐兇殘，決心退出江湖，不欲在江湖上角逐爭強逞狠，但却不是個甘心任人宰割的人。何況那陰謀嫁禍陷害他的兇徒究竟是誰？他必須把他找出來，爲自己洗刷冤屈……

「齊霄放！」灰袍老者又開了口：「你武功縱然非常了得，但那四支快槍却絕非你武功所能敵的，我看你還是放識相點好。」

齊霄放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沒答理他，雙目凝視着沈隊長緩緩說道：「隊長可否容我和其他諸位江湖朋友談談作一交待。」

「可以。」沈隊長點頭說：「只要你不逞兇拒捕，肯跟我回金陵投案就行。」

「隊長放心，在四支快槍的槍口指對下，我不會傻得自討苦吃的。」

「那好。你要和他們談什麼就談吧，我等你。」

「謝謝隊長。」齊霄放目光緩緩掃視了站在一邊的那些江湖漢子一眼：「我先請問：諸位都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我們都是本地附近地面上的兄弟。」一個穿着黑布衫褲，年約三十多歲的壯漢子答。

「尊駕是羣龍之首？」

「不敢！承洪澤湖一帶的兄弟看得起，喊我一聲大哥。」

「原來是洪澤湖一帶地面上老大，我失敬了。」齊霄放抱了抱拳：「貴姓？」

「董世良。」

「董老大跟諸位此來可也是找我齊霄放的？」

「不錯。」

「董老大諸位跟我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

「那麼，董老大跟諸位來找我可是爲了？……」

「爲江湖義氣，也爲要你把人和東西交出來。」

「哦！人是什麼人？」

「夏小姐跟湯子勤。」

「東西呢？」

「一尊玉觀音。」

「一尊玉觀音？」齊霄放愕然一怔。

「嗯。」

「玉觀音是什麼東西？」

「齊霄放！」那灰袍老者又插了口：「你裝的什麼糊塗？」

齊霄放雙目陡射威稜地逼視着灰袍老者，冷冷地說：「我在跟董老大說話，你閣下最好別插口，否則……」

「否則怎麼樣？」灰袍老者嘿嘿一聲冷笑：「當着沈隊長的面，難道你還敢行兇殺我不成？」

齊霄放吸口氣說：「拚得一身剮也敢把皇帝罵，惹火了我，拚着挨上四顆槍子兒我也會先殺你這種惟恐天下不亂的陰損小人。」

灰袍老者臉色不由一變，腳下也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朋友！」沈隊長開了口：「凡事都該適可而止，你就別插口了吧。」

「沈隊長既這麼說，我遵命。」齊霄放冷笑了笑，目光轉望着董世艮：「董老大！請告訴我那玉觀音究竟是什麼東西？」

「你眞不知道？」董世艮目光凝注。

「我確實不知道，也決未裝糊塗。」齊霄放正容搖頭。

董世艮略一沉吟：「那麼我問你，你殺害夏家滿門，擄刦夏小姐爲了什麼？」

「夏家的人不是我殺的，我也沒有擄刦夏小姐。」

「齊霄放！」董世艮沉聲說：「大丈夫敢作敢當，你想賴也賴不掉的。」

「董老大！我請問，我殺害夏家滿門，擄刦夏小姐可是你親眼看見的？」

「不是。」

「那麼必是聽人說的了？」

「不錯。」

「是聽誰說的？」

「我們接到一封信，說你爲了謀奪玉觀音辣手殺了夏家滿門，又因爲夏小姐是唯一知曉那玉觀音秘密藏處之人，所以你擄去了夏小姐，請我們爲江湖主持正義，聯手對付你，要你交出夏小姐，交出玉觀音。」

「哦！寫那封信的人是誰？」

「不知道，信上並無署名。」

「這我就有點不懂了？」

「什麼不懂了？」

「一尊玉觀音能值幾何？頂多也不過值够數百千元大洋而已，爲它而殺夏家滿門二十幾條人命，値得嗎？」

「當然値得，因爲那尊玉觀音的價値並不在它的本身，而在其中的一份藏寶圖上。」

「什麼藏寶圖？」

「前淸宮幃藏寶。」

「價値很巨麼？」

「嗯！價値連城。」

「哦……原來如此。」齊霄放默然沉吟了一下，雙目忽然一凝：「董老大！那封無署名的信可曾帶在身邊？」

「在身上。」董世艮點點頭。

「可否拿出來讓我過目看一下？」

「對不起。」董世艮搖頭說：「我不能給你看。」

「爲什麼？」

「我不能讓你根據這信上的字跡去尋仇。」

「尋仇？」齊霄放淡然一笑說：「你董老大認爲齊霄放今天還能逃得出諸位之手？」

董世艮怔了怔，旋即淡淡說：「有沈隊長在這兒，我們誰也不能怎樣你，凡事不能不防萬一。」

「如此，那就算了。」

「你還有什麼要談的沒有？」沈隊長開了口。

「沒有了。」齊霄放淡淡答。

「那麼你自己銬上手銬，跟我回金陵投案吧。」沈隊長拿出一副手銬丟到齊霄放的脚前地上，同時拔出了腰間的快槍。

齊霄放神色平靜地看了地上那副手銬一眼，淡淡一笑：「用不着，齊霄放不是任人宰割之人，我自己會走。」身子突然向後一仰，直向斷崖下投去。

沈隊長跟四名偵緝隊員等衆人不由全皆一怔。

「砰！砰！砰！……」

五枝快槍的槍口，立刻都冒出了火花，同時紛紛撲向斷崖邊凝目下望；只見齊霄放的身軀已成爲黑影一點，如流星飛瀉般墮落。

洪澤湖中白浪微翻，水花四濺，隨即不見，一切歸於寂然。

望着那已經歸於寂然平靜的湖面，衆人全都呆住了；半晌方才定過神來。

「他……他怎麼會投湖自盡了？……」董世艮皺皺眉頭說。

一聲冷笑，有人接口說：「這不更好麼，這樣一死，總比被綁赴法場砍頭槍斃好。」

「這話錯了。」沈隊長搖頭說：「現在是國民政府時代，國民政府講的是法治，講究的是證據。目前他只是個嫌疑犯，在沒有找出直接的證據，證明他確是夏家滿門血案的兇手之前，他是不會被判處死刑的。」

「我看他恐怕不是投湖自盡，是藉這洪澤湖的水遁逃生吧。」一個瘦長臉孔靑布衫褲的漢子說。

「不對！」董世艮搖頭說：「由這數十丈高崖躍落湖心，絕無人能有生理。」

「董老大這話不錯，這麼高的斷崖，齊霄放的武功再十分了得，也非死不可。」沈隊長忽然輕吁口氣說：「他既然已經投湖自盡，夏家的滿門血案也可以銷了，諸位各自請回吧。咦！那一位呢？」

「那一位？」董世艮一怔。

「那個穿灰袍的老頭子。」

「奇怪！怎麼不見了？」董世艮目光朝四面張望了一下：「對了，隊長認得他麼？」

「不認得。」沈隊長搖頭說，「你難道也不認得？」

「我還以爲他是跟隊長一起的呢。」董世艮側顧瘦長臉漢子等衆人問：「諸位有人認得嗎？」

「沒見過。」瘦長臉漢子等衆人全都搖搖頭。

「那老傢伙究竟是個什麼來路呢？……」董世艮皺眉沉吟地說：「看來齊霄放眞有可能是被人嫁禍的了。」

沈隊長心中雖然也有這種想法，不過他却沒有附和董世艮的話，淡笑了笑說：「算了。董老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管他了，我們走吧。」

當先邁步帶着四名偵緝隊員往山下行去。

情形很顯然，這位偵緝隊長他是不願節外生枝，免得夏家滿門血案無法銷案。

## 安排擒兇　只待船燈會期屆

日升，日落，日落，日升……

不知經過了多少個白天，黃昏，多少個淒淸的黑夜，洪澤湖畔的亂石山上，又出現了人跡。

那是一大一小兩個人，大的，是個三十上下年紀，身材頎長，臉色蒼白，穿着



一件黑色長衫的靑年人。小的，是個十三四歲，一身漁家打扮的孩子，手上提着個小竹籃子。

這一大一小兩個人到了山頂上，停步站立在斷崖邊那株孤松前。

「叔叔，就是這兒麼？」那孩子開了口，仰臉眨動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黑衣人。

「是的，小虎子。」黑衣人微點了點頭：「就是這兒。」

「那麼，叔叔！我們點香吧。」小虎子揚了揚手中提着的小竹籃子。那小竹籃子裏放着香，冥紙，還有一隻錫壺跟一隻酒杯。

黑衣人點了點頭，站在那兒沒說話。

「叔叔！你說給誰燒紙？」小虎子放下小竹籃子，劃着火柴點燃了香。

「是叔叔的一個朋友。」

「叔叔的朋友就死在這兒的？」

「是的，小虎子。」

「叔叔！他是怎麼樣死的？摔下去的嗎？」

「不是摔下去，而是被人推着掉下去的。」

「叔叔看見的麼？」

「沒有。」

「那叔叔怎麼知道他是？……」小虎子眨動着大眼睛，天眞的小臉兒上充滿懷疑之色。

「我是這麼猜想，一定是，叔叔的那位朋友，他絕不會自己跳下去的。」

「叔叔！爲什麼？」小孩子永遠好奇，好問，而且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虎子！我問你。要是你，你會往下跳嗎？」

「我不會。」小虎子搖着頭說：「我才不會那麼傻。」

「這就對了。」黑衣人微笑了笑說：「小虎子！叔叔的那位朋友也不傻。」

小虎子似乎有點明白了。「叔叔！我們燒紙吧。」小虎子把手裏點着的香插在地上，用土撮起。

「好吧。」黑衣人點點頭，蹲下身子，由小竹籃裏取出冥紙焚燒。然後他拿起錫壺酒杯，斟滿一杯酒，站立崖邊，面對湖水：「老友！你安息吧，我有生之年，定必爲你報仇，你生前好飲，謹以一杯水酒慰英靈。老友……」手一翻，將那杯酒潑出，洒落湖心。

他呆呆地木立崖邊，滿臉悲悽之色，不言不動，一任那風兒吹拂着他的衣袂。

良久！良久！暮色漸漸垂下……

「叔叔！完了麼？」小虎子忍不住輕喊。

「完了。」黑衣人目光望着崖下湖面的波光水影。

「那麼，叔叔，我們回去吧，我爹等着我們呢。」小虎子提起了小竹籃子。

「小虎子！」黑衣人搖了搖頭：「你先回去吧，我在這兒站一會再回去。」

「不！我跟叔叔一起回去。」

「小虎子！天快黑了，你不害怕麼？」黑衣人自湖面收回目光，掠過地上殘餘的火燼，落在小虎子的臉上，語聲柔和地說。

「不怕！我一個人怕，跟叔叔在一起就不怕。」

黑衣人臉上浮起了一絲笑意：「小虎子聽話，你先回去吧，讓叔叔一個人在這兒站一會兒。」

「不！」小虎子搖搖頭：「爹說過的，要我跟叔叔一起回去。」

「小虎子！」黑衣人眉鋒微皺：「忘了麼？叔叔要敎你什麼？」

「記得！叔叔要敎我拳脚功夫。」小虎子的大眼睛裏立刻閃着興奮地光亮。

「是嘍！還沒有叩頭拜師父就不聽叔叔的話，叔叔還敢收這個徒弟麼？」

小虎子一怔，囁嚅地說：「叔叔，我聽話，可是我爹說……」

「聽話，你先回去吧，叔叔站一會兒就回去。」

「叔叔！這兒有什麼好站嘛。」

「怎麼？又不聽話了？」

「叔叔！我聽話，聽話。」小虎子連連點頭說：「可是，叔叔！你也得快回來啊。」

「那當然。」黑衣人點頭微笑地：「你快回去吧，說不定你剛到家，叔叔就跟着進門兒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快回去吧，等天一黑路就不好走了。」

「那麼，叔叔！我先走了。」

「嗯！這才是聽話的好孩子，快回去吧。」

小虎子未再說話，提着小竹籃子轉身走了。

望着小虎子那矮小的背影走遠了，黑衣人的臉上忽然泛起一絲輕微的抽搐，吁嘆了口氣說：「小虎子！原諒叔叔，叔叔是不得已……」

× × ×

夫子廟前一如往昔，絲毫沒有改變，那賣吃喝的，玩兒雜耍，賣膏藥的……尤其是那座大賭棚，永遠是那麼熱鬧。

天剛黑，賭棚前神情從容地來了位身穿長衫的黑衣人，他；正是洪澤湖畔，亂石山上燒紙，洒酒祭友的那位。

站立在門口的那兩個地痞，一見黑衣人來到，只當是賭客上門，含笑點頭招呼就要往裏讓。

「二位！我打聽個人……」黑衣人開了口。

「你打聽誰？」左邊那個地痞臉上笑容一斂，目光打量着黑衣人。

「劉四。」

那地痞一搖頭：「不知道。」

本來也是，不是來賭而是來打聽人的，他怎麼高興。

黑衣人笑了笑：「朋友！我也是來賭的。」

這話立刻生了效，臉上又有了笑容，往裏讓：「你裏面請。」

「只是，這座賭棚裏未必歡迎我。」

那地痞一怔：「這話怎麼說？」

黑衣人淡淡一笑：「認得方天琪麼？他是我賭行裏的同門師兄弟。」

那地痞頓時傻了臉，這還得了，那還能往裏讓？方天琪在這兒是每賭必贏，賭棚裏的都怕了他。眼前這位是他賭行裏的同門師兄弟，道行豈不跟方天琪一樣的高

嗎？

黑衣人笑了笑：「朋友，我說得不錯吧，朋友何不幫個忙，告訴我劉四在那兒？以後我絕不照顧這座賭棚。」

「誰找劉四？」賭棚裏突然响起一個話聲，透簾而出。跟着布簾掀動，熱氣襲人，由棚裏走出一個粗壯漢子，是那鐵牛。他目光一掃，又問了一句：「誰來找劉四？」

「我。」

「你朋友是？……」鐵牛目光凝注。

「遠道來的朋友。」

「哦，原來是四哥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朋友請跟我來，我帶你找他去。」

黑衣人一笑，邁動了脚步。

「鐵牛，這位還是老方的同門師兄弟呢？」那地痞及時說了這麼一句。

「眞的麼？」鐵牛大喜的問。

黑衣人點了點頭：「算起來，他該是我的小師弟。」

鐵牛樂得合不攏嘴了：「那就更不是外人了，你貴姓？」

「文，文雨。」

「原來是文老哥，文老哥！老方他那兒去了，怎麼……」

「鐵牛兄，我們找着劉四再詳談，好麼？」

鐵牛不由一怔：「文老哥怎知我的渾號？」

「剛才他叫的。」文雨含笑地指了指那名地痞。

「哦？」鐵牛咧嘴失笑：「文老哥，走，我們去找劉四去！」拉着文雨往前走去。

「鐵牛兄！」走了兩步，文雨開了口：「其實既然碰見了你，就不必再去找劉四了。」

「爲什麼？」鐵牛愕然一怔。

「我找劉四原是爲打聽一件事情，如今既然碰見了你，向你打聽一下，不一樣麼？」

「哦，原來如此，文老哥，你要是純爲打聽事情，自是不必再去找劉四，不過你文老哥既是老方的同門師兄弟，就非得去找找劉四不可了。」

「鐵牛兄，這話怎麼說？」文雨一臉愕然不解之色。

「你文老哥不知道。」鐵牛神情微黯地搖頭一嘆：「劉四這個人是個難得的血性漢子，他跟老方也是過命的交情，自從老方一聲氣沒吭地離開金陵後，他是既生氣又難過。悶着氣躺了好多天，前幾天剛起床，却是一天到晚的喝悶酒，不是打架就是鬧事，前天要不是我拉的快，險些一刀一個洞鬧出人命，所以我說文老哥你該去看看他。」

文雨聽得心中不由一陣連連震動，吸了口氣點點頭說：「的確是難得的好朋友，我是應該去看看他。」

鐵牛也點了點頭，雙目忽然一凝：「文老哥，你要打聽什麼事兒？」

「不忙，等見着了劉四再說吧。」

「行。」鐵牛一點頭。

說話間，二人已走到貢院街上。

「文老哥！到了。」鐵牛抬手往前一揚：「瞧！那就是。」

文雨循指望去，只見貢院街旁那一排小吃攤兒前的一條長板櫈上，抱着一條腿地坐着個人，正在那兒低着頭獨個兒喝悶酒，那正是劉四。

鐵牛沒有言過其實，別的吃客們都躲得他遠遠的，就連那賣小吃的也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樣子。

文雨眉峯不由爲之一皺，脫口說：「四哥瘦多了。」

「誰說不是？」鐵牛點點頭，忽地一怔，目光訝然投注：「文老哥，你以前見過他？」

文雨心裏不禁一跳，連忙解釋說：「我聽天琪說起過他的模樣？」

「那麼一條壯漢子，被自己折磨得不成了樣子？」鐵牛釋然地點了點頭，嘆口氣，大步走向劉四身旁，低低的說：「四哥，有人找你！」

劉四仍自喝他的悶酒，連頭也沒抬，像似沒聽見。

鐵牛又說：「四哥，有人找你！」

劉四一揮手，轉過了身，怒聲說：「我沒聾，告訴他，我劉四死了！」

文雨目睹劉四這副付子，眉頭不由又爲之一皺。

「四哥，別這樣，幹什麼這麼大脾氣，是老方……」

劉四霍地站了起來，瞪起兩隻滿佈紅絲的眼睛：「別跟我提他，我說過了，我劉四沒這個朋友……」忽然吸了口氣：「告訴我他在那兒，我找他拚命去。」

「四哥，你先別發火好不好。」鐵牛語音溫和地說：「是老方的師兄，人家帶了話來看你的，你怎麼能這樣兒。」

「哦，是老方的師兄？……」劉四翻了翻醉眼望向文雨：「朋友貴姓？」

文雨跨前一步，拱手說：「四哥，我姓文，天琪要我代他問候四哥，並且代他向四哥說明他不辭而別的苦衷。」

「不敢當。」劉四一抬手：「文老哥請坐。」

文雨一笑，伸手一拉鐵牛：「鐵牛兄！我們都坐，彼此不是外人，今晚我請客，請四哥跟鐵牛兄好好喝幾杯，一方面是爲天琪向二位道個歉，另一方面也算以這不成敬意的水酒，謝謝二位往日對天琪的照顧。」說着拉着鐵牛落了座。

「文老哥這是什麼話。」鐵牛粗豪地說：「鐵牛跟四哥是地主，怎麼說也不能讓你這遠道來的客人破費。老方既是有苦衷，朋友之間還有什麼好道歉的，若說照顧二字，那更不必說，過命的交情好朋友，有飯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沒有嘛，一杯開水大家湊和着喝，誰不該照顧誰？」

文雨聽得欽佩地直點頭：「話雖這麼說，可是我這個做師兄的，却不能不略表心意。」

鐵牛沒再說話，抬手又叫了菜，添了杯筷。

「文老哥！」劉四開了口：「你是見過世面的人，別跟劉四一般的見識，別怪我……」

「那什麼話？」文雨連忙接口說：「說來說去都怪天琪不好，大夥兒是什麼樣的交情，他臨走的時候怎麼說也該招呼一聲。」



「文老哥這麼一說，倒令我這張臉沒地兒放了。」劉四一臉赧然。「文老哥，老方他可好？」

「好，好！託四哥的福！」

「文老哥！」鐵牛插口問：「老方他如今在那兒？」

「天琪如今已經去了關外。」

「關外？」鐵牛詫異地：「文老哥！老方他到關外去幹什麼？」

「這就牽涉到他那不辭而別的苦衷了……」文雨拿起酒杯喝了酒，淡笑了笑說道：「實不相瞞，天琪他原來是個武林人物。」

「叭！」地一聲，劉四猛地抬手拍了大腿，瞪着眼睛：「好哇，老方瞞得我們好苦，我早就覺得不對勁了，他要不是身懷大本領，怎能敗得了那三個老傢伙。」

「說的是！說的是。」鐵牛眉飛色舞地說：「如今看來，老方不但有本領，而且本領還大得很呢。」

文雨點點頭：「我們師兄師弟幾個，數他爲最。」

「文老哥！快說下去。」鐵牛向來性子急。

文雨點頭一笑：「二位當知道不久以前夏家的禍事……」

「知道……知道！」鐵牛連連點頭：「我還去幫了忙呢。」

文雨說：「二位當知道夏家小姐跟那位湯總管一起失踪了。」

鐵牛忽然一拍桌子瞪了眼：「只不知道是那個狗娘養的這般心腸狠毒，殺了夏家滿門大小還不够，還擄走了夏小姐跟湯總管，那湯總管是個男人家，大不了一條命，夏小姐可是個未出閣的黃花大閨女，要是……」

文雨接口說：「天琪也就是爲這追了下去，所以沒來得及向二位及打招呼，一直追往關外去了。」

「原來如此。」劉四點頭吁了口氣：「倒是我錯怪了老方了。」

「本來就是，當初我不就跟你說麼，老方絕不是那種人，如今怎麼樣？我沒說錯吧？」鐵牛橫了他一眼。

劉四臉上有些慚愧，低着頭，沒有說話。

「好了。」文雨笑了笑：「四哥！鐵牛兄，過去的事都別說了，我們先喝酒，喝酒。」舉杯朝二人邀飲。

「文老哥！」鐵牛端起酒杯：「你不是說要打聽事兒麼？」

「不忙！不忙！先喝幾杯再說。」

於是，鐵牙未再說話。於是，三人互相舉杯。

「四哥！」幾杯之後，文雨開了口：「我向你打聽個人？」

「誰？文老哥只管說，只要是這一帶的，我沒有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來找四哥。」文雨笑一笑：「四哥，是小翠紅。」

「文老哥問的是她呀！」鐵牛一怔，剛說了這麼一句。

「呸！」劉四已臉色一變：「文老哥！別提那個臭爛貨了，人家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當眞是一點也不錯，這個臭婊子……」

「四哥！」文雨接口說：「我是個急性子，到底她怎麼了？」

「嫁了。」

「嫁了？」

「哼！說她嫁了那是好聽的話，其實她是跟人跑了。」

「跟人跑了？」文雨一怔。

鐵牛接口說：「文老哥，你別聽他胡說，事情是這樣的……」

「那樣的？」劉四瞪起了眼：「眞是我他娘的胡說麼？她小翠紅……」

「四哥！你先別吵。」文雨搖手說：「小翠紅是跑了也好，嫁了也好，我只要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兒。」

「鐵牛！你說吧，我懶得提她，一提她我肚子裏就要冒火。」劉四斂去怒態，却拿酒出氣，仰頭就是一杯。

鐵牛皺皺眉，吁了口氣說：「文老哥！事情是這樣的，老方走了不久，小翠紅就守不住，開始接客了。其實這也難怪，幹的是這一行，她要不接客，吃什麼？穿什麼？……」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說了下去：「不久以前，小翠紅的船上來了個老頭兒，結果，天快亮的時候，小翠紅就跟那老頭兒上了岸，上了馬車走了。」

「沒人知道她跟那老頭兒往那兒去了麼？」

「沒有。」鐵牛搖搖頭。

「這樣要找她可就難了……」文雨皺起了眉頭。

劉四開了口道：「文老哥有什麼事找她？」

「二位都不是外人。」文雨說：「我也用不着瞞二位，是天琪要我來找她的，天琪有件東西交給小翠紅保管着，要我來找她把那件東西取回去。」

「是什麼東西？」鐵牛問：「很重要麼？」

「廢話！」劉四接了腔：「不重要，老方會讓文老哥來取？」

文雨點點頭：「四哥說的是，那是件『珍珠衫』。」

「珍珠衫？」

劉四鐵牛都嚇了一跳，猛地瞪大了眼睛叫了起來。

「我的老天爺！那不値好幾萬塊大銀洋麼？」鐵牛定了定神說。

文雨平靜地說：「實際上那『珍珠衫』要値數十萬大洋，還沒人能說出個肯定的價錢。」

「他娘的，臭娘兒們，爛婊子……」劉四破口大罵：「砍她千刀都嫌少，這分明是她黑了良心，想吞了那件『珍珠衫』，讓她娘的跑吧，只別讓我找到，要是讓我找着了她，哼！哼！」

兩聲「哼哼」結束了這段話。不用說，小翠紅若是讓他找着，準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四哥！」鐵牛一搖頭：「空自發狠有什麼用？那娘兒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天下這麼大，上那兒找她去？」

劉四瞪起眼睛，狠狠地一拍桌子，却沒說話。

文雨淡笑了笑說：「二位都不必着急

，只要她還活在這世界上，總有一天會被我們找着的，那時候還怕她不吐出來？」

「文老哥！」劉四說：「到那時只怕那臭婊子早把『珍珠衫』賣了。」

「這個四哥放心，這件『珍珠衫』一時還很難有人買得起。」

「她要是把那些珍珠拆散了賣呢？」

「她拆不開的，放心吧，數遍當世天下，大概還沒有什麼人能拆得開它。」

「那就好了。」劉四似乎放心了：「不過，我們還是儘快找到她的好。」

「那是當然。」文雨點頭笑笑：「不談這個了。四哥！來！喝杯酒。」舉杯邀飲。

又是幾杯之後，「文老哥今晚住那兒？」劉四又開了口。

「還沒有一定，到時候隨便找家客棧湊和了。」

「文老哥！」劉四面含愧色地說道：「你在金陵的吃、喝、玩兒樂，我都有辦法招待你，唯有這住，不怕你見笑，我那住處……」

「都是自己人，四哥又何必客套。」

劉四赧然笑了笑，沒說話。

「文老哥預備在金陵待多久？」鐵牛問。

「既然沒有找着小翠紅，我想明天就走。」

「明天？這麼快就走？」

「是的。」

「文老哥何不多待三天再走呢？」

「有事兒麼？」

「事兒是沒有，不過從明天起一連三天就是金陵城十年一次難得的盛會。」

「哦！什麼十年一次難得的盛會？」

「對了！」劉四突然一拍大腿：「不是鐵牛提起我倒忘了，鐵牛！你說吧，我這張嘴笨。」

鐵牛喝了口酒，抹了嘴，然後說：「文老哥，夫子廟每年都有一次廟會，秦淮河也有一次『賽燈船會』，這兩回熱鬧，每年都是分開舉行，但每隔十年兩回事兒却要碰在一起舉行一次。」

「哦！那定然是非常熱鬧好看了。」

「當然！這十年難得一次的眼福，誰不盼望。」劉四點點頭，抬頭望着文雨：「文老哥！你要是沒有什麼其他重要的急事，何妨看完了熱鬧再走？」

「多謝二位好意，只是……」

「文老哥！」鐵牛接口說：「難得大夥兒聚聚，就看過了熱鬧再走吧。」

文雨沉吟了一下：「好吧！不過，我頂多只能待三天……」

「夠了！夠了。」劉四高興地笑了：「來！文老哥！喝酒，喝酒。」興高采烈地舉起了酒杯。

這一頓酒，是賓主盡歡，一團融洽。

會賬時，幾番爭讓，文雨一人抵不過劉四跟鐵牛兩個，只好由他兩個盡了地主之誼。

約好了明天中午賭棚裏見，文雨就走了。

「怪了！」望着文雨那漸漸走遠了的背影，劉四突然說：「鐵牛！你有沒有這感覺？……」

「什麼感覺？」鐵牛楞楞地問。

「這位文老哥，除了那張臉外，無論是身材、舉止、言談，都像極了老方。」

「這有什麼好怪的，你沒聽說麼，人家是同門師兄弟嘛。」

這解釋頗爲好笑，而劉四竟偏偏覺得有道理，點了點頭，未再說話。

× × ×

一淸早，文雨就急不及待的去了夫子廟。這時候的夫子廟根本沒有人，冷淸淸的；只有一個檢爛紙的背着個大簍筐，低着頭弓着腰在追逐那滿地的紙屑。

「我借問一聲……」文雨走近那檢爛紙的身前，輕咳了一聲。

檢爛紙的詫異地抬起頭來，道：「什麼事？」

「我打聽個人，劉四或鐵牛隨便那個都行，他兩位住在那兒？」

「秦淮河的船上有他們的老相好，你到河岸一帶去打聽就能找到了。」

一聲「多謝」，文雨轉身行向了秦淮河岸。

昨晚分手時已經約好了今午賭棚裏見，這麼一大早，他就急着找他兩個幹什麼？有什麼急事？

走到秦淮河畔，站在河岸，望着兩岸那停泊着的條條畫舫，文雨皺起了眉頭。畫舫不少，却靜悄悄的；那條是劉四老相好的船？又那條是鐵牛老相好的船？雖然，他可以冒叫一聲問問，但大淸早擾人早覺總有點兒不合適。

驀地，「呀」然一聲，一艘畫舫上艙窗打開，探出一顆烏雲蓬散的女人頭，「嘩啦啦」一陣水响，一盆穢水傾倒入窗外河中。

文雨趁勢開了口：「姑娘！借問一聲，劉四住在那兒？」

那女人抬頭看了文雨一眼，沒答話，飛快地縮回了頭。可是轉眼間那窗口探出個頭來，天底下就偏有那麼巧的事；赫然正是劉四。

「誰呀？大淸早地……」劉四睡眼惺忪地向岸上望了望，含混地問。

「四哥！是我，文雨。」

劉四一怔，揉了揉眼睛：「原來是文老哥，請等等，我馬上下來。」他頭一縮，沒了影子。

頃刻之後，那兩扇船艙門「呀」然而開，劉四彎着腰鑽了出來，一邊扣着衣扣子，一邊連躍帶跳地由那近旁的一艘畫舫跳上了對岸，然後由橋上快步走了過來。

文雨連忙邁步迎過去，在橋的這頭碰了面。「文老哥！怎麼這麼早？」劉四臉上露出窘迫的笑意

「眞抱歉。」文雨淡笑地說：「四哥！擾了你的溫柔早覺了。」

「別開玩笑了。文老哥！有事麼？」

「不然怎敢大淸早的跑來，惹四哥那位咒罵。」

「那麼。」劉四赧然訕笑地：「我不請你到船上坐了，我們找個地方……」

「不必了。」文雨擺了擺手：「我向四哥打聽件事，馬上就走。」

「什麼事？」

「城西有戶高家，四哥可知道？」

「知道，而且熟得很，怎麼？」

「沒什麼，我來問問，高家的爲人如



何？」

劉四一怔：「怎麼？莫非高家跟文老哥有什麼……」

「四哥！」文雨截口說：「請先告訴我高家爲人如何？」

劉四滿臉詫異地望着文雨。「高家也是武林世家，爲人十分正派，在金陵城是出名的大善戶。」

「哦！眞的麼？四哥。」

「千眞萬確。」劉四一臉正色：「不信你可以去問問……」

「四哥！我倒不是不信，而是我從來沒聽說過，金陵城西有戶武林世家的高家，所以……」

「這當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因爲㚖家的聲名太大，所以高家被壓了下去。」

「哦！」文雨沉吟了一下：「四哥！你知道賽燈船會是誰主辦的麼？」

「每年都是一樣，由金陵城所有的大小酒樓主辦，那也是生意眼，爲的是『招徠』。」

「四哥可曾聽說，那彩頭是什麼東西麼？」

「知道。」劉四點頭說：「那是一艘純金打造的畫舫，足重五十兩，是由大小酒樓合資購買的。」

「但是我聽到的那彩頭却是一尊玉觀音，而且是高家出的。」

「誰說的？我怎麼沒聽說？」

「昨晚上我在客棧裏聽到的。」

「那怕是有人在造謠吧。」

「有可能。」文雨微點了點頭：「四哥！去高家怎麼個走法？」

「文老哥。」劉四愕然地，「你要去高家幹什麼？」

有人要害高家，我去送個信帮帮忙去。」

「怎麼？」劉四一驚：「有人要害高家？是誰？是怎麼回事？」

「我只知道有人要害高家，還不知道是誰？至於是怎麼回事，三言兩語說不完，等晚上我再告訴你好了。」

「行！」劉四一點頭：「走！我帶你去。」他邁步就走。

「四哥。」文雨連忙伸手一攔：「這是江湖中事，你最好別介入，只告訴我去高家怎麼個走法就行了。」

劉四想了想：「也好，到了西城只要隨便問一聲，沒有不知道。」

「既如此，四哥你回船上去吧，中午我不到賭棚去了，我們晚上見。」一拱手，逕自掉頭行去。

文雨走了，劉四站在那兒發了好一回楞，才轉身回船。

× × ×

文雨到了城西。高家的名聲確是不小，果如劉四之言，他只一打聽，立刻問出高家的所在；那是一座氣派宏偉的巨大宅第，竟較那㚖家更宏偉，更氣派。

兩扇黑漆大門，門前，是高高的石階，石階兩旁，分踞着一對巨大的石獅子。大門兩旁是一列丈高的圍牆；眞是庭院深深，不知幾許。

這時，不過早上八點多鐘光景。那兩扇黑漆大門緊緊地關閉着，不聞一絲聲息；可能這一家人猶在熟睡之中。

文雨略一猶豫，走上石階抬手「砰砰」地叩了門。

「那一位？」過了好一陣子才聽見裏面响起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

「我！遠道來的朋友。」

一陣門栓响動，兩扇大門緩緩向內打開，一個僕從打扮的灰衣漢子當門而立。

「你這位是？……」他惑然地上下打量着文雨。

文雨微拱雙手：「請代爲通報一聲，我姓文，遠道來的，只爲慕名，特來拜望貴主人。」

灰衣漢子正自猶豫，裏面已傳出了個話聲：「高榮，是誰呀？」

「回駱爺！不認識。」灰衣漢子高榮答。

「哦！」隨見院中負手行來一位身着青衫，四十開外年紀，步履穩健，眼神犀利的中年人。

他一走近，高榮立即側身後退，哈腰說：「駱爺！就是這位。」

「我請教，尊駕是……」姓駱的抬眼凝注。

「不敢。」文雨微微拱手，說道：「我姓文，遠道而來，慕名特來拜望高老英雄。」

姓駱的遲疑了一下：「既是遠來訪客，容我代做主人恭迎。請！」側身擺手肅客。

文雨謙遜了一句，拱手邁步。

「高榮！大廳奉茶。」姓駱的轉向高榮吩咐。

高榮應諾一聲，關上大門，搶前奔去。姓駱的則陪着文雨緩步行至大廳。

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坐。

「恕我冒昧，我尙未請教？」文雨微一欠身開了口。

「不敢。」姓駱的欠了欠身，自我介紹道：「小姓駱，草字大鵬，職司高府總管事。」

「哦！原來是駱總管。」文雨雙目一凝：「莫非當年追魂手？」

「不敢當。文朋友知道我？」

文雨微微一笑：「駱總管當年，威譽滿江湖，那個不知，何人不曉？」

「文朋友過獎，我甚感汗顏，尙未請教台甫是？……」

「單名一個風雨的雨字。」

「哦！」駱大鵬微皺了皺眉頭：「原來是文雨文朋友。」

顯然，他對文雨這名字十分陌生。

文雨含笑說：「末學後進，藉藉無名，尙望駱總管莫要見笑。」

「豈敢！豈敢！」

高榮入廳，奉上了兩杯香茗，隨即退去。

駱大鵬輕咳一聲又開了口：「文朋友由何處來？」

「三湘。」

「我向文朋友打聽個人，不知文朋友可認識？」

「三湘一帶我頗爲熟悉，駱總管請說吧。」

「我當年有位至交好友，人稱『三湘

大儒』。」

「駱總管問的是谷雲青谷大先生？」

「正是。」

「駱總管恐怕不會不知道吧，谷大先生已於三年前過世了。」

「這個我知道。」駱大鵬淡淡一笑：「我是……」

文雨含笑接口說：「試試文雨是不是由三湘來的？」

駱大鵬臉孔微微一紅：「我身爲人下，職居總管，凡事不得不謹愼，尙請文朋友原諒。」

「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文雨微點點頭說：「既是駱總管見疑，文雨便……」

駱大鵬連忙接口說：「文朋友若生去意，那就是怪罪我慢客了。」

「不敢。」文雨淡淡說：「文雨也自知來的唐突孟浪，難免引人疑竇，不過，駱總管此擧，也頗令我這遠道慕名來訪之人甚感遺憾。」

「文朋友！我再謝罪。」駱大鵬的一張臉好紅好紅，抱拳拱手。

「駱總管請勿如此，否則我心中就不安了。」文雨欠身拱手答禮：「駱總管！高老英雄不在家麼？」

「在。」駱大鵬點頭說：「老人家剛起來，我已經命高榮通報去了。」雙目忽然一凝：「文朋友當眞是慕老人家之名而來麼？」

文雨淡淡一笑說：「駱總管，你又見疑了。」

駱大鵬臉孔不由又是一紅。

「駱總管！怎見得我不是慕名而來？」文雨緊接着又開了口。

「文朋友！」駱大鵬神色忽然一正說：「自金陵城有個夏家之後，高家聲名多年來就一直被壓蓋其下，除居住金陵多年之人，絕少人知道金陵城還有個高家。」

「那麼我可以告訴駱總管，我另有來意。」

駱大鵬臉色微微一變：「可否請文朋友示知？」

文雨淡淡說：「請容我向高老英雄面陳。」

「這麼說，在未見着老人家之前，文朋友不肯說的了？」

「事實如此，我不願否認。」

「若是文朋友不肯先說出來意……」

「駱總管就不肯讓我見高老英雄，可是？」

「不錯。」駱大鵬吸口氣點頭說：「我職守所在，不得不如此，尙請文朋友原諒。」

文雨淡然一笑：「我請問駱總管，是要聽眞的來意，還是要聽假的來意？」

駱大鵬一怔，道：「文朋友此問耐人尋味。」

「很簡單，駱總管如果要聽假的，我可以隨便說一個，如果駱總管要聽眞的，那就請等見着高老英雄再說。」

「如果我現在就要聽眞的呢？」

文雨微微一笑說：「我隨便說一個，駱總管知道它眞不眞？」

碰上這麼一位極富心智，而又健於詞鋒之人，駱大鵬不由有着窮於應付之感。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不見，立即下逐客令。

可是，這麼做可以嗎？以高府的聲名與他駱大鵬當年江湖中的威譽地位，他又怎麼好這麼做？因此，他皺起眉頭，暗感爲難。

「我有辦法讓你說眞的。」一聲冷笑，大廳內一前二後走進三個人來。

走在前面的是個相貌英挺，神態倨傲的藍衣少年。跟在他身後的是兩個瘦高黑衣漢子，擧止輕捷，眼神充足，一望而知是兩個武功不弱的好手。

「三少回來了。」藍衣少年一進大廳，駱大鵬立即起來相迎。

三少名叫高揚，冷然一擺手：「駱總管！此人是誰？」

看來，他不單是對外人倨傲，駱大鵬似乎已習慣了。

「回三少，是位遠道而來，欲拜望老人家的江湖朋友。」

「他姓什麼叫什麼？」

駱大鵬眉峯微微一皺，尙未說話，文雨已然站起接了口：「文雨，三少諒必沒聽說過吧。」

「的確是陌生得很。」他神情倨傲地一笑。

「是嘛！」文雨淡淡一笑說：「高家聲威顯赫，那會聽說過江湖無名小卒。」

「這倒也是實話。」高揚冷冷說：「你要見家父幹什麼？」

「我已對駱總管說過，要等見着高老英雄之後再說。」

「家父無暇見客，你告訴我也是一樣的。」

文雨淡然搖頭說：「只怕三少的年紀聲名兩不夠，做不了主。」

「那不用你担心，只要是我高家的事，天大的事我也做得了主。」

「三少原諒，我是慕老英雄之名而來的。」

「我說了，家父無暇見客。」

「那麼我告辭。」他當眞擧步要走。

冷聲一笑：「要走可以，說出你的來意再走。」

他話未說完，他身後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已採取了行動，閃身跨步而出，攔住了廳門。

文雨淡淡說：「本來，對駱總管我還有個假的，而對三少爺，我連個假的都懶得說了，爲免傷彼此和氣，請叫他兩個讓開。」

「沒這麼容易，不說出來意，休想出我高家一步。」

「這我倒不信。」文雨淡笑地說：「我倒要看看誰能攔得住我？」雙手往後一背，邁步向前行去。

駱大鵬臉上頓現焦急之色，剛要開口說話。

「駱總管！」高揚冷然說：「你少管我閒事。」轉向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給我拿下！」

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一聲不响，突然雙雙出掌直向文雨的左右雙肩抓去，動作奇快，果然是兩個好手。

「原來是關外『鷹爪王』門下，高府果然是臥虎藏龍。不過，以此道待客，令人頗有高家聲名難符實際之感。」他雙手齊抬，各出一指疾點兩名瘦高黑衣漢子的腕脈。



他出手更快，快得兩名瘦高黑衣漢子連躱的念頭都沒有來得及轉，兩隻腕脈同時一痛一麻，都抬不起來了。

這等快絕的身手，看得駱大鵬心頭一震，雙目猛睜，不禁悚然動容。

「看不出你如此高明，我試試。」高揚臉色一變，忽然單掌一遞，快如電閃地插向文雨左肋。

對一個素不相識之人，這一招未免出手過狠。駱大鵬在旁看得眉頭不由一皺，可是他未動也未說話。

「三少！不試也能。」文雨一聲輕笑，左掌只一翻，已輕易地扣住高揚的腕脈，隨即振腕一抖；高揚的身子立即蹌跟着倒退出了好幾步。

駱大鵬不禁心神震動，驚呆住了。而文雨却已邁步向廳外走了出去。

「姓文的！你站住！否則……」

「否則如何？」文雨身子半轉，淡然而笑：「高三少！年紀輕輕的，別那麼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我不願爲己過甚，也奉勸你爲令尊的聲名着想。」

「要你來敎訓我。」高揚臉色由紅而青，由青而白，倏然一撩衣衫，一把短刀已握在手中，寒光一閃，挺刀就向文雨扎去。

驀地，大廳外响起一聲沉喝：「三弟住手！爹來了！」

高揚身子一震，硬生生刹住短刀的扎勢，沉腕垂下了短刀。

文雨抬眼望去；只見大廳門口併肩站着一老二少三個人。老的，是個鬚髮花白的灰袍老者；身軀魁偉，濃眉虎目，隱隱有懾人之威，雙目正逼視着高揚！

他身左，是個像貌英武，膚色黝黑的黑衣少年，身右，也是個像貌英武的青衫少年。

那一聲沉喝，震醒了驚呆在一旁的駱大鵬，連忙跨前一步，躬下身子：「見過老爺子跟大少、二少。」

灰袍老者正是高家的主人高瑞堯，身左是長子威，身右是次子雲。

「大鵬！爲我介紹客人。」高瑞堯一擺手。

駱大鵬應聲轉向文雨：「文朋友！這就是敝上。」

「末學後進文雨，見過高老爺子。」文雨跨前一步，拱身一揖。

「不敢當。」高瑞堯欠身拱手還了一禮：「老朽遲來一步，使得犬子無狀，唐突貴客，老朽謹此賠罪，並謝過文老弟手下留情。」

「老爺子這麼說，文雨可就汗顏慚愧了。」

「文老弟請別客氣。」高瑞堯忽然轉向高揚寒臉怒叱：「畜牲！你還不與我到後院裏跪着去。」

高揚自他父親一到，便即如同老鼠見了貓；如今已是倨傲盡失，煞威全消，怯怯地應了一聲，低着頭便要往後院走。

文雨却及時開了口：「老爺子如此責怪令郎，將使文雨坐立難安了。」

高瑞堯臉色稍緩：「把刀收起來，後站，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適才若非文老弟手下留情，你那條手臂還想要麼？」

高揚那還敢吭聲，收起短刀，退立一邊。

「威兒！雲兒！上前見過客人。」

高威、高雲雙雙應聲邁步跨前，齊朝文雨行禮，文雨連忙欠身還禮，口稱「不敢當」。

「這是大二兩名犬子，高威、高雲，文老弟多照顧。」

文雨忙又欠身，口稱「不敢當」。

「老弟別客氣了，請廳內坐談。」高瑞堯擧手肅客。

此際文雨自是不便再言去，略一謙遜，欠身邁步重行入廳。分賓主坐落之後，高瑞堯目光微微一凝：「老朽已得下人詳報，尙望老弟據實示知來意……」

「旣蒙老爺子親自接見，自當據實陳明來意。」文雨一笑道：「老爺子可知道由今晚開始一連三天的秦淮賽燈船會？」

「老朽世居金陵，自然深知本地俗習了。」

「老爺子可知那賽燈船會的彩頭是什麼？」

「是本地大小酒樓合資訂做，足重五十兩的一艘純金畫舫。」

「老爺子弄錯了。不是！不是！」

「不是？」

廳中衆人全都不由一怔，高瑞堯滿臉詫異訝然。

「我所聽到的却不是。」

「大鵬！那彩頭是什麼？」高瑞堯側顧駱大鵬問。

「回老爺子？是那艘純金畫舫。」

「文老弟莫非聽錯了？」

「絕錯不了。」文雨搖頭說：「老爺子如若不信，請派人到城裏各處客棧中，隨便找個江湖人物問問，他們所知道的彩頭，絕不是那艘五十兩重的純 畫舫。」

高瑞堯一怔：「各處客棧中，江湖人物？」

「不錯。如今金陵城的各處客棧中，住滿了紛由各地趕來的各路江湖好漢。」

「這是怎麼回事？……」高瑞堯詫異的目光環掃：「你們誰知道？」

廳中衆人俱皆搖頭。

高瑞堯眉頭微皺了皺，目視文雨：「文老弟！各路江湖好漢爲何而來？」

「便是爲那不是純金畫舫的彩頭而來的。」

高瑞堯呆了呆：「據文老弟所知，那彩頭是什麼？」

「是城西高家所出的至寶，江湖好漢人人均欲奪取的一尊『玉觀音』。」

此言一出，廳內衆人個個神情震駭，高瑞堯則是臉色勃變：「這……這是誰說的？」

「如今住滿了金陵城中客棧裏的每一位江湖好漢都知道，只不知道這消息何來？是誰說的？」

「這……這……這從何說起？」高瑞堯瞠目結舌，駭異欲絕。

「老爺子！這件事，除了金陵城的百姓不知之外，凡是江湖人物，已是無人不知，尊府如今可說已是羣雄環伺，危機四伏了。」

高瑞堯在一陣震駭之後，心神已逐漸

沉靜了下來，目光倏然凝注：「那麼文老弟的來意是？……」

「只請老爺子據實說明有無其事？」

高瑞堯搖頭說：「老朽敢以高家的薄名担保，絕無此事。老弟請想，倘是高家眞有此至寶『玉觀音』，秘藏之猶恐不及，怎會招此大禍？」

「可是有人却說老爺子早已取出了『玉觀音』中的那份『藏寶圖』，拿出來的只是一尊『玉觀音』而已。」

「倘果眞如此，那豈非不打自招？」

文雨淡笑了笑：「但也有人說，老爺子是意欲藉此爲餌，有所圖謀。」

「文老弟相信這些謠傳？」

「我若然相信，就不會得冒昧來拜訪老爺子了。」文雨神色一正：「老爺子明智，該知道這是件極爲值得重視的事！」

「那麼文老弟認爲……」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老爺子可知那『辣手賽潘安』齊霄放，已爲此『玉觀音』冤死洪澤湖中。」

高瑞堯身軀猛然一震。「齊霄放爲此冤死洪澤湖中，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前不久，約月餘之前。」

「月餘之前？」高瑞堯惑異地說：「那齊霄放不是已死於三年前……」

「看來老爺子還不知道最近江湖上發生的事情。」文雨淡笑了笑說：「那齊霄放三年前之死乃是詐死，他詐死之後一直隱於金陵秦淮河、夫子廟一帶。」

「哦！……」

「老爺子！」文雨雙目微凝：「眼前這件事打算怎麼辦？」

「老朽能怎麼辦？」高瑞堯搖頭苦笑地：「老弟該知道，這種事，單憑口舌是說不淸的。」

「老爺子說的是，當日齊霄放就是百口莫辯，只是……老爺子可知那後果？」

「家破人亡，高家將難有一活口。」

高瑞堯臉色神情黯然地輕嘆了口氣。

「難道老爺子打算就這麼坐以待斃，束手任人宰割麼？」

「老朽縱有一拚之心，但老弟該知道，以我高家這點人手力量來對付各路好漢，那何異以卵擊石，到頭來還不是……」

「爹！那便是死，也死得壯烈！」那垂首站立一邊的高揚突然抬起頭。

高瑞堯雙目忽地一瞪，旋即斂去威態說：「大禍將至，已死臨頭，爲父已沒有心情跟你生氣了。」說能又是淒然一嘆。

文雨心中不由暗暗一嘆。「老爺子！」神色一正：「三少說的不錯，像這樣的死，實在太以冤枉，也有點輕如鴻毛，更中了惡人毒計。」

高瑞堯眉峯微皺：「只是江湖人心日壞，道義罔存，老朽……」

「老爺子，」文雨接口說：「這我知道，現下的江湖道義日下，欺世盜名之輩比比皆是，正義之士不是不屑與之爲爭悄然隱退，便是含恨而歿，因此那些陰詐奸惡之徒，也就更加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天下江湖成了那些狐鼠之輩的江湖。」

高瑞堯目光凝注道：「然則，老弟之意？……」

「願憑一己之力，竭盡棉薄，助老爺子查出那陰謀惡徒。」

「多謝老弟。」高瑞堯激動地：「這麼說來，老弟遠道而來，只爲……」

「不！」文雨搖搖頭說道：「原本不是。」

高瑞堯一怔：「那麼，老弟原也是來奪寶的了？」

「也不在奪寶。」

「那麼老弟是爲？……」

「實不相瞞，倘若老爺子眞有那『玉觀音』，我就要指老爺子是殺害夏家滿門，擄去夏小姐，陷害齊霄放的兇手了。」

「還好老朽確無此物，否則豈不百口莫辯？」高瑞堯心裏不禁打了個冷顫。

「如今我已相信老爺子，也確信此事是有人陷害老爺子。只是……」文雨雙目凝注：「請問老爺子生平有什麼仇人？」

高瑞堯搖頭說：「老朽年輕時性情過於孤癖，除曾與一位既是親戚又是至交的朋友交往過外，生平幾乎沒有與人交往過，而自那位朋友過世之後，老朽也就跟人斷絕了任何往來。」

「哦！但不知老爺子的那位至交朋友是那一位？」

高瑞堯遲疑了一下：「說來老弟也許不會陌生，二十年前武林中有位名震遐邇的奇人，自號『碎心客』……」

「莫非是那齊劍寒前輩？」文雨雙目倏然一睜。

「正是他。」

「老爺子跟齊前輩是至交？」

「說至交倒不如說是親戚恰當些。」

「親戚！」文雨臉上現出訝然之色。

「嗯。」高瑞堯點點頭說：「老弟！他那愛妻田雅蓉，乃是老朽的表妹。」

「呵！」文雨脫口一聲輕呼：「老爺子！請改改稱呼，我當不起。」

「老弟！你……」高瑞堯愕然一怔。

「齊前輩稱老爺子一聲表哥，那我該稱老爺子一聲老伯。」

「這話？……」

「老伯！小侄齊霄放。」

乍聞「齊霄放」三字，衆人都不由一驚，高瑞堯霍地站起。文雨已飛快抬手在臉上一抹，抹下一張其薄如紙般特製的人皮面具，露出他的廬山眞面目，那是一張長眉斜飛，鳳目重瞳，英俊非常的臉孔。

「老朽只聽說劍寒賢弟在遭逢變故之後，收得一位螟蛉義子傳以一身絕藝，也知那就是賢侄，算來今天我們該是第一次見面。只可憐老朽那雅蓉表妹，還有那小外甥……」雙目忽然湧現淚光，但隨即轉向左右三子：「威兒！雲兒！揚兒！你兄弟還不快上重行見禮，見過你們大哥。」

高威三兄弟連忙一齊上前，口稱「大哥」重行見禮。

高揚不禁滿面羞慚，難以抬頭。

「三弟！」齊霄放向高揚含笑說：「別怪我剛見面便說你，年輕人，傲骨不可沒有，傲氣却絕不可有，滿招損，謙受益，你須謹記。」

「謝大哥！我知過了。」高揚紅着臉道：「從今天起，大哥要再見我狂傲，請就地打我兩個嘴巴，我絕無半句怨言。」

高瑞堯目光一凝：「賢侄！剛才你所言洪澤湖之事，那是怎麼回事？」

「那確有其事，小侄確曾被洪澤湖地方的老大董世良等十多位，及金陵公安局偵緝隊沈隊長和四位隊員的五支快槍指逼下，被迫墜下斷崖，跌落洪澤湖心。」



「他們也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了。」高瑞堯忿恨地說：「他們必然已付出很大的代價了吧？」

「不！他們沒有一個傷亡。」

「他們沒有一個傷亡？」

「是的，是小侄自己跳下崖去的。」

「我明白了，賢侄不願妄傷無辜。」

齊霄放搖頭說：「當時小侄曾想全力一拚，可是突然發覺體內眞氣難聚，竟提不起力道。力既難拚，又不願落在他們手中，所以便咬牙自己縱身投落湖心。」

「賢侄！那又是怎麼回事？」

「事後小侄才發覺是中了一種慢性之毒所致。」

「知道是誰暗中下的毒嗎？」

「小侄想來，只有兩個人可能。」

「那兩個人？」

「一個是秦淮妓小翠紅，一個則是小侄的那位好朋友空空和尚。」

高瑞堯微一沉吟說：「那小翠紅或有可能，但那空空和尚既是賢侄的好朋友，就似乎沒有可能了。」

「伯父說的是。」齊霄放點頭說：「空空和尚若然眞的是空空和尚那就絕不可能，怕只怕他是假而不眞。」

高瑞堯一怔：「賢侄這話怎麼說？難道他是別人冒充的？」

「至今小侄仍僅是懷疑，不敢斷言；因爲在小侄看來，無論是身材、像貌、舉止，根本就是小侄十多年的至交好友。」

「哦！賢侄知道他現在何處嗎？」

「不知道，小侄還未找到他。」

「大哥！」高威突然插口說：「倘若他是假的，恐怕他就不會再以空空和尚的面目出現了。」

「大弟說的不錯事實必然這樣。」

「賢侄已經去找過那小翠紅了嗎？」

「找過了，她已經離開秦淮河了。」

「照此看來，她的嫌疑就更大了。」

「小侄也是這麼想，而且她也是眼前唯有的一條綫索。」

「不錯，她的確是一條唯有的綫索，只是如今她下落不明……」

「老伯！」齊霄放含笑說：「不要緊，眼前這金陵城便另有綫索可尋。」

「另有綫索可尋？」高瑞堯雙目一睜：「賢侄可是已有了什麼發現？」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小侄是在聽說老伯與小侄義父有親戚關係之後觸動了靈機，那兇徒之千方百計謀害小侄，是因爲小侄是『碎心客』的義子，又假『玉觀音』謀害老伯，那該是因爲老伯是他老人家的親戚。依此推想，兇徒該是一人；如果小侄推想的不錯，他既在金陵挑起禍端，焉能不親來看看他狠毒奸謀得逞的情形？因此，小侄猜料他此刻必在金陵城中。」

「對！對極了！」高瑞堯忽然一擊掌說：「賢侄推想的確有道理。只是……賢侄！那麼多人，你知道他是那一個呢？」

「只要他不知道小侄未死，定有破綻可尋。」

「不錯。」高瑞堯點了點頭，環顧左右高威三兄弟說：「你們都聽見了，今天的事絕不能傳揚出去。」

高威含笑說：「這還用爹交待麼？」

「老伯！」齊霄放目光忽然一凝：「那賽燈船會今夜即要開始，您打算……」

高瑞堯毫不猶豫地說：「如今有了賢侄，我高家還怕什麼？」

「老伯眞打算一拚？」

「這還能有假？」高瑞堯目光凝注：「賢侄難道不贊成？」

「小侄以爲我們目前的要務，是在找出那暗施奸謀毒計的兇徒，至於拚，那要等必需時再說。」

「這也有道理，那你說該怎麼辦？」

齊霄放淡然一笑：「老伯如果放心的話，請交給小侄全權處理。」

「交給你全權處理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含笑抬手環指高威三兄弟跟駱大鵬：「眼前這些人，連我在內，個個聽你調度指揮。」高威、高雲二人神采飛揚，豪氣勃勃，那位三少高揚則是磨拳擦掌，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態。

可是，齊霄放却笑笑。微一搖頭：「老伯！眼前這幾位，暫時我一個不用。」

「大哥……」三少的性子最急，一聽這話立刻開了口。

「三弟！」齊霄放含笑說：「沒聽見麼，我說是暫時。」

「那稍後呢？」

「必要時自當借重。」

高揚高興地笑了。高瑞堯忽然叱道：「你先別高興，這可不是平常跟人打架的事，一旦動上手，對方也決沒有像剛才你大哥讓你的這種好事。」

「老伯！」齊霄放含笑說：「凡事應該小心爲上，但怕却大不必。」

「完了。」高瑞堯瞪目說：「有了你這一句，我這番話便算白說了。」

他這麼一說，高威三兄弟全都笑了。

「老伯！我該走。」齊霄放站起來。

「不行，說什麼也得在家裏……」

「老伯！眼前是非常時期。」

「我說不過你，但你尙未告訴我怎麼對付？」

「老伯既已交給小侄全權處理，何必還問那麼多。」

「難道這也要保密？」

「是的！這是對敵之機密。」

「那麼，你該告訴我，我們這些人該怎麼做？」

「嚴加戒備，不動聲色若無其事。」

「倘然有人侵入呢？」

「小侄以爲不會，萬一有，就留他做客。」

高瑞堯一笑說：「愚伯遵命，賢侄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一定的住處，老伯也全當我沒來過。」

「好吧。」高瑞堯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走！我送賢侄出去。」說着他站起了身子。

「不。」齊霄放抬手一攔：「爲免得讓人看見起疑，只讓駱總管送我出去就行了。」拱手一揖，戴上他那特製的人皮面具，轉身出廳往外走去。

高瑞堯只好由駱大鵬隨後相送他去。

（請留意本故事之二「燈船會」大結局，便知分曉。）

一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 壯士盟

## 英雄仗義　重創强梁

清河鎮是一個很小的市鎮，誰會想到在這裏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老實勤懇的農夫，洗衣服抱小孩的婦人，嬝嬝上升的炊烟，遠處靑山與河中的流水。

像往日的一個老樣子，動的動，靜的靜。

一個小夥子，很老實，至少看起來很老實。莊稼人的粗布衣服，天官賜福的臉容，帶點笑，挺和氣，因此令人有點好印象，雖然只是個陌生人。

張老實的舖子是露天的，屋頂是碧綠茂盛的樹葉，四五張石桌子，櫈子也是天然的石頭，只有那泉水，特別清涼，大熱天趕路，朝這蔭凉地方一坐，誰願走。

小夥子一走進來，見了張老實，立刻叫了聲：「老伯這地方眞好！」

「是這幾棵樹好，遮住太陽光的熱氣，尤其是從大日頭下走過來，更顯得凉快！」張老實笑嘻嘻說時，順手倒碗泉水放在石桌上道：「小哥試試！」

小夥子像從沙漠趕來，一口氣喝光，伸伸舌頭，意猶未足，張老實那雙手運用吊桶打水，眞個神乎其技，又穩又快，只聽到「撲！」的聲响，「呼！」已經上來了，滴水不漏，倒水入碗，也是恰到好處，甚至碗中間高出幾分，滿得快要瀉了，仍然未瀉，初看到的人，確實感到驚奇萬分。

小夥子綻開天眞的笑容，由衷道：「老伯手勢眞好！」

「倒得多，就熟了，沒有什麼！」張老實說眞話。

二人正說得頗爲投機，又有三名大漢，走進樹林，眼珠一轉，見有泉水在前面，也不客氣，直走過去，提起桶水往頭上淋，每人總倒了七八桶，大概喝够了，身上的汗味也冲去，頻頻叫道：「痛快！痛快！」

林中總有二十多人，望見這三人態度粗魯，動作缺少教養，看來決非善類，因此不願惹事，冷眼旁觀，看他們攪什麼花樣。

三人淋完水，向林中環視，見靠近樹幹一張石桌及椅子比較好，立即大踏步走去，原先有四人坐着，見這三個人氣勢洶洶走來，心內早已暗自打突。

「滾開！」當先一名漢子喝道，四人稍有遲疑神態，三大漢似乎不耐煩，伸手抓住後衣領，隨手擲去，四人跌得叫苦連天。

三人惡霸式的行動，林中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本來自由自在的談話，這時却緊閉嘴唇，默然不語，整個林中靜悄悄的，無絲毫聲音。

一名大漢手掌突然「吧！」的响拍在桌上，吼叫道：「烏操的老闆，那裏去了呀！」

張老實不敢怠慢，硬着頭皮走上前去道：「三位老爺，有什麼吩咐！」



「先拿五斤好酒，再炒幾個下酒的菜，辦得好，大爺重重有賞！」

張老實急急巴巴道：「三位大爺，我們這兒不管酒菜，對不起！」

坐在右邊大漢脾氣最暴燥，伸手一掌，張老實左邊臉頓時腫了，衝衝跌跌往地上倒去，那名小夥子趕緊上前扶起，急道：「老伯！傷了沒有！」

張老實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事！

「大哥，這烏操的荒山野嶺，除了火一樣的太陽，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

那名少年趕緊上前陪笑道：「三位大爺，我知道這附近有家館子，酒菜極好，我帶你去好麼！」

「好極了，在什麼地方！」其中一個大漢高興問道。

「就在前面，我帶你們去！」少年慇勤回答。

「快在前面帶路！」三大漢立即站起身。

「小哥，你……」張老實知道附近並無好的酒樓，即是普通的小食店也沒有，這小夥子答應帶路，可不是鬧得玩的，惹翻了三人，性命難保。

年靑小夥子明白張老實的心事，對他笑笑，輕輕拍下他的手，意思叫他放心。

「快走，老小子嚕嚕嘛嘛，滾開些！」大漢說時一脚踢過去，小夥子上前一步，用後腰擋住一脚，跌後三步，飛快爬起身，再不多話，往前跑去。

張老實及林中休息的人，雖未見過小夥子，對他已大有好感，如今把三位兇神惡煞騙開，等會沒有好酒菜，小夥子性命堪虞！

普通老百姓，碰到這種事，除了担心，還有何其它法子，大家望着四人離去身形，心內滿不是滋味。

小夥子往前直跑，太陽下像蒸籠，沒有一點風，那滋味眞够人受了！

「喂，小子，還有多遠呀？！」三名大漢渾身臭汗，有點不耐煩，忍不住出聲詢問。

這時已到一處密集樹林，小夥子停身不走，轉過身來向三人微笑。

笑容有點古怪，三大漢心內暗自嘀咕，覺得有點不對頭，喝道：「小子要什麼花招，酒家在那裏？！」

「三位大爺，這裏窮鄉僻地，根本沒什麼酒家！」小夥子笑道。

「好小子，你不要命了！」左邊一名大漢如何忍得下這個，伸手就要打人。

「老三且住，待我來！」年紀比較大的漢子喝住，轉頭對小夥子道：「你叫什麼名字，是清河鎮的人，還是過路的，可認識我們三人？！」

小夥子笑容可掬，和和氣氣道：「我叫殷勤，是過路的人，三位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嘿嘿……」年紀較大的漢子嘿嘿冷笑道：「我們三人有點外號，叫地獄三煞，老夫血煞程清，二弟無情煞劉虎，三弟修羅煞尉遲新，可滿意了麼！」

「很好！」少年殷勤笑道。

地獄三煞一怔，不明白對方所言很好兩字，是什麼意思，從開始到現在爲止，這鄉下少年很多地方透着不合理，三煞橫行江湖，天不怕，地不怕，今日碰到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心內反而狐疑不決！

「這兒沒有酒家，殷老弟帶我們三人到此，可有什麼特別用意麼？」血煞程清沉住氣問道。

「我怕三位動怒，傷了清河鎮鄉下老頭，所以，變個花式帶來此處！」殷勤笑道。

「地獄三煞可以受人愚弄，老弟就不怕死麼！」血煞程清這回聲音已帶煞氣。

殷勤只是溫和的笑笑，沒有回答。

「好小子，」修羅煞尉遲新如何受得住這個，怒吼如雷，鐵掌揮處，存心把這鄉下年少毀在這兒。

地煞程清及無情煞劉忠，冷眼旁觀，也不出言阻止，只是全神注視發展！

殷勤面對這修羅煞尉遲新，絲毫不以爲意，眼看湧扇大的鐵掌就要擊中右肩，殷勤右手往上一托，神態從容，只那麼隨隨便便一托，修羅煞尉遲新右手突然胋，只感到微微一麻，再也沒有感覺。

過了半晌，他自己給弄糊塗了，揮動右手，可是，心內這樣想，手臂却不聽調動，心內仍不信邪，再用力揮動，仍然力不從心。

血煞程清及無情煞似乎也看出有點不對勁，急道：「老三，有什麼不安！」

「我的右手只有廢了！」修羅煞尉遲新的聲音像哭。

這一來，地獄三煞知道鄉下少年，是一位武功高强之士，說不定等在這兒，是有意的等待，既是有意，今天就不大好了，修羅煞尉遲新的右手，一招之間就毀了，只不過是開始，看來地獄三煞今日面臨考驗，也可以說是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

殷勤若無其事站在樹下微笑。

血煞程清深深吸口氣，踏前一步，判官筆取出，朗聲道：「閣下看來是有心人，地獄三煞殺人無數，生死倒還不放在心上，朋友可否告訴眞情，我們即是死了，也不應做個糊塗鬼呀！」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帶你們來此的理由，剛才已經說過了！」殷勤冷笑道。

血煞程清咬牙道：「事到如今，程某只有捨命陪君子，武功上分個高下！」

「正想討教！」殷勤仍然隨隨便便站着。

血煞程清越發不敢妄動，別說對方一招就毀了修羅煞尉遲新，瞧他這副神態，就不是簡單人物，當下抱元守一，繞着對方遊走，窺隙進擊。

無情煞劉虎也撤出喪門劍，配合着血煞程清，在一旁虎視眈眈，等待機會。

血煞程清越走越快，猛地凌空躍起，「雪花蓋頂」，「魁星踢斗」，「萬點繁星」，判官筆絕招連環出擊，端的非同小可，威力驚人。

無情煞劉虎也不怠慢，喪門劍脫手穿出，有如一道電光直射對方背心。

殷勤陡地大喝一聲：「好！」右手疾伸，巳握住喪門劍，疾點三下，血煞程清判官筆一股大力傳來，虎口震裂，再也把握不住，脫手飛出。

無情煞劉虎不要命的衝過來，運足十二成功力，鐵拳直搗殷勤後背心。

雙方動作如電，殷勤左腳飛起，踢正無情煞後腰，猛地飛了出去，身在半空的血煞程清，手中失去判官筆，見殷勤喪門劍點出，明明看見，但欲避無力，「撲！」的聲響，氣海穴已給點中，全身勁力突然像洩了氣，心內暗叫一聲：「完了！」

「砰！」地聲響，無情煞劉虎身軀撞向樹幹，給彈了回來，半空上的血煞程清也剛好跌落地上。

地獄三煞至此，算是徹底失敗，縱橫江湖大半世的武林煞星，竟然毀在這荒村僻地，而且對手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

血煞程清臉色灰白，恨不得一頭撞死，兄弟三人只怕這世也報不了仇，但只要一口氣在，也要想法子，總不至於算了！

「三位還有何話說，如果沒有，我要走了！」殷勤說時，緩步走出林去。

「好，地獄三煞技不如人，今日只好認啦！這個仇既然結下，日後總有個算法！」血煞程清說話時有氣無力。

「我等着就是！」殷勤人已走遠，聲音留下。

殷勤施施然回到茶棚，張老實等人大為緊張，立刻追問經過：「三人走了沒有，他們可曾打過你？」

「沒有事了！」殷勤微笑道。

「小哥眞是好人，」張老實由衷感激道：「冒險把三個惡人帶走，不然的話，今日將只怕性命難保！」

「別說得那樣嚴重！」殷勤和氣道。

衆人正說時，地獄三煞已由林中走來了，個個灰頭土臉，互相扶肩，腳步虛浮，氣急敗壞，滿身血跡，一拐一拐的走着！

張老實及林中休息的人，見了這情況，心內全是驚疑不定，難道這鄉下少年，懷有武功不成！

正在這時，官道上一匹快馬馳來，見了地獄三煞，馬上人「咦！」了一聲道：「三位怎樣了！」

地獄三煞低聲與那騎者說話，同時不斷用眼望着樹下的殷勤。

那騎者身材强健，張飛型的漢子，大若四十上下，渾身筋肉結實，雙目神光凜凜，外家功夫有極高造詣。

「很好，」那漢子聽了地獄三煞的話，宏聲道：「待我來會會少年英雄！」

張老實等十分担憂，目光露出畏懼神色。

殷勤仍然懶洋洋，若無其事望着地獄三煞及騎者，看他們又出什麼花樣。

粗壯大漢左手微按馬鞍，騰身而起，宛如沒有重量的棉花，輕飄飄站在地上，雙手抱拳道：「在下托塔神關宏，自不量力，討教高招！」

殷勤懶洋洋的站起來，淡淡道：「閣下何必用武力，和氣生財，火熱的暑天，坐下來歇歇喝口泉水，不是很好麼！」

「哈哈！」托塔神關宏朗笑道：「在下的朋友受傷吃虧，關某人怎能致身事外呢！」

殷勤知道不能避免，雖然與托塔神關勝只是初次見面，看來不像壞人，因此和婉地道：「關兄想怎樣？」

「聽說閣下拳掌功夫驚人，關某自不量力，想試試！」托塔神關宏道。

「既然如此，請先出招！」殷勤緩緩道。

「痛快！」托塔神關宏朗笑一聲，雙臂一運勁，渾身骨骼發生爆豆般響聲，端的聲勢不凡！

殷勤只是靜立觀望，臉上神色不變。

「看掌！」大叫聲中，關宏右掌挾着呼呼勁風猛劈出去，呼呼勁風捲起漫天風沙。

殷勤不敢怠慢，右掌單立，內力疾吐，絲絲勁氣破空聲，頓時湧起一道氣牆，將漫天風沙擋在牆外。

「好！」托塔神關宏暴喝聲中，運起鐵掌，再度揮出，這次用足了十二成功力，威勢較第一次更强！

殷勤此時欲罷不能，只得奮力應戰，嘿的一聲，右掌疾拍，頓時狂飇湧出，絲絲風響，聲勢赫赫，威猛强勁已極，往外捲出。

托塔神關宏全身衣衫高高鼓起，滿臉通紅，蹬蹬蹬一連往後退三步，才勉强站住，而殷勤却是紋風未通，表面上看得很明白，關宏已經輸了！

「好，閣下武功高强，關某甘拜下風，地獄三煞是敝主人請來的客人，因此今日之事，並未完結，相見之日，再好好喝一杯吧！」托塔神關宏大聲說時，招呼三煞，往官道走去。

「小哥，你得罪了他們，可不是好玩的！」張老實憂心忡忡，慇勤囑咐。

「老伯認識他們麼？」殷勤奇怪地問，因為鄉下人與這般江湖客多數不相關，所以有此一問。

「由此向兩座山處，數年前來了一夥人，自資建築座大院落，時常有些粗眉大眼的人來往，兇神惡煞的，我們鄉下人不敢惹他們，到也相安無事，小哥你一個過路人，人單勢孤，何必惹他們！」張老實担憂道。

殷勤只是笑笑，緩緩道：「這事我會小心，他們雖是江湖人，總得講理，有理天下去得，看他們怎麼辦吧！」

「小哥，是有功夫的，雖若不怕，可也要小心才好，出門在外吃虧上當，原是平常，如果傷了身體，那就不上算啦！」張老實仍然苦口婆心勸導，他對這老實少年特別好感，所以不怕惹厭煩，反覆述說人生經驗。

「多謝老伯，我會小心！」殷勤自然明白這老年人的好意，含笑而有禮貌的回答。

天氣仍然像火一樣，太陽底下，簡直令人烤出油來，殷勤靠在樹幹假寐。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天氣更熱，連吹過來的風都帶點灼人的火力，樹林下的人大半睡着了！

正在這時，官道上突然有七、八匹馬狂奔而來，鐵蹄翻飛，沉寂荒郊中，越發聲勢驚人，來勢好快，聲才入耳，八匹馬旋風一般衝到，颼颼颼，八條人影翻落，乾净俐落，個個有一身上佳的輕功！

林中人全都醒了，個個睜大眼睛看着，頓時精神一振，當中兩個女孩子，有如仙露明珠，在這大熱天裏，有股令人清涼作用！



其餘六人全是彪形大漢，此時聲勢洶洶往林中走來，殷勤心內暗嘆，大熱天，厭煩眞多！

「喂，剛才行兇打人的小子，給我滾出來！」當先一名大漢猛喝道，聲如霹靂，直震得樹葉簌簌作响。

殷勤懶洋洋站起身來道：「唉，天氣熱，何必找苦來辛呢！」

「報上名來受死！」剛才大漢吼道。

「殷勤！」

「什麼！」八人顯然未聽清楚。

殷勤好耐性，費了大半天口舌，才說清楚。

「他媽的，這名子好混帳，嚕嚕囌囌的，眞討厭，俺張彪連外號虎霸，何等清楚漂亮！」

「張大哥英雄蓋世，自然是不同凡响！」殷勤笑道。

「張彪！」那女孩子有點不耐煩，一旁叫道。

「大小姐！」張彪立刻恭敬回答。

「嚕嚕囌囌的，那來這麼多空話！」大小姐嗔道

「好，待我出來教訓教訓他，大小姐請稍等！」張彪躬身說完，立刻轉身，臉上立刻湧起濃厚殺氣，吼道：「小子，自己束手就擒，還是要我動手！」

「最好你們大小姐親自動手，我就是死了，也死得甘心，張大哥你說是麼！」殷勤說得很客氣。

「大小姐何等尊貴，豈會與你這小子動手，再說，我們這班人還侍候不了你麼！」虎霸張彪道。

「好吧，大小姐不肯親自動手，我死也不閉眼！」殷勤似乎在開玩笑。

「好，待我親自出手！」大小姐越衆而出。

「多謝大小姐恩典！」殷勤拱手爲禮，有點像唱戲的，表演功架。

「出手吧！」大小姐雙眼望天，神態倨傲，眞個掌有生死大權的主宰者。

「不，這樣太不尊敬，還是大小姐先出手的比較適當！」殷勤仍然謙恭有禮。

「哼！」大小姐哼了一聲，穿着烏黑透亮的皮靴，輕巧往前走三步，搖曳生姿，神態優美！

殷勤似乎看得痴了，呆呆地似乎出了神。

「吧」！的一聲响，殷勤中了一掌，猝不提防之下，踉蹌着往後連退三步，險些跌了一交。

「好！」其餘七人轟然叫好。

「小子，心服了沒有！」虎霸張彪神態輕鬆，一旁說笑，似乎不當一回事，認為今日吃定了殷勤！

「好功夫，大小姐手下留情，不然，剛才焉有命在！」殷勤喃喃道。

「你知道就好！」虎霸張彪笑道。

「看招！」大小姐嬌叱一聲，小蠻靴連環三腳，一腳快過一腳，殷勤連連倒退，拚命抵擋，讓過兩腳，第三腳「拍！」的聲响，給打得飛了起來，跌倒二丈開外，半晌爬不起來。

「好呀！」七人叫聲更响。

殷勤好不容易爬起身來道：「大小姐這三腳眞是神乎其技，小的無法抵擋！」

「大小姐親自出手，你小子雖敗猶榮，就是我們輕易見不到大小姐的出手，今天反而沾了你小子的光！」虎霸張彪大笑道。

「看來小的福份不淺！」殷勤苦着臉道。

「颼！」大小姐這一腿當眞快，殷勤兜胸給打得飛起，人尚在半空，大小姐嬌軀彈起，「砰！」的一聲大响，殷勤已經躺在二丈開外，昏死過去！

「好！」噪聲震天。

「抬回去，別傷了他！」大小姐吩咐完，蹤身跳上馬背，往前馳去。

虎霸張彪扶起殷勤，對衆人笑道：「地獄三煞也是江湖上成名人物，竟然受傷吃鱉，我們大小姐只要兩下，就收拾了這鄉下小子，看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眞是一點不假！」

「走罷，早點回去交差，悶在這裏快要昏了！」衆人在太陽底上，實在吃不消了！

虎霸張彪喝聲「走！」翻身上馬，其餘幾人揮動鞭子，答答答，鐵蹄翻飛，往前衝去。

樹林下張老實等人，瞧殷勤給捉了去，心內雖然不好過；但這種事情，鄉下人又有什麼法子，只有乾睜眼的份兒。

虎霸張彪挾住殷勤，策馬急馳，希望快些回家，找個蔭涼地方休息，三伏天的太陽實在怕人！

還好地方不太遠，只有半盞熱茶時分，已經到了，虎霸張彪提起殷勤，越過兩重大院子，最後走進一座大堂，高闊，寬敞；四周樹蔭濃密，堂中沒有絲毫熱氣。

上首坐着位氣態威猛老者，大小姐坐在右側椅上，兩旁有六人，老少不等，個個精氣內斂，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都是武功高强之士！

張彪進了大廳，屏氣凝神，小心翼翼，輕輕放下殷勤，立刻跪下禀道：「兇徒經由大小姐擒住，請問總座如何發落？」

「退下！」上首老者雙眼神光凜凜，不怒自威，只這平凡兩個字，張彪如釋重負，低頭往後退下。

「朋友既來此處，還不起來，睡在地上，總不是待客之道呀！」上首老者突然道。

一旁大小姐及虎霸張彪，滿腹疑雲，殷勤經已受傷昏迷，難道還有什麼花樣不成！

正在這時，殷勤翻身坐起，施施然站起，伸手拍去身上灰塵，笑道：「高明，小可這點花巧，仍然瞞不了前輩法眼！」

「地獄三煞及托塔神關宏，也算是個成名人物，既然敗在閣下手裏，自然身負絕學，這回我派他們去，只是明請，有那麼容易給捉來，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上首老者說罷哈哈大笑。

大小姐見殷勤有意戲耍，頓時俏臉通紅，煞氣凌人，恨聲道：「你！」

殷勤抱拳爲禮，似乎在抱歉！

「張彪！」大小姐尖聲叫道：「給我打！」

上首老者及旁坐數人默然含笑，也不出聲，似乎也想看看小夥子身手！

「是！」虎霸張彪轟應一聲，轉頭向

殷勤望去，目光中殺氣極濃厚！

殷勤含笑而立，似乎沒有看到虎霸張彪。

「嘿！」虎霸張彪開聲吐氣，醋鉢般的拳頭挾着呼呼勁風，猛搗殷勤頭部。

殷勤右腿猝發，虎霸張彪龐大的身形頓時有如騰雲駕霧一般飛出，不偏不錯，從間窗子飛出去，安穩坐在株樹椏丫上。

虎霸張彪呆呆出了神，尚未弄清楚什麼回事，清涼的風，當眞是個消暑的好去處。

「好，無影腿重現江湖，今日我們開了眼界！」上首老者爽朗笑聲充塞大廳。

大小姐那雙眼睛，死命盯住殷勤，假如眼睛有毒，只怕殷勤也要中毒死去！

笑聲猝停，上首老者笑道：「令師好麼！」

「托福，他老人家精神愈來愈健旺！」殷勤恭敬回答。

「好，擺酒！」老者傳令。

「爸爸，你……」大小姐有點不高興，噘起小嘴大發嬌嗔。

「哈哈……你今天威風得緊呀，神腿無敵，你看，張彪給人一腿送上樹去，你却把人家打倒，有這樣功夫的人，難道還要撒嬌吃奶不成！」老者心情特別好！

「人家不來了！」大小姐脾氣使出，大廳上益發現得輕鬆愉快！

原來大廳上這老者是十年前叱咤江湖，縱橫宇內，鐵翅神鷹樂鵬，領導下的壯士盟，更是如日中天，橫行大江南北，想不到今日，竟然蟄伏這荒僻小鎭，豈非怪事！

三杯酒下肚，大家也比較熟落，鐵翅神鷹樂鵬笑道：「老弟，我來為你介紹，這位是活報應柳新城，伏虎神君駱奇，地獄屠夫任成，天山四友……」

殷勤一一抱拳為禮，態度謙和，似乎與鐵翅神鷹樂鵬有極親密關係，大小姐越看越火，突然叫道：「爸爸，原來你瞞我，我和娘說去！」

大小姐說時，立刻站起身來就走！

「清韻，你坐下來，讓我說清楚！」鐵翅神鷹樂鵬對這位寶貝女兒又愛又疼，陪笑臉，小聲陪話，好不容易把心愛的掌上明珠安撫妥當。

「無影腿剛才你們都看到了，殷老弟的師父，一身拳劍功夫及內外功，為數十年武林中王霸奇材，由於生性恬淡，名利早已看破，殷老弟根骨奇佳，兼之文武兩道，悟性極高，十五年來已得眞傳，今日來此，正是為我會見二十年前仇人，然後再破南堡武宮，壯士盟才可重入江湖，揚眉吐氣！」鐵翅神鷹樂鵬侃侃而談。

大小姐樂清韻一雙妙目緊盯着，殷勤有點不好意思，活報應柳新城舉杯道：「殷老弟，我們乾一杯，共同祝賀令師身體安康，百事如意！」

「多謝柳兄！」殷勤深感這位年近五旬的强者，是位性情中的血性男兒，師父曾一再提起，故而說話中也比較熟絡親切多了！

鐵翅神鷹樂鵬突然低聲道：「殷老弟，令師可有說明明日來此尋仇之事！」

殷勤點了點頭道：「小弟依時到清河鎭，為免惹對方動疑，重創地獄三煞，掌退托塔神關宏；外人看時，地獄三煞及托塔神關宏是你這兒的朋友，因此對方不會懷疑。」

「很好，老弟今日光臨，是我壯士盟下兄弟再度揚眉吐氣之日，重整雄風之時，大家乾一杯！」鐵翅神鷹樂鵬豪興大發，頻頻勸酒。

這時候，大小姐樂清韻，也變得溫柔和順，默默坐在位上，聽衆人說話，一雙妙目，不時注視着殷勤，又有點害羞的意味。

正在此時，有名壯漢匆匆走進大廳，跪禀道：「盟主，門外有七人求見，似乎不懷好意！」

「嘿嘿，他們來得眞快，我們去看看吧！」鐵翅神鷹樂鵬推杯而起，衆人緊跟在後相隨。

剛到門口，只聽見一片喧擾之聲。

「小子，縮頭烏龜沒有用，待我放一把火，那時候可別怪我心狠手辣呀！」

「好大的胆，竟敢到此處發橫，是嫌命長了麼！」正是虎霸張彪聲音，他剛從樹上跳下，心境不大好，見門外七人存心找麻煩，立刻喝罵起來。

鐵翅神鷹樂鵬剛跨出大門，只見老少七人，竟有一位美艷如花的女孩子，大約二十三四，背插雙劍，也是滿臉怒容。

「好了，主人出來，事情好辦！」其中一名老者，滿頭白髮，神情冷峻，正是武林有名的白髮魔君趙正平。

「趙兄今日來此，有何見教？」鐵翅神鷹樂鵬弄不清楚這班人來意，卽出言相詢。

「殺害地獄三煞的兇手，是否在此？」白髮魔君趙正平咄咄迫人。

「在又如何，不在又如何？」鐵翅神鷹樂鵬道。

「嘿嘿，在就交出來，萬事全休，不然嗎，我們只怕鬧得不愉快吧！」白髮魔君趙正平火氣很大。

「既然如此，劃下道來吧！」鐵翅神鷹樂鵬冷冷回答，他今日決心給來人一個下馬威，壯士盟雖然十幾年未出江湖，但也不是容易欺負的！

「好，很好，地獄三煞是想拜望你，在你門口給人打傷了，還有托塔神關宏吃鱉，你壯士盟怪不得要在江湖上除名，是這樣對付朋友的！」白髮魔君趙正平道。

「嘿嘿，久聞白髮魔君强橫霸道，今日到要領教領教，新城，你去試試。」鐵翅神鷹樂鵬心內暗怒，決心下殺手除去此獠。

活報應柳新城應聲走出來道：「好，讓我見識見識白髮魔君手下神功絕技！」

「壯士盟下高手仍在，我們試試拳掌功夫吧！」白髮魔君趙正平上前三步，正好站在廣場中間。

活報應柳新城也不客氣，緩步走出，凝神待敵。

二人全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今日一戰，誰勝誰敗還在其次，牽連之廣，却不是簡單事情，因此二人全是憂心忡忡，抱着滿腹心事上戰場。

二人遊走三匝，窺隙進擊，白髮魔君趙正平左手微揚，身形平滑前去，右手陰掌，後發先至，不待招式用老，撩陰腿猝



發，眞個心狠手黑。

活報應柳新城也是老江湖了，作戰經驗豐富，上身微幌，左手橫江截斗，右手一個探馬，由於身法快捷，因此毫不費力巳化解來勢！

三十招過後，活報應柳新城揚聲道：「閣下可以停手，今日之戰，到此為止如何？」

白髮魔君趙正平心內暗驚，對方一再手下留情，經巳算得是够義氣，如再不知趣，只怕就要吃虧，但衆目睽睽之下，就此罷手，無異是認輸，江湖上是寧可名在身不在；但決定之下，是要拿性命來賭，可不是好玩的！

殷勤突然越衆而出，向白髮魔君趙正平道：「閣下為江湖道義出頭，但地獄三煞殘忍成性，根本不值為友，像托塔神關宏是條好漢，可惜也為地獄三煞出頭，結果雖然輸招，但他的為人仍然值得敬佩，所以今日之事，我勸閣下好來好往，主人好客，我們何不進去喝一杯，比這太陽底上涼快多了！」

「打傷地獄三煞的是你？」白髮魔君趙正平叫道。

「正是小可！」殷勤拱手道。

「好吧，我們今日到此，好壞有個交待，閣下少年英雄，一身武藝，老朽想要試試，敗了自無話說，日後在江湖上也好向人交待！」白髮魔君趙正平這時態度也沒有來時那麼盛氣凌人，因為壯士盟下高手如雲，是個不好惹的强敵，能够見好收場，再好不過！

「比武切磋，是練武人的慣性，小可自然不容拒絕，勝負不要太過計較，那太是很難得呢！」殷勤生性恬淡，不想為壯士盟招來敵人。

「好吧，有你老弟這句話，我姓趙的沒有話說，請你發招賜教吧！」白髮魔君趙正平凝神待敵。

「好，小可先發招了。」殷勤緩步而出，態度從容，確是高手風範，壯士盟中高手暗暗心折，即使白髮魔君同來的七人，又何嘗不拜服。

白髮魔君趙正平來此之前，就聽地獄三煞說過，殷勤身手極好，出手快，因此這一對敵，特別小心，不敢稍存大意！

「颼！」殷勤右脚動了，那種快法，在場人可說全是老江湖，身經百戰，可是從來未見過這樣快招，白髮魔君趙正平想招架，手還未動，殷勤的腿巳擊中胸前任脈三大穴，然後停手站立，默然不動！

「好！」衆人情不自禁轟然喝采。

白髮魔君趙正平似乎從夢中醒來，他清楚感覺到，胸前三大穴，給殷勤脚尖點了三下，並沒有運勁，眞做到點到即止，如果是敵對時的話，只怕白髮魔君巳經死了三次，說不定人家還未出全力呢！

「趙兄，大熱天，進去喝一杯酒吧！」鐵翅神鷹樂鵬大聲招呼。

「好，好功夫，好腿功，當今江湖上決沒有人能施出如此快的招式，趙某輸得心服口服；主人既然有酒，還客氣什麼！大夥兒一齊去吧！」白髮魔君趙正平心內欽佩之餘，立即誠心交結。

這七人，全是江湖上走動的好漢，正所謂英雄重英雄，像殷勤這樣好手，而且這樣年青；試想，發展下去，一定可以創出非常事業。

而且，壯士盟基業，只要有人材，當今天下，固然有七大門派，及三十六大帮會，但像壯士盟這樣，雖不能說爬到最高點，但可以取得一席位，那是毫無疑問；七人心內暗自打定主意，參加壯士盟。

「各位，」鐵翅神鷹樂鵬突然舉杯道：「十五年前壯士盟遭受伏擊，兄弟死傷大半，十五年生聚教訓，找出我們暗中敵人，本盟決定三個月內，再入江湖，而殷老弟，雖是初到此處，但他的武功，各位巳看過一鱗半爪；本盟尚有小數强仇大敵，就要借重他去殲滅！」

「這位殷老弟師父，見那位高人？」白髮魔君趙正平忍不住問。

本來，這是秘密，不容致問；但一見如故，而且白髮魔君趙正平想投身壯士盟，與殷勤等於是一家人，所以心內再沒有顧忌，出口相詢。

「說起來，」鐵翅神鷹樂鵬笑道：「殷老弟師父，眞是當世奇人，十年前我初遭大敗，心灰意懶，眞想一死了之，他老人家突然光臨，叫我不須灰心，並答應十五年內調教一名高足，助我重建壯士盟，清河鎭地點，也是我和他老人家約定的地點！」

說到這裏，衆人才知就裏，鐵翅神鷹樂鵬雄才大畧，能忍得下這口氣，十五年來埋頭苦幹，再加上殷勤這樣特級高手相助，看來壯士盟發揚光大，是一定的了！

「至於地獄三煞，」鐵翅神鷹樂鵬又道：「也想加入本盟，雖然他們三位也是江湖道上的人，也做人太過份，碰巧遇着殷老弟，也可說是罪有應得，反而托塔神關宏是條漢子，本盟很喜歡這樣兄弟！」

「嗯！」白魔君趙正平頗有感慨道：「江湖道上的生活本來够苦的了，帮會應該有個宗旨，如果亂來一通，的確失去武人應有的身份，盟主很對，而且趙某也很服，如果可以，也想參加貴盟，水裏火裏，共同進退，雖然也是危險重重，却也樂趣無窮！」

「很好，閣下七人全是正義之士，本盟邀請得到，那是天大的喜事，一切手續慢慢再辦，今日有這麼多新人加入，看來本盟大舉之日到了，今日好好慶祝一番，將地窖中十五年前積存的好酒拿來！」鐵翅神鷹樂鵬興緻極好，吩咐搬酒拿菜。

「盟主，元紅，女兒紅，十五年前做好封罈之時，說是本盟再度出山之日，才准取用，選日不如撞日，何不在今日，殺豬宰羊，祭旗誓師！」活報應柳新城站起來道。

「好，很好，就這樣辦，吩咐下去，立即行動！」鐵翅神鷹樂鵬笑容滿臉，頻頻傳令。

壯士盟內一片歡樂，好酒好菜，加上各人的雄心壯志，豪性橫飛；眞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己千杯少，爽朗的豪笑，充塞大廳，通宵達旦，燭火通明。

第二日一早，壯士盟內外，全部戒備起來，强仇大敵正在今日來到！

剛吃過午飯，大廳足有二十五人，這些全是壯士盟下的精英，等待强敵來臨。

今日沒有人喝酒，像他們這些豪俠之

士，即是刀斧之下，也不會害怕，竟然爲了來敵，大夥兒滴酒不沾，可想而知，來敵當眞是非同小可！

「來了！」門外衞士進廳報訊。

「請他們進來！」鐵翅神鷹樂鵬揚聲道，並派伏虎神君駱奇司禮迎賓。

廳內迅速擺好座位，靠牆兩列，留下中間空位，作爲比武場地！

六人進來，形像古怪的人看得多了，但像他們六位，確是少有；而且全是作對兒似的，一位高瘦子，總有兩人高，另一位矮胖子只有三尺；一位老頭子看不出多少歲，鬍子長到脚上；有老就有少的，一名只有十來歲的小孩子，另兩位呢，一位美姑娘美得像天上仙女，跟着一位醜女子，沒有鼻子，三角眼，招風耳，偏偏掛上個大耳環，滿身金翠。

衆人只看得眼睛都直了！

鐵翅神鷹樂鵬迎上前去，抱拳道：「六位眞是信人，十五年前的約會，絲毫不錯，請坐！」

「嗯，雪山六奇一生不失信，壯士盟是我們死敵，更不會一時忘記；長話短說，你們是否準備再出江湖，還是退休歸隱！」老頭子代表說話。

鐵翅神鷹樂鵬站起身來，嚴肅道：「本盟決定再入江湖，今日如約與六位決一死戰！」

「好，小玲子，你先出去試試身手，看看壯士盟有什麼高手，可以與我們比試！」老頭子眞瘋狂

那名醜女子應聲上前道：「我叫醜奇，大哥叫我小玲子，那位來指教！」

伏虎神君駱奇站起身來對鐵翅神鷹樂鵬道：「盟主，待我上前試試！」

「雪山六奇非比尋常，小心應付不可大意！」

「是！」伏虎神君駱奇應聲而出，他也知道今日之事，非同小可，自是小心應付，十五年日夜担憂的強敵，豈有輕敵之理。

醜奇似乎蠻有信心的望着，對於這位壯士盟高手毫不在意。

「颼！」伏虎神君駱奇左掌疾拍，掌式輕靈快捷，不待招式用老，已自變式，脚踩七星步，繞着對方游走。

醜奇厚而烏黑的嘴唇掀起，滿懷輕視目光冷冷看着，身形屹立不動！

突然，伏虎神君駱奇身形一旋，右掌拍出，一股強勁內家眞力破空而出，嗤嗤聲响，疾射醜奇胸前大穴。

「好！」醜奇輕叱一聲，又短又胖的手拍出；突現奇景，一股淡得不能再淡的火燄，「撲！」的一聲冲出。

伏虎神君駱奇大驚，急施鐵板橋功夫，全身幾乎沾着地面，往後急滑，饒是退得快，前身衣服也給燒去大片，不僅如此，地面也給燒焦，其中驚險可想而知！

「就這樣算了麼！」醜奇冷言冷語笑道。

「待我試試！」活報應柳新城想用兵刃，否則的話，血肉之軀，如何可以與之抗衡！

其實，活報應柳新城功夫較之伏虎神君駱奇，雖然高上那麼半籌，但與醜奇比試，仍然無法取勝，只不過用兵刃，或可克敵也未可知，這時，只有拚上老命去試試！

正在這時，殷勤緩緩站起，和和氣氣道：「柳兄且住，待我試試！」

「好，我退下？」活報應知道殷勤功夫，當然不須作那些虛偽客套。

醜奇一雙三角眼，滿懷不信神色望着面前小夥子，實在奇怪，這小子是什麼人，沒不是發瘋，否則，怎麼不要性命，上前送死？

「出手吧！」殷勤望住醜奇笑道。

由於對方神態，好像有點古怪，醜奇微一猶豫，立即運足玄功，雙掌疾揚，一股灼熱氣流漫空飛舞，將殷勤全身包住，看來不死也要脫層皮了！

殷勤仍然微笑如故，週身上下，似乎有層無形的氣牆橫亙半空，醜奇掌中噴出烈火般的氣勁，竟然無功而還，這眞是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

「好小子，再試試！」醜奇實在不服氣，準備施展十二成功力，置敵死命。

「嘿！」殷勤再不客氣，輕吐一聲，右腿倏彈，沒有人看清那一腿的招式，以及那一脚的速度及勁力，醜奇的身形却像炮彈般飛射出去，撞在柱上，緩緩滑下，竟然不知動彈，看來不死也差不多了。

沒有人叫好，由於雪山六奇仍有五人在此，醜奇只不過是其中最差的一環，其餘五奇，沒有一位好惹，勝負之分尚不敢說。

「好功夫，我們二人試試！」一高一矮二位出場。

沒有人阻止，五奇中，高矮二奇，配合着極其神妙招式，殷勤仍然毫不在意站着。

「殺呀！」矮奇着地就滾，直滾到殷勤脚跟，一式「葉底偷桃」使出，當眞是狠。

高奇身形微幌，上身如風荷擺柳，不斷轉動，雙手比常人長二尺，揮動起來，當然是防不勝防。

殷勤面臨兩大高手合擊，臉色凝重，矮奇伸手撩下陰之際，殷勤右脚動了，踢中矮奇腹部，橫飛出去，直往高奇腰部撞去。

高奇的右手，此時快要抓住殷勤的腦袋，只要往下壓去，殷勤就要在人世間報消了。

這眞是千鈞一髮之險，大廳上壯士盟衆高手看得明白，苦於無力相助，心內焦急，全都快急瘋了！

矮奇一撞，高奇腰部承受不起，往後急滾。

殷勤身形平滑前去，左脚踩在高奇腿彎，微一用力，高奇那叫聲有點像餓狼臨死叫聲。

總之，高矮二奇從此在武林中除名，再不能與人爭強鬥勝了。

雪山六奇中，三奇已去，尚有三奇在座！

經過這兩陣，壯士盟似乎有了信心，看來殷勤對付雪山其餘三奇，應有很高勝算！

「想不到十五年後，壯士盟下竟有了如此高手，我們老少二奇來試試！」老奇漫步走出。



少奇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滿面調皮像跳着上前，笑道：「看拳！」

衆人心內奇怪，這小子攪什麼花頭，根本沒有練過什麼武功，雖然練了幾年功夫，在他們這班高手來說，又管得了什麼用。

拳勢平常，粉裝玉琢的小拳頭，像小兒戲耍，殷勤也在暗自奇怪，老奇六尺來長的鬍子突然揚起，這比平常刀劍還厲害，殷奇急閃。

正在這時，少奇那隻粉裝玉琢的小拳突然揚起，一股極厲害會昏迷藥粉飛出，往殷勤頭面罩去。

「呀！」壯士盟衆高手大驚！

殷勤往後便倒，他武功雖高，到底是血肉之軀，怎受得迷藥侵襲！

「哈！……」老奇縱聲狂笑。

「嘿嘿，今日還靠我，才能打倒強敵，以後雪山六奇要換個老大才好！」少奇哈哈道。

「你……」老奇眼睛噴出怒火。

突然，睡在地上殷勤右手伸出，抓住少奇足踝，驚叫聲還未叫出，殷勤已運勁擲出，根本不理後果，人已冲天飛起，雙腿連環彈出，老奇太陽穴中了一下，砰的聲响，往後倒去，嘴角滲出絲絲鮮血。

雪山六奇，只剩下那名美麗的少女，此時站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鐵翅神鷹樂鵬緩緩站起身道：「十五年前約定，今日之戰到此爲止，姑娘可以離去，壯士盟明日再出江湖，再逢之日，是友是敵，要看姑娘的了！」

「在江湖上，成敗本不算一回事，雪山六奇今日之敗，是天意，我們沒有說話，所以恩怨從此一筆勾消，告辭了！」那位美麗姑娘懷着滿腹傷感，轉身走出。

「清理場地，擺宴！」鐵翅神鷹樂鵬下令擺慶功宴。

「好！」衆人轟應一聲。

這一戰成功，可以說是殷勤一人之功，因此慶功宴上，變成了祝賀的對象，別人還好，那位大小姐樂清韻却纏上了，令得殷勤有點招架不住！

「殷大哥，前天你欺負我，裝着給我打倒，回來更鬧了很多笑話，我不理吖，你要教我腿法，雖然學不到你那樣好，總也得幾成吧！」大小姐樂清韻撒嬌道。

「只要不嫌棄，有空我們切磋切磋！」殷勤不能不應付。同時他知道師父與這位壯士盟盟主交情極深，等於是一家人，所以與這位大小姐，根本就是兄妹，因此爽快答應下來。

「今日是本盟大喜之日，」鐵翅神鷹樂鵬突然站起道：「雪山六奇經已敗落，本盟第一大敵已去，還有南堡，明日可以啓程，後日抵南堡，決心取南堡作爲本盟根本重地，十五年來埋名隱姓，壯士盟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大家同飲一杯以示歡慶！」

「好！」衆人轟應一聲。

突然，守衞走入大廳，宏聲道：「報告，南堡堡主與屬下五大高手求見！」

衆人一聽，心內暗自打突，對方竟能今日來此，胆子實在太大！

鐵翅神鷹樂鵬微一沉吟，立即揚聲道：「有請，駱老弟迎賓！」

很快，南堡堡主與六人進入大廳，見廳內羣豪正在歡宴，立刻抱拳道：「打擾諸位，不好意思！」

「閣下今日來此，有何見教！」鐵翅神鷹樂鵬朗聲道。

「很好，十五年前恩怨，今日正好結算，聽說貴盟羅致數絕頂高手，本座思量，多作拚鬥，除了死傷多以外，於事無益，因此本座帶敝堡高手六人前來，作一個比試，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閣下可答應！」南堡堡主道。

「很好，閣下消息靈通，不愧爲武林大豪，今日比試，也是很明智之舉！」鐵翅神鷹樂鵬道。

大約五十七人，一齊來到演武廳，南堡堡主徐志堅，外號摩雲手，爲南少林宗主，一身修爲非同小可，爲了減少麻煩，殷勤再度出戰。

南堡衆高手雖然心內不服，但勝敗很快就能看到，大家只有按下性子，靜看結果。

「老弟出招！」南堡堡主徐志堅道：「別存心客氣！」

「好！」殷勤動了，那雙腿眞個神乎其技，一連串動作，招中套招，式中套式，快準勁，令人防不勝防，以南堡堡主身負少林絕學，臨敵經驗，三十六招下，輸了三招，眞個輸得心服！

同來的高手，看得清楚，也是心悅臣服！

「好！」南堡堡主徐志堅朗聲道：「本堡一切財物，十日後請來點收，本人及時解散手下武裝，然後歸遁山林，終身不再言武事！」

「徐兄何必呢！」鐵翅神鷹樂鵬心內有股惺惺相惜之慨，雖然十五年吃了大虧，江湖上拚鬥原本是平常事，像對方今日措施，却也難能可貴。

太陽光下，一行人走入南堡。

氣勢雄渾的城牆，堡內一切高樓廣廈，還有充塞的糧草，黃金、白銀，完整封存！

壯士盟有了基石，有了人材，一切發展條件都俱備，揚眉吐氣的日子，就在眼前。

陽光照耀下，錦繡山河，愈加顯得燦爛！

壯士盟又有多少英雄事蹟，從今天開始去創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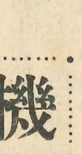
各位不妨猜猜看吧！

——全文完——

## 下期預告

精選一期完短篇：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 鐵血强人

（上）

## 帮毁門滅恨

你喜歡釣魚嗎？

假如你喜歡釣魚，你一定會對魚痴這個人感到有興趣。

本故事的開始，就發生在魚痴的身上的。

× × ×

魚痴是一個釣魚翁的名字。

不！

用釣魚翁這三個 ，似乎把他的年紀形容得太老一點，說實在的一點，他還遠遠揩不到「翁」這一個字，本故事發生的時候，他大概還不够三十歲。

他住在海濱角已有五年。

海濱角是一個市鎮的名字，這裏靠近東海，地方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

東海之隅，能够與海濱角相比的市鎮並不多。

這裏比起附近其他市鎮，總算是很繁榮的了。

海濱角雖然靠近東海，但漁民並不多，只有七八戶人家是打魚爲生的。

其餘還有數百戶人家，大部份都是在附近耕種的農民。

還有一小部份，他們是商人。

海濱角有客棧、有酒家、有賭坊、還有妓院。

這裏的客棧並不差，修飾和佈置都是一流的。

至於酒家，共有三間。

其中生意最旺盛，酒菜也最好的，首推越醉越妙大酒家。

## 同病須相憐

這間酒家的名字又長又古怪，連老闆的名字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複姓公孫，名字是三十三郎。

據說他的父親是個風流人物，妻妾十餘人，兒女超過半百之數。

公孫三十三郎排名第三十三，本名阿多。

但他認爲公孫阿多這個名字很難聽，於是索性改名爲公孫三十三郎。

沒有人反對。

因爲他的父親兒女太多，根本就連自己的兒女都認不出來。

公孫三十三郎是個年青、英俊，但却整天泡在酒海裏的醉酒鬼。

據說在方圓五百里之內，已絕對沒有任何人的酒量可以與他相比。

幸好老闆雖然經常醉得一塌胡塗，但他的伙計個個都很本事。

尤其是在廚房裏燒菜的包大人，他煮出來的菜每每令到顧客讚不絕口。

包大人原本叫包不錯，由於一張臉孔黑漆如炭，故此被人稱爲包大人，又有人稱他爲包黑。

除了包不錯之外，店堂裏的花小二，是個伶精鬼，他招待顧客的功夫到家，的確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但越醉越妙大酒家最吸引人的，並不是這幾個男人，而是一個掌櫃。

這間酒家的掌櫃，居然是個漂亮騷媚的女人。



她叫蠻娘。

蠻娘的年紀絕不算老，但也不太年輕了。

但就憑她現在的一顰一笑，已足以把世間上絕大多數的男人迷倒。

騷入骨子裏，就是她這種女人。

她好像隨時都可以跟你上床睡覺，但等到你想把擒下咬她一口的時候，她却像一條溜滑的蛇兒般，從你的手中溜得不知所踪。

想霸王硬上弓嗎？

嘿嘿！千萬別來這一套，正如上述所言，她像條蛇兒，蛇是會咬人的。

蠻娘！

唉，多少人爲她漂亮的臉孔着迷，又有多少人爲了思念她美麗的胴體而睡不着覺？

× × ×

越醉越妙大酒家，就是這樣的一間酒家。

當你喝個醉、吃個飽，忽然發覺錢包不够銀兩付帳，甚至根本身無分文的話，別緊張，掛帳好了，公孫大老闆從不會把你揍一頓的。

每逢有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公孫三十三郎都會心中有數，那是誰的傑作。

在海濱角，有小偷。

但數目不多，只有一個。

他，就是平時在街道上賣臭魚的張秀才。

× × ×

張秀才雖然被人稱爲張秀才，但他絕不是個甚麼秀才。

慚愧得很，這個秀才不但不是秀才，而且根本連「秀才」這兩個字怎樣寫法都不懂。

他不識字。

但造物弄人，這一個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出來的小伙子，居然滿臉書卷氣息，長相斯文得令人出奇。

他雖然經常在陽光下曝晒，但他的皮膚仍然是那麼皙白，他的十隻手指還是那麼纖幼。

他有一艘漁船，還有一張破網。

他靠打魚爲生。

他捕捉到好的魚兒，一律自己一手包辦，吃個痛快。

至於骨多味腥，甚至開始發臭的魚兒，他才在街上擺賣。

買不買是閣下的事，他絕不在乎。

如果有人問他：「爲甚麼好的魚兒不賣，却賣臭的？」

他的回答永遠都只有一句：「你娘個屁才臭！」

——張秀才長相斯文，但說話却最不斯文，這一點是每個人都應該緊記的。

× × ×

還有一點更該緊記：

如果張秀才靠賣臭魚維持生計，他早已餓死。

他最大的收入，並不靠賣魚，而是靠偷！

× × ×

「所以，如果身上有錢的話，最好就遠離張秀才一點。」

這句說話，是魚痴說的。

× × ×

在整個海濱角裏，唯一能够令到公孫三十三郎咬牙切齒的人，就是魚痴。

魚痴的年紀和他不相伯仲，他們都很年青。

公孫三十三郎酒量驚人，那是人所共知的事。

在此地五百里之內，沒有人敢和他拚酒，因爲他的酒量的確厲害。

無論是誰，若與公孫三十三郎拚酒，都一定會醉得像個死掉了的瘋子。

先瘋後倒下，這還不是死掉了的瘋子麼？

但公孫三十三郎却知道，魚痴的酒量，很可能會猶在自己之上。

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但魚痴從不與他對飲。

他不是酒量不好，而是從不喜歡在陸上喝酒。

他喜歡在海中喝酒，而且獨自的喝。

他一面喝酒，同時釣魚。

有魚釣的時侯，他釣魚。

魚兒不上釣的時候，他喝酒。

通常來說，他喝酒還比釣魚的機會大得多。

因爲他用的魚餌實在太大，不是大條的魚兒，根本就連魚餌都不敢碰一碰。

牠們恐怕這魚餌會把自己吞掉。

魚痴用的魚餌，也是魚。

而且往往是尾大魚！

× × ×

弱肉强食，現實絕對是殘酷的。

在陸上，老虎吃麋鹿。

在空中，兀鷹抓鴿子。

在樹林間，蜘蛛網捕捉蝴蝶。

在石堆中，惡毒的蝎子也有被其他野獸吃掉的時候。

在海中，更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殘酷世界。

而人類的世界又是怎樣的？

人會不會吃人呢？

× × ×

天還未亮，明月仍在空中。

海風好像有點冷。

酒却像是熱的。

是冷？

還是熱？

魚痴不知道。

他只知道魚綫在抖動。

魚綫抖動得很厲害，但他知道並非有魚兒在吃魚餌。

因爲他用的魚餌，本就是一尾活生生的大魚。

這一尾魚兒，已可以讓魚痴的肚子塡飽三次。

但魚痴却把牠巧妙的鈎着，然後用魚綫放進海裏。

以大魚釣更大的大魚。

他要釣甚麼魚？

鯨魚？

不。

這裏並非鯨魚出沒的地方，同時他也絕不可能把一條鯨魚釣上。

但他的胃口，却似乎比鯨魚還更大。

× × ×

一葉孤舟在海中。

魚痴在這一艘小船裏，左手捧着一個大酒壺，「骨都骨都」的把酒不停地喝。

而他的右手，却緊緊的扣着魚綫。

魚綫不算很粗，但韌力却相當不錯。

魚痴曾經用這些魚綫，縳在一隻大水牛的角上，然後用魚綫把水牛吊起。

魚綫沒有斷。

魚痴的腕力也足够把小牛淩空吊了起來。

那時候已經是深夜，沒有任何人看見，否則必然會哄動整個海濱角。

魚痴喜歡釣魚，但他絕不是個尋常的釣魚者。

× × ×

魚痴已在這裏垂釣了整整三個月。

這三個月以來，他每天都用一尾大魚作爲魚餌，他要釣一尾能够令他感到極度刺激的大魚。

不經不覺，黎明將至。

旭日從東方海面緩緩昇起，魚痴又已把酒壺裏的酒喝光。

一直都抖動着的魚綫，忽然不動。

魚痴把酒壺放下去　目中露出一股異彩。

他輕輕把魚綫一拉。

糟透了！

魚餌一定是溜進大石裏。

魚痴把魚綫輕輕彈動，他希望能把魚鈎從大石裏弄出來。

但忽然間，他的指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感到魚綫有一股沉重的拉力，從海底之中傳了上來。

魚痴一怔。

但他很快就明白到那是怎麼一回事。

魚餌和魚鈎並不是溜進大石，而是一條巨魚已上了鈎。

他剛開始省悟，魚綫突然就不斷的被拉進大海裡。

這一般拉動的力量，是很驚人的。

魚痴的雙手，早就戴着了一雙薄皮手套。

魚綫不斷的向下拉動，竟然把手套磨擦得出一層薄薄的白烟。

魚綫四處亂竄着，忽而向左，忽而向右。

魚綫雖長，但由於不斷的被拉進海裏，但有漸漸用盡的時候。

魚痴抖擻精神。

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一條魚弄上來。

他開始漸漸緊扣魚綫。

但被釣着的一條魚，實在大得驚人，牠的蠻力竟使魚痴無法把持得穩定。

魚綫眼看快要用盡了。

魚痴立刻以最快的手法，把魚綫縳在小艇之上。

魚仍在逃竄。

魚綫已用盡！

「錚」的一聲，魚痴以爲魚綫斷了。

但魚綫沒有斷，却把小艇拉動着。

這一條魚，居然把小艇向逆流的方向拉動過去。

魚痴大喝道：「拉呀！拚盡你的氣力，看你還能把我拉到去甚麼地方。」

他每說一句話，海浪便迎面向他潑洒一次，他渾身已被海水濕透。

忽然間，小艇停下來。

魚綫也鬆了。

魚痴的心中一涼，莫非魚兒已被掙脫了。

但他很快就發覺並非如此。

魚兒仍在鈎上，小艇停下，魚綫不再拉緊，只因爲那條大魚忽然改變方向，倒游了過來。

小艇一停，但緊張的氣氛仍然籠罩着魚痴的每一個毛孔。

運條巨大無比的魚，究竟在打甚麼主意。

魚痴下意識地，在小艇上拿起了一根鋼叉。

現在本是那條大魚拚命的時候，但魚痴彷彿也有一種拚命的感覺。

大海寂靜。

寂靜如死。

× × ×

一切都眞的在死寂狀態嗎？

不！

絕不！

海面雖然平靜，但一股無形的巨大壓力，却從海底裏傳了上來！

魚痴感覺得到，那條大魚正向自己挑戰。

驀地，距離小艇只有八九尺的海面，突然一陣怪浪翻騰。

一團黑壓壓的東西，突從海裏湧了上來。

魚痴的心彷彿已跳到口腔。

他從未釣過這麼巨大的一條魚！

那是一條巨鯊！

× × ×

鯊魚！

魚痴暗叫一句「媽的」！

鯊魚肉並不好吃，也不値錢。

幸好他釣魚並不是爲了要吃魚。

他要吃魚，倒不如吃魚餌好得多，因爲他的魚餌本就是活跳跳的鮮魚。

但無論是鯊魚也好，甚至是鯨魚也好，他也不願意輕易把牠放棄。

這一條鯊魚，實在巨大得厲害。

牠比小艇幾乎還長一倍。

在海中，牠的力量是無可比擬的，魚痴能够憑着魚綫把牠扣住，他的功夫也絕不簡單！

一個巨浪翻起了，巨鯊向魚痴撲了過來。

牠張大了巨口，露出兩排鋸型的利齒，牠的眼睛是細小的，也是冷酷無情的。

魚痴立刻把手中的鋼叉用手飛出。

颼！

鋼叉插在巨鯊的頭上！

巨鯊雖然被擊中，但來勢依然非常洶湧。

魚痴奮起神力，舉槳迎擊。

「得」！

槳折斷，但巨鯊的來勢居然也被遏止住，只見巨鯊頭上鮮血四濺，牠又潛回到深海裏。

魚綫又再被扯得四處亂竄。

魚痴緊扣魚綫，再度與巨鯊展開了角力。



巨鯊受傷後，去勢更是瘋狂。

魚痴雖然內力異常深厚，但與這條巨鯊搏鬥一番之後，已漸有力絀之感。

畢竟那是一條巨鯊，人和魚在海中作戰，比起在陸上與獅、虎搏鬥還更吃力得多。

就在這時，另一艘小舟，同時出現。

划艇的人，居然是公孫三十三郎！

× × ×

公孫三十三郎也會划艇，而且還速度奇快！

魚痴的小舟，又再被巨鯊拖動。

但公孫三十三郎連槳如飛，居然趕上了！

魚痴力扣魚綫，額上又冒出了斗大的汗珠。

公孫三十三郎一聲長笑：「張秀才說你釣的一條大魚，弄得狼狽萬分，這個消息果然不假。」

魚痴怒道：「那個混蛋爲甚麼不來帮手？」

公孫三十三郎笑道：「他說魚兒太大，他帮不了你甚麼忙。」

魚痴冷笑道：「他不行，哼！難道你行？」

公孫三十三郎道：「嗯，那倒不妨試一試吧。」

魚痴與巨鯊經過一番劇烈的搏鬥之後，委實已有筋疲力歇之感，但公孫三十三郎的出現，也令他感到有點意外。

公孫三十三郎扣過魚綫，隨即淡淡笑道：「這是用甚麼造成的？好韌力！」

魚痴沒有回答他。

他只想看看公孫三十三郎怎樣把巨鯊弄上來！

× × ×

巨鯊又再發力，向海面上衝了上來。

魚痴插在牠頭上的鋼叉，仍然在牠的頭部聳立着。

若是一般野獸，中了這一叉，必已倒斃！

但這條巨鯊直到現在爲止，還是那麼兇惡，比起出柙獅虎還要兇悍百倍！

牠這一次撲向公孫三十三郎。

牠張大巨口，看樣子好像想一口就把公孫三十三郎噬掉。

但公孫三十三郎却在這個時候運勁拍出一掌。

這一掌，是對準牠的巨口拍出的。

魚痴一呆。

難道公孫三十三郎竟然有把握用掌力把這條海上的巨無霸殺死？

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公孫三十三郎異常鎭定，一點也沒有慌亂的樣子。

只聽得「蓬」然一聲巨响，這條巨鯊的來勢，竟然給公孫三十三郎這一掌擊退了。

巨鯊的身子，已有一大半沒入水中。

但牠的頭部仍然在水面之上。

公孫三十三郎一聲大喝，突然雙掌齊下！

魚痴的臉色忽然變了。

「鯨王神功！」

× × ×

鯨王神功！

不錯，公孫三十三郎用的，的確是鯨王神功。

鯨王神功，是一種怎樣的武功呢？

這種武功，能够把這條巨鯊殺死嗎？

× × ×

海面又趨於平靜。

今天的風浪本來就並不大！

剛才所有的「風浪」，都是這條巨鯊所攪起的！

但現在，巨鯊已變成了死鯊！

死鯊魚浮在海面上，魚肚朝天，動也不動。

魚痴今天總算大開眼界。

他一向都以爲自己釣魚的本事很不錯，但直到今天，他才發覺公孫三十三郎對付大魚的辦法，比自己更有一手。

公孫三十三郎忽然問魚痴：「你願不願意和我喝酒？」

魚痴嘆了口氣：「和你喝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你的酒量實在太大。」

公孫三十三郎反問魚痴：「你的酒量又如何？」

魚痴道：「我喜歡釣魚，遠在喝酒之上。」

公孫三十三郎目光閃動：「無論怎樣，今天咱們一定要在越醉越妙大酒家裏喝個痛快，慶祝慶祝。」

魚痴道：「慶祝甚麼？」

公孫三十三郎用手向鯊魚的腹部指了一指，道：「當然是慶祝這條大魚已被釣了上來。」

× × ×

掌燈時份，越醉越妙大酒家的門外，懸掛起了一條巨大的鯊魚。

這條鯊魚雖然已死，但並沒有發臭。

不但不臭，而且還很香。

因爲公孫三十三郎花了兩個時辰，用一種特殊的藥酒，在牠全身每一寸地方都塗抹過。

公孫三十三郎敢保證，在一年之內，這條鯊魚絕不會腐爛。

這條鯊魚，竟比兩個人加起來還高。

公孫三十三郎對於這條鯊魚很滿意。

在越醉越妙大酒家的閣樓，他正在和魚痴吃着一盅燉得稀爛的魚翅。

公孫三十三郎今天酒興不淺。

他已喝了十五斤烈酒。

× × ×

烈酒。

這十五斤酒沒有名字，因爲連公孫三十三郎都喝不出這是甚麼酒。

但他却擁有這種酒達五百斤之多。

那是他從苗族一個醉酒鬼的手裏買過來的。

那個醉酒鬼本來死也不肯把這五百斤酒出讓，但他却喜歡養貓。

他喜歡養的並不是一般的貓，而是兇悍無比的山貓。

公孫三十三郎剛好在那個時候捉到兩隻。

於是，公孫三十三郎就用兩隻山貓，與這個酒鬼交換了五百斤不知名的烈酒。

公孫三十三郎最後終於給這些烈酒起了一個名字，就叫它「山貓酒」。

× × ×

竹葉青、高粱，都是烈酒。

但這些酒若與山貓酒一比，還是差了一截。

烈酒不一定是好酒。

但這種山貓酒，却令到魚痴喝過後讚不絕口。

「公孫老闆，這種酒妙極了，何以一直都沒有把它出售？」

公孫三十三郎微微一笑：「這種酒絕不會售賣，而是留給自己喝的。」

魚痴道：「你已喝了十五斤。」

公孫三十三郎道：「彼此彼此。」

魚痴從閣樓把目光注視在那條巨鯊的身上：「你為甚麼要把他掛起？」

公孫三十三即道：「這一條鯊魚，是咱們合力把牠弄上來的，對不？」

魚痴承認。

如果不是他把鯊魚釣上，公孫三十三不會得到牠。

但若沒有公孫三十三郎的協助，魚痴能否敵得過這一條巨鯊，也是大有疑問的事。

公孫三十三郎莞爾一笑，又道：「這是咱們合作的開始。」

魚痴喝了一口山貓酒，似懂非懂地：「合作甚麼？以後咱們一起去釣魚？」

公孫三十三郎點點頭，道：「不錯，但下次咱們釣魚的地方，並非海上，而是在山上。」

魚痴道：「山上居然也有魚？」

公孫三十三郎道：「有，而且比這條巨鯊還大得多。」

魚痴搖搖頭道：「我看你好像有點醉了。」

公孫三十三郎道：「就算我眞的醉了，我也知道你為甚麼會來到這種地方，終日以釣魚作為逃避的方法。」

「逃避！逃避！」魚痴冷冷一笑：「我為甚麼要逃避，我要逃避誰？」

公孫三十三郎道：「你在逃避自己的責任，逃避自己的一切。」

魚痴的眼中精光閃動：「你以為我是誰？」

公孫三十三郎慢慢的說道：「你姓林，你就是林成鐵。」

魚痴仰面大笑。

但忽然間，他又沉默下來，好像胸口被人重重的抽了一鞭子。

公孫三十三郎也在沉默。

他知道自己絕對沒有說錯，這個在海濱角被人稱為「魚痴」的人，就是隴北四義門中第四把交椅的人物——鐵手書生林成鐵。

× × ×

隴北四義門，是在十二年前成立的一個帮會。

這一個帮會的領袖人物，一共有四個人。

總門主是韓金樂。

第二門主是禤銀平。

第三門主是劉銅島。

而第四門主就是林成鐵。

四義門雖然並不是甚麼規模龐大的帮會，但這四大門主，却是武林異人陸醉星的弟子。

陸醉星是二十五年前的武林盟主，他曾經有過極輝煌燦爛的一段日子。

但在二十年前，這個以九九八十一招醉星劍法和三十六式醉星神掌名震江湖的頂尖高手，突然在一個風雨之夜，神秘失踪。

他失踪的時候，恰好正是他六十歲大壽的好日子。

那時候，林成鐵才十歲，他是陸醉星最後收錄的一名弟子。

但他學藝只兩年，他的師父就神秘失踪。

滿堂賓客，各路英雄雲集的時候，陸盟主不見了。

這當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人人都在找尋他，但結果，却渺無音訊。

陸醉星為甚麼忽然會失踪呢？

他是否巳遭敵人的毒手？

沒有答案。

這一件事，一直都成為武林中最大的啞謎。

八年之後，陸醉星仍然下落不明，武林盟主亦另選他人。

而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四個弟子，亦巳創立四義門，由大弟子韓金樂出掌總門主一職。

四義門成立之後，一直都本着行俠仗義，濟世為懷的作風，替江湖造福不小。

但在三年前，四義門給另一個帮會毀滅了。

四大門主，三人陣亡，一人受重傷，僥倖不死。

唯一還能活下來的一個人，就是林成鐵。

× × ×

魚痴是不是林成鐵？

公孫三十三郎為甚麼會知道他就是林成鐵？

× × ×

魚痴沉默了很久！

他又喝了不少山貓酒。

這種酒，能吃得消的人並不多！

但他喝下了十幾斤，還是那副樣子。

「不錯。」他突然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凝視着公孫三十三郎，說：「我就是林成鐵。」

公孫三十三郎道：「張百手是你的老朋友？」

林成鐵說：「不錯。」

張百手，就是那個專賣臭魚，但却有驚人偷竊技術的張秀才。

公孫三十三郎道：「你可曾聽過有關我的來歷！」

林成鐵道：「你指的是那一方面？」

公孫三十三郎緩緩道：「我的武功淵源。」

林成鐵道：「你懂得鯨王神功，想來必與北海藍冰島天鯨上人有點關係？」

公孫三十三郎笑了！

但他笑得彷彿很凄涼：「天鯨上人是我的師父。」

林成鐵盯着他臉上的表情，心中巳有個特殊預感。

他本不想問，但到底還是問了出口：「天鯨上人他老人家現在可好？」

公孫三十三郎嘆了口氣，道：「他巳不必再為任何事而担心。」



林成鐵的神色一凜。

他巳明白公孫三十三郎的意思。

× × ×

天鯨上人現在的確巳不必再為任何事情而担心。

因為他巳變成了一個死人。

林成鐵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聽說你師父曾經組織了一個帮會。」

公孫三十三郎慢慢的點了點頭：「不錯，那是天鯨帮。」

林成鐵說：「但近來天鯨帮似乎巳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公孫三十三郎緊揑雙拳，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天鯨帮曾吃過一場敗仗，直到現在還未完全恢復元氣。」

林成鐵盯着他，道：「天鯨上人就是在這一仗之中遭遇到不幸？」

公孫三十三郎的眼睛射出一股仇恨的光芒，緩緩道：「你沒有猜錯。」

林成鐵道：「你打算報復嗎？」

公孫三十三郎用一種堅毅的語氣回答：「當然。」

林成鐵道：「擊敗天鯨帮的，是甚麼人？」

公孫三十三郎沒有回答，反而問林成鐵：「毀掉四義門的，又是甚麼人？」

林成鐵道：「鐵血强人。」

公孫三十三郎的目光凝視在遠方：「你的仇人是鐵血强人，而天鯨帮的仇人，也是一樣。」

× × ×

鐵血强人！

林成鐵和公孫三十三郎的仇敵，都是鐵血强人！

鐵血强人究竟是誰？

× × ×

「鐵血强人」這四個字驟然聽來，相信任何人都以為那是一個人的外號。

但那是錯誤的。

這並非一個人的外號，而是兩個人的名字。

「鐵血」是一個人。

「强人」又是另外一個人。

鐵血，是中原萬鐵山莊的莊主，他姓鐵名血，江湖上的人，都稱呼他鐵三斬。

他今年巳快七十歲了，擅用一把大鐵刀。

這把大鐵刀，長四尺，重量達四十八斤。

鐵血的「迴影飛波三絕斬」，江湖上見識過的人並不多。

但見識過鐵三斬刀法的人，現在都巳躺進棺材裏。

× × ×

强人並非姓强名人。

强人是一個名字，這人姓魯，是大名府强人帮的帮主。

魯强人的年紀，比鐵血略輕，但也巳超過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當然並不算年輕。

但魯强人也沒有覺得自己巳老。

雖然他的頭早巳灰白，但他的精力仍然和三十五年前般，同樣充沛。

他甚至仍然有一股足以迷醉女人的魅力，在大名府內的三間妓院，他是常客。

據說，他的「功夫」仍然非常了得，有些年輕的妓女甚至怕了他！

他的「胃口」是令人吃驚的！

——雖然他巳六十五歲，但他的食慾和性慾居然不在一般年輕人之下。

從表面看來，他和鐵血是截然不同類型的人。

鐵血的性格冷酷深沉，行事手段殘暴毒辣，所以背後裏也有人把他的姓氏改一改，說他是姓「冷」的。

於是，鐵血又變成了「冷血」。

而魯强人的外貌，看來很豪放，很熱情。

他在妓院，是鴇母最愛歡迎的闊客。

只要他踏入了妓院，便連大名府裏最豪爽、最闊綽潘四公子，也不敢與他爭鋒頭。

因為强魯人不但有錢，而且還有八個不怕死的打手在身邊。

誰敢令到魯大爺不愉快，他的頸子就一定會被人碎。

唯有方麗娘，她巳令到魯强人不愉快了三次！

但魯强人仍然沒有派人把她的頸子揑碎。

因為她實在漂亮動人！

魯强人對於漂亮的女孩子，倒有憐香惜玉之心。

雖然方麗娘一直都不肯就範，但他仍然沒有眞的生氣，而且很有耐心的在等待機會。

方麗娘是絕色樓中的絕色美人。

她是個詩妓！

傳說，她直到現在，還是處子之身。

在魯强人來說，他對於方麗娘巳是非常的「尊重」。

若是換上別的妓女，她可能巳死在强人的手下。

× × ×

直到現在，萬鐵山莊和强人帮仍然存在。

但這兩個帮會的勢力，而匯合在一起。

鐵血和魯强人在大名府與萬血山莊這兩個地方的中間，建立了一座堡壘。

這一座堡壘，依着山勢建成，聳立在雙鶴峯下。

它的名字，就叫鐵血强人堡。

× ×

鐵血强人堡的兩位堡主，當然就是鐵血和魯强人。

這兩人臭味相投，結為異姓兄弟，居然很合得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勾心鬥角的事！

他們堪稱「合作愉快」。

鐵血很信任魯强人。

魯强人也很尊重鐵血。

常言有道：「曹操也有知心友」。

這對異姓兄弟合作愉快，別人就悽慘極了！

首當其衝先遭毒手的，自然是雙鶴峯方圓數百里範圍之內的人。

在鶴雙峯西北二十里，有一座寺院。

這一座寺院的主持，是鑑平大師。

鑑平大師本是五台山五台派的高僧。

在五台派，鑑平大師的武功甚全比掌門鑑虛大師更高。

但鑑虛大師胸襟極之狹隘，不能容物，妒忌鑑平大師的才幹，於是處處排擠鑑平。

結果，鑑平大師帶着十五個志願跟隨着他的僧人，來到雙鶴峯西北二十里外的一座小山崗上，建立了一座寺院，名爲靜心寺。

自此之後，五台派的實力大不如前，因爲跟隨鑑平大師的僧人，都是該派中武功最高的好手。

然而，鑑平大師並不因此而自傲，他是一個得道高僧，他武功極高是一件事，但他從不自恃。

靜心寺成立以來，一直都沒有發生過甚麼事。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五台派的武功已衰落了，反而靜心寺的僧人，絕不好欺負。

江湖中人並非瞎子，雖然明知靜心寺中有不少武功秘笈，但一直都沒有甚麼人敢打它的主意。

曾經有一個獨行大盜，外號「來去自如」，他在一個雷雨交加之夜，潛入靜心寺的崇佛殿中，想盜取武功秘笈，結果，全身武功，都被寺中的高僧所廢去。

消息傳出之後，敢向靜心寺打主意的人就更少。

然而，鐵血強人堡建成之後，靜心寺終於遭遇到一場可怕的刼難。

又是一個雷雨交加的晚上，鐵血和魯強人親自率領三十三個蒙面人，向靜心寺展開無情的戳殺。

鐵血和魯強人大搖大擺的走進靜心寺，他們並沒有蒙面。

反而他們的手下，除了幾個沒有人認識的劍手之外，人人都蒙頭蒙臉，身份神秘得很。

結果，靜心寺在一夜之間，死了六十三個和尚之多，其中還包括了鑑平大師在內。

當時鐵血的命令只有兩句說話：

「懂武功的和尚要殺，不懂武功的和尚更要殺！」

爲甚麼不懂武功的和尚更要殺呢？

鐵血後來的解釋是：

「身爲和尚居然不練武功，是蠢禿驢，留在世間何用？」

世間上强詞奪理的人雖多，恐怕亦無人能及鐵血罷？

× × ×

毀滅靜心寺，只不過是鐵血和魯強人的第一個計劃。

這兩個人的野心並不小。

天鯨帮。九斧盟。狠山十絕。四義門。都先後遭遇到他們的襲擊。

誰也不知道鐵血強人堡裏有多少高手，而這一個組織又在江湖上設立了多少個分壇。

但毫無疑問地，這一個組織的崛起，對整個江湖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誰也不知道鐵血和魯強人的下一個計劃是甚麼。

他們的野心，漫無止境。

想把這兩人刺殺的人越來越多。

但到頭來，死的並不是鐵血和魯強人，而是那些刺客！

× × ×

近幾個月來，魯強人沒有在鐵血強人堡。

他在大名府的聚英府中。

聚英府的名氣越來越大，幾乎比大名府這個地方的名字還更响亮。

這裏的主人，就是魯強人。

大名府是他的故鄉，他一直都渴望能够在大名府中出人頭地。

現在，他的確已出人頭地。

在大名府中，魯強人的名字已蓋過了一切。

但那是惡名，而不是美名。

不過他不在乎這一點。

他甚至公開對人說：「就算不能留芳百世，亦要遺臭萬年，這就是老夫做人的宗旨。」

好坦率的說話。

這人似乎胸無城府，說話毫不檢點。

但他所有的敵人，都知道魯強人可怕之處，絕不會在鐵血之下！

× × ×

絕色樓是大名府最講究的一座妓院。

而方麗娘，却是絕色樓中最吸引男人的一個詩妓。

魯強人在絕色樓中碰了三次軟釘子，但他仍然不氣餒。

他知道有些女人，她們可能會比府台大人的架子還更大。

他相信憑自己的財勢，一定可以令到方麗娘這個女孩子屈服。

這一天，他又想見方麗娘。

但他今天見方麗娘的地方，並不在絕色樓，而是在浮香館。

× × ×

浮香館，並不是大名府最大的一間酒家。

最大的一間酒家，是紅城酒樓。

但紅城酒樓的地方及不上浮香館淸雅，同時，前者的菜式及不上後者。

最重要的一點，是紅城酒樓的酒及不上浮香館。

魯強人知道方麗娘懂得喝酒。

少量的酒。

他希望今天能與方麗娘在浮香館中喝個痛快。

× × ×

魯強人飛箋召妓，誰敢不來？

方麗娘也不例外。

但她來得很遲，居然讓魯強人在浮香館中等了一個時辰。

在浮香館裏等方麗娘的，除了魯強人之外，還有鐵君武。

鐵君武是鐵血的侄兒，鐵血的迴影飛波三絕斬，他已學會了三分之二。

迴影飛波三絕斬雖然只有三招，但每一招有八式，能够學到十六式的，在鐵血門下就只有鐵君武一人。

鐵君武喜歡穿黑衣。

但他的臉色却經常都蒼白如雪。

浮香館中，燈火昏黃，但鐵君武的臉看來仍然毫無血色。

他現在的年紀已超過四十。

他喜歡蓄鬍子，現在他的鬍子差不多已長可及腹。

但在鐵血的眼中看來，他仍然是個孩



子。

鐵君武還沒有結婚。

× × ×

魯強人很欣賞鐵君武。

他並不是欣賞他的武功，而是欣賞他的才學。

論文才，他在大名府中，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他曾經寫過幾首詩，連大名府著名的老學究吳臻亦讚不絕口。

方麗娘是個詩妓，魯強人倒希望她能够與鐵君武在吟詩方面的本事比一比。

但方麗娘今天的臉色好像比平時差得多，而且還像個啞巴般，一言不發。

魯強人替她斟酒，還用手摸摸她的蛋臉。

她臉上的皮膚，嫩滑得就像隻剛剛剝殼的熟鷄蛋。

魯強人大笑。

「好一個美人兒！」他轉過身子，對鐵君武道，「你也不妨過來，摸一摸她的臉。」

鐵君武長長的吸了口氣：「堡主有命，小鐵不敢不從。」

他果然眞的上前，伸手在方麗娘的臉龐上捏了一把。

他這一捏，竟然用上了七成的力道！

× × ×

鐵君武的手指，並不是尋常的手指。

他曾苦練穿心鐵指功。

他只消用上三成的勁力，就可以把一條豺狼的咽喉捏斷。

方麗娘的蛋臉豈能經受得起他鐵指功的七成力道？

難道鐵君武把她當作是一條母老虎？

× × ×

浮香館中，一股無形的殺氣就在這一刹那間冒升起。

鐵君武出手奇快，而且力道極重。

但他這一捏，居然還是捏了個空。

方麗娘的身子沒有動，動的只是她的手。

她的手也沒有接觸到鐵君武的手，她只是用一雙精緻的象牙筷子，把鐵君武的手輕輕撥了開去。

鐵君武的手居然會被方麗娘的一雙筷子撥開，這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不但不尋常，簡直就足以令人吃驚。

最吃驚的，當然就是鐵君武。

他並不愚蠢。

他一向都以聰明自負，事實上，他的確是個很聰明的人。

魯強人叫他去捏方麗娘的臉龐，他早已明白是甚麼意思。

魯強人的意思，就是：「你看看這張是不是假臉？」

「假臉」，就是經過易容的臉。

如果這是經過易容的一張臉的話，那麼，眼前這一個方麗娘，當然就是冒牌的貨色。

魯強人最憎恨別人欺騙自己。

而且，如果這是個冒牌的方麗娘，她就極可能是個刺客。

最少，她心謀不軌，企圖以方麗娘的身份對魯強人有所不利。

這種人，必定要好好的懲罰。

鐵君武的眼光，絕不比魯強人差。

他甚至已可以肯定，這個方麗娘是假的。

雖然對方的易容術已很不錯，但仍然瞞不過鐵君武的眼睛。

可惜，鐵君武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他的眼光很雪亮。

但他的穿心鐵指功，還未能把這個冒牌的方麗娘好好的懲罰。

鐵君武的臉色登時鐵青，他立刻退後三步，冷冷喝道：「妳是誰？」

冒牌方麗娘淡淡一笑：「憑你還不配問。」

鐵君武悚然一凜。

冒牌方麗娘又道：「因爲你已經是個死人！」

× × ×

直到此刻，鐵君武才驀然驚覺，自己的右腕上傳來陣陣痲痺的感覺。

他伸出右腕一看，只見一道淡淡的紫氣，已漸漸向上擴散開去。

鐵君武怒道：「妳竟敢暗算我！」

冒牌方麗娘冷笑一聲，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哼！如果老娘不懂武功，恐怕臉上最少會被你撕下三四兩肉。」

她這些說話，倒是不假。

但鐵君武仍然不知道，對方是用甚麼暗器令到自己中毒的。

難道那雙象牙筷子竟然有毒？

× × ×

魯強人還是很鎮靜。

但他對鐵君武的表現，却感到有點失望。

在此之前，他顯然過份高估了鐵君武的本領。

現在，他已知道這個冒牌方麗娘的眞正身份。

「她並不是方麗娘，而是蜜娘！」

× × ×

蜜娘。

就是越醉越妙大酒家的女掌櫃。

她本來就是個漂亮騷媚的女人。

但現在，她經過易容，變成爲方麗娘之後，反而變得端莊起來。

但魯強人還是知道她就是蜜娘。

因爲鐵君武所中的毒，是「甜針」的毒。

一般人發射毒針，通常都是一大把的撒出。

但蜜娘的甜針，永遠都是一根一根的發出，而且絕少失手。

在短距離之下，能够避得開這種毒針的人，江湖上並不多見。

而且在中針之後，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立刻感覺得到。

因爲這種針刺入人體皮膚後，並不會引起刺痛，那種感覺比起蚊子叮了一口，還有所不如。

直到中針之人有所感覺的時候，毒力已開始發作。

而且中針之人，嘴裏會有一種甜味的感覺。

等到這種甜味變爲鹹味，再由鹹味變成苦味的時候，這人就會變成了一個死人了！

× × ×

鐵君武已感覺到嘴裏有一種甜味。

一種令他渾身都不舒服的甜味。

他知道自己已中毒。

而且這種毒力發作得很快。

魯強人盯着鐵君武，緩緩的說：「你已中了甜針，除了蜜娘之外，天下間絕對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把這種毒解除。」

鐵君武的臉登時變得更加難看：「她就是蜜娘？」

魯強人淡淡一笑，點頭道：「不過你可以放心，她一定會把解藥拿出來的。」

鐵君武怔住。

但他還是下意識地點了點頭。

冒充方麗娘的女人，的確就是蜜娘。

蜜娘曾經學過易容術。

教曉她怎樣易容，是早五年前已削髮爲尼的呂如男。

呂如男在未曾出家之前，使世人迷惑了好幾十年。

誰都沒有辦法分得出，這人究竟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

她的易容術千變萬化，平時絕少以眞面目示人。

直到五年前，她削髮爲尼，不知如何，消息傳了出去，世人才知道呂如男原來是個女人。

在呂如男出家之前，蜜娘成爲了她唯一的女弟子。

她把易容之道，悉心傳授給蜜娘。

教的盡心，學的全神貫注，不過短短兩年光景，蜜娘在這方面的成就，已很不錯。

普通人絕對無法看得出她的易容術有任何破綻。

但魯強人並不是普通人。

他曾見過方麗娘三次。

他對那張美麗的臉孔已經相當熟悉。

蜜娘的易容很高明，一雙眼睛尤其裝扮得唯妙唯肖。

可惜破綻也就在這雙眼睛之上。

——方麗娘雖然身在青樓，但她的眼神，却比蜜娘的一雙媚眼純潔得多！

× × ×

鐵君武身中奇毒，居然身子在發抖。

蜜娘看着他，吃吃一笑。

「看你不像個飯囊，想不到却比飯囊還更不如。」

鐵君武想拔刀。

但他的右手已不聽使喚。

魯強人冷冷道：「妳不必太早得意，別忘記老夫也曾在妳的臉上捏了一把。」

蜜娘悠然道：「那又如何？」

魯強人嘿嘿一笑：「老夫用的也是毒掌，鐵君武中了甜針的毒，而妳中的却是黑煞掌力。」

蜜娘淡淡一笑，道：「這點我早已知道。」

魯強人有點意外。

「難得妳還能如此鎭靜，」他的瞳孔漸漸收縮：「黑煞掌力的毒性，發作比較慢，但同樣能令妳香消玉殞。」

蜜娘毫不在乎地：「反正今天我也不打算再活下去，我來到這裏，只有一個目的。」

魯強人冷冷道：「妳的目的，莫非是想要老夫的性命？」

蜜娘冷笑道：「不錯，這是我唯一的目的，只要你死在浮香館中，我能不能再活下去，都已非重要的事。」

魯強人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特。

他彷彿笑了笑，然後才慢慢說道：「據說妳已在不久之前，加入了天鯨幫。」

蜜娘悠悠地道：「我本來就是天鯨幫的一份子。」

魯強人道：「爲甚麼以前沒有聽人說過？」

蜜娘道：「這是本幫的秘密，天鯨幫的底細，它的眞正實力，絕不會輕易的展露在你的眼前。」

魯強人皮笑肉不笑：「如此說來，老夫與鐵堡主想消滅天鯨幫，似乎還得要加把勁！」

蜜娘冷笑道：「江湖中人，一直都以爲天鯨幫已被你們所毀滅，但你總該知道，天鯨幫並不如別人想像中般脆弱。」

魯強人承認這一點。

天鯨上人雖然已經死去，但天鯨幫仍然有部份高手生存着。

而這些高手，就連魯強人也不輕易摸清楚他們的底。

他靜靜的看着蜜娘。

蜜娘中了黑煞掌力，居然還能這樣沉着，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他忽然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的說道：「到目前爲止，咱們總算拉個平手。」

蜜娘緘默着。

魯強人盯了鐵君武一眼：「你是不是覺得嘴裏有點甜味？」

鐵君武的聲音，開始變得嘶啞乾澀，他勉强笑道：「不是有點甜，而是甜得要命。」

魯強人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一向都不喜歡吃甜品，唉！」

鐵君武垂下頭，不敢再說話。

魯強人忽然從袖中取出一個灰色的瓶子，對蜜娘道：「這是散毒回魂散。」

蜜娘淡淡道：「這是解除黑煞掌毒力的唯一解藥？」

魯強人搖搖頭：「要解除黑煞掌力，這並非唯一的解藥，還有金狐胆，也可以把這種毒力解除。」

蜜娘皺了皺眉：「金狐難求，金狐胆更難找。」

「妳說的不錯，」魯強人道：「因爲只有出生未滿一個月的金狐，牠的胆才有解毒之功，若是超過一個月的金狐，牠的胆非但不能解毒，而且還具有劇毒。」

蜜娘道：「如此說來，除了散毒回魂散之外，眼下已無任何辦法可以驅除我身上的黑煞掌毒了？」

魯強人臉上露出一種詭秘的微笑，慢慢的說道：「妳雖然不怕死，但活着總比就此死掉好得多，咱們不妨來一個公平的交易，妳把甜針的解藥拿出來，老夫就把這瓶散毒回魂散交給妳。」

蜜娘冷笑道：「雖然我沒有金狐胆，但我仍然不必靠你的散毒回魂散。」

魯強人的臉色一沉。

忽然間，浮香館門外有人朗聲大笑。

笑聲爽朗。



走進來的人，他的臉孔更清爽，令人會在不期然間對他產生好感。

但魯強人對他絕無好感。

他認爲這個人笑得太放肆，簡直就是目中無人。

他突然冷冷一喝，沉聲道：「別讓他走進來，攆他出去！」

× × ×

「攆他出去！」

這四個字出自魯強人的口中，絕不是拿來唬嚇人的。

這句說話還有另一個含義，就是不論死活，都要把他攆出去！

浮香館雖然並不是大名府中最大的一間酒家，但規模也不能算小。

在另外的幾副座頭上，分別坐着十來個客人。

他們看來都是些商人、闊客。

但蜜娘却早已看出，他們是武林中人，而且都是魯強人的手下。

倘若是普通的商客，看見剛才動手的場面，又焉還會無動於衷的，仍然安坐在原位之上？

魯強人的命令剛發出，最靠近門口的一副座頭上，立刻就走出了兩個三十多歲的，背上都揹着黃色包袱的中年人。

這兩個人看來不太聰明，但也絕不太笨。

從他們喝酒和走路的姿勢看來，他們都似乎是很謹愼的人。

甚至他們把背上的包袱解下，各自拿出一柄銀光閃爍的斧頭的時候，他們的手勢都是謹謹愼愼，小心翼翼的。

銀斧。

一雙銀光閃閃的利斧，精緻得令人感到意外。

走進浮香館的，是個穿着一襲淺黃色長袍的男人。

他的眸子看來好像有點醉意，但偏偏笑容又是那樣的清爽。

當那兩個中年人燦爛奪目的銀斧亮出之後，黃袍人的眸子彷彿也在同時閃着燦爛的光芒。

「雷電雙飛，冲霄七十二斧！」黃袍人好像有點呆住了：「你們就是大雪嶺的呼延雙煞？」

那兩個中年人根本就不理睬黃袍人的說話，他們只是互望了一眼，然後就同時揮斧，一人從左，一人從右，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方向夾擊對方。

看他們劈出銀斧時的姿勢，似乎也是謹謹愼愼，小心翼翼的。

黃袍人的說話沒有錯。

他們的確就是大雪嶺的呼延雙煞。

這兩人都複姓呼延，但却並非兄弟。

年紀較大的一個，據說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在北五省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幹的既是大事，也是壞事。

殺人越貨，對婦女施以强暴，在他來說，堪稱家常便飯之至。

他叫呼延狂。

而另外一個，則是呼延牙廣。

呼延牙廣的父親，是名震關東的飛馬盜呼延遠。

——下期續完——

##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 鐵砵和尚

混沌書生

福建省城之東關某寺住持圓寂・繼之者・一七十餘歲之老僧・鬚髮皓然精神矍鑠・手常托一鐵缽・故人名之曰鐵缽和尚，寺四周之田・均寺中產・佃戶强悍米租不還者・已六年於玆矣・老僧旣住持此寺・乃使人繳催佃戶若不聞・且出惡言・老僧歎曰・凶悍如此・非武力不能矣・人使人謂之曰・明日請各持棍來寺・一較身手・視技之强弱・以定租米之繳否，佃戶藐其老慨然諾・翌日佃戶百餘・哄然至寺・老僧出迎・手不執械・並常托之鐵缽亦無之・昂首微哂曰・諸君試以棍撻我・苟我死・田租便可無須也・一强壯者・應聲出持棍力撻之・僧微揮其袖・棍已飛出丈外・再易一人亦如之若是者・三佃戶知不敵・羣起攻之・僧兀然不動・若無事然・棍觸其身・砰然作聲・如中鐵柱・必彈落於地・手痛欲裂・僧乃狂笑・彙其棍・叠作二堆・高尺餘・僧以二足分蹈其上・令衆曳所踏之棍・屹然不稍動・衆相顧愕視・僧大笑曰・技止此乎・然則老僧當獻醜矣・語畢・以二指撮一棍・向地輕插・深入數尺再執數棍並插之・亦若前僧又一躍而登棍端作鶴立・不稍欹也・衆大驚・奇僧又以足微蹬之・先是棍之一端・本出地數尺・經此一蹬・則入地中・杳無痕跡・僧則隨棍而下・已屹立於地矣・衆俱爲之咋舌・是此遂不敢抗・租按月繳納焉・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文‧馬雲
圖‧子成



# 大圈仔（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亡命偷渡者洪柏，歷盡艱險來到本埠，來到之後到處找工作做，但找了許久就沒找到，正失望之際，一日在一間工廠門口被守衛人員指他是竊賊而被他打了一頓，幸好姜玲玲路過，救了他，姜玲玲還介紹他到一間工廠做散工。一日，就在他工作的那間塑膠廠門口遇見舊同學范森明，他鄉遇知己，兩人分外高興，范森明還願意給他找份工作，並請洪柏到他家一起住……大遠東塑膠廠出糧那日，遭到四名匪徒械刼，搶去工廠大量糧欵……

## 刼粮欵警匪追逐　懲內奸死裏逃生

警方的「九九九」電台已接獲報告。一輛在附近巡邏的警車接到消息後，立刻一邊响起了警號，一邊按照方向追截賊車。

果然，警車在一處路口見到一輛大貨車，正迎面開來！

由於大貨車正全速狂衝而來，同時車上的一名警長也分辨得出那是與報告中的賊車相同，立即向身旁的司機警員提出了警告。

警員司機以自己的車身太小，假如彼此正面相撞，他們全車勢必粉身碎骨！於是急忙扭馱，幾乎衝上了行人道去。

大貨車如箭離弦，轉眼之間，已從警車身邊一掠而過，彼此間的距離，間不容髮。

負責駕駛警車的警員，急忙掉頭，拚命追上去。

他身邊的警長則用車內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總部。

大貨車車身雖然笨重，但速度奇高。警車差些兒也追不上他們。

警車號聲响個不停，目的是希望路上的汽車避過一旁。

但是，他們却間接帮了大貨車（賊車）的忙，因爲馬路上的駕車人仕聽到了警號聲之後，紛紛把車子往路旁靠攏，讓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因此賊車便變成了通行無阻。

這也好，警車雖然响號爲賊車開路，但是路上的目標更爲明顯，警車自然可以開得更快。

警車的速度總較大貨車高，所以很快就追上了賊車。

車上警長拔槍在手，準備探首車外射擊之際，突然發覺賊車車卡一塊板掉了下來。

由於事出突然，司機來不及閃避，警車與那塊木板撞個正着。

那是每一輛大貨車後面都有的活動閘板，上貨時，可以放下，開車時則掩上，將横栓栓上才開車，照計是沒有理由掉下的。

但是現在警車前面的擋風玻璃却被那



塊木板撞個稀爛。

那塊木板少說也有五六呎長，二三呎闊，尤其是當二輛車子都正在全速前進之際，那股衝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嘩啦」連聲之中，警車上的人分別被玻璃弄傷！

尤其是那司機，視綫受阻，一時把持不定，車子往路旁撞去。

「轟隆」一聲，警車被路邊的鐵欄所阻，停了下來。

車上的警方人員，受傷的受傷，昏倒的昏倒。

由於警方無綫電台的傳播，另一輛警車此際亦已接到了消息，知道匪車即將由西面逃來，於是領班的警長一邊吩咐司機，先將警車横在路口示警。

另一方面則手持擴音器，躲在街口彎角處等待着。

他率領着的三名警員則荷槍實彈，隨時準備射擊！

轉眼之間，賊車已在前面出現。

那輛據報載有四名匪徒的大貨車，正以全速狂衝而來。

對方顯然沒有理會到前面路口有警車攔住去路。

眼看二車即將相撞，警長急忙以擴音器揚聲喝止。

但是，賊車並未因此停下來，「轟隆」一聲，兩車終於撞作一團！嚇得那位警長和他的三名下屬急忙俯伏下來。

他們正慶幸沒有留在車上，否則此刻一定變爲火團或肉醬。

突然之間，他們看見一輛紅色跑車由貨車車廂之內滑向後面！朝相反的方向疾馳而去。

跑車之內彷彿有四個人。

警長心裏明白，立即追過去，開槍射擊。

但是，那跑車速度奇快，轉眼之間已開入了一條横街。

警長急忙衝到一間店內，借用電話通知警方的「九九九」電台。

毫無疑問，刼匪巧妙地使出了金蟬脫殼」之計。

× × ×

偵探部正作緊急召集。

探長石勇正與他的上司一齊出動。

他們接到了總部的通知，知道又有刼案發生，而且刼匪極之兇悍、狡猾。

首先據報賊車是一輛大貨車，但後來又傳四名刼匪施展了「金蟬脫殼」之計，改乘一輛紅色跑車逃走。

現在一輛警方的巡邏車已發現了那輛懷疑是賊車的紅色跑車，正停在一條相當僻靜的横街路邊。

石勇等人就是正在趕往該處現場去。

× × ×

一條僻靜街道的路旁，大批警方人員正圍繞着一輛鮮紅色的跑車。

一名巡邏車上的警長發覺這車子停的位置並不正確，同時總部無綫電台也有提及過這輛紅色的跑車。

警長發覺跑車的引擎還是熱烘烘，知道不久之前仍有人開動過它。

稍後，更多警方人員聞訊趕到了現場來。

由於現場一帶相當僻靜，警方想找個人問幾句亦難。

一名警官想像到賊車上四個人可能就住在附近，於是下令封鎖隣近幾條街道。

剎那之間，如臨大敵。

石勇等人也來了。

指紋組人員正在紅色跑車內外找尋可疑的指紋。

布列警官反對封鎖現場一帶，這樣勢必引起居民的不便。

他覺得這一帮刼匪既然是有備而來，懂得在大貨車之內藏了一輛小跑車，在最危急關頭先後連闖兩關，撞毀了二輛警車之後，才施展「金蟬脫殼」之計逃去，由此可見，對方必是有組織的匪帮。

像他們這麼會想的人，又怎麼會把這紅色的跑車停在居所附近，故意引來警方人員？

所以，布列警官就對石勇他們說：「你們立即分別爲我做兩件事，第一，看看剛才這兒有沒有停過其他車輛，第二，有沒有人見過四個人匆匆在附近出現過！」

石勇於是走向街口那邊去。

由於警方已將現場暫時封鎖，所以看熱鬧的人只可以離遠在街口這邊望過去。

可能香港人口實在太多了，所以街上無論發生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也引來一大批路人圍觀熱鬧。

現在警方如此「大陣仗」，竟然要封鎖現場，準備逐戶搜查，自然更加引人注意了。

石勇也同意他上司——布列警官的意見，認爲這太過份。

挨門逐戶的去搜查，單是向法庭方面申請是項手令就已經不易，何況更會引來輿論的責備，以及居民的埋怨呢。

但是，石勇那位上司——布列，他的警官銜還是最近才獲得擢陞的，在此之前，布列只不過是一名偵探督察而已。

因此，布列只可以做自己份內的事，無法改變那位軍裝警官的主意。

石勇發覺這條横街之內，根本沒有店舖，想找一個人問幾句亦難。

這條横街一邊是政府的廉租屋，樓上才有住戶，樓下是休憇的空框和通道，但當時根本就沒有人。

另一邊是山邊。

那輛紅色跑車就是停在山邊那邊的路邊停車位之內。

因此，假如附近二三樓的住戶，如果當時剛好有人俯視街上的情形時，很可能會見到當時紅色跑車上走下來的人。

但是，較早時當警員們上去逐戶訪問時，那些家庭主婦都說沒有注意到街上的情形。

沒有注意街上的情形是不足爲奇的事，問題是居民對警方態度的冷淡，每一個被訪問的人似乎都不大願意和警方合作似的。

到底爲什麼？

相信這個老問題，只有英國人才最明白。

石勇雖然身爲探員，吃的是皇家糧，但他內心也知道一些人的想法。

他很客氣地，向那些被攔在警戒綫範圍以外的人查問，剛才有沒有人看見這街

上的情形？

那些圍觀熱鬧的人，被軍裝警員攔在路口的另一邊，不准進入現場。

他們聽了石勇的問話，沒有人回答。

石勇只好轉到路口的另一角，那兒有一些生菓攤檔。

石勇很客氣地，以同樣的問題向他們查問。

一名生菓小販說：那段時間的確見過三輛電單車由這條街內飛馳而出。

由於電單車那陣令人生厭的吵耳聲浪，一向都引起這小販的敏感，所以他才份外注意。

這小販很坦白，假如那是私家車，他未必太過注意他們。

他記憶中那四個男子分乘三輛電單車，由現場疾馳而來。

其中一輛坐了兩個人，另一輛只坐了一個人；又有一輛坐了一個人之外，後面載有一個大布袋似的。

石勇覺得這生菓小販的話十分有用。

當他回到現場時，石勇將情形告知了他的上司——布列警官。

布列警官親自再到生菓攤檔去，聽取那小販的描述。

三輛電單車的外型，那小販還約莫可以說出來，但車號却無法見到。

事實上，除非是事前份外留心，否則很難讓他見到車號。

不過儘管如此，布列警官也覺得十分有用。

憑這小販的口供，他已想像得到這是一項預謀。

匪徒的確十分聰明，他們老早揀定了這一處十分偏僻的山邊，將三輛電單車在這裏等候着。

這做法當然十分聰明，他們再三換車，警方的確難以追踪。

假如布列警官的想法不錯，那麼，封鎖現場實屬多此一舉。

布列於是立刻將這項發現，向一位到場的高級警司報告。

然後，他又帶了石勇等人，趕到被刦的工廠去。

×　×　×

大遠東塑膠廠門外擠滿了人。

這些全是看熱鬧的人。

石勇有時也無法了解這些人的心理，爲什麼他們會有此閒心？香港人的生活不是很忙碌麼？

其實，他們在這兒圍觀，根本也看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是刦案嗎？」還有，就是看見一些警方人員來來往往。

布列警官未到之前，已有不少警方人員開到了現場來。

他們從會計部人員的口中，知道這項損失大約七十五萬左右。

其中包括了五百、一百、五十、十元和一元的硬幣等等。

會計主任解釋說：由於要逐日逐小時的計算工資，又要將各工友應得的薪金放入「糧袋」之內，所以各種面額的紙幣和硬幣都要齊備。缺一不可。

警方派來的偵探人員，正在會計部內外小心地偵查。

布列警官聽了各方面的陳述之後，首先對他的下屬們說：「這件案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了，就是必有內奸。」

石勇也想像得到，刦匪怎會這麼熟悉其中內情？當然是要靠「內鬼」。

但是，這間廠有七百多名男女員工，誰是「內鬼」？

警方人員又從會計部各職員，以及二名守衞的口中，知道四名刦匪有二支手槍，兩把利刀，至於四名匪徒的樣貌，却無法辨認。

依據守衞的回憶，四個人之中，只有一人戴上了金絲眼鏡，其餘三人都是幪面的。

匪徒的確可以說：一些綫索也沒有留下來。

連那一紙提貨單，他們也取回了。

但是，守衞却曾過目，他記得那是「海外洋行」的。

因此，布列警官立刻派人到那間洋行去查問一下。

另一方面，石勇却奉命向一些廠內的職工查問口供。

石勇現在面對的，正是總管廠內雜務的陳伯。

豈料石勇還未開口，陳伯已對他說道：「你是石探員吧？我認得你，你也是玲玲的男朋友。」

石勇有些尷尬，還好他的上司不在身旁。只有他面對陳伯。

多得陳伯提醒他，他那位女友姜玲玲就在隣近一間工廠之內工作。

由於他許多時都會到這兒來等玲玲下班，陳伯認識他是不足爲奇的事。但他並不認識陳伯。也許是由於陳伯喜歡玲玲，所以才會注意到她的男友。

認識是另一回事，石勇不會忘記，他正在辦公事。

他問陳伯：「最近有什麼人加入廠內工作嗎？陳伯。」

陳伯道：「新來的，的確有一個，而且還是玲玲介紹來的。」

「是她介紹的？」石勇怔了一怔！「他是誰？」

「他是一名散工。」陳伯又說道：「說出來希望你不要怪她，她可能只是基於同情。」

「我爲什麼要怪她？」石勇心裏已經覺得奇怪。

「他，沒有身份證。」

「嗯——」石勇開始有些明白了，「他是從別處偸入來的？」

「不錯。」

「帶我見見他如何？」

「當然可以。」陳伯又半開玩笑地說：「但你切不可誤會，我可以保證，玲玲與他只是有過一面之緣，並非深交。」

石勇笑了笑。

他心裏當然也明白到姜玲玲的爲人，她喜歡助人。

石勇被陳伯去帶到廠內一角，一名年青人正在埋頭收拾廠內一些垃圾到一個竹籮中去。

他正是洪柏。

洪柏看見陳伯帶了一個陌生人過來，倒有點兒吃驚。



石勇仍然不會因此生疑，因爲他明白作爲一個偸渡者的心理反應。

他對洪柏首先表示了警探的身份，洪柏更加感到忸怩不安。

石勇對他說：「你放心，我要知道的，只是今天廠內發生刦案的事，其他事暫時不會理。」

洪柏搖搖頭，道：「我什麼事都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散工。」

「有沒有人向你查問過廠內的情形？」石勇問。

「沒有啊！」

「再想淸楚，到底有沒有？」

「沒有。眞的沒有。」

「你住在何處？」

「嗯——」洪柏心裏想，如果說眞的，范森明等人一定怪他，因此他說：「住在姑母家中。」

「你有一個姑母在香港？」

「是的。」

「給我地址好嗎？」

洪柏又猶疑起來。

他不能說不知道，那樣人家一定要他立刻帶他們到姑母家中，馬脚立刻就會露了出來，所以他還是說了姑母的地址，讓石勇抄了下來。

其實，石勇也只不過公事公辦，循例問問而已，根本發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竟然會是他要找的「內奸」。

派往海外洋行的探員，正用電話向布列警官報告。

根據那探員的調查，海外洋行當日根本沒有派人前來提貨。

照以往習慣，每次提貨之前，他們必先致電廠方，然後再相約時間。

至於那張提單，極有可能在一次失竊案件發生時被盜去。

有過一次在一夜之間，那幢寫字樓大廈最少有十多間商行的辦事處被人撬開，分別失去一些打字機和小量現金。

但是，海外洋行自言並未想到會有人將提貨單也順手取去。

大遠東塑膠廠的守衞只可以記得那單上的印鑑，却無法證明就是海外洋行的印鑑，從匪徒事後將單據一併取走這點忖測，單據上的印鑑大概也是僞造的。

匪徒們爲什麼要多此一舉。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若非如此，他們的行動可能比不上二名守衞那麼快。

因爲二名守衞把守住大門，舉手之間，即可觸動了警鐘。

但是現在，他們「堂堂正正」的來「提貨」，守衞看見他們手上有正式提單，自然不至到會提高警覺。讓他們開倒車入來。

單憑這點就可以看出，他們很有頭腦，會利用心理攻勢。

再從一再轉換不同車輛逃走，就可以看出，他們行事有計劃、有步驟，絕無慌亂感。

警方最怕遇上這一種匪徒，至今爲止，不少成爲懸案的，就是由這種匪徒所做的案子。

擾攘一番，似乎還是毫無結果。

新聞界現場採訪所得的結果，也只不過是「警方正通輯四名年紀由二十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刦匪歸案」之類。

×　×　×

洪柏內心充滿了矛盾。

他知道，他們這一次絕對是「成功」的！

他可以分到不少錢，從此不必再捱窮了。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因爲他曾經被一名探員問話。

自己心裏有事只有自己知，他一直等待着下班時間的來臨。

還好除了石勇之外，沒有第二名探員或警員來問過他。

他怕被人問，因爲問得多難保不會露出馬脚。

下班之後，他非常小心——這也是范森明吩咐過他的。

他必須肯定沒有被人跟踪，然後才可以返回那兒去。

所以，下班之後，他故意到百貨公司去購買日用品。

左轉右轉的，無非要確定有沒有被人釘梢。

其實，他恨不得立即回到那兒去分贓了。

范森明也許說得好，要做到天衣無縫，然後才可以逃出法網。

俗語也說得好，小心駛得萬年船，他既然加入了這個組織，當然不希望那麼快就失手被人抓去坐牢。

他終於回到那兒去了。

按過門鈴，有人從門眼望了一下，門很快就開啓了。

范森明，何培，黃桐和童子龍等四個人，都回到了這兒。

他們迅速把門關上。

所有窗簾均已落下了。

范森明看見洪柏回來，第一句就問他：「你由何處回來？」

洪柏揚了一揚手中的日用品：「百貨公司。下班之後，我不敢直接回來！」

「做得好。」范森明拍拍他肩膊，又問：「廠裏情況如何？」

「來了很多警員和偵探。」

「他們有問你什麼嗎？」

「有。」

「怎麼問？」

「一名探員問我，有沒有人向我查問廠內的情形。」

「你怎麼答？」

「我說沒有。」

「他還有些什麼問你？」

「地址！我住的地址。」

洪柏這話一說出口，登時嚇呆了所有室內的人。

尤其是范森明：「你說了我們這兒的地址？」

「不！你放心。」洪柏十分冷靜地解釋：「我怎麼會那麼笨？我只說出姑母家的，我在廠裏登記，也是報那個地址。」

各人舒了一口氣。

但是，范森明仍有點不大放心。

他問洪柏：「是不是廠內每一個人都要像你一樣留下地址？」

「我想是的，」洪柏回憶着說：「警方人員總是一邊向工友們問話，一邊用小

册子紀錄，但我不知他們寫些什麼。」

「嗯，你有沒有發覺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范森明又說：「例如人家查問你是否剛偸渡來的等等。」

「沒有，那探員說：只想知道一些關於今天發生的刧案的事。」洪柏道。

范森明至此沒有再問下去，走到他的房間裏面去。

在范森明的房內，那桌子上放了不少不同面額的鈔票。

所有人都圍攏着那一大堆鈔票，但沒有人坐下來，每個人只站着。

范森明以首領的身份告訴大家：「這裏有七十五萬元。但我們不能將它盡分。照以往的習慣，先抽起一部份，作爲公積金，因爲我們的租金，以及每次行事之前都難免要花一筆錢。現在我提議每人先分十萬元，餘下十五萬元，就抽起作爲公積金。」

除了范森明之外，其他四個人都表示沒有異議。

於是每個人從那大堆錢裏面，取去十萬元。

范森明一邊數錢，一邊告誡各人，財不可露眼，小心花錢，切勿引起警方幾人的注意，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至於那份公積金，據說目前已積存了將近三十萬元　那是他們每次所得抽起來的。用處可多着．例如萬一失手，他們可以用這筆錢聘請律師，希望能洗脫他們的罪名。

又例如，萬一他們不幸入獄的話，他們可以利用這筆錢．接濟他們的家人。

因爲他們之中，有人要按月滙錢返鄉間去，他們在書信中，都佯稱自己有一份入息不錯的固定工作，家人們都感到安慰。假如中斷了滙錢回去，很易引起家人的疑心。萬一他們不幸入獄，這筆公積金便可以發生作用。

洪柏不用滙錢返鄉間去，但他既然加入了這個組織，自然要服從大多數，何況他正是這組織一份子，誰也不知道以後的命運。

當然，每個匪徒，都希望永遠逃過法律的制裁，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對手——警方，什麼時候發生威力，將他們繩之於法。

洪柏從未見過這許多錢。

十萬元，的確够他幾年的薪金。

他眞想對范森明說聲：我會收手不幹了！

但是他不敢開口。

范森明是這班人之中年紀最大的，但他也只不過二十五歲。

他有一股令人震懾的威力，難怪這班人都奉他爲首領。

范森明的樣子老成持重，頭腦冷靜。洪柏與他是同學。

但回憶在學校裏的時候，他只是頑皮的學生，成績一向不好。

那一晚，他們都沒有外出。

除了洪柏之外，這裏每一個人都很有經驗，他們知道警探這個時候正在四處出動，幾人他也在周圍打聽消息。

只要他們不露痕跡，他們相信警探也莫奈之何！

× × ×

姜玲玲無精打彩地倚在沙發上看電視節目。

她弟弟小明最了解她，知道她爲什麼會這樣，那是因爲石勇又失約了。

石勇是她男朋友。

石勇失約不是頭一次，過去也常常失約，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誰叫她男朋友是一名警探。

便衣警探並無一定的上班時間，幾乎隨時隨地都要出動！

小明問玲玲：「石大哥正在辦什麼案子？」

「一宗械刧案！」玲玲嘆了一口氣！

「你何必不開心？」小明說，「如果我是你，我會要求他帶我一齊去！這樣總好過獃在家裏！」

「不！我並非因爲他無暇陪伴我，而是這件案子就發生在我們隣廠。」

「損失了多少？」

「七十多萬元！」

「噢，好大的數目。」

「雖然損失的，只是保險公司，但匪徒似乎太容易得手了。」玲玲若有所思地沉吟道：「四個人，兩支槍，兩把刀，嘿！幾分鐘就有七十多萬元的收獲。怪不得這麼多人學打刧了！」

「石大哥怎麼說？」

「他只在電話中說，今晚有事要辦，可能不會來找我了。」

「那麼，我們出去逛逛好嗎？」

「怎麼？你不用上夜學嗎？」

小明吶吶地說：「姊姊，我想不再上夜學了。」

「爲什麼？」

「我不想你負担太重，我想找份工作做！」

「你還未够十四歲，連做童工的資格也沒有。」玲玲瞪住小明說：「我勸你還是好好的多讀幾年書吧，其他的不要再想了。」

姜玲玲又看看壁上的電鐘，差不多六時三十分了。於是催促小明準備上學去！

小明那間夜學每晚只授課兩小時，七點至九點。

日間，玲玲讓小明在一間電器店做學徒，有一頓中飯吃，薪金少得可憐，這就是小明不大喜歡的原因，他年紀小小，心頭却很大！

他一直希望自己快些長大，可以賺多一些錢，不必姊姊那麼辛苦。

但是玲玲却不這樣想。

玲玲希望小明多讀一些書，充實自己，將來出來社會做事就容易出人頭地！

偏偏小明不知是太懶還是運氣不好，總之「小學會考」那一關就過不了。

政府未取銷「小學會考」之前，小學生有如古代「考狀元」一樣。

萬一會考失敗，家境又不好的話，差不多注定要失學了！

因爲在香港，大多數辦學的人，目的只爲了賺更多的錢。

一般私立中學每月學費，最少也百多元一個人。

其實，即使小學會考合格，名目上是「政府津貼」，但千萬別以爲不必再付任



何費用，只不過少付一些而已！

即使是教會辦的津貼中學，即使你的子弟過了小學會考一關，每個月仍得付出數十元給學費，假如會考不合格，你根本就沒資格到這兒來，只可以在私立中學。

私立中學沒有一定的劃一收費，通常都在百多元以上。高一級收費又增多一點，有些讀到中五便須付二百多元一個月。

試想想，這是否一般家長所能負担？

因此，「小學會考」便成爲衆所觸目的「大件事」！

但是，「小學會考」是否公道？

有些學生在學校的成績一向很好，但却在「小學會考」中失敗！

也不知有多少太過認眞的學生，在會考失敗後，走上自殺之路！

在廣大輿論的壓力下，這會考制度終於取銷了！

但對小明來說，似乎太遲了，假如早些取銷，最少目前他不必讀夜學。

不過小明從來不埋怨別人。他知道讀書不外乎尋求知識，只要他肯力求上進，讀夜學也沒有什麼不好。

小明挽起書包，準備上學去！

門剛開了，就有個人出現在他面前。那是他姊姊的男朋友——探員石勇！

石勇剛想按門鈴，想不到門就在這時候開了。

「你來得好極了！姊姊正在等你。」小明對石勇說。

「你上學去麼？」石勇反問他。

「是的。如果不是爲了上學，我一定帮你查案。」小明不只一次，過去也常常說喜歡做偵探！

石勇笑道：「小心姊姊聽到，快些上學去吧！別太夜回來，不要在街上就誤時間。」

「我明白了，石大哥。」小明剛走了幾步，回頭又叫住石勇：「石大哥，等一等！」

石勇剛想轉身入屋，被小明叫住，忍不住問他：「什麼事？」

小明問：「明天什麼時候上班？」

「沒有一定，如果有事可以打電話到偵探部去找我。」石勇又問：「你沒有事吧？」

小明故作神秘地說：「你等我電話，你不會吃虧的。」

說完他就跳跳蹦蹦地落樓去！

小明以前替石勇和玲玲之間做過和事老，但這一次他們二人並無任何爭吵，爲什麼小明會這樣？石勇有點迷惑。

石勇和小明剛才的情況，玲玲因爲那度門一直打開，所以都聽到了。

石勇入屋之後就問：「小明到底有什麼事找我？奇怪！」

「那小鬼頭可能想帮你查案。」玲玲意外地瞪住石勇：「你不是很忙嗎？」

石勇道：「更忙也要吃飯的，來吧！我們一齊出去找地方吃飯。」

玲玲道：「你怎麼不早些說，我剛和小明吃過了。」

「我臨時可以抽空出來，所以才來找你陪我。」石勇又說：「你可以吃少一些，別阻時間了，快些換衣服去！」

玲玲於是轉身入房。

那是用板障隔的小房間，所以高聲一些說話，外面也可以聽到。

石勇道：「玲玲，看來你家也須要安裝一具電話了，這樣我們以後連絡比較容易一些。」

玲玲隔着板障，一邊更衣，一邊說道：「我在這裏不會住得太耐，要電話幹什麼？」

「你要搬家麼？」

「是的。」

「爲什麼？」

「方便小明上學，同時我也想轉換一下環境。」

「你最好連職業也改變一下，這樣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你想我幹什麼？」

「你最好做家庭主婦。」

「去你的。」

「玲玲，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認眞的，你我的年紀都不小了。」

「我不會嫁你，最少這幾年內我不會嫁給你。」

「爲什麼？」

「小明年紀太小。」

「我們可以住在一起，你結了婚也一樣可以照顧他啊！」

「還有你呢！」

「我怎麼樣？」

「你目前是什麼東西？」

「便衣探員。」

「除非你升到探長吧，否則休想我會嫁給你。」玲玲說。

石勇怔了一怔！

這一對情侶，認識了也有不少時間，但石勇一直沒有勇氣向玲玲提出求婚，今天是個難得的機會，一則小明不在，二則彼此也不必面對面的怪難爲情，隔着板障，旁敲側擊，本來也是個好辦法！

但是，結果他還是要嘗試到失敗的滋味。

玲玲換好了衣服，於是二人一起外出了。

× × ×

石勇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令到姜玲玲呆了一呆！

「你可是介紹過一名偸渡的青年到大遠東塑膠廠去？」石勇問得很突然。

「是的，你怎麼知道？」姜玲玲反問道。

「陳伯告訴我的。」

「你懷疑他？」

「不！今天我一班同事分頭查問廠內職工，他是臨時散工，通常我們首先注意這一類人，湊巧他又是偸渡客！」

「石勇，算了吧！除非你有理由懷疑他，否則，我以爲你最好還是放過他！」

石勇輕輕一笑！

他知道玲玲的性格，她很容易同情弱者，有着強烈的鋤強扶弱心理。

石勇說：「你放心，只要陳伯肯用他，只要他與此案無關，他還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玲玲道：「其實偸渡不是什麼罪，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權利，只要他不是在原來居住的地方犯罪，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我首先聲明，我這樣問你，並非爲

了呷乾醋。我是想知道你認識洪柏有多久了？」

「那天他當街被一間廠的守衞毆打，我看不過眼，爲他出頭。其實當時他只是求職而已，那守衞不該動手打人。」

「你們就這樣認識？」

「我知道他急於要找一份工作，所以四處打聽，陳伯那邊等人用，於是我叫陳伯請他。當然談不上深交。我們認識不足二十四小時，他已上班去了！」

石勇有些啼笑皆非：「玲玲，我不反對你這麼熱心幫助別人，只是香港這個社會什麼人都有。你既然認識對方不久，怎麼知道人家是什麼身份？但聽你語氣，你是信他信到了十足。」

「難道你懷疑他不是偷渡客？」

「即使是眞的偷渡客，亦未必個個是好人。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不少案件令我們束手無策，警方綫人亦失去了作用，我們正懷疑是一些沒有身份證的人做的。」

「嗯！多謝你提醒我！」玲玲也不是個固執的人，只要你說得有理，她總會接受。

石勇道：「當然，我並非說洪柏有什麼可疑之處，只是叫你以後做這種事最好小心一下後果和責任問題，萬一洪柏眞的是匪幫派入廠內的內奸，你會負上什麼罪名？你想一想？」

一向以來，只有玲玲提醒石勇，想不到這一次石勇反而提醒了她！

事實上玲玲在家裏看電視節目的時候已經一直在想：大遠東塑膠廠的刦案，匪徒爲什麼這麼了解內部情況？

石勇又說：「今晚我們將忙個不了。這幾天也會很忙的，可能沒有時間再找你了。」

石勇說到這裏，又輕輕嘆了一口氣，苦笑道：「也難怪你不答允嫁給我，其實像我們這種職業，的確難以成爲一個好丈夫！」

姜玲玲安慰他說：「我叫你努力工作，並未嫌棄過你。俗語說得好，行行出狀元，你只要做自己份內的事，安守本份，一定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石勇也不只一次聽過玲玲對他說：假如像以前那種環境，玲玲決不會喜歡警探這一行業。但現在時勢不同了。

以前的警探，實實際際做事的少之又少。他們大都只會收買綫人。

有些警探更加令人氣憤，他們只會吃喝玩樂，上司有任務派到手中，要不是找個有案底的「職業坐牢者」出來頂替，就是「砌生豬肉」！

「砌生豬肉」的意思，就是冤枉好人。一個無辜者，經常在拳頭之下認罪！

這一類事件，以往正是見怪不怪！

更有甚者，就是向「黃、賭、毒」三害收規，坐地享肥！這幾乎又是公開的秘密。所以往往一個探長可以擁有一千幾百萬元的「來歷不明」財富。

但是自從廉政公署成立之後，一切似乎逐漸上了軌道！

新一代的年青警探，大都能脚踏實地，埋頭苦幹！

老一代的貪贓枉法者，也都被廉政公署人員逐一算賬。

無論如何，香港政府總算做了一齣好戲，讓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英國人「挽回」多少較良好的印象。

姜玲玲很了解石勇的爲人，否則就不會跟他來往。

石勇爲人雖然較爲魯莽，但心地善良，屬於新一代警探。

他對老一代警探的劣根性一直十分厭惡，幸好那一班人入獄的入獄，逃亡的逃亡，退休的也早已退休去了！

甚至時至今日，廉署人員仍然不斷的正在翻舊案，揭底牌，追捕逃亡的警界敗類，這無疑給現役警方人員一種最具現實的警惕作用。

那一頓晚飯匆匆吃過了！

石勇又要返回偵探部報到。

他只是一名探員，就算他有機會，眞的升到了「探長」階級，亦未必知道今天晚上的任務是什麼。只是奉命必須依時報到。

唯一可以知道任務內容的就是負責主持該項行動的那位警官。

這是警方內部的一種安全措施，也是防止一些害羣之馬向犯罪者通風報訊的最有效辦法。

他們通常在最後一分鐘——出發之前，才由負責指揮的警官宣佈是次任務的內容。

但內容一經宣佈，所有參予是項任務的每一名成員，就不准離開大隊，單獨行動！甚至去洗手間也要被監視。

石勇雖然不知道任務的內容，却忖測得到，一定與「大遠東刦案」有關。

果然，布列警官宣佈了這一次的任務：他們當晚要分頭出發，到一些公衆場所去，打聽和觀察一些出手闊綽的人。

那天整個下午，偵探部人員都忙個不了。他們分頭進行下列幾項任務：——

一批探員無可避免地，出動去找那些黑社會綫人，找尋綫索。

另一批探員追查有關曾在刦案中出現過的車輛的車主是誰。

此中車輛包括有一輛撞毀了的大貨車，一輛紅色跑車。

後來探員們查出這些都是已經報失的車輛，只是改了車牌編號而已！

至於那三輛可疑的機動脚踏車——也就是香港人習慣稱爲「電單車」的，却無從追查，因爲見過該三輛電單車的生菓小販，只形容那是常見的日本產品，却不知道編號。

日產各類型、各種牌子的電單車，多到難以計算，亦無所謂顏色的分辨，因爲電單車車身那麼細小，坐了一兩個人上去，一掠而過，誰會看他們的車子是什麼顏色？

最後一批警探的任務，似乎是最爲重要。

他們負責查探「流動賭檔」當晚的「神秘地點」所在。

說到此等「流動賭檔」，也算得是別開生面的「時代產品」之一。

香港人俗稱爲「大檔」的賭檔，以前幾乎是公開經營的。

以前北角區一條後巷，就有一檔，通宵達旦的燈光火着，人出人入，巡邏警員路過此地，竟然也視若無睹，即使間中像演戲似的「冚檔」，翌日晚上又再繼續開檔。



對於上述情形，久居此地的香港人，已是見怪不怪！

但時至今日，警察隊伍進行了一次「大掃除」，「收規」的活動早已停止下來，此等半公開的「賭檔」，已不存在。

然而在另一方面，依靠這種非法事業生活的人，正如俗語說得好：「桐油埕還是儎桐油的」，他們不可能坐而待斃！

於是，「流動賭檔」便應運而生。

既然沒有人「收規」，也就是失去了安全的保證，所以他們不可能在一個固定的地點開檔。只有四處流動了。

通常他們按日租用一些商業寫字樓，今天可能是這一間，明天又是另一間。

由於他們付出的租金可觀，所以一些商行老闆也樂得增加一筆額外收入。

不過，有些連老闆也不知道。按晚收租的竟然是那些留宿的小厮或看更人。

當然，此等 流動賭檔」做的只是一些熟客的生意。

熟識門路的賭客，大都保有一個傳呼機號碼，賭癮大發時，他就會撥電話找那傳呼機號碼的主人，查問今晚何處「有得玩」。

當然，也有人向一些「同道中人」查問的。因此他們不怕沒有生意上門。

表面上看來，這種「流動賭檔」一切都已進入了秘密型式，警方要「冚檔」的確難乎其難。

但是，到底他們也要招徠人客上門，只要警方找到一些三山五嶽的人，自有方法查出他們的所在，所以，布列在案發當日的下午，便派人四出打聽。

結果，他們終於查出了最少兩三檔這一類的「流動賭檔」。

當然，警探們只可以「暗訪」，而不可以「明查」。同時負責找尋此等賭檔所在的探員，還要暗示這並非公事，只是自己想找門路「玩下」而已，決不會帶他們的同事前往冚檔的。

現在布列警官分配到石勇身上去的任務，正是負責到一個秘密「流動賭檔」去，佯作參加賭博，其實是靜中觀察。

在布列警官的想像中，匪徒們一下子得手，估計每人最少也可以分得十萬八萬元。（他假設台前幕後的參加者超過四五個人以上。）

這班匪徒一下子有了這麼多錢，看來很難忍耐得住，必然會到一些消費場所去的。

此等消費場所並不限於「流動賭檔」，還有酒吧、舞廳、按摩院、公開營業的蔴雀館等等。

憑着以往的經驗，這班匪徒很難長期雌伏，遲早總會出來此等公衆場所散鈔票、玩女人或者參加豪賭等等。

布列警官今夜召集一班便衣警探回來，正是爲了分配他們到上述地方去，秘密觀察有沒有可疑人物出現。

石勇和他的同事們，被布列警官分配成每兩至三個人一組。必要時他們可以立刻採取行動，或者通知總部派人增援！

石勇被分配與探目唐英爲一組，目的地是一個「流動賭檔」。

兩個人每人向布列警官領有五百元公欵，因爲他們既然要扮成賭客，自然要參加賭博，沒有錢怎麼行？

布列警官告訴他們：每人所領得的公欵，輸贏都歸政府，他們要互相監視，互相保證。不得中飽私囊！

但布列警官最後又說：假如他們做得好，表現出色的話，輸了自然只須簽字報銷；贏了可以取得一半或全部贏來的賭欵，以示鼓勵。

其實，這班警探都屬於新的一代，他們有些還是大學生，與老一輩警探的作風完全不同。他們做事負責而澈底，絕不會斤斤計較到金錢問題。

最少石勇就是這一類硬漢。

他和探目唐英一齊出發，目的地是灣仔一幢寫字樓大厦。

這幢寫字樓大厦日間固然人來人往，即使晚上也不太過寂寞，因爲上面有一間酒樓夜總會。所以「流動賭檔」借用上面的寫字樓，主持人應該是相當聰明的。

夜總會通常總會在凌晨三四點才打烊，同一大厦之內，人來人往也不致引人注目。

唐英未落車之前，對石勇道：「我你二人不要一齊入內，但我們必須互相關照住，切勿失去了運絡。我們分頭活動，要走亦分先後，非迫不得已，最好不要採取過火行動。」

唐英在職位上總比石勇高了一級，所以他必須聽從唐英的指示。

×　×　×

「流動賭檔」之內，人頭湧湧。

這兒日間原是一間公司的辦事處，但這時候，那些辦公桌都被人搬在一起，每四張或六張拚作一堆，用大塊膠布蓋上，上面再放了木板——此等木板自然也是特製的賭具。例如骰寶的點數，大小和各式五花八門的賭法等等。

守住大門內的人，俗稱「天文台」，意思就是負責把風。如果有警方人員前來「冚檔」，就及時通知裏面的人。

「天文台」原則上認識許多熟客，但這一類人多數是「道友」之流的吸毒者，記憶力有限，未必記得那一個才是熟客。

因此，唐英和石勇二人都可以先後順利進入現場。

他們只是便衣警探，不是軍裝，與一般賭徒根本沒有兩樣。

他們進入裏面之後，發覺這兒的賭徒雖然衆多，但注碼並不太大。

石勇走到一張賭桌旁邊，那是賭骰寶的，一般賭徒大都下注一百數十元左右，很少有千元以上的；即使數百元也少。

石勇看準了，才下注二十元，賭「大」。他是相信了「入門賭一口大」這句口訣。

他當然希望贏，這些錢雖然是政府的，但他也不想輸掉它。

但是，那二十元還是輸了！

庄家開的是「小」。

石勇知道還要在這兒逗留頗久，那五百元要輸掉它，只是刹那間的事。

所以，他小心地下注，希望不必自己

掏腰包就好了。

他在骰寶檔先後輸了將近一百元，立即轉到別的賭桌去。

他一直都在有意無意之間，靜心觀察那些在場的賭徒們。

間中，他會留意一下他的拍檔唐英，他發覺唐英也正在四處走動。

石勇感到有些失望，因爲就憑他個人的觀察，似乎並無可疑人物出現。

這兒並非正式的地下賭場，只是臨時性的流動賭場而已，所以一切從簡。石勇想找點水喝，但，這兒並無酒水部設立。

他正感到納罕，突然有一名衣著光鮮的青年人入來。

那青年人當初還不太過引起石勇的注意，後來他走近一張賭桌時，竟然問主持那張賭桌的荷官：「你們這裏最大限注多少？」

此語一出，登時引起在場的人的注意，包括了石勇在內。

石勇仍然若無其事地，照舊下注，並未過份去理會他。

荷官打量了他一遍，道：「先生，請問你想下注若干？」

「一隻金牛。」青年人從口袋中摸了一隻「金牛」出來。

金牛亦即香港新出版的一千元紙幣。香港人喜歡爲鈔票加上別號，例如「十元」叫做「青蟹」，「百元」叫「紅底」，「五百元」稱作「駝背仔」，「一千元」叫「金牛」等等。

「我還以爲你下注一萬元呢。」荷官笑了笑！

其實所有在場的人幾乎都忍不住要笑了起來。

荷官又說：「一千元，我們一定賭得起。你放心下注吧！」

年青人毫不猶疑地下注，但輸了！

這一次，他下注二千元，荷官和身伴一名男子交換了一個眼色，仍不反對。

結果那年青人又輸了。

年青人似乎輸得性起，一次過將一疊鈔票摸了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所有隣近賭客的視綫，都集中到那年青人的身上。

因爲那一疊黃中帶淺灰的一千元面額鈔票，最少也有數十張之多。

也就是說，數目在數萬元之譜。

在一般豪華賭場，這是小巫見大巫，但就憑石勇和唐英剛才所見，這裏下注額並不見得太過大。

想不到他們正想離去之際，就出現了一個這麼闊綽的年青客人。

年青人沒有徵求荷官的意見，下注五千元買「大」。

荷官向身邊的中年人請示。

中年人輕輕一點頭，表示接納了。

結果，年青人還是輸了。

前後不足幾分鐘，年青人已輸了八千元。這一次，他將所有鈔票作孤注一擲！

所有圍攏在這張賭桌的人，都爲之嘩然。

年青人似乎很固執，他買的，還是「大」。

荷官很小心地，將那個黑色的骰寶盅搖了幾下。

等到大部份人都下了注之後，荷官叫了一聲：「開！」

結果還是開出「小」。

那麼一大疊千元大鈔，隨即納入庄家的袋裏去了！

年青人面不改容。

他從口袋裏摸了一包香烟出來，取了一支咬到咀角去。

再從口袋中取出一個打火機，燈光之下，一陣金光閃爍——那是一個十分名貴的鑲金打火機。

年青人走開了。

他噴着烟霧，態度悠閒，似乎對剛才的事毫不在乎！

在場的人都竊竊私議，猜測這傢伙若非二世祖之流，就是錢銀來得太易的偏門人物。

他轉到另一桌，看見注碼太小，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

唐英和石勇看在眼中，想在心裏，他們發覺這個年青人雖然衣着光鮮，但身上有許多處地方顯示並不「入時」。

在唐英和石勇眼中，他有些顯得土頭土腦的，尤其是那個髮型，以目前時髦青年的標準來說，太短了。

這是「暴發戶」的典型。

唐英和石勇二人不動聲色，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唐英先行離去。

他的目的是要到外面去等候這年青人離開這間賭場。

石勇若無其事地，繼續參加賭博。

他不會太過接近那年青人，以免打草驚蛇。但他一直小心監視那年青人，不讓他悄悄離去。

年青人沒有下注，他顯然發覺了這兒的注碼太過細小。

他終於走了！

石勇也跟了出去。

× × ×

街上，靜悄悄的。

還未到午夜，已經靜得出奇，夜香港已經褪了色，不再像以前，那麼熱鬧、燦爛！

香港爲什麼會變成這副樣子？是香港人的收入減少了嗎？還是那些人躲在家裏看電視，不想出街？

只有居住在香港的人才最明白：怕被刦！

所以，一到了夜色稍深，街上行人就會越來越少。

唐英探目離開了那「流動賭檔」之後，便一直躲在路旁他的汽車之內。

他一直等待着，靜中窺伺。

黑暗中有幾個人影在閃動。

假如在平時，唐探目已經開始過去採取行動，因爲那幾個人，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人。九成是刦匪之類，在等一些夜歸人落手。

但是，唐英有任務在身。在未有事發生之前，他不想分心。

不久，有個人由那幢大廈出來。

從身型、衣着看，分明是他要等待的年青豪賭客。

就在這刹那間，剛才那幾個黑影，突然自黑暗中飛撲而出。

總共是三個人。



##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 邵錦堂

混沌書生

邵錦堂．湖州人．身負絕技．能挾重資走京師．十日可到．一日過山東開成廟地方．有盜尾其後．行將攫其金．邵知之即掛金樹上．下馬與盜搏．盜不能敵．問曰．足下拳法．出自何人所授．邵答曰．李鳳池耳．盜曰．破李鳳池拳．必須吾妹來．汝敢在此相待乎．邵笑曰．懼女子非大丈夫也．遂坐以待之．盜去．少頃．一女子來．服元色小襖．年約二九．貌若天人．覿面即格鬥．歷一小時之久．女子曰．止．汝拳法非李鳳池所授．當別有人也．邵以實告曰．我非學於李．實學於胡亞乾．女子曰．然則須至余舍．彼此一飯．再鬥方決．汝敢往耶．邵持勇竟隨赴其家．則其兄已先率妻歡迎門外．高呼曰．妹夫來矣．進內即以紅巾蒙妹頭．强之交拜．邵駭然問故．曰．吾父某．昔日亦爲人保鏢．路遇李鳳池．相與角鬥受傷而死．吾與妹立志復仇．欲同習拳法．須拜勝於李鳳池者爲師．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尊師胡亞乾．苦無人引進．適與君遇．君是其高弟．必可引見尊師．傳習拳法．俾報此仇．故願以弱妹嫁君也．邵聞言大喜．遂允贅其家．別遣人賫腰金赴京．後惜不知其所終．

一個持刀吆喝：「不要動！我們只爲求財，你如果呼叫就要你的命！」

另外二人分別動手將年青人制服。

毫無疑問，這三個刦匪揀得好對象，那年青豪賭客的身上肯定還有許多現金。

唐英正推開車門落車之際，跟隨着那年青人離開賭檔的石勇，已拔槍在手，吆喝着說：「全部給我站下來！誰敢動一動，我就開槍殺他！」

石勇的出現，令到各人均感到愕然。

其中一名刦匪揮刀反擊，石勇如果開槍，他肯定可以命中對方。

但石勇沒有開槍，揚手之間，舉起手槍擋格開對方的利刀，飛起一脚，踢得那刦匪朝天仰倒！石勇再衝前，一脚踏在他的胸前，槍咀下指：「你活得不耐煩了，小子！」

那一邊，其餘二名刦匪以爲可以乘機逃走，却給唐英過來，及時拔槍制止。

石勇繳去那刦匪的利刀，不准他站起來，要爬地過來，與二名同黨在一起。

在這刹那間，石勇靈機一觸，急忙向唐英示意着說：「既是同道中人，看來我們總得賣個賬吧。唐老兄，不如將他們押上車去，慢慢再作商量好不好？」

石勇所以這麼說，目的是及時示意唐探目，叫他千萬別表露警探的身份。

他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假如人家知道他們是警探，勢必有所避忌。

唐英也夠機警，果然也會意。

於是這四名年青人，一齊被押登唐英的汽車裏面去。

未登車之前，三名刦匪和那個豪賭客都先在車旁接受一次檢查，以防他們藏有武器。

上了車，石勇質問那三名刦匪：「告訴我，你們是那兒的？」

三名刦匪都十分年青，他們吶吶地說：「我們並不屬於什麼帮會。」

「那麼，你們準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在這個地頭亂來。」石勇又問：「今晚做了多少次？」

「這才是第一次，」其中一人說：「我們不久之前在賭檔內發現了這個肥羊，想不到你們也看中了他，眞對不起。」

石勇道：「你們還算知機，以後最好不要讓我再見到你。」

三名刦匪如獲大赦！

因爲對方有兩支眞槍，他們顯然處於劣勢，人家放他們一馬，已經是非常之難得。

唐英探目知道石勇的目標在乎那年青豪賭客身上。

但是，將三名刦匪輕輕放過，似乎又太過便宜了他們。

不過，石勇既然已說了出口，又怎可以讓他露出馬脚？

因此，他只有看着三名刦匪急急如喪家之犬，匆匆離去。

石勇一邊示意唐英開車，一邊對那年青豪賭客說：「朋友，你貴姓？」

「嗯！小姓……小姓陳。」那年青感到有點不妙，反問道：「你兩位是誰？」

「爲什麼你不猜猜看？」石勇故意這麼說。

「警探？」年青人試探地反問。

石勇格格大笑：「如果我們是警探，相信你也完了！」

唐英一邊開車，一邊以行家的口吻道：「兄弟，你似乎很好世界！」

「嗯——」年青人吶吶地說：「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別裝蒜了！」唐英對石勇道：「看看他口袋裏還有多少錢？」

石勇的手槍一直抵住對方的腰間，所以他不敢反抗。

石勇探手他的大衣內袋，摸出一大叠千元大鈔！

另一個內袋却空空如也。

石勇笑道：「你眞有辦法，原來大遠東一案是你幹的。」

「嗯——」年青人道：「不！我沒有做過案，你們弄錯了。」

「弄錯了？」石勇又是一陣格格的大笑。

當他的笑聲停止後，對唐英道：「警方出多少暗花？老唐。」

唐英煞有介事地說：「似乎有五萬元，加上廠方五萬元花紅，總數有十萬大元，我你二人平分，每人也有五萬元。」

「那麼，將車子開往就近的警局裏去如何？」石勇故意對唐英道。

「你似乎太短見吧！」唐英扯着貓尾說：「而且，我們這樣做，萬一讓行家知道，會怪我們不够義氣。」

「嘿！這世界有什麼道義可講！最重要還是講實力！」石勇獨持異議，自有他的理由：「我們爲了那十萬大元，對警方既够義氣，他們相信一定會爲我們保密。別嚕囌了，開車到警局去。不要錯過了這一條發財捷徑！」

「慢着，小石，請聽我說。」唐英做好做歹的說，「我們出來不外乎求財而已，不如先跟這位弟兄談談。」

石勇道：「你看不出麼？他瞧不起我們，不想跟我們講話！」

那年青人忙道：「不！不！你們千萬不要誤會，剛才我只是弄不清楚你們是什麼來頭。」

石勇道：「現在你可明白了沒有？」

「我雖然還不大明白，但最少也知道你們不是警方的人。」年青人又說：「兩位到底想怎麼樣？」

「你是那一帮的朋友？」石勇單刀直入地問。

年青人道：「坦白告訴你，我們並無帮會，只是幾個朋友走在一起。」

「鄉下來的？」石勇從對方的髮型看，已猜出了他是偷渡客。還有那土頭土腦的一舉一動。

「不錯，我和幾個朋友都是。」年青人道。

石勇說：「其實你們十分危險。」

「爲什麼？」

「這兒每一黑帮組織，都有自己的地盤！你們不懂門路，隨時有被殺可能。」

「然則，你們是什麼帮？」

石勇道：「暫時我不會告訴你，總之我們既是同道中人，我決不會指你行黑路。現在先帶我們去會會你那幾個朋友。」

「嗯——」年青人猶疑着。「我怕他們責備我啊。」

「傻瓜，當他知道我們對你們有利無害時，不但不會怪你，還要多謝你呢！」

「好吧！我儘管試試。」

於是，那年青人指示着唐英開車到一條街道去。

據說，他們一夥人就住在該處。

× × ×

這一帮人共有六個成員。

當然，他們並非范森明那一帮，但却同樣是一班偷渡來港的青年人。

屋內，有四個人正在聚賭。

另外兩個人分別出外消遣去了。

突然有人按响了門鈴。

「誰？」有人神經質地吃驚起來。

有人離座去開門。

有人聲聲叫住：「小心看清楚！切勿亂開門。」

也有人自我安慰地說：「可能是小陳或阿林回來了。」

負責應門的人透過門眼，看見站在外面的，正是他們的同黨小陳。於是門開讓他入來。

小陳神色張惶不安，屋內四人感覺得到事情似乎不妙。

其實幹他們這種勾當，經常就是這麼担心吊胆的，沒有一覺好睡。

小陳將他的遭遇改頭換面地說了出來，大概是怕同伴怪責他太過張揚，不該在賭場之內出示大叠鈔票，以致招來刦匪。

所以小陳只說在路上被刦，得二名行家相救；那兩個人要求與他們合作，但他不敢答允，先回來徵求大家的意見。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一個年紀較大，像是首領的說。

「我還不大淸楚，總之他們是此地黑社會中人，而且還有槍！」小陳說。

豈料他幾乎未說完，那首領就盯住他問：「什麼？有槍？」

「是的，兩個都有，否則，那三個阿飛刦匪已經得手。」

「小陳，你肯定他們不會是警探？」

「不會的。假如是警探，即使不抓去三個阿飛刦匪，我也逃不了。但是現在，他們正在下面等我消息……」

首領勃然大怒。

「什麼？你未經我同意，竟將別人帶到這裏來？」他一手執住小陳的衣領，將他整個兒揪了起來。

小陳忙解釋道：「他們在下面，根本不知我們住在第幾層樓，你放心……」

但是，首領也不等他講完已吩咐各人：「快些收拾一切，我們由後門撤退！」

其他三人行動極之敏捷。

首領則將小陳拳打脚踢，他十分生氣！氣得嗷嗷大叫。

他們迅速由後門撤退。

小陳不敢反抗。

但是，他心裏想，此番首領決不會放過他。

當他們剛走到後門時，前門已有人按响了門鈴。

他們沒有理睬門外的人！雖然那可能是他們另一個外出未返的同黨。

首領一邊催促三個同黨先行，一邊押住小陳殿後。

他們迅速落到了街上。



一名同黨將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開動了。

首領正待將小陳推上車去，那邊突然有人吆喝着說：「我是警探！前面的人快些止步舉手。」

但是話猶未完，首領已拔槍，反身先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劃破了黑夜沉寂，也引起了另一聲槍聲的還擊。

剛才吆喝着的，並非別人，正是唐英探目。

原來他和石勇二人押了小陳回到這兒之後，小陳果然相信他們也是黑道中人，答允回去先徵求同黨的意見，彼此進行一次大合作。

但是，小陳進入那幢大廈之後，石勇也迅速跟踪他。

石勇看見電梯停在「4」字，知道小陳等人住在五樓。

他上到五樓，却發現有「A、B、C、D」四座單位。

他本來也不知小陳究竟在那一座。但石勇是一位警探，他看見其餘三座的門脚都黑沉沉的，只有「A」座門脚有光透出，於是決定了小陳在「A」座之內。

他按門鈴，但沒有反應。

另一方面，唐英在下面等待着，一邊以車內的無綫電話通知了總部，一邊想辦法防止匪徒逃走。

他後來發覺這幢多層大厦還有後門，急忙跑到後面去。

想不到，果然他見到有人押住小陳，正待登上一輛汽車去。

唐英担心小陳有危險，立刻及時採取行動，但他想不到對方也不甘示弱，這麼快便以手槍向他射擊。

他立即開槍。

但並未命中。

首領上了車，車子立即疾馳而去。

小陳該多得唐英，假如不是他及時發出了一聲吆喝，他已被推上車去。但現在，他却可以擺脫了他的同黨。

首領顧得了開槍掩護其他三名同黨撤退，却不得不放開了「小陳」。

小陳明知這一次如果被首領帶走，到頭來必被視作「內奸」，加以嚴懲，即使不死，苦頭也有得他吃。

但是現在，他總算大難不死，或者可以說死裏逃生吧！

唐英無法制止，只有瞪住一車四人逃去無踪，唯一的收獲就是把小陳留下。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 煞星・黑鳳・嬌貴情（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天龍爲了探明穆昌遠的罪行惡跡，冒稱是個馬販子賈無影，去到雄風牧場購買馬匹，同時顯露了一身武功，穆昌遠見他武功不凡答應給他二百匹馬，但定要他留在牧場任職，這正合駱天龍心意，他把馬匹送往金星堡杜定風那裏，以建立一隊神風隊……駱天龍在雄風牧場不久就發現了穆昌遠的一項大秘密，爲證實這秘密，他向穆昌遠告假，跑到錦州城找到威遠鏢局總鏢頭魯震東，從他那裏拿到了穆昌遠的罪證之後，駱天龍趕回雄風牧場準備向穆昌遠下手……

## 儂是誰家女　玉匣藏奥秘

人名樹影，穆昌遠聽得心頭不禁猛然一震，雙目倏地一睜，道：「你就是獨闖黃河十八案，武林人稱『煞星』的灰衣客！」

駱天龍淡然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我。」

穆昌遠目中飛掠一絲異色地道：「聽說你已投身裕親王府，是裕親王府裏的西席，也是多倫格格的隨身護衞，是麼？」

駱天龍點頭道：「你的消息够靈通的，目前我正是這麼個身份。」

穆昌遠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如此說來，我們該是自己人了。」

駱天龍搖頭道：「我却認爲不是。」

「你認爲不是？」

「嗯，否則，我就不會得化名賈無影到這兒來了。」

「噢！你大概還不知道老夫的眞實身份吧？」

「我不但知道，而且十分清楚。」

在穆昌遠心中認爲駱天龍一定不知他的眞實身份，否則，駱天龍決不會不承認他們是自己人。

那知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駱天龍的回答，竟十分清楚。

這，實在大出穆昌遠意外，也使穆昌遠心中頓時產生了忐忑不安。

他本是個心機深沉之人，心中雖已產生忐忑不安，但外貌神色却仍然很鎭定地說道：「你既然十分清楚，那你怎還認爲不是？」

駱天龍淡淡道：「道不同不相爲謀，這話你可懂？」

穆昌遠因爲心中有鬼，一聽這話，臉色不由再也鎭定不住地一變！

旋而，他暗暗吸了口氣，搖搖頭道：「我不懂你這『道不同』的意思是指何言？」

駱天龍冷冷道：「我要殺你，這麼說，你該懂了吧？」

穆昌遠雙眉倏地一軒，道：「你要殺我？你與我有仇麼？」

「無仇。」

「那你爲何要殺我？」

「我當然有道理。」

「我請敎？」



駱天龍道：「因爲你是當年夜襲含烟山莊，屠殺雲大俠夫婦全莊血案的元兇魁首之一！」

一聽是爲了「含烟山莊」的血案，穆昌遠立時定下了心，也鬆了口氣，神情平靜地一笑，問道：「還有別的原因麼？」

駱天龍冷冷一笑道：「這就已經很够了！」

穆昌遠道：「這麼說，你是來替雲莊主夫婦報仇的了？」

「不錯。」駱天龍道：「我已決心殺你以慰他夫婦泉下之靈！」

穆昌遠目光一凝，道：「我請敎，你與他夫婦有何關係淵源？」

駱天龍搖頭道：「毫無淵源關係！」

穆昌遠道：「那你爲何要替他夫婦報仇？」

駱天龍道：「因爲他夫婦乃是武林同道尊仰的一代仁俠，也爲武林正義。」

穆昌遠淡然一笑，道：「你可知道當年夜襲之事乃是上命差遣，我只是奉命行事。」

「你想藉此替你自己脫罪！」

「我說的乃是事實。」

「但是據我所知，事雖上命差遣，上命並未要你們屠殺全莊。」

「上命雖未明令交待，但是當時的情形我們如不……」

他話未說完，外面院子裏突然傳來白寒山的聲音，說道：「塲主，你跟賈兄弟談完了麼？」

駱天龍劍眉方自微微一皺，穆昌遠揚聲說道：「談完了，寒山，你進來吧！」

白寒山臉上含着笑，雙手捧着一個大食盤，快步走進房來。

食盤中有酒有菜，白寒山剛將食盤放下，穆昌遠立即含笑說道：「司馬兄弟，酒菜拿來了，請先坐下喝兩杯，如何！」

駱天龍冷冷道：「不必了。」

突然抬手一指，點上了白寒山的軟麻穴。

白寒山身軀一震！恰巧跌坐在一張椅子上，雙目突地一瞪，道：「賈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駱天龍淡淡道：「對不起，白總管，委屈你片刻，稍時你就會明白了。」

白寒山目光轉朝穆昌遠望去，穆昌遠竟是神色淡淡地朝他一笑說道：「寒山，你大概還不知道吧，他的眞實身份是裕親王府的西席，多倫格格的隨身護衞。」

白寒山雙目不由倏又一瞪，道：「名震當世武林的『煞星』司馬子都！」

穆昌遠點了點頭，道：「他是來找我替含烟山莊雲莊主夫婦報仇的！」

白寒山愕然一怔道：「他是……」

駱天龍冷聲截口道：「白寒山，這不關你的事，你別多問了。」

話聲一頓，雙目倏射，威稜地逼視着穆昌遠，道：「穆昌遠，你怎麼說？」

穆昌遠冷冷道：「你一定要替雲老兒夫婦報仇？」

駱天龍道：「我說過的話，從不更改的！」

「你自信你能殺得了我？」

「我要是沒有把握就不會來了。」

「你可曾仔細想過殺了我的後果？」

「什麼後果？」

「你既然知道我的眞實身份，就該想到殺了我，大淸朝必不會放過你，那時，天下雖大，必將無你立足之地！」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你這是想以淸廷的勢力來威嚇我放過你麼？」

穆昌遠道：「你誤會了，我說的全是實話，是一番好意，也是因爲愛惜你的一身所學，實在是個人才，不願你爲稱一時意氣，而落個被天下搜捕的叛逃罪名。」

駱天龍冷冷道：「你別徒說廢話了，今天你雖然舌底燦蓮也沒有用，也絕難更改我殺你的決心，我勸你還是省省吧。」

穆昌遠忽然輕嘆了口氣，說道：「俗語說得好，忠言逆於耳，良藥苦於口，你既然這麼說，我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駱天龍淡淡道：「你既已沒有什麼好說的，那麼我問你，你是要自己了斷，還是與我放手一搏？」

穆昌遠道：「這你何必多此一問，你武學功力雖然很高，名震江湖，人稱『煞星』，但我還不相信你眞能殺得了我。」

駱天龍道：「這麼說，你是要與我放手一搏了！」

穆昌遠嘿嘿一笑，道：「我生性就是個『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人！」

駱天龍冷冷道：「如此你就準備出手吧，我給你一個光機。」

穆昌遠道：「謝謝你給我一個先機，只是這書房中地方太窄太小，如何施展得開手脚。」

駱天龍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到外面去動手？」

穆昌遠道：「不錯，既是放手一搏，就該到寬敞一些的地方去動手，俾能傾盡全力施展手脚。」

駱天龍道：「你眞正的用心大概是想藉此驚動你的那些心腹死黨吧？」

這話，一語中的，說中穆昌遠的心意了。

雖然，他心裏確實不信駱天龍眞能殺得了他，可是也無把握對付得了駱天龍。因此，他乃才借「俾能傾盡全力施展手脚」爲由要到外面動手，藉以驚動他的心腹屬下，必要時來個聯手圍攻保命。

他本是個極工心計，陰沉奸詐的人。

駱天龍這一說中他的心意，他立即嘿嘿一笑道：「你害怕？」

駱天龍揚雙眉微微一揚，道：「你用不着激我，外面院子裏的地方够大的，我們到院子裏去吧！」

語聲一頓，抬手一擺，道：「請！」

穆昌遠心意已達，自是沒再說話，舉步往外面院子裏走去。

駱天龍伸手一把提起白寒山，隨後跟出，將白寒山放在書房門外走廊地上倚壁坐着，含笑說道：「白總管，我與穆昌遠的這塲搏戰，你是個見證人。」

話落了，跨步下了走廊，走向院子中央，在穆昌遠對面八尺之處停步峙立。

穆昌遠雙目寒芒如電地射着隨天龍，冷聲說道：「司馬子都，老夫實在很愛惜你的武功人品，現在你要是肯改變心意，追隨老夫效力，還來得及！」

駱天龍冷冷道：「我已說過，今天你縱是舌底燦蓮，也難搖動我的決心，你還

是別再白說廢話，亮你的兵刃與我放手一搏吧。」

穆昌遠倏然輕聲一嘆，道：「這眞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你既然如此執迷不悟，老夫只好成全你了。」

話落，探手一撩衣襟，自腰問撤出了一柄銀光耀眼，寒氣森森逼人的軟劍！

駱天龍雙目陡射驚異之色地，脫口道：「銀虹軟劍。」

「不錯。」穆昌遠點頭道：「你能識得這柄劍，見誾實在不差……」

他「不差」兩字方落，臉色却倏然一變，凝目喝道：「你怎知這柄劍的？」

駱天龍冷冷道：「我跟你提個人，你就明白了。」

穆昌遠道：「什麼人？」

駱天龍道：「昔年武林人稱『銀劍琴心』的上官先生。」

穆昌遠心神猛然一震，目射驚色地道：「你認識上官先生？」

駱天龍道：「豈只認識，他老人家還是我的授藝恩師之一。」

穆昌遠道：「你是他的弟子？」

「嗯。」駱天龍雙目倏射威稜地道：「袁常麥，怪不得他老人家一直找不到你，原來你竟改了姓名，躲進了官家。」

穆昌遠心神猛又一震，道：「你說什麼，誰是袁常麥？」

「你，你就是袁常麥！」

「老夫不是，老夫名叫穆昌遠。」

「你還想抵賴！」

穆昌遠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老夫進入官家已經二十多年，誰不知道老夫姓穆名昌遠，而且……」

駱天龍冷聲截口道：「別廢話了，不管你是袁常麥還是穆昌遠，今天我都一樣非殺你不可……」

他話未說完，驀聞衣袂破風聲中，人影劃空電射，掠落二十四名青衣漢子。

這二十四名青衣漢子身形落地，立即各撤兵刃，圍成了一個兩丈來大的大圓圈，全都目射灼灼精光，虎視眈眈地瞪視着駱天龍。

駱天龍氣定神凝地，星目如電般環掃了那二十四名青衣漢子一眼，望着穆昌遠淡然一笑，道：「這大概都是你的心腹死黨吧？」

穆昌遠激使駱天龍到外面院子裏來動手，仗恃的就是這個。

因此，他立即一點頭道：「不錯，你沒想到有這麼多的人吧？」

駱天龍淡淡道：「你該知道人多並嚇不了我，那黃河十八寨的人比這更多！」

穆昌遠陰聲一笑道：「但是老夫的這些兄弟都與黃河十八寨的人大不相同。」

駱天龍道：「怎樣大不相同？」

穆昌遠道：「他們都是老夫親自調教出來的殺手，不但個個功力精深，而且心感老夫知遇之恩，全都願意為老夫拚死効命。」

一聽這番話，駱天龍心中不禁暗暗皺了眉。

他雖然外號人稱「煞星」，事實上他乃是個心地仁厚之人。

今天，他目的只在殺穆昌遠一人，實在不願多殺無辜，然而眼前的這二十四名青衣漢子……

他心中意念飛閃，倏然作了個決定，神色冷淡地一笑道：「如此你還等什麼，你和他們聯手齊上吧！」

穆昌遠雙目殺芒一閃，嘿嘿一聲冷笑，陡地抖劍一揮，沉喝道：「上！」

聲落，「銀虹軟劍」揮舞起漫天劍影，當先騰身撲出！

刹時，頓見寒光電閃，耀眼生花，二十四名青衣漢子立時身形齊動，全都各揮兵刃猛朝駱天龍攻到。

駱天龍心中雖然不願多殺無辜，但眼前的情勢，他如不狠下心腸殺幾個人，絕對不行。

因此，他一見穆昌遠與其心腹死黨各揮兵刃攻到，立時雙掌疾揮，身形電旋，一口氣竟拍出了十八掌之多。

他早已凝聚一身功力蓄勢待發，是以這十八掌拍出，掌掌勁氣排空，力如山湧，威猛絕倫無儔。

穆昌遠和二十四名青衣漢子，立被他這種威猛絕倫無儔，排空山湧般的勁氣掌力，迫得攻勢一窒，身形連連後退。

有七八名青衣漢子且被震得胸中發悶，血氣浮動上湧。

駱天龍他就抓着穆昌遠與一衆青衣漢子攻勢一窒，身形連連後退的電閃刹那，立即採取了他心中所作的決定——「擒賊先擒王」的攻勢。

只聽他口中突然一聲冷笑，騰身疾撲穆昌遠，探掌如電，奇快無匹地直抓穆昌遠的右腕脈門。

穆昌遠心頭猛然一驚。

因為駱天龍的來勢奇快，他來不及出劍，倉促間只有疾快地側身，縮右腕，避抓，左掌一翻，猛拍駱天龍的胸窩。

他這種避抓攻敵應變的身手，雖是十分快速，顯出了他一身武學火候的高明。

但是，和這位才智所學兩更高絕的駱天龍比起來，他就差得多了。

駱天龍的手法比他更快。

穆昌遠左掌拍出，駱天龍身軀一側，已先一步地避開。

於此同時，穆昌遠驚覺右腕一緊，駱天龍的一隻手已拿住他的右腕脈門，頓時猶如上了一道鐵箍。

穆昌遠不禁心胆皆顫。

連忙猛然提氣，運力猛掙右腕。

可是不掙還好，一掙之下，不但未能掙脫，右腕骨立時疼澈心肺，右半個身子反而痠麻無力，手中的「銀虹軟劍」也立刻握不住的掉落地上。

也就在如電閃之間，已有十多名青衣漢子沉聲大喝，手中兵刃分自左、右、後三方快速凌厲的齊朝駱天龍刺扎攻到。

情形顯然，他們想以凌厲的攻勢，迫使駱天龍鬆手放開穆昌遠。

駱天龍雙眉一挑，右手一帶穆昌遠的身子往外一推，迎着右邊攻來的四名青衣漢子衝去。

那四名青衣漢子想不到駱天龍竟會使出這一手，心頭全都不禁駭然大驚。

幸虧他四個的功力身手均皆不弱，反應也極靈敏，驚駭中連忙氣沉丹田，硬刹住攻勢，手中兵刃飛快地撤招，伸手扶住穆昌遠直衝過來的身子。



這眞是個非常驚險令人心顫魄動的場面。

那四個青衣漢子若不是眼明手快，反應只稍微遲慢一點，穆昌遠勢非衝在他四個的兵刃上，濺血當場不可！

穆昌遠雖然逃過了一場濺血之危，但是那從左、後兩方撲攻駱天龍的青衣漢子，却有四個遭了殃。

駱天龍於推出穆昌遠身子的同時，立即雙掌齊揮，掌力如山般地拍向左、後兩方撲到七件兵刃。

一陣悶哼，慘叫之聲倏起。

七個青衣漢子中，竟有四個傷亡在駱天龍的這兩掌掌力乎下。

傷了一個，死了一雙半。

駱天龍舉手投足之間，死傷了四個青衣漢子，這等功力身手，實在驚人凜心。

穆昌遠見狀，心中不由暗吸了口氣。

至此，他已深知他苦心調敎出來的這二十四名心腹殺手，雖然個個都有一身精深的功力，也個個都能為他赴死效命！

但是，却不足倚為仗恃，不足以保他自己的命！

因為時間一久，這些殺手必然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全都難逃刦數，最後，他自己亦必被殺！

在這等情勢之下，只有一個辦法——走！

趁着這些殺手人數還多，還能擋得住駱天龍的時候走！

他心中「走」念一生，立時沉聲大喝道：「兄弟們，大夥兒全力殺！」

大喝聲中，他身形突然騰起，直上夜空！

那些青衣漢子雖然眼見穆昌遠騰身直上夜空，但他們竟是視若未睹，絲毫無動於衷的各揮兵刃，威猛凌厲的撲攻向駱天龍！

按理，駱天龍他見穆昌遠要逃，他應該立刻騰身急追才是，那知他竟和那些青衣漢子一樣地，也視若未睹，絲毫無動於衷。

他身形有如風飄電閃地閃避着那些青衣漢子攻至的兵刃，雙手十指飛彈，指風嘶嘶聲中，悶哼之聲此起彼落，那些青衣漢子一個個「砰」然倒地。

眨眼之間，只賸下七八個青衣漢子，仍然奮不顧身的拚死狂攻！

說來實在太慢。

穆昌遠的身形剛騰上夜空，半空裏驀地響起一聲震人耳膜的霹靂大喝：「穆昌遠，你還想跑麼，下去！」

相隔十多丈遠的大廳屋頂上，突照冒起了一條身材高大的人影，比穆昌遠的身形騰高了一丈尤多，快如流星箭矢般地直撲穆昌遠！

人未到，掌已先發！

居高臨下，一股如山般地雄渾掌力，剛猛無儔的猛朝穆昌遠當頭壓下！

穆昌遠心頭不禁駭然大驚！

他身懸半空，無法着力，自是不敢硬接這種掌力，急地猛提一口丹田眞氣，右袖一拂，借力向左邊三丈多外的屋上掠去了！

驀地，出人意外地，左邊屋上也冒起了一條人影，抬手拍出一股剛猛的掌力，沉喝道：「姓穆的，你認命吧，要是跑了你，咱們丐帮弟子可就沒臉面見人了！」

穆昌遠心頭不禁又是駭然大驚！

他一身功力雖然高絕，但在這等情勢之下，再也無法提得住氣，變換身法逃命了！

無可奈何，只得吁氣沉身下墮。

他身子剛下墮落地，那第一個現身出手攔阻他逃走的身材高大之人，身軀也已落地，緊接着，四面屋上也都有人現身掠落。

人數共是八個，都是四十多五十歲不到的中年大漢！

穆昌遠目光一瞥之下，不禁心胆俱顫，臉色頓時一片煞白，暗暗一嘆，道：「完了！」

原來那身材高大之人，乃是當今武林譽稱第一大帮的丐帮帮主「震天神掌」衞義。

八個中年大漢，則是名震江湖的丐帮八大護法！

怪不得穆昌遠騰身欲逃時，駱天龍竟然視如未睹，不追，敢情他是早有成竹在胸，早就佈下了這麼一個插翅難飛的天羅地網！

這時，那賸下的七八個青衣漢子，已全被駱天龍以隔空彈指指力點制了穴道，躺倒在地上。

駱天龍神情瀟洒地俯身由地上拾起穆昌遠的那柄「銀虹軟劍」，跨步站立在穆昌遠對面五尺之處，倏然抬手，「銀虹軟劍」筆直地，劍尖抵在穆昌遠的咽喉上，目射威稜地說道：「袁常麥，我問你句話，希望你實答！」

這時，穆昌遠已知自己的這條命，今天是完蛋定了，因此，他臉色神情反而平靜了下來，淡淡說道：「什麼話？」

駱天龍道：「你的那位義女心怡姑娘，她是那裏的人氏？」

「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要知道她的身世。」

「然後呢？」

「送她回家，讓她認祖歸宗！」

「你不必白費心機了，她家裏根本沒有人了！」

「但是，我仍要你實說出她的身世來歷！」

「如果老夫不想說呢？」

「你最好是從實說出來！」

「不說，你又能把老夫怎麼樣？」

駱天龍雙目寒芒一閃，道：「那便是你自找苦吃！」

穆昌遠淡淡道：「老夫反正已經死定了，何在乎什麼苦吃，除非你能答應老夫一個條件！」

駱天龍道：「什麼條件？」

「不殺老夫！」

「你別做夢了，你作惡多端，為人陰險狠毒，死有餘辜，我豈會答應你這種條件！」

「你不答應那就由你了！」

駱天龍雙眉微揚了揚，倏然冷聲一笑道：「袁常麥，你是個聰明人，當該知道，你雖然已經死定了，但是死法却有所不同！」

穆昌遠道：「怎樣不同？」

駱天龍道：「從實說出心怡姑娘的身世來歷，我會讓你死得很痛快。否則，你便會吃盡那逆血倒流，萬蟻鑽心的痛楚，嘔血而亡！」

穆昌遠心神不禁暗暗一顫！

「逆血倒流，萬蟻鑽心。」乃是武林最殘酷的逼供手法，那種痛苦，決不是血肉之軀的人所能受得了的！

因此，他心中害怕了，也默然了！

駱天龍目射威稜，語聲冷凝地道：「袁常麥，你答我問話，說是不說？」

穆昌遠吸了一口氣，道：「老夫若是不說，你眞要用那種不人道的手法對付老夫麼？」

「你也知道不人道？」

「天下武林誰不知那是最殘酷不人道的手法，老夫又豈會不知！」

「這話說的也是。」駱天龍點了點頭，目光倏地一凝，道：「那麼我問你，你們用這種手法對付江湖同道時，你想過這『不人道』三字麼？」

穆昌遠道：「那與你我今天的情形立塲不同了，不能一概而論！」

「怎樣不能一概而論，情形立塲又如何的不同？」

「因爲你我今天的情形只是江湖上的私怨，而老夫却是爲公，用那種手法對付的那些人，他們都是罪該凌遲的叛逆！」

「哦，他們都是叛逆，那麼你呢？」

「這還用說，老夫是大清朝廷的侍衛，是爲官家清除叛逆的官人！」

「你可知道你在我的眼中是什麼？」

穆昌遠眨眨眼睛道：「總不會得是狗腿子鷹犬吧！」

駱天龍搖頭道：「當然不是，我目前的身份是裕親王府的西席兼護衛，我若是這麼罵你，那不等於在罵我自己嗎？」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你在我的眼中，你不但是個大叛逆，而且是個人面獸心，畜牲不如的衣冠禽獸！」

穆昌遠雙目突地一瞪，道：「你……你……」

駱天龍冷笑道：「我怎麼樣？我罵得對不對，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丐帮帮主「震天神掌」衞義突然哈哈一聲豪笑道：「罵得痛快，眞是淋漓盡致，實在令人心裏舒服！」

駱天龍側首朝他一笑道：「叫帮主笑話了！」

驀地，一聲大喝倏起：「狗匹夫，你還敢弄鬼！」

原來，就在駱天龍與衞義說話，微一疏神之際，穆昌遠竟突然雙手齊揚，打出了兩把暗器，分射駱天龍與衞義等八大護法！

他雙手齊揚，打出兩把暗器之後，立即身形一仰，向後倒竄了出去！

那發聲大喝的，是八大護法中位居第三的「追風神乞」阮定嵐。

穆昌遠雖在駱天龍的劍尖指制之下，但是八大護法都深知他心裏陰沉狡詐非常，因此並未放鬆對他的監視！

是以，在他雙手齊揚，阮定嵐的大喝聲中，八大護法巳都紛紛出手，以掌力震落射來的暗器！

穆昌遠的一身功力實在够高的，他身形後仰倒竄，一口氣竟然竄出了三丈七八尺遠。

可是，當地他雙脚着地，身軀電旋，正欲提氣騰身拔起時。

突然，他神情猛地一閃！呆住了！

眼前站立着一個人，神色冷凝，雙目如電，嘴角含着冷笑的逼注着他！

這人正是駱天龍。

穆昌遠心中不由暗抽了口冷氣！

他自以爲這一手很高明，身法又快逾閃電，也自信一定能够逃得性命！

然而，竟仍然沒能快得過駱天龍，還是慢了一籌！

也就在他神情猛地一震，一呆之際，丐帮八大護法位居第五的「霹靂丐」羅小乙巳追踪撲到！

羅小乙生性暴躁，他因心恨穆昌遠在這等情況下，居然還不肯死心，還要打出歹毒的暗器，妄想傷人！

是以，他身未撲到，「霹靂掌」力巳發，直擊穆昌遠的後心！

駱天龍一見連忙揚聲說道：「羅護法，請掌下留情！」

他雖是必殺穆昌遠，但在未問出怡心姑娘的身世來歷之前，他必須留其活口！

因此，他怕羅小乙這一掌會立刻斷了穆昌遠的魂！

「砰！」地一聲，羅小乙的掌力巳擊實在穆昌遠的後心上！

羅小乙雖於耳聞駱天龍的話聲時，卸去了三成力道，但仍然够强猛的！

這一掌，只打得穆昌遠的身子往前衝出，張口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人也跌扒在地上！

駱天龍就站立在穆昌遠面前五尺之處，若不是他閃身得快，穆昌遠的身子幾乎在他的身上，險險噴得他一身血漬！

羅小乙見狀不禁愕然一怔，皺眉道：「這狗匹夫怎地這麼不濟事，連咱這四成功力的一掌都經受不起！」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他巳經被我廢了一身功力，如何經受得起！」

羅小乙聞言這才明白，但他心裏却不禁有點兒詫異不解，因爲他根本沒看見駱天龍抬過手，不明白駱天龍是如何廢掉穆昌遠的穴道的？

他望着駱天龍張了張口想問，但却又沒好意思問。

駱天龍見狀便含笑問道：「羅護法有什麼話要說麼？」

羅小乙微一搖頭道：「沒什麼。」

說着，巳大步走向一邊站立。

這時，穆昌遠巳自地上吃力地爬了起來，抬起一隻手抹了抹嘴角的血漬，神色凄厲如鬼地喘着氣，說道：「司馬子都，你們的心腸好狠毒！」

駱天龍冷聲一笑道：「袁常麥，俗話說：『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太不識時務了，這是你自找的，焉能怪得上我們！」

聲調倏地一沉，威稜迫人地說道：「現在你說是不說？」

穆昌遠吸了口氣，軟弱的說道：「她是個孤兒，自小被我撫養長大的。」

「她父母是誰？」

「不知道。」

「她是那裏人氏？」



「不知道。」

駱天龍雙眉微微一揚，喝道：「袁常麥，你眞要嚐嚐那『不人道』的手法滋味麼？」

穆昌遠臉色微變了變，說道：「我說的全是實話！」

駱天龍突然一聲冷笑道：「如此我就看看你說的究竟是實話還是假話？」

落話，抬手出指，便要點下！

驀地，十丈多外，响起一個甜美的聲音，說道：「賈大哥，算了，您別再問他了！」

話落人現。

一位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身法輕盈地掠了過來。

她，正是穆昌遠的義女穆心怡姑娘。

穆心怡這一現身，穆昌遠臉上的肌肉立時起了一陣輕微的抽搐，聲音微顫地道：「心怡，妳早就在那裏了麼？」

穆心怡微微點頭道：「是的，爹。」

穆昌遠道：「那麼他問我的話，妳也都聽見了？」

穆心怡道：「女兒都聽見了。」

「關於妳的身世，妳怎麼想？」

「女兒認爲爹應該照實說出來，讓女兒明白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

「妳相信他的話麼？」

「當信則信，女兒自信還能够辨別是非！」

「這麼說，妳也不信爹是確實不知道了？」

「女兒不願這麼說！」

「心怡，妳恨爹嗎？」

「女兒不敢，不管怎麼說，您總是撫養了我二十年的義父。」

穆昌遠微點了點頭，吸了口氣，道：「心怡，如果爹有什麼對不起妳的地方，妳能原諒爹嗎？」

他撫養穆心怡由小至大，呵護備至，十分寵愛，會有什麼對不起她的地方？

顯然，這話裏有語病的，也必另有文章。

這「對不起」三字，決不是對她本身而言。

換句話說，這必然與她的生身父母有關！

然而，究竟有何關呢？又怎麼對不起呢？……

穆心怡是個非常聰明的姑娘，此時此刻穆昌遠突然說出這麼句話，她心中立刻有所領悟，也想到了這可能與她生身父母有關！

可是，她心中雖巳有所領悟，但却似乎並未在意地說道：「爹，您放心好了，您對女兒有二十年養育之恩，女兒決不會有什麼不能原諒您的！」

這話够了，够穆昌遠心裏安慰塌實的了！

穆昌遠雙目不由一亮，神色蒼白凄厲的臉上泛現起笑意的說道：「如此，爹就安心瞑目了！」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在爹書房內，書橱後面的牆壁上，有一個小暗門，那裏面放着一個小玉匣，有關妳身世來歷的東西都在那小玉匣裏。」

穆心怡芳心裏有點兒激動地點頭道：「謝謝爹。」

穆昌遠忽然深吁了口氣，轉望着駱天龍說道：「司馬少俠，我可以喊你一聲師弟麼？」

這一聲「師弟」，駱天龍心裏明白，等於承認了他是袁常麥。

駱天龍點了點頭，沒說話。

穆昌遠目光緩緩掃視了丐帮帮主衞義和八大護法一眼，問道：「師弟，衞帮主他們都是你請來的嗎？」

駱天龍又點了點頭，仍沒說話。

穆昌遠心中，本來還有些話想問的，但因駱天龍只點頭不說話，於是，他默然了。

刹那之後，穆昌遠忽又深吁了口氣，說道：「師弟，你要殺我，現在該可以動手了！」

說罷，緩緩閉起了雙目，神情竟然現出了一片安詳之色。

穆心怡心中此刻雖然巳經猜想到這對她有着二十年養育之恩的義父，很可能是傷害她生身父母的仇人。但是，她目睹穆昌遠這等閉目待宰的情形，芳心不禁有點兒不忍地突然說道：「賈大哥，我可以向您求個情麼？」

駱天龍目睹穆心怡問道：「姑娘可是想要我饒他一條活命？」

穆心怡點頭道：「他一身功力巳失，如今巳經是個廢人了！」

駱天龍微一搖頭道：「請姑娘原諒，我有我的立塲，實在無法答應姑娘！」

穆心怡眉峯微微一皺道：「賈大哥，你……」

駱天龍擺手接口道：「姑娘，我可扼要的告訴妳，我之必須殺他的理由是爲天下武林蒼生除害，爲我師門清理門戶，爲當年一代仁俠雲莊主夫婦與及全莊被殺害的無辜死者報仇，也是爲當今朝廷清除叛逆！」

穆心怡神情突地一怔，睜目問道：「您說什麼？他是叛逆？」

駱天龍點頭道：「他私通東瀛倭寇，意圖賣國求榮！」

「呵……」穆心怡目光倏然轉望着穆昌遠問道：「爹，是眞的麼？」

穆昌遠這時巳知自己必死，也就坦然地點了點頭。

不過，他心裏却不禁非常迷惑詫異地望着駱天龍問道：「這件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駱天龍淡然一笑道：「我偶然發現了一點疑跡，於是我藉口前往遼北尋親，事實上，却去找了魯震東，如此，你明白了麼！」

穆昌遠道：「這麼說，你也是朝廷派來殺我的了！」

駱天龍淡淡道：「你錯了，我之殺你完全與清廷無關，否則我豈會不帶上幾個侍衞營的好手來，而請衞帮主帮忙。」

穆昌遠道：「這麼說，我與東瀛的事情，清　並不知道了！」

駱天龍點頭道：「目前清廷雖是還不知道，但你死了後，清廷就會知道了！」

穆昌遠道：「你可是在殺了我之後，便把此事告訴清廷，作爲脫你殺我的罪名麼？」

#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 韋孝寬巧脫追騎

　南北朝末年，陳靜帝臨朝親政，受皇上賜封為蜀公的尉遲迥是一個醉心求利、貪圖功名的人，其時朝中另一大將韋孝寬，正奉命南征。尉遲迥深怕他立功回朝，皇上對他會褒獎賞賜，而使自己漸失寵，就在暗中計劃如何剷除這根肉中刺、眼中釘。正好這時韋孝寬帶軍由山西入陝西回來，半途休息，軍隊在朝歌紮營，於是尉遲迥便利用這大好機會，就一面派自己的心腹大都督賀蘭貴，帶着一封自己親筆所寫的慰問函件，命他交予韋孝寬，就再計劃下一步，一面由屬下口中知道他患有宿疾，必須沿途求醫，否則即有生命之危。他便派人在相州佈置許多密醫，等他路過求醫時，即利用機會將他殺害。並另派一個心腹，就是魏守郡將軍韋藝，韋藝為韋孝寬之宗侄，他即利用此關係要他前往在迎接韋孝寬入城時找機會命人將他擒拿。

　韋孝寬為人十分英明勇敢，反應迅速，且智慧知識超人一等，為當時有名的大將軍，當尉遲迥的心腹之一，大都督賀蘭貴携尉遲迥的親筆致候信，到朝歌為他接見敍談之際，韋孝寬即心頭犯疑，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勁，於是暗中叫所有人多加戒備，但又不得不回朝廷所在地的西安去朝見陳靜帝，只好藉口身上帶有重病，必須慢慢走，在相州並沒有找醫生看病。當他的宗侄韋藝前來迎接他時，韋孝寬問起有關尉遲迥的事情，韋藝便吞吞吐吐，故意為尉遲迥掩飾，不肯說實話，韋孝寬知道他必定有什麼難言之隱，心中的疑慮更深一層，非常生氣，欲將予斬殺處死，魏藝聽他如此說，害怕起來，才將尉遲迥的種種陰謀說出來。

　韋孝寬知道了這情形之後，細細思量一下，知道自己所帶領的親騎沒有多少人，且正處於尉遲迥的勢力範圍內，必須採取比較特殊的措施，叫尉遲迥想不到的計策，才有安全走脫的希望。於是立刻帶了宗侄韋藝和自己所屬士兵向西面繞道逃奔，每次經過一個驛站，就將那驛站所有的公用傳馬（即為準備接應公務用的馬），全部帶走，並且對那些驛站的負責官說：「蜀公尉遲迥一下子就要到了，趕快準備美酒佳肴恭候大駕吧！」

　當尉遲迥得到消息，知道韋孝寬已經逃走了，心裏十分緊張着急，立即派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率領數百位軍中好手快馬加鞭的追捕韋孝寬。

　梁子康每到一個驛站就被接待入席，對那些美好的酒食飽餐一頓才又起程，這樣自然會躭誤了一些時刻，再加上酒醉飯飽，銳氣大減，行動遲緩，何況追捕的途中，沒有一個驛站可以換馬，終於由急追而變為緩追，根本追不上了。韋孝寬終於憑自己的智謀很平安的脫離險境回到西安去。

## 痛癢相關

　宋朝有一對姓趙的姊妹，先後嫁給一家姓畢的弟兄，姊姊生了兩個女兒之後，又與妹妹同月懷孕，妹妹生個男孩，第二天，姊姊又接着生下個女孩，姊姊心中非常失望，於是跟丈夫打個主意，收買接生婆及丫頭們，要她們逢人便謊說姊姊生個男孩，由於妹妹剛生產後，臥在床上並未起身來看，自然相信姊姊第三胎是男嬰，却沒想到姊姊囑咐丈夫於半夜裏放火燒妹妹臥房邊的屋舍，乘着大家忙於灌救的時候，一把抱住那男嬰到自己的房間，再將親生的女孩換上衣服，抱去妹妹的臥房，火勢熄滅，妹妹回臥房見男孩變成個女孩，嚇一大跳，便要向姊姊換回孩子，姊姊當然不肯，於是告發到包龍圖面前，案子發生，姊姊跟丈夫帶着接生婆等到堂案下，證明自己所生的是個男孩，妹妹也同樣叫那位接生婆當證人，以為自己明明生男的，不須賄賂接生婆說假話，那知姊姊心地不好，暗中收買了接生婆，以致於供證時，故意含混其辭，說剛好那天眼睛發炎，臨盆的時候沒有看清楚，不知道妹妹生的是女的還是男的。

　包公雖然斷案如神，早知道誰是誰非，可是一時找不出確實的證據，不便直接下判斷，於是用了一個計策來證明——吩咐手下在庭中擺一個大水缸，注滿了清水，包公對着姊妹兩人說道：「你們各自堅持着供辭，要爭奪這個男嬰，我現在將這孩子投在那大水缸中溺死他，你們沒這男孩可爭，這案子就可了結了，你們弟兄、姊妹都還年輕力壯，以後要生男孩的機會可多着呢！」姊妹兩人都央求包公別這麼做，包公却不加理會，暗中寫字在紙上，交待差役抱那男嬰假裝投到水缸裏，並且要攔阻原告被告兩方上前援救。差役應命先趕出姊妹到堂下去，而後抱起男孩裝作投溺在水缸裏，其實是將男孩放在水缸外，這時，妹妹聲嘶力竭地去爭救，被攔阻不得進入，因此暈倒在地上，而姊姊竟不把這溺兒的事看在眼裏，與丈夫憤怒地離去。包公見此，立刻叫人搖醒妹妹，請她別再痛哭，引她上堂，一見到親生骨肉在水缸外頭啼哭，不覺悲喜交集。包公了結這案子，對她說：「這男嬰是你親生的，你抱回去吧！」同時，叫差役把姊姊和姊夫追回來，按照法律判了罪。

---

　「嗯。」駱天龍又點點頭道：「我已經從魯震東那兒取得幾件文件證據，我返回京城後，會立刻把那件文件證據送交哈泰！」

　穆昌遠深深嘆了一口氣，默然垂首不語了。

　穆心怡姑娘也默然了。

　起先，姑娘她原以為駱天龍之要殺穆昌遠，只是為武林義行，為替那「含烟山莊」雲莊主夫婦及其全莊上下那些被殺害的無辜報仇！

　姑娘的心腸本極仁、軟，又因穆昌遠對她有二十年撫養之恩，眼見他一身功力已廢，那種閉目待宰的悽慘樣子，芳心實在有點兒不忍，乃才向駱天龍求情饒他一條性命。

　如今經駱天龍這一說明必須殺他的理由，姑娘這才明白，穆昌遠的罪行，實是死有餘辜，無一可恕！

　的確，丟開那「含烟山莊」的數十條人命血案不說，單就他背叛師門的罪行，便已該殺該死，遑論他又私通東瀛，賣國求榮。

　俗語有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在這些無一可恕的罪行下，穆昌遠他自己都默然垂首，無話可說，姑娘她還能說什麼，又如何還好向駱天龍求情呢？

　穆昌遠垂首默然不語，駱天龍也沒立刻接着開口說話。

　於是，院子裏的空氣，有了刹那的沉默！

　丐帮帮主「震天神掌」衛義忍不住開了口，輕咳一聲，道：「少主……」

　駱天龍突然抬手一擺，阻住了衛義的話聲，目視穆昌遠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穆昌遠抬起頭來望了駱天龍一眼，搖搖頭，隨即又垂下頭去。

　駱天龍倏然抬手一指點出，穆昌遠身軀一顫，「砰」然倒地，蹬了蹬脚，不動了。

　心怡姑娘立在一邊沒動，也沒說話，但一雙美目中却流落了兩行晶瑩的淚珠。

　駱天龍星目深望了心怡姑娘一眼，沒說一句安慰她的話。

　因為他知道穆昌遠對姑娘一直十分疼愛，姑娘眼見穆昌遠被他處死，心裏悲傷落淚，這是人之常情，是絕對免不了的！

　於是，他目光轉向走廊上那倚壁而坐的白寒山，倏然抬掌輕揮，拍開了白寒山的穴道：「白總管，現在你該明白我為何要制住你的穴道，不讓你插手幫助穆昌遠，要你做個見證人的道理了吧！」

　白寒山穴道一解，立刻緩緩站起身子，輕吁了口氣，點頭說道：「司馬大俠，穆昌遠他待老朽一直很好，儼然視為心腹，做夢也想不到他竟是這麼深沉奸詐之人，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這件陰謀，幸而您發現得早，否則那後果……」

　說至此處，語聲一頓，倏然搖搖頭，深嘆了口氣。

　駱天龍微笑了笑，說道：「我離去之後，這兒的一切暫時由你代主，至於哈泰那方面是另外派人前來接替或是就此由你升任，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

　白寒山連忙轉身道：「老朽遵命。」

　駱天龍又道：「不過，我有句話你必須牢牢記住，這場主之職如果由你升任，希望你能謹慎小心好自為之，千萬別仗恃為惡，否則，只要有劣跡傳到我的耳內，我必當取你性命！」

　他說時雙目神光如電，威稜懾人，凜人心生寒慄！

　白寒山心頭不禁暗暗一凜，肅容躬身說道：「您請放心，老朽定必謹記訓示，不負您之所望！」

　駱天龍道：「如此就好了。」

　語聲一頓，倏然轉朝心怡姑娘說道：「姑娘，別難過了，我們到書房裏去取出那小玉匣來看看吧！」

　心怡姑娘默然微點了點頭。

　於是，駱天龍收起「銀虹軟劍」，舉步在前。

　心怡姑娘，白寒山，丐帮帮主衛義隨後，邁步往書房內走了進去。

　八大護法全都靜立在原處沒動。

× × ×

　進入書房，由白寒山動手，移開書櫥，牆壁上果然有個小暗門，開啓暗門，裏面也果然有一隻小玉匣。

　白寒山將小玉匣取出，放在書架上，默默地退身在一邊站立。

　心怡姑娘站立在駱天龍身旁，望着那玉匣，面臨着即將揭開的她二十年來從小未知道的身世，她芳心裏不由有些兒異樣的激動與緊張，顫抖！

　駱天龍似乎已知姑娘的心情，目含鼓勵之色地望着她說道：「姑娘，別緊張，去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姑娘的神色略微猶疑了一下，緩緩移步走到書桌前，抬起一雙微顯顫抖的玉手，打開了小玉匣。

　小玉匣裏平放着一枝女人用的髮飾——金步搖，金步搖下面壓着一張已經發了黃的素箋。

　怡兒，當妳看到這玉匣裏東西的時候，爹必然已經不在人世，原諒爹，妳雖然不是爹親生的女兒，但是爹却一直將妳視作親生。那「金步搖」乃是妳娘用的東西，有關妳的身世，妳只去找到那當年「忠義令主」屬下八鐵衞之首的「生死判」戚震天，將「金步搖」給他一看，他一定會告訴妳的身世！

　看完素箋，駱天龍不由星目異采飛閃地說道：「姑娘，照這情形看來，與我心裏所猜想的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了！」

　心怡姑娘美目一眨道：「賈大哥，您心裏猜想的是？……」

　駱天龍含笑道：「目前我只是這麼認為，究竟對與否，我還不敢說，還得求證哩！」

　心怡姑娘又眨眨美目，沉思地道：「賈大哥，您知道這支『金步搖』嗎？」

　駱天龍道，「我並不知道，不過，不久之前我曾見過一位姑娘頭上戴着跟這一支形式完全一樣的另外一支。」

　「哦。」心怡姑娘道：「那位姑娘是誰？」

　「她名叫戚亞蘭，就是『生死判』戚震天大叔的義女。」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嚴霜·文
子成·圖

# 梁博流擂台戰蔡彪

目前在港島有許多武館由詠春派的高手主持，此外，李小龍亦承認初期學習詠春拳，後來發揚光大，加入別的拳派各種絕招，然後自立門戶，創截拳道，崇拜李小龍的拳迷甚衆，故此詠春拳在港島有許多人知曉，事實上學習它的人多數屬於文靜那一類，大概是股商巨賈的公子，或者是政府機關的高級文員學習它，因此之故，這種拳派能够落地生根，發揚光大，論功行賞，當然首推近年謝世的詠春掌門人葉向了，葉向的師傅是梁贊，梁贊的師傅是梁博流，不妨一知。

其實梁博流並非開始學習拳脚就學詠春拳的，先行投身在蔡九儀這個名拳師的門下，後來受挫於人，改學詠春，至於他如何得到少林眞傳的拳脚，而且把它在佛山發揚，講起來有一連串的打鬥故事，在此談談。

蔡九儀是當時高要府最有名氣的一個拳師，蔡家拳術，名震一時，蔡九儀病逝之後，遺下五子，叫做蔡龍，蔡虎，蔡豹，蔡熊，以及蔡彪，因爲五子都學過蔡家拳脚，各有成就，故此，蔡九儀死後就分別設立武館，把蔡家拳脚傳授到外邊去。

當時蔡龍留在肇慶的蔡館之內，蔡豹在封川設館，蔡熊則設館在德慶，剩下來的兩個人就是二哥蔡虎，以及五弟蔡彪，畢竟一個地方難容五虎，於是他們就在一個春夜密密的計議，打算蔡虎以及蔡彪二人到別個地方另謀發展。

蔡彪對兄長說：「肇慶府的地方非常重要，人烟稠密，我們想發展蔡家拳技，最好到那邊去設館授徒，就算已經有名拳師座鎮，也要把他推倒，問題在這裏，先父曾經叫梁博流到肇慶設館，故此，如果我們到那邊去，就等於接收，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很想到肇慶府看看梁博流的蔡館如何教授蔡家拳脚，假如他確是教得十分出色，毫無錯漏，我就讓他仍在該處設館授徒，反之，假定他的教法不同，或者他學習先父的武功並未齊全，那就等於誤人子弟，將來從梁博流手上學到蔡家功夫的後輩，在大庭廣衆跟別人交手，一打就輸，豈不是把先父的心血全抛棄嗎？我一定要到肇慶府看看他。」

一來蔡彪所言尙屬合理，二來蔡彪此行不過是旁觀的性質，並非有心踢盤，到那邊走一次，大概不成問題，故此，幾個兄弟經過密密的計議之後，就讓蔡彪啓程，但仍派蔡虎從旁協助。

蔡虎就是二哥，他閱世較深，大概能够阻止梁博流跟蔡彪發生磨擦的，再者，梁博流未離蔡館之前，在蔡家幾兄弟跟蔡虎的交情最厚，因此蔡家五虎當中就由二哥蔡虎以及五弟二人前往肇慶府。

初時他們到那邊去只是抱着調查性質，如果處理得好，不會發生糾紛的，反之，安排不適，可能因此發生磨擦，甚至大打出手。

這一次蔡家的兩名高手前往肇慶府找着梁博流，當時沒有透出火藥氣味，故此，梁博流亦竭誠招待，而且特別爲了接風，邀請當地鄉紳同到酒家設宴欵待，席上高談闊論，十分高興，可是，偶然談到蔡家的拳脚，蔡彪忽然說：「梁師傅，蔡家以脚法享譽，橋手特別堅挺，一定要橋手和脚法同時學習得到，而且苦練多年，然後有把握打贏別的高手，我很是担心你教授徒弟太過急進，他們的根基未固，便即開拳踢脚，那樣做可能使他們缺乏眞正的作戰能力，如果有一兩招教錯，那就更糟了，故此，我確是有點担心。」

當時在場飲宴的嘉賓當中，有六個門徒在內，他們都是有了相當基礎的，可以說做得意的門人，聽了這番話，梁博流就很鄭重的說：「彪哥，究竟如何表現出來，然後使你對我的教授方法滿意呢？」

因爲這句話稍爲有些火藥味，蔡虎担心他們火併，立刻改變話題，落在門人的身上，說：「既然此地有幾個得意的門生在場，何不叫他們出來演些蔡家拳技讓彪弟看看呢？」

梁博流知道他的意思，無非想彼此打消了仇恨的心理，故此也欣然點頭，說：「好的，我希望在這個地方赴宴的三個門人演些武功，就演蔡家拳當中的一套弓箭拳好了，你的意思怎樣呢？」

蔡虎說：「絕無問題。」

蔡彪也同意，於是梁博流的三個門徒立刻走出來，就在那個酒家騰空出來的地方表演弓箭拳。

所謂弓箭拳，是以弓式馬步爲主，前弓後箭，或者前箭後弓，忽左忽右，務求發拳有勢，馬步堅穩，因爲「引弓射箭」是向一條直綫發展的，故此弓箭拳表演出來，不必許多地方，就是一條又窄又長的通道已經够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是酒家之內表演，亦够地方運用。

三人表演弓箭拳完畢，再由三個人當中揀兩個人表演這一套弓箭拳的對拆。

表演完畢，在座各人都齊聲鼓掌讚賞，表示讚美，認爲蔡家的拳脚不同凡响，只是蔡彪冷笑。

因爲蔡彪沒有表示，而且冷笑，梁博流迫於向蔡虎問一句，究竟那套弓箭拳是否有些地方錯漏，蔡虎很冷靜的說：「沒有錯漏。」

蔡彪忍不住，大聲說：「虎哥，你分明看出那套弓箭拳是有些地方打錯了的，但卻沒有正式指導，顯然是袒護博流兄了，如果你站在蔡家門人的立場，不應這樣圓滑。」

梁博流不能不撞火，說：「假如眞的有些地方錯漏，那就是令尊翁生前教給我已經錯漏，我只是把他教給我的拳脚照樣教授給別人而已。」

蔡彪說：「對了，博流兄說得對。」

本來他應該把梁博流尊稱梁師傅的，但卻沒有這樣叫喚，只是稱他做博流兄，含有不敬的意味，還因他說出那套弓箭拳打得有些錯漏，顯然是「剃眼眉」了，梁博流忍無可忍，站了起來，說：「敬請蔡彪師傅指出這套弓箭拳有甚麼地方打錯，而且說明應該怎樣打。」

蔡彪的態度突變，說：「我不想說出來，因爲那些徒弟是你教的，不是我教的，我不必指導他們學習，不過，在他們打到第八招的時候，實在錯得太過厲害，我不能不說，這一招就是右拳打出之後，收拳再打左拳，同時馬步突變，如果依照這種打法，很容易就給敵人封住那一拳，隨即發招，便即打輸，在南派拳脚當中，有幾家拳脚是擅長封拳的，即是說右拳已經打出，而左拳尚未打出之際，對方左右兩手一齊發招，左手抓住敵人的右拳，右手伸出，封住敵人的左拳，使他無法再打，跟住把自己左脚的膝蓋彎向前撞擊，剛剛撞中敵人的胸腹之間，這一招無法解救，原因是左右兩手一隻給對方抓住，另外一隻手握拳之後給對方封住，兩條腿站得太穩，無法轉身，只有捱打。」

蔡彪言之成理，在座各人聽了，都暗暗的點頭。

梁博流聽了暗吃一驚，想了想說：「蔡彪師傅所說的話或者是事實，不過令尊翁當年這樣教我，我只有依照教授後輩，或者這一招還有別的變化，亦未可料。」

蔡彪說：「現時你承認教錯了，但卻不必把責任推在我的父親身上，因爲我們蔡家五虎從他老人家身上學到的拳脚，沒有半點錯誤，不見得他特別教錯你。」

梁博流說：「事隔多年，無從對證，況且令尊翁已經逝世，更加不必談及舊事，究意他老人家的心理是否輕視外人，把拳脚只傳蔡家的子弟，我也不知，不過，就以剛才那一招來說，雖然有可能給敵人使用封拳膝撞的一招撲攻，但非輕易取勝，假如對方那一個右拳打出得快，他未能够抓住，再者，右拳如果一拳落空，收回得快，他亦無法用封拳膝撞這一招出擊，原因是右拳剛剛收回，便有資格壓住他用膝撞這一招，不至於撞擊軀幹的中部，因此倒下來。」

蔡彪說：「博流兄，你這樣說，暗指自己的拳脚高過對方幾倍，故此對方無法採取封拳膝撞的一招應戰，那是不對的，拳技的作用並非以强凌弱，而是以弱敵强，換句話說，你的氣力分明比不上對方，

但却因為拳理精通，能够拆解對方打來的一招，故此取勝，絕對不是你力大如牛，身手敏捷，一切都壓倒對方然後拆招。」

梁博流的怒火逐漸升騰起來，說：「蔡彪師傅，如果兩人的拳脚相差不遠，我仍然覺得對方無法用托踭封拳膝撞這一招取勝的。」

蔡彪很鄭重的說：「為了證明我的說法，我希望找一個跟我拳脚的級數差不遠的人，就在這裏表演，讓各人看看究竟是我說得過份，抑或博流兄說錯。」

這句話明明是向他挑戰，梁博流怎能忍耐呢？立刻接口說：「在這個地方實在不容易找出蔡師傅的級數那一種人跟你較量高下，如果你不嫌棄，梁博流很樂意跟你周旋。」

蔡彪說：「那就最好了，是否要另揀一個地方呢？抑或就在此地交手呢？」

梁博流說：「最好立刻交手。」

說完這句話，梁博流就走到空處擺起架式來，蔡彪正是希望他這樣做的，哈哈大笑，便即走到另外一邊，擺出蔡家拳的架式，正如兩頭猛虎，怒目而視。

這一場劇鬥即將變成事實，蔡虎看在眼裏，大驚失色，連忙上前調解，但却辦不到，根本上在座的賓客都想知道梁博流的實力如何，故此渴望梁博流表演一些武功出來，證明他有資格教蔡家拳脚，另一方面，亦有一部份嘉賓覺得蔡彪存心挑戰，自稱是蔡九儀的嫡系拳師，不同凡响，如果兩虎相鬥，就可以分出誰的功夫更强，這個機會不容錯過，因此無人勸解。

既然兩人擺出了戰鬥姿勢，在座的人全部袖手旁觀，只剩蔡虎一個，無法令雙方和解的了，只好把心一橫，說：「兩位師傅現時當衆表演，只是證實蔡家拳脚碰着强敵是否有辦法消解，梁博流師傅代表正宗的蔡家拳脚，至於蔡彪師傅，仍是用蔡家拳脚發招，照理兩個的招式相差不遠，應該有攻有守，假如兩人當中忽然有誰陣上失手，切勿繼續進攻，暫時由我做公證人，我一聲號令，便即發招，如果我大喝停止，雙方要立刻罷手，不能再鬥，暫時作如此安排，各位認為如何呢？」

蔡彪與梁博流存心一戰，兩人聽了齊聲稱善，在座的賓客更加興奮，異口同聲的說：「敬請蔡虎師傅做公證人，立刻發招。」

蔡虎有點心寒，但仍執行任務，以公證人的姿態出現。

那一間酒家面積相當闊大，他們已經佔了四圍酒席，自歸一角，那時因為兩個門徒表演的緣故，已經把酒席的中間那條走道騰空一點，看來有六尺闊，長度也有二十多尺，故此能够表演一套弓箭拳，並無阻碍，那時兩個師傅即將展開龍虎鬥，當然也可以在這一條通道之上安排，已成定局，蔡虎就硬着頭皮，在旁觀戰，大喝一聲：「開始發招！」

兩人本來是蔡九儀門下的高足，一個是得意門生，但却不是姓蔡，另一個是蔡九儀生前最溺愛的兒子，叫做阿彪，本身姓蔡，不過作戰的經驗就比不上梁博流，既然他口出大言，當然有些把握，故此，兩虎相鬥，一定是傾全力搏殺，兩人聽到公證人一聲號令，便即衝前，梁博流故意施展正式的弓箭拳，希望對方使用他說過的封拳膝撞那一招應戰，跟着破敵。

封拳膝撞這一招本來是很厲害的，不過，蔡彪並非傻瓜，剛才他已經把這一招講得清清楚楚，對方故意使用弓箭拳的正宗招式打出來，明知自己一定用封拳托踭之法應戰，料想他必有破敵的陰謀在內，故此他並非使用這一招，而是採用另外一招應戰，雖然左手向上一擋，壓住對方右臂，右手却非封住對方的拳，而是抱拳保護自己的中門，並且暗中把脚步移過一點，預備對方起脚踢來，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左手剛剛接觸梁博流的右臂，梁博流的右脚已經由下邊踢起，假如他想封拳膝撞，勢必給他脚踢中下體，可能倒地身亡。

蔡彪看見他剛剛交手就施展撩陰腿這種毒招，登時怒火如焚，剛剛閃過，就向前搶出，連發幾招，繞道走到梁博流背後，打算施用攔腰的手刀向對方右脇斬下，這一下手刀苦練十年，梁博流給他手刀斬中，右脇起碼有五條肋骨斬斷，幸而他覺得敵人失了踪影，顯然躲在背後發招，不敢以虎尾脚應戰，只是向前使勁一標，憑空跳出十多步過外，然後使對方斬腰的手刀落空。

梁博流剛剛跳開，擺出潛龍伏虎的姿勢，繼續應戰，當時兩人剛剛交手，互出毒招，而且有來有往，打得難分難解，在座各人看了非常興奮，齊聲喝采，就算蔡虎看在眼裏，也覺得他們二人確有資格繼承蔡家的拳脚，發揚光大，有些高興，不過，他是公證人，轉念一想，却又心上一沉，因為兩人剛剛落場就拚個你死我活，再鬥下去，兩虎必有一傷，到時他不知應該帮忙那一方面，這種處境是很尷尬的，他正想勸告兩人罷手，眼前的人影一幌，就看見蔡彪急攻梁博流，梁博流施展渾身解數，然後勉强能够拆招，纏做一團，忽然之間各自分開，似乎雙方都想休息一會，然後再鬥。

這是第二個回合，還沒有爆出第二個回合的惡鬥，蔡虎已經有這種感覺，梁博流似乎屈居下風，既然他覺得蔡彪佔了上風，那就不必欺人太甚，因此他忽然走近蔡彪，正想勸告他手下留情，梁博流已經趁這個空隙，使勁發出黑虎偷心，鬼王撥扇，有一連串的毒招打出，蔡彪沒有機會跟二哥交談，就此展開惡鬥，進入第二個回合。

梁博流當時所學的蔡家拳脚，雖然是高要名拳師蔡九儀的眞傳，不過，蔡九儀到底是對兒子有所袒護的，有幾招特殊變化的招式，並未傳授給他，其中有一招叫做彎脚的絕招，就是蔡彪懂得的絕招之一，至於梁博流，從來沒有學過，故此，兩人相鬥，到了最後的階級，梁博流已經看見蔡彪的右脚伸到前面去，正想轉身向側面發招，殊不料蔡彪的脚並未移步換形，右脚忽然向後踢出，那一個彎脚剛剛打中梁博流的前鋒馬，馬步一鬆，蔡彪就順勢踢出左脚來，一招攔腰腿，竟把梁博流踢到向前連走六七步，然後仆倒。

這一招顯然是贏得乾脆玲瓏了，當時梁博流的心裏非常憤恨，並非因為自己技不如人，而是因為他在蔡九儀門下學習了十六年之久，竟然蔡九儀沒有把絕招傳授



給他，以至打輸，在這種情勢之下，他怒不可遏，竟然抱着同歸於盡的心理施展殺手反攻。

他暗中把渾身氣力放在左右兩手的十隻手指之上，堅如鐵石，然後忽然轉身飛躍過去，連發三招，右手先以金鶯鎖喉一招進攻，希望一招取勝，跟着左手以二龍爭珠姿勢，兩指齊出，挖對方的眼，跟着右手再發第三招，叫做「探囊取穴」，向對方下體抓出，這三招毒辣無比，如果對方不明白拆招，只是橫臂擋格，必然喪命，可是，梁博流的感覺一點也不錯，蔡九儀的確教授自己的兒子遠勝過人，怎會無法破招呢？只見他第一招和第二招連續發出，還沒有機會將右手收回，變成第三招，已經吃了一拳。原來蔡彪早已從父親那邊學到一種特殊的招式，忽然坐低半步馬，左手往上一抬，右手當胸打出，因此之故，對方的左右兩手都給他的招式控制，那一拳打中梁博流胸腹之間的劍突穴那一塊軟骨，梁博流慘呼一聲，向後連退七步，臉色慘變，跟着搖搖幌幌的倒下來。

這一場龍虎鬥就此分出勝負來，不消說，當時蔡彪自然給座上嘉賓看做英雄人物，不過，他的哥哥蔡虎，覺得非常難過，因此梁博流是蔡九儀門下最優秀的一個拳師，奉命到肇慶那邊自立門戶，創了梁館，教授的是蔡家拳脚，忽然之間竟然給自己的師兄弟擊倒，面目無光，未免太過難堪了，因此之故，他喝令蔡彪不要動手，親自走到梁博流的身邊，把他扶起來，慇懃慰問，而且拿出跌打藥和酒替他敷治急救。

在他這方面看，如此照料，已經情至義盡，但以梁博流這方面看，却又不然，他覺得蔡兩虎實在欺人太甚，似乎明知必勝，還帶備跌打藥和跌打酒，前來踢盤，至於他自己，却如此笨拙，完全看不出來，居然擺酒接風，邀請本縣的鄉紳以及其他門派的拳師一同歡宴，等於自討沒趣。

這樣一來他實在無顏立足了，故此當晚他就寫下了一封信，放在書枱上面，悄然而去。

翌日早上，門人起床，四圍尋找，無法找到梁博流，才發覺書枱放着一張便條，定眼看時，才知道師傅已經離去，不過，梁博流說得非常冠冕，自稱他所學到的蔡家拳脚僅得七八分，眞正懂得蔡家拳脚，最優秀絕招的就是蔡九儀門下五虎，故此他認為自己應該把館務讓給蔡家任何一頭猛虎主持，本人就此遠走高飛，後會有期。

最後那一句是寫出來給蔡虎蔡彪兩個人看的，表示他此行一定另找高手學習武藝，將來總有一天會回到肇慶來跟蔡家五虎算賬！

既然事實已經擺在眼前，蔡虎就算不想接理館務，也辦不到，何况所有鄉紳都盛意拳拳的挽留他們兩人主持館務呢？更加要留下來。

本來這件踢盤的事，在武林中是常見的，不足為奇，但因蔡虎一向跟梁博流的交情甚厚，心裏未免覺得難過，不過，蔡彪却毫無所動，對二哥說：「他的拳脚根本未學齊蔡家的拳，如何能够立足呢？我把他擊倒，繼承發揚父親創蔡家拳的志願，還算好些，要是梁博流給另外一個拳派的拳師擊倒，那就更加面目無光。」

既然蔡彪說得如此豪氣，蔡虎也不便相勸，再者，蔡家拳亦要有人留在該處發展，只好不了了之。

再說梁博流他離開肇慶之後，沿着西江往西北那邊走，第一個站是梧州，再上就是廣西，不過旬日，他就到了廣西的桂縣，那時他所帶的銀兩差不多用光了，有些焦躁，心裏暗想，如果無法維持生計，只好暫時賣武，此行乃是避開蔡家門人糾纏的，如果離鄉別井，闖蕩江湖，靠賣武過活，那就顏面無光了，非到最後關頭，他不想這樣幹。

那時他住在一間小客棧之內，由於銀兩不多，他所住宿的一個房間，不但細小，牆壁也有些裂痕，刮着西北風的一晚，便有寒風入戶，因此睡得並不酣暢，往往夜半給寒風吹醒。

那一晚，他在凌晨三時覺醒，突然覺察到牆壁裂開的地方透着一些燈光，或者是燭光，亦未可料，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索性把一雙眼睛湊近裂洞之處，向牆壁另外的一邊窺望：他只是望了一眼，就覺得心裏吃驚，因為他看見一個老翁在隣店磨豆腐，本來磨豆腐不足為奇，多數是用一隻騾子帶着石磨的柄不斷兜圈子，這個老翁却非如此，他僅用左手推磨，石磨有木柄伸出來，他走來走去，絕不吃力，右手却把黃豆不斷的從小洞拋入石磨之內，豆腐漿就此磨出來，跟着看見她的女兒在旁伺候，再用蔴布袋把豆漿濾過，使它更細，父女合作，非常美妙，無怪嚴家的豆腐特別出色。

他定神再看，那個小姑娘濾過豆腐的時候，是紮馬去做這種工作的，所紮的馬既然不是弓式或四平大馬，也非坐低半步的馬，兩條腿的脚趾相向，馬步很窄，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馬步，故此，覺得有些詫異，索性再看下去。

磨完豆腐已經是凌晨四時，老翁開始教授拳脚，那個姑娘仍是紮馬，伸手以連環掌的姿勢打出，那種掌法是屬於「切掌」那一類，姿勢奇妙，他看了茫然不解。

自從那一天開始，他就對隣居父女發生興趣，寧願晚八點鐘就上床，凌晨看見燈光由破壁露出，他就躲着窺望，如是者看了旬日之久，他便有所悟，覺得這一套拳脚另有特色，非常適合在地方淺窄的店舖裏面施展，如果兩人相鬥，憑着這種拳脚，把對方迫到牆邊去，那就一定取勝，想透了這一點，他回憶起當日跟蔡彪在酒店交手的情形，覺得這一路古怪的拳脚，或者能够制服蔡彪，於是更有耐性的看下去。

因為他只是躲着窺望，相距太遠，只能看見姿勢，老翁教授女兒所說的話却聽不出來，他心裏有數，認為自己假如有辦法打動老翁收他為徒，那就一定有機會學習。

主意打定了，他就天天早上在嚴二叔豆腐店前面的空地賣武。

本來江湖賣武第一要有一枝旗，第二要打鑼擊鼓，就算沒有小童帮忙，自己敲鑼也可以號召一些喜歡看熱閙的人到來欣賞，不過，梁博流那時既無小童，亦無旗

幟，也沒有鑼鼓，只是站着自行鼓掌，當衆宣佈，說是賣武。

他練過掌功，那雙手很有份量，就算把兩個掌心互擊，發出聲响來，也是十分刺耳的，他估計得到，那種掌聲含有內勁，相隔一百碼，透進店內，仍然引起嚴二叔或春姑娘的注意，到時兩人走到那塊空地上面看熱鬧，便有辦法引起他們的注意了。

當時他們兩人沒有出店欣賞，梁博流在空地賣武施展的拳脚正是蔡家功夫，非常熱鬧，拳打脚踢，十分漂亮，故此引起一部份行人的注意，有些街坊出來看看，不過，他發覺二叔和春姑娘站在人叢中，立刻把拳法改變，將他隔壁偷窺得來的那種古怪的拳脚施展出來，還對街坊說：「剛才我打的拳脚是外家拳，現時我再把內家拳施展出來，讓你們看看，信不信由你，內家拳比較外家拳的威力更强，街坊各位在此捧場，如果有人認爲我的內家拳不妥，隨時指正，本人很樂意接受，假定各位看了有些興趣，隨便拋下兩枚銅錢，讓小弟糊口，我就十分感激。」

他照例總是這樣說的，說完他就把學到的拳脚照樣打出。

他自己知道，觀衆一定不喜歡看這種拳脚的，因爲它的開拳很慢，而且沒有脚法欣賞，可能觀衆逐漸散去，到時自然有機會跟二叔交談，這種猜想，竟然變成事實。

梁博流發覺觀衆愈來愈少，只剩下七八個人，地上的銅錢很少，但却有兩個人眼定定的望着他，於是他就拱手爲禮，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二叔，春姑娘，小弟獻醜了。」

一來他的儀表不俗，二來他的手脚確實有些斤両，三來他打完蔡家拳又打詠春拳，好像眞的學習過兩個門派，嚴二叔有些不解，索性跟他交談，並且介紹女兒春姑娘跟他認識。

各人散去，嚴二叔就邀請他到店裏坐談，問他究竟如何懂得自稱是內家拳的一種功夫。

到了那時，梁博流就迫於吐實，自稱他不過隔壁窺望，只是學習得到一些招式而已，不過，他知道這種招式是可以制服外家拳的，因此非常高興，希望憑着這幾招把老前輩引出來指正。

跟着他還把心事說出來，希望找一份工作，在附近居住，朝夕學習。

他的口齒伶俐，打動了嚴二叔的心事，便把他留在店內，一邊學習拳脚，一邊代替他磨豆腐。

如是者過了一週，有一晚，嚴二叔說：「梁博流，你眞的有耐性，你還沒有跟別人交手，怎會知道這種拳脚能够打得出一些絕招，能够取勝呢？」

梁博流說：「請恕晚輩也實在莫名其妙，不過，我覺得這種拳脚轉動靈活，能够誘敵進攻，然後發招反擊，那是它的特色。」

嚴二叔聽了，哈哈大笑，說：「梁博流，你很有耐性，入店工作已經有旬日之久，仍然沒有向我查根問底，試探我的虛實，坦白點說，換過了別人，早已向我挑戰。」

梁博流說：「晚輩並無此種心理。」

嚴二公說：「不，你應該有好勝之念，即使你不想向我挑戰，我亦想試探你的功夫究竟是何種程度，趁着今晚並無旁人，就在豆腐店內交手好了，你儘管把本門的拳脚施展出來。」

嚴二公說完，就站在店內等候梁博流進擊，他所站的馬步正是詠春派那種步法，似乎很悠閒的站着，左右兩脚相距不過一尺。

梁博流雖然知道詠春派的步法一向是短拳窄馬，但却不明白此種妙用，既然嚴二公說他可以發招搶攻，試試詠春派的滋味，他便不客氣，就在豆腐店內交手。

他依照蔡九儀的拳脚略爲變通，右手握拳向上一揚，立刻閃過半邊身，以左掌出擊，跟着再把右拳劈下，一式三變，怎料三招都給嚴二公擋開，他的手跟嚴二公相碰的時候，有如擊石，猛吃一驚，說：「晚輩收招，只是橋手相鬥已經比不上二公，再打下去，恐怕我的前臂腫起來。」

嚴二公說：「不，你可以使用脚法出擊，亦可入馬，用手推跌我，假如你不想發招，我就發招進攻，我不妨對你說知，我用詠春派的抱牌手出擊，看看你如何招架。」

詠春最擅長的就是抱牌手，兩手都是曲踭放在胸前保護自己的，有如抱起一堆木料，突然出擊，左右兩手分別以切掌的姿勢向前衝過去，一收一切，又快又狠，如果未曾練習過詠春派的推手，實在不易招架，關於這點，梁博流已經明白，故此他願意接招的時候不敢硬碰，嚴二公連續施展抱牌手向他胸部發招，他總是閃側一點，但因他的馬步較闊，二公的馬步較窄，兩人同時閃側，他總是慢了一點，無法搶先，就算他繞步到二公的背後，二公剛剛轉身，仍是臉對臉的跟他站着，換言之，二公迫他正面發招，他只好把自己擅長的一招打出來，突然一個冚捶，以左手握拳的姿勢，凌空而降，這一招是虛着，隨即用右手由下邊兜到上邊去，跟着把左手縮回，隨即以短拳的姿勢向二公腰腹之間一拳打去，怎料二公不管他的左右兩拳是虛抑或是實，依照本門的拳法保護自己，連消帶打，他的短拳還未打出，腹已經吃了一招，發生劇痛的，整個跪下來。

二公收招，說：「梁博流，現時你大概已經知道詠春拳的妙用了，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向對方連續發招，迫他退後，如果他仍是臉對臉的發招，務求他以正面姿勢出擊，敵人退無可退，退到牆角，一定要衝出來，那就吃了大虧，記得這一點，詠春派的抱牌手以及其他招式，最好臉對臉的施展出來，因爲本門的拳脚對於正面搏鬥特別有利。」

以前梁博流只是覺得嚴二公的橋手堅實無比，馬步穩如鐵塔，殊不料二公一旦交手，變化多端，發招固然快，而且收招亦快，正面出擊，非常厲害，甘拜下風，於是更加起勁的學習。

嚴二公有心招他爲婿，當然是傾全力把詠春派精微之處教授給他了，世事難料，他入居了一年之久，嚴二公忽然患了很沉重的病，幾乎喪命，病癒之後，氣力全消，有一天，他把兩人叫來，當面問明二人是否願意結合，如果屬實，立刻擧行婚禮，就算最簡單的結婚儀式，也算成爲夫婦，說完並叫梁博流想辦法把詠春拳帶到廣東去，開枝散葉。梁博流逐項答應，果然不出意料，說完之後，隨即擧行婚禮，再過兩月，嚴二公就因天寒感冒，纏綿一週，便即病逝。此後梁博流就經營豆腐店，跟嚴詠春一起練習武功。



他心知肚明，此行只是拜訪名師，學習更精彩的拳脚，準備回到肇慶跟蔡彪較量，一決雌雄，當然不是想一生留在豆腐店內的，可惜嚴二公早死，他學習詠春派的拳脚有限，似乎未有把握取勝，因此不能不繼續經營豆腐店，希望嚴詠春變成妻室之後，就把本門的絕招傳授給他。

這一層心意逐漸給枕邊人發覺，有一晚，嚴詠春很鄭重的說：「梁博流，你只懂得詠春拳派的皮毛，並未認眞鍛練，碰着高手，必輸無疑。」

梁博流憤然說：「聽你的口氣，好像還有些絕招並未傳授給我。」

嚴詠春說：「並非我有特殊的招式沒有告訴你，而的你的根基未穩，詠春派最重要的就是紮馬和橋手，馬步極穩，橋手極硬，然後能够把本門的拳技施展出來，反之，只是懂得招式上面的變化，沒有更進　步的鍛鍊，徒勞無功，擧例言之，你用抱牌手打我，我也用抱牌手迎擊，兩手相交，你就無法抵禦。」

梁博流一來有些憤怒，二來想考驗一下嚴詠春的功夫，聽了就說：「落塲無父子，你別把我看做丈夫，我也不會把你看妻房，就在此地交手，先用詠春派本門拳脚跟你較量，再用我本身已經懂得的拳脚出擊，如果你兩種打法都是贏我的，我就甘拜下風，從頭學起。」

嚴詠春說：「你別欺負我是女流之輩，有本領的放馬過來。」

說完她依照嚴二公說過的那種步法，站了一個「二子拑羊馬」。

這種馬步比較閒立的姿勢更加古怪，兩脚相距很窄，脚尖對着脚尖，俱是向內的，簡直難以移步，本來這種馬步是平時鍛練紮馬之用，她却用來搏鬥，因此，梁博流存了輕視之心，突然展開攻勢的時候，雖然用抱牌手出擊，但却轉過半邊馬，仍以詠春派的掌法出擊，以爲她必敗，就在這時，他覺得腰間一陣劇痛，似乎肋骨給人打了一拳，退後三步，有些喘息，望了望嚴詠春。

嚴詠春說：「這種馬步並非用來急攻的，而是準備對方轉身，自己轉得更快，因爲兩脚的脚尖內向，故此轉動特別靈活，這一層道理，你固然不知，而且你所施展的掌法也是很笨拙的，因爲你沒有壓低對方的橋手，先行發掌，那一隻手掌未到，我已經搶先，食指向你的肋骨刺去，你是輸定，如果正式搏鬥，我就五指齊出，起碼你的肋骨折斷五根。」

梁博流愕然，轉念一想，嚴詠春的功夫比較自己更好，繼續苦練，將來便有機會戰勝蔡彪，求之不得，何必動怒呢？因此他立刻笑逐顏開，說些話討好嚴詠春，兩口子本來就十分恩愛的，當然不會把此事記在心上。

不過，梁博流仍想試驗她如何抵擋自己的脚法，問問嚴詠春可否改用脚法出擊，試探她的本領，嚴詠春說：「我不妨告訴你，如果你用入馬之法想撬我的馬步，難似登天，你用低脚掃來，我一個切掌打下，這一招撲翼手，可能把你的小腿骨斬斷，不要嘗試，反之，你用高脚踢來，我跪馬仰攻，你就給我制服，說過這些，你仍可進攻，我盡量手下留情好了。」

梁博流似信非信，立刻施展連環七星脚，以及轉身虎尾脚等絕招撲攻，嚴詠春完全沒有移動，仍是照樣的站着，但却忽然用撲翼手，忽然用跪馬，他踢出去的脚總是落空的，末了，嚴詠春抓住他踢來的高脚向上一拋，梁博流竟然整體翻過磨豆腐的石磨，然後跌下來。經過這一次很認眞的搏鬥，梁博流不能不服。

嚴詠春趨前把他扶起，笑着說：「我早已對你說之，馬步不但要堅實如鐵，還要轉動靈活，橋手固然要硬，又要看得準對方的拳脚，然後乘虛而入，絕非硬碰硬，大概現時你比較明白了，再練兩年，必有所成。」

梁博流喜出望外，仍然照常的在豆腐店工作，一年之後，他跟嚴詠春搏鬥，居然打個平手，喜形於色，至於嚴詠春，却臉露愁容，他有些不解，問一問她，嚴詠春說：「你已經說過，技成之後，便即回到廣東教授拳脚，向仇人挑戰，跟着開枝散葉，我不能跟你去的，故此，你的功夫練成，就要跟我分手，因此臉露愁容。」

梁博流說：「爲了夫婦的恩情，我願意一生留在廣西，長伴粧台。」

嚴詠春突然發怒，說：「你還記得起先父的遺言嗎？他把武功傳授給你，無非想你開枝散葉，這一派拳脚是由少林寺直接傳授下來的，絕不容它埋沒於荒烟蔓草之間，三日後你離開桂縣，回到廣東去，我仍留在豆腐店內，將來你的武館有了成就，有時回到廣西看看我，於願已足。」

梁博流雖然不忍心離開愛妻，却又無可奈何。

他終於硬着心腸，三日後就跟她分手，悄然的回到粵省，先後收了幾名頗有名氣的人做徒弟，後來在佛山一間醫館居住，最心愛的徒弟叫做梁贊，當時有許多富戶想學習拳脚，由梁贊介紹，梁博流名氣漸响，不過他始終沒有設立武館，只是在佛山一間藥店之內做中醫。不久肇慶有一個商人叫做林聯，以前梁博流在肇慶設館授武時他已經學習拳脚，後來梁博流被蔡彪迫走，他仍在蔡館繼續學習，經常運貨來往佛山與肇慶之間，那天他到佛山走動，聽說各人談及佛山武功最盛的是詠春拳，至於詠春的教頭就是梁博流，他聽到梁博流的姓名，相當詫異，決心往見，便到梁贊開的贊生堂查問，梁博流正在店中行醫，看見林聯到訪，喜出望外，兩人欵欵深談，梁博流非常謙虛，自稱他遠走廣西學習詠春拳，略有成就，但因佛山跟肇慶相距不遠，他不敢設館授徒，担心蔡彪干涉，至於東主梁贊聘他私人教授拳脚，間中有幾名富戶學習，僅此而已，此乃情面性質，並非武館。

林聯回到肇慶，偶然談及此事，蔡彪大吃一驚，照道理說，梁博流打敗之後，應該遠走高飛，他居然在佛山授徒，太過

卑鄙。林聯聽了此言說：「梁師傅所教的是詠春派，並非蔡家功夫，而且學習拳脚的人只是藥店老板以及幾個街坊而已。」

蔡家哈哈大笑，說：「我們蔡家的拳脚又流傳到佛山了。」

林聯說：「師傅，請勿誤會，梁博流教的並非蔡家拳，叫做詠春拳。」

蔡彪冷然說：「他已經敗了給我，怎能再用蔡家拳脚教授別人呢？就算他遍訪師傅，加上了詠春的拳脚，根基亦是蔡家的功夫，不過，我想維持蔡家拳脚的聲譽，必往佛山走走，看他所傳授的是否蔡家功夫，如果屬實，我就要露臉干涉。」

林聯聽了，猛吃一驚，說：「蔡師傅，何必跟他爭長論短呢？以前因爲教技，你迫走了梁博流，現時又到佛山迫他，未免太過份了。」

蔡彪笑着說：「我們爲了發揚蔡家拳脚，不能不執正一點，如果他所教授的確非蔡家拳脚，我絕不干涉。」

蔡彪執意要到佛川去，林聯沒法勸他罷手，只好暗中通知梁博流。梁博流早就胸有成竹，知道蔡彪爲人，野心勃勃，希望打倒別人，奪取新的地盤，故此，他跟林聯交談之際，說得非常謙虛，現時果然不出所料，蔡彪眞的會到佛山來，決心應戰。果然不出所料，林聯與周炳兩人帶着蔡彪突然走到佛山的贊生堂，表面說是拜訪性質，梁博流按住火氣，笑臉相迎，延入客廳，說：「蔡師弟一別數年，並無相見，現時館務有勞師弟照料，相信蔡家的門人愈來愈多，可喜可賀。」

蔡彪說：「肇慶館乃是師兄設的，就算館務發達，仍是師兄之力，我不過代勞而已，仍盼師兄回去主持。」

梁博流說：「那是太笑話了，我不是蔡家嫡裔，怎能教授蔡家拳脚呢？師弟究竟是蔡家嫡裔，功夫還勝於我，我知難而退，亦覺心安。」

蔡彪說：「現時風聞師兄在佛山教授拳脚，門人甚衆，我亦非常欣慰，希望蔡家拳脚伸展，愈來愈廣，特此道賀。」

聽了此言，梁博流緊接嘴說：「師兄千勿誤會，我在此得到梁贊公子賞識，不過留着做個中醫，兼醫跌打維持生活而巳，至於拳脚方面，我所教的是詠春拳。」

蔡彪故作驚訝之容，說：「何以我未聞詠春拳呢？」

梁博流說：「此種拳脚發源於廣西，我只是無意中學習得到。」

蔡彪冷然說：「梁師兄學習蔡家拳脚巳經十載，一切根基都是蔡家拳脚的，就算加上別人的拳脚，亦不改變，以我看來，你所謂詠春拳的，不外由我們蔡家拳脚改頭換面罷了，等於掛羊頭賣狗肉。」

梁博流正是希望他這樣說的，聽了冷笑一聲，說：「師弟錯了，如果我確實得到令尊蔡九儀師傅，練習十載，就不會打輸給你，既然我輸給你，可見我的蔡家拳脚並非特別出色了，不過虛有其表，現時我教授詠春拳，並非改頭換面。」

蔡彪鄭重的說：「如果你眞的有些功夫給我看見我就相信，否則絕不妄信。」

梁博流乘機說：「師弟此來大概又想踢盤了，以前你在肇慶將我趕走，我能夠容忍，現時再想把我驅逐，那就忍無可忍了，不過，在店內比武，只是私門性質，無人知情，贏了不足稱爲英雄，如果你眞的想刺探我詠春派的本門功夫，倒不如定下日期到祖廟的戲台上面比武，你是否贊成呢？」

蔡彪說：「好極了，你先行籌備，到時我們在擂台上面一決雌雄。」

當時一般人對於武術甚爲注意，比武一事乃是創見，各人非常樂意參觀，翌日梁博流和梁贊偕同先到佛山祖廟跟值理商量，跟着佈置擂台，準備比武。

到了約定比武的日期，兩人果然在擂台上面相會。蔡彪以爲梁博流的功夫跟以前相差不遠，很易取勝，他心裏暗想，恐怕梁博流不敢依約而來，那時看見他比自己先到心裏暗喜，旋即登台，彼此拱手爲禮，跟着由公證人指揮，跟着兩人互鬥。

梁博流說：「兵凶戰危，贏輸很難說，不過，我們兩人究竟是師兄弟，只是打到對方認輸便算，你的意思如何呢？」

蔡彪說：「好的，開始交手好了，請你先發招。」

梁博流說道：「我先行擺招，任你進攻！」

說完，他就先行擺出本門的招式來，似是弓式，不過，前脚並非坐得很低，亦非伸到盡有如箭形，所謂弓箭式，看來好像虛浮之極，至於兩手，俱作切掌形，並不握拳，看來有如二字，緊護胸前。

蔡彪看了稱奇，說：「師兄是否巳經擺招準備打鬥呢？」

梁博流微笑，說：「這是詠春拳的馬步，請你進攻！」

蔡彪既然認爲他馬步輕浮，想一拳就把他擊倒，說：「請師兄接招！」說完，他就以右拳打出，用黑虎偷心之法，向他的胸前衝去，其快無比，殊不料梁博流任由他的拳打到盡，忽然之間胸部向內一縮，跟着上下兩手向他的右拳一切，使用較剪手，如果蔡彪不是疾忙收招，登時給對方的較剪手截斷，因此蔡彪猛吃一驚，立刻收招，改用左拳出擊，當時橋手相接之際，蔡彪覺得梁博流的手有如鋼鐵，跟着入馬去撬他的前鋒脚，亦覺他絕不搖動，柔中帶剛，那時他知道梁博流確實學過別的門派，十分厲害，不敢輕敵。

跟着蔡彪使用各種拳脚出擊，梁博流把身形轉變，連消帶打，使他無法佔上風，跟着博流亦乘機反攻，施展小鬼尋寶一招，上面用指挖眼，下邊用另一隻手以撩陰手打出，蔡彪急用連結十字法上下兩手一齊由中路分開，就在這時，梁博流飛出一條腿向蔡彪踢去，蔡彪立刻坐低馬步，伸手想接，殊不料梁博流這一招是虛着，只是希望他坐低馬步，看了喜出望外，急忙收脚，兩手一齊抓住蔡彪的頭髮一拉，按在地上，蔡彪不能不服。

梁博流鬆了手，蔡彪站起來，並無受傷，雖然他仍可再鬥，但却不願交手，自問沒有取勝把握，抱拳說：「梁博流師兄，你的功夫確不平凡，後會有期。」

蔡彪說完，便即離去。照圈子中人推測，蔡彪如果硬拼，可能同歸於盡，不忍同類相殘，故此匆匆離去，這種心理，梁博流亦知情，不再挑戰，故此事後有人說他打贏，亦有人說他打個平手。（完）



長篇武俠故事

# 俠侶

文·蕭逸
圖·子成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匆匆趕回山洞，他師父花蝶夢已在彌留的時候，因此她簡略的把遇害的經過告知駱江元，但要他不可找仇人報仇，只把紅翎取回就好了。說罷便溘然長逝，駱江元埋葬了師父之後，依墳悲憶，鐵蝶突然而至，並交一信與他，然後離去，翌晨，駱江元聽到洞外有女子泣聲，於是循聲而往，在他師父墳前見到吉文瑤正在哭祭，他向文瑤問明原委，文瑤是抱咎來致祭的，不敢說明，駱江元誤信她與師父有其淵源，便邀她入洞小敍．才把她送走……

## 延客主他去　神秘惹人疑

一個明朗的早晨，百鳥齊鳴，花香陣陣．在蓬萊山下，有一片極大的院落，兩扇朱紅的大門敞開着，露出了一條寬闊平坦的甬道。

在大門口，站着一個長衣青年，他生得劍眉朗目，身體碩健，有一種不可一世的豪氣，他就是百里彤。

他面帶笑容，來回的踱着步，不時的引頸盼望，好似在等候着什麼人。突然，他面上的笑容增大了，向前迎了兩步，在他面前數十丈處，有一騎黑驢緩緩而來。

驢背上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如果仔細看一下她的面貌的話，眞會令你大吃一驚．原來這個女孩子生像奇醜！

她有着兩隻三角形的小眼睛，一張嘴大得出奇，再看她的頭前崩後勾，長滿了一堆亂糟糟的黃髮．

不大的工夫，她巳到了近前，百里彤早巳趕向前，拱手道：「盧姑娘來了！」

那姓盧的醜姑娘在馬上還過了禮，却不答百里彤的話，也不下馬，一雙小眼睛光芒四射，骨碌碌的向那片大宅子打量．

她看了好半天，才用着極其怪異的嗓子叫道：「他們都來了嗎？」

她的聲音實在太難聽了，就如同一隻牝鷄被人踩着頸子的叫聲一樣．

百里彤被她的聲音震得往後退一步，皺了皺眉道：「他們就快來了，姑娘請入內小坐。」

姓盧的姑娘聞言，却是一話不說，回頭就走，百里彤連忙趕上一步，叫道：「姑娘到那裏去？」

這醜姑娘叫盧嫗，也是武林中的少年奇人，有着一身出類拔萃的功夫，不在江元和百里彤之下．

盧嫗聞言勒過了驢頭，眨着一雙怪眼道：「他們都沒有來，我來這麼早，多丟人呀！好像我八輩子沒吃過東西一樣！」

百里彤聞言不禁大笑，說道：「姑娘眞會開玩笑，他們就快來了呢！」

盧嫗却是執意不肯，接着說道：「不行！我可不丟這個臉！」

說着她又要催驢行，百里彤不禁有些啼笑皆非，一伸手抓住啣環道：「今日所約皆是江湖豪爽之士，盧姑娘不必拘此小節。」百里彤話未說完，盧嫗所騎的那匹黑驢，竟一歪頸子，張口向百里彤咬來。

百里彤連忙鬆開了手，心中有些生氣，順手一掌打在驢頭上，罵道：「畜生！還敢咬我？」

百里彤雖然並未用力，可是，這一掌打得那驢子夠受的，發出了一聲憤怒的悶叫。但它知道百里彤厲害，只有睜着一雙驢眼，拚命的瞪着百里彤。

這一下盧嫗可火了，在驢背上亂跳道：「這還得了！我還沒進門呢，你就打我的驢子！」

百里彤急得雙手亂搖，說道：「盧姑娘……請聽我解釋……。」

× ×

曲星笑道：「今日果是盛會，小弟先入內了。」

百里彤笑道：「曲兄快請，盧嫗姑娘已經來了。」

曲星聞言啊了一聲說道：「啊！她也來了！」說着皺皺眉頭，好像不太願意入內，但又不好意思出口，只好隨着何敬而入，看樣子大概也領教過盧嫗的寶氣吧！

這時又有兩個少年結伴而來，百里彤見是一個矮胖的小道士，另一個則是一個邊疆服裝打扮的少年。

百里彤一見二人，就知道是萬蛟及柳拂柳，當下連忙含笑迎了上去。

他們原本相識，柳拂柳早已笑着跑了上來，拉着百里彤的手道：「小彤，你今天幹嗎請客呀？」

百里彤尚未答言，萬蛟亦笑道：「小彤，本來我是有要緊事的，可是聽說你請客，怎麼也趕來了！……喂！這次栥怎麼樣？」

萬蛟原是個光腦袋，說話時一副饞相，神態至為滑稽，惹得二人都笑了起來。

百里彤笑着說道：「放心，只要有你在，栥還壞得了嗎？」

萬蛟聞言大喜，拉住百里彤的手，笑道：「小彤！你眞是我的知己也！」

這時柳拂柳突然插口道：「喂！小彤，你準備了齋席沒有？」

百里彤啊呀一聲，說道：「糟！我忘記你是出家人了！」

柳拂柳有些不悅，說道：「忘記我是出家人？這像話嗎？……好在我這個出家人是葷酒不忌的。」

這句話說得二人哈哈大笑，他們二人又在僕人的引導下，進了百里彤的大門。

不大的工夫，鐵蝶也來了，百里彤含笑相迎，尚未開口說話，鐵蝶已問道：「駱江元來了嗎？」

百里彤搖頭，說道：「還沒有來！不過，他一定會來的……鐵姑娘，你們認識麼？」

鐵蝶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們認識，不過江元的脾氣很怪，他也許不會來呢！」

百里彤聞言笑道：「不會的，不會的，他脾氣雖怪，可是這類人物，向來是一諾千金，他上次借我的馬，說明三天，到了第三天早上他就送來了。」

鐵蝶聞言好似安慰不了少，笑道：「那就好了，我先進去。」

說着她也入門而去。

百里彤在門口來回的踱着步，在他所約請的客人中，還有兩個人沒有來——那就是冷古和駱江元。

這兩人，都是江湖中最有名的，也是脾氣最怪的怪人，但他們却是百里彤極欲相交的。

這兩個人中，駱江元已與他有一面之緣，可是冷古却沒有會過面。

百里彤焦急的等待着，時間不停的過去，可是他們兩個却一直沒有出現。

百里彤不禁有些焦急，忖道：「他們會不會不來呢？如果今天的宴會，沒有他們兩個參加，就失色多了！」

「不會的，他們都是江湖上有名之士，絕不會輕言寡信，一定會來的！」

百里彤這麼想着，心中稍微安定，但他轉念想道：「可是他們都是有名的怪脾氣，說不定眞的不來了？」

這麼想着，百里彤立時又焦急起來。

正在他疑惑不定之時，突見前方極遠處，有兩個白色的小點，在旭日之下，流星般的向這邊流來。

百里彤一見心中大喜，忖道：「他們果然來了……好快的身法！」

雖然兩下相隔頗遠，可是百里彤由他們那種卓越的身法來看，就可以判斷是駱江元和冷古無疑了。

漸漸的，兩下相距不到百丈，百里彤看清了，果然是駱江元及另一少年——因為他還不認識冷古。

他們都是穿着一襲白色長衫，迎風飄搖，顯得出極為瀟洒。

就在百里彤一瞬之間，他們好像騰雲駕霧一般，幾似是分毫不差，同時停在了百里彤面前。

他們二人立定之後，互相用着一雙充滿仇恨的目光，緊緊的盯着對方，那神情冷漠極了！

百里彤早已拱手說道：「江元兄，我等兩位很久了！」

說着轉身對那一少年拱手說道：「這位想必就是冷古兄了！」

那冷古生得甚是單薄，焦黃黃的臉，可是眉目甚為清秀，他那雙眉毛生得比別人長得多，微微的向兩邊垂下。

在他聽到百里彤稱呼江元時，他那雙長眉微微的向上揚了一下，眼中露出了一絲驚奇之色——但那也很快的被他收了回去。

這瘦弱少年，見百里彤問到他，當時嘴角稍微的蠕動一下，似乎是在笑，但却令人看不出一絲笑容來。

他冷漠的點點頭，說道：「不錯！我就是冷古，想你就是百里彤了？」

冷古的語氣冷如寒冰，百里彤好不驚奇，忖道：「怎麼他比駱江元還冷漠和難以親近！」



江元一直怒目注視着冷古，等到他聽得百里彤說出他的名姓時，面上也露出了驚異之色。

原來他們早已彼此聞名了。

江元等冷古說完了話，斜目視之冷笑道：「哼！我道是誰，原來是冷古，要不是我使出吃奶的力量，這塲輕功可要輸給你了！」

冷古也斜目看了駱江元一眼，說道：「你太客氣了！」

百里彤倒弄得莫明其妙，不知他們既不相識，為何竟好像懷有深仇一樣，當下忖道：原來他們是沿途比試輕功而來的。

為了沖淡他們之間的緊張空氣，百里彤連忙哈哈一笑道：「衆位豪傑都到齊了，就等着你們兩位呢，我們快進去吧！」

他說着，雙手分挽了冷古和駱江元，大踏步的入門而去。

他這種親熱的動作，使得冷古、駱江元都有些不習慣，可是江元還是忍下來。

但是冷古在進大門之後，就把百里彤的手推開了，使得百里彤不得不放開了挽着江元的手。

他們由一條長長的甬道上走進去，甬道兩旁遍植花木，綠柳成蔭，極為雅緻。

由於冷古及駱江元都是沉默不言，所以一路走來，除了「沙！沙！」的脚步聲外，沒有其他任何聲音。

百里彤覺得甚是不耐，借題道：「二位看我這個院落如何？」

百里彤問過之後，隔了半晌，才聽江元接道：「倒是不錯！這兩旁的柳樹蠻有意思。」

江元話才說完，冷古突然接口道：「花太多了，有些俗氣。」

百里彤聞言面色一變，但瞬間即恢復正常，笑道：「倒是如此……只是小弟朋友太多，他們每年總是送些花草來，小弟為了感謝他們的好意，所以全數種植下來了。

「有時小弟外出，家中僕傭偷懶，不加整修，經它蔓延，所以看來有些不悅目吧。」

冷古聽罷突然說道：「可惜這些花均非名種，改日我為你送枝名種來！」

百里彤原是愛花成癖，聞言大喜，說道：「冷兄好意，小弟先謝了。」

這時江元又冷笑一聲，說道：「這麼一來，花兒不是更多了麼？」

他這句話原是諷刺冷古的，冷古聞言由鼻中哼了一聲，並未答言。

百里彤陪着這兩個怪人，實在有些不是味，所幸這時已走到了大廳之前。

這是一座大石磚築成的大廳，建築得非常堅固，甚是雄偉。

門口站着兩個俊俏的童子，垂手而立，狀至恭敬。

這時室內却傳出一陣陣吵雜聲，百里彤皺了皺眉頭，笑着對二人道：「只要有了柳拂柳和萬蛟在，就怕要熱鬧了！」

冷古點了點頭，說道：「是的，他們都像幼兒一樣，只會瞎吵！」

冷古話才講完，江元突然問道：「怎麼，難道盧嫗也來了？我好像聽到她的聲音！」

百里彤點了點頭，說道：「是的！她也來了！」

冷古把一雙長眉緊皺一處，說道：「我很討厭她！」

江元也接口道：「我也很討厭她！」

百里彤却有些不悅，年青人多半率性而為，他竟立時沉下了臉，說道：「兩位，既入我門便是我友，但願二位看在我的薄面及這番結納的誠意，對一切不順眼的事都包涵一些才好！」

百里彤說完了後，冷古及江元相互的對望了一下目光，各自無言。

這時百里彤轉臉對兩個童子道：「開門！」

那兩個童子答應一聲，躬身而下，各以左右手推開了那兩扇雕花大門。

冷古及江元一生流浪江湖，也多半是山棲洞居，這時一打量這大廳的擺設，不禁也有些目眩神迷。

這間大廳整個的鋪着紅絨的地毯，擺設傢俱的是紫檀木雕刻的精品，正中掛着一幅山水大中堂，兩旁還掛有晉劉弘所書的對聯，極為古雅高貴。

此外擺設的瓷瓶飾物，無不精緻古雅，均為極上之品。

室內坐着四五個青年男女，有的靜靜的欣賞名物，有的則在高談闊論。

盧嫗與萬蛟正在大談，三人入房時，耳際正聽見盧嫗的破鑼嗓子叫道：「嘩——這一下可把我弄火了，連點了他五處大穴……。」

她話未講完，見三人入房，立時停了下來，一雙怪眼翻了翻，又叫道：「嗯，你們兩位可眞難請呀！跟諸葛亮似的。」

江元及冷古雖然討厭她，却也不好意思不點頭招呼。

這時衆人中有認識，也有不認識的，均由百里彤加以介紹，互道仰慕之意。

在整個的過程中，冷古及江元只不過頷首為禮，江元有時還帶些一絲笑容，冷古則連嘴角都沒有動一下。

衆人之中，只有萬蛟及柳拂柳與百里彤最熟，這時萬蛟早已叫道：「小彤，既然人到齊了，馬上開席吧！還等什麼？」

百里彤尚未答言，盧嫗突然掩口道：「小萬，你最沒出息了，到了這時就叫餓，剛才那盤水果全是你一個人吃的。」

萬蛟聞言有些面紅，罵道：「盧婆子，妳吃的也不少，那個水蜜桃我還沒看清楚，就被妳一口吞下去了。」

衆人聞言大笑，盧嫗醜臉通紅，大聲叫道：「滾你的蛋……你為什麼叫我『婆子』？」

萬蛟忍笑道：「妳年紀雖輕，可是妳的名字叫盧嫗，『嫗』者老婦也！妳不是婆子是什麼？再說妳長像太老……。」

萬蛟話未講完，盧嫗已跳起來叫道：「打死你個狗頭……萬蛟，臭狗肉……」

盧嫗憤怒之下，罵些什麼，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這時多虧柳拂柳給勸了下來。

衆人被引得大笑，就連冷古及江元也都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柳拂柳把她勸下之後，笑道：「妳何必生這麼大的氣？不過，妳的名字是不太好，年紀輕輕，爲什麼要叫『嫗』呢？」

盧嫗氣得怪目亂翻，說道：「我本來叫盧樞，是木字邊，後來我想我是女的，所以改成了女字旁，所以就成了『嫗』字了。你說，這有什麼錯呀？」

百里彤連忙含笑道：「沒錯！沒錯！妳坐下來吧！」

盧嫗坐下之後，仍在生氣，罵道：「你不是好東西，剛才打我的驢子。」

說到這裏，惹得衆人又笑了起來。

這時冷古及江元，各負着手，慢慢欣賞室內的字畫，不時的點頭讚賞，深得其趣。

百里彤走到冷古身旁道：「冷兄，這些字畫倒還可以麼？」

冷古點了點頭，說道：「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百里彤聞言心中頗爲高興，又轉問江元道：「江元兄，你可有中意的？」

江元用手指着一幅條幅說道：「我獨喜歡祝翳子（枝山）的這筆大草……祝枝山的字雖不算太名貴，可是我愛之獨深，眞不知何故？」

衆人談笑之際，曲星插了過來說道：「祝枝山的字，小弟倒還收得有，駱兄如喜歡，改天小弟送上一件祝枝山的精品如何？」

由於曲星氣質獨特，所以江元及冷古都對他特別一些，江元聞言立時笑道：「好極！改日我登門拜訪。」

談話至此，童子送上了香茶，衆人取飲。

百里彤隨和易處，不一時衆人都交談甚歡，連冷古，江元二人都說了不少話，尤其是江元，他已經談笑風生了。

這時突有童子送上一張名帖，百里彤接過一看，皺眉道：「怪了！他怎麼會來了呀……好吧！請他進來！」

童子應聲而去，百里彤笑對衆人道：「我今天向各位宣佈一個秘密呢！」

衆人連忙問故，百里彤笑道：「等這不速之客走了再說吧！」

這一批少年奇士的聚會，却掀起了武林百年來的一件大秘密。

曲星笑道：「百里兄，可是又有那位英雄來了？」

百里彤聞言，略爲皺了一下眉頭，說道：「不是外人，是我一個師弟，因故已經離開師門兩年了，不知今天怎麼突然來了？」

百里彤話才說到這裏，何敬已來回報道：「回少爺，卓少爺已經來了！」

百里彤啊了一聲，匆匆走到門口，尙未開門便叫道：「二弟，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百里彤說着，伸手把門推開，門外站着一個勁裝的青年，他約有十七八歲，生得劍眉虎目，襯着他健壯的體格，眞有一種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

他挽住了百里彤的手，急切的說道：「大哥，我有急事來找你……。」

百里彤見他如此模樣，不禁吃了一驚，說道：「二弟，你先別急，我們進來再談！」

說着，挽住那少年的手，一同進入房來。

那少年似乎料不到，室內竟有這麼多人，有些驚奇的打量着每一個人。

百里彤向衆人一笑道：「諸位，這位是我二師弟卓特巴！」

衆人皆不知百里彤還有個師弟，當下不禁一齊注視着卓特巴，細細的打量他。

卓特巴似乎被衆人看得有些不太自在，微紅着臉，向人們欠身一禮。

百里彤又分別的，把衆人介紹予他，當百里彤每提到一個名字時，卓特巴的眼睛中，便射出了一道異光。

那神情似乎是有些驚奇，又有些不信任。

百里彤介紹過之後，扶着卓特巴的肩膀，對衆人笑道：「我師弟一向居住西域，中原甚少走動，以後，還望各位多多携帶！」

衆人這才知道，他竟是個藏人，當下少不得客套了幾句話。

獨有盧嫗不知好歹，他一面喝着熱茶，一面說道：「這個你放心，以後他在江湖道上，出了什麼事，儘管找我好了！」

盧嫗話才說到這裏，衆人齊怒目相視，逼得她停了下來。

那卓特巴的一雙濃眉，向上微微的揚起，似乎也在憤怒之中。

百里彤連忙岔開道：「二弟，你夤夜趕來，莫非眞有什麼急不容緩的事麼？」

卓特巴緊皺着一雙劍眉，輕聲說道：「大哥，此事非要你親去一趟不可！」

百里彤聞言有些爲難，微微皺眉道：「到底是什麼事呢？」

卓特巴目光向衆人環視一圈後，低聲道：「大哥，這裏說話不大方便……」

百里彤輕輕的啊了一聲，轉對衆人道：「諸位請少候，我立時回來。」

他說着，拉住卓特巴的手道：「二弟，我們到後面去談！」

說着，二人由一扇小門，轉進後室去了。

這邊衆人紛紛議論着，他們從不知道百里彤有個師弟，並且是西藏人。

冷古坐在窗前，慢慢的品着手中的香茶，他總是把自己孤獨一旁。

江元坐在正中的一張椅子上，他靜靜的聽衆人的談話，雖然他看起來有些不耐煩，可是，看得出他在極力的使自己忍耐着。

他心中默默的想道：師父臨去之時，要我把怪癖的性格改過來，我一定要照她的話去作！

由這時起，江元決心改變自己孤獨的性格，他知道，那是很困難的，但他已相信自己必能做到。

萬蛟等人，談論着江湖上一些有趣的事情，江元雖然有些不耐煩，可是他還是含笑靜聽，他希望能在人羣中得到樂趣。

鐵蝶一直都坐在江元的身側，他不時的向江元望了好幾眼，可是一當江元的目光投過來時，她又很快的移開至另一方。



江元心中却掛念着一個人，忖道：「吉文瑤怎麼沒有來？」

他們繼續的閒談着，沉默了半晌的冷古，突然緩緩的走了過來，問道：「你們可有人知道百里彤的身世？」

冷古提出這個問題，衆人不覺瞠目以對，也同時想到了百里彤的怪異處。

原來百里彤並不住在蓬萊山下，十年以前，有一少婦遷此，置下了家業，不久之後，百里彤便出世了，那時他才十歲光景。

十年下來，他們已然置成了大爿家業，百里彤也在江湖上創出了字號，可是那婦人却是一直無人見過，偌大的一座莊院，完全由百里彤來治理。

這時萬蛟用手摸着光頭道：「對了，你要不提我也想不到，我與他交往已有三四年，除了他以外，在他家中從未見過第二個主人，也沒有見過他的父母……」

萬蛟話未說完，柳拂柳已接口道：「兩年前我曾在『鶴遊觀』見過他，那時有一中年婦人跟着，不知是不是搬到這裏來的那個少婦！」

衆人紛紛推測百里彤的身世，江元突然含笑道：「諸位不必多化腦筋，我看冷古兄必有所知吧！」

江元這句話，提醒了大家，這才想到冷古提出這個問題，必然另有所見，於是紛紛把目光投向冷古。

冷古嘴角掛上了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各位大概都聽說過，三十年前，有一位奇人叫馬百里的麼？」

衆人聞言咸口稱是，盧嫗眨着眼睛問道：「莫非馬百里和百里彤有關係麼？」

冷古神秘的笑了一下，說道：「這個可說不定呢？如果我沒猜錯，今天百里彤設宴，恐怕是有所爲的了！」

衆人皆不明冷古言中之意，紛紛追問，可是冷古却含笑不答。

江元心中雖也奇怪，可是他却絕不開口，心中暗暗忖度。

這時百里彤已與卓特巴由內走出，衆人見他已換了一件黑色長衣，手中提着一個長形的小包袱。

百里彤向衆人施了一禮，滿面歉意的說道：「眞是不巧得很，現在小弟有急事，必要去料理一下……」

百里彤話未說完，萬蛟等人，已發出了不滿之聲，百里彤面上微微一紅，接道：「……今天小弟請各位來，可是現在自己却要外出，實在太失禮，不過事出突然，還望各位見諒！」

江元突然插口道：「百里兄既然有事，請不必爲難，我們自坐一會，也該告辭了！」

百里彤聞言滿面歉容，急切的道：「小弟好容易把各位請到，還未歡聚，諸位不要離去，小弟已令下人準備雅房，無論如何要請各位等我兩天！」

百里彤言詞極爲懇切，他急切的望着衆人，等待着他們的回答。

萬蛟及柳拂柳對了一下目光道：「我們二人，這幾天正好沒事，可以在這裏等你！」

百里彤喜道：「好極了，盧姑娘妳如何？」

盧嫗聞言，用手捋了散在額前的頭髮，就咳了一聲說道：「咳……這個……我本來是有約會的，可是看你一番誠意，也罷，我就留下來好了！」

盧嫗的話說得衆人忍俊不已，百里彤又對鐵蝶道：「鐵姑娘，妳呢！」

鐵蝶聞言好似無法決定，用眼睛望了江元一眼，低頭不語。

百里彤又追問了一句，鐵蝶這才抬起頭，輕聲道：「好的，我留下來！」

這時久不說話的冷古，倏然開口道：「百里兄，你這番誠意極是可感，我決定留下候你一晤好了！」

百里彤聞言大喜，他最擔心的是冷古及江元二人，這時冷古竟自動答應，眞令他有點喜出望外。這時鐵蝶用手推了江元一下，輕聲道：「江元，你沒事吧？」

駱江元一雙劍眉微微的蹙着，思索了一下道：「嗯——我留下好了！」

百里彤好不高興，拉着江元的手道：「駱兄眞是看得起我……」

這時曲星站起向百里彤一禮道：「百里兄，眞是不巧得很，小弟明日正有要緊的事情待辦，馬上就得要告辭了！」

百里彤聞言好不遺憾，挽着曲星的手道：「啊……眞是太遺憾了，不知曲兄明日事畢，可不可以再趕來一晤呢？」

曲星尙未答言，卓特巴突然詫異的道：「大哥，我們明天就可以回來了！」

卓特巴話才說到這裏，百里彤突然面色一變，狠狠的瞪了卓特巴一眼，說道：「你知道明天就可辦成麼？」

卓特巴已被百里彤叱斥，滿面通紅，低頭不語。

衆人都不禁有些詫異，百里彤有些不太自然，强笑一聲道：「曲兄，恕我不留你，但希望你後日能抽暇至此一晤！」

曲星點頭笑道：「好的，我一定會儘量趕回來就是了！」

百里彤這時才含笑稱謝，又對衆人一禮道：「小弟無法久留，這就告辭，這裏由何敬及梁力生奉侍各位，有事儘管吩咐，萬勿客氣！」

說着與卓特巴一同出廳，衆人也跟着送了出來，這時，早有下人備好了兩匹駿馬。

曲星也要就此告辭，百里彤笑道：「曲兄，待小弟命他們再備一匹馬，供曲兄乘騎如何？」

曲星搖手道：「不必！不必！你帶我一程就好了！」

於是，曲星與百里彤共乘一馬，與卓特巴先後上了馬，向衆人一拱手，飛馳而去。

這時早有四五個小厮，分別的引着衆人回房休息。

江元隨着何敬身後，由一條花磚砌成的甬道向後轉去，兩旁花木扶疏盛開得一片燦爛。

江元邊走邊道：「小哥，你貴姓？」

何敬連忙答道：「小的姓何名敬！」

江元微微一笑，說道：「小哥，你的

功夫大概不錯吧！」

何敬聞言，却是一驚，忙道：「駱少爺，你看錯了，我們這裏的下人，從來都是不許練武的！」

江元聞言有些不悅，哼了一聲道：「哼，我走遍江湖，從未看錯人，焉會栽在你手！」

何敬聞言面色通紅，嚅嚅道：「這……駱少爺，您不能怪小的，是少爺囑咐的！」

江元這才微微一笑，說道：「沒什麼？我只不過隨便問問！」

江元心中却在奇怪，忖道：「百里彤爲一代奇俠，他手下童兒練武，原是件天經地義的事，爲何還不准他們說出呢？」

這時，何敬已把江元領到一座竹樓之前。

江元仔細一打量，不禁暗暗叫絕。

原來這竹樓築在一座小丘之上，四下青竹叢生，雖是秋季，生長亦是旺盛。

在小樓之下，有一間茅草搭成的凉亭，四週由青竹欄杆環繞，亭內擺着一張石桌及四個小石磴。

最妙的是，茅草之上，結着無數的鳥巢，都是各種鳥類，五顏十色啁啾不已。

江元望在眼內，不覺塵念全消，比起自己所居絕壁石巖，別有一種意味。

何敬領着江元，走上了竹樓，當江元在竹樓梯上行動時，發出了陣陣的「吱吱」聲響。

江元試着略爲提氣，可是那陣陣聲響仍在，只是比較小多了。

江元不禁忖道：「看樣子，這樓還是經過特別設計的呢！」

這時何敬已停步在一間雅室之前，躬身道：「駱少爺，您請！」

他說着推開了竹門，發出了「吱呀——」一聲輕響。

江元入內略一打量，不禁內心滿意，這間草房雖佈置得簡單，可是雅潔出塵，憑窗而望，山脈蜿蜒，寒鴉陣陣，幽雅已極。

屋內木桌上早已泡好了香茶，何敬說道：「駱少爺，您先歇一會吧，待會吃飯再請您，您要是有事，請拉這根繩子就行了！」

他說着，用手指着床頭的一根絲繩。

江元從未被人服侍過，覺得有些不太習慣，搖頭道：「好了，你先回去吧，有事我會再叫你！」

何敬答應一聲，躬身而退。

江元聽得一陣「吱呀」之聲，不禁皺眉忖道：「這竹樓既是他待客的地方，爲什麼弄得這麼響，眞想不透什麼道理？」

江元傾了一杯熱茶，立時熱香撲鼻，淺淺的喝了一口，忖道：「這百里彤眞是不凡，他用的東西都是高人一等！」

江元握着一盃熱茶，立在窗前憑視。

白雲點點，猶如大片的歸雁，被秋風陣陣的帶過，散成了一片片的網。

江元極目四望，發現不遠也有一座完全一樣的竹樓，當下不禁興趣大增，忖道：「嗯！這百里彤不但是個雅人，看來還是個治家置產的名手呢！」

江元想着推門而去，轉到走道上扶欄觀望。

只見對面那座竹樓上，由後轉過一個少年來。

江元心中忖道：「對面樓上住的不知是誰？」

江元想着運目望去，可是那人抬目向這邊望了一眼，竟極快的折了回去。

江元一瞥之下，不禁大爲詫然，忖道：「啊！那人模樣好像是百里彤！」

可是由於那人回身太快，未能看得眞切。

江元心中好不詫異，忖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百里彤不是明明出去了嗎？那人怎麼會是他呢？」

「如果不是他，那又何必避我呢？」

江元想到這裏，不禁疑惑大起，對百里彤越想越覺神秘了。

他再把這爿廣大的莊院望了一陣，忖道：「他這爿大莊子裏，一定有不少神秘之處，我倒要探個究竟？」

「等天黑之後，我先到竹樓，看看再說！」

於是，江元暗下決心，當晚一定要探查。

他斜靠在床上，思索着自己的事淸，忖道：我以後不能老守着師父的墳，那是沒有用的，我要設法把仇人找出來！

「可是師父沒告訴我，我找誰呢？」

這時，他突然想到吉士文，心中不禁一動，忖道：那個姓吉的曾去通知我，這件事情他一定知道……可是我到那裏去找他呢？

他反覆的思索，認爲要想找出仇人，只有由吉士文身上下手！

瞎仙花蝶夢在臨死之際，曾告誡過他，不許他復仇，可是他認爲這是太難作做了。

一旦他找到了殺害他師父的仇人，難道他會讓他逃過自己的鐵掌？

他追憶着以往十餘年的學藝生活，與那位老婆婆奇妙的相處，彷彿是一場夢，隨着花蝶夢的死亡，而消失得乾乾淨淨。

江元正在傷神痛心之時，何敬已然推門而入，恭身說道：「駱少爺，您在這用飯，還是下去用飯？」

江元聞言頗爲詫異，問道：「怎麼？我們吃飯還不在一起麼？」

何敬含笑道：「隨你高興！」

江元略一思索，說道：「我隨你下去用飯！」

何敬答應一聲，轉身走去，江元隨在他身後，下得樓來。

江元隨口問道：「小哥！像這樣的竹樓，你們少爺有幾座呀？」

何敬聞言面上現出驚恐之色，嚅嚅道：「這……小的也不清楚！」

江元聞言不禁有些生氣，喝道：「你不知道，莫非你不住在這裏！」

何敬見江元發怒，似乎有些怕，慌忙道：「駱少爺別生氣！我確實不知道！」

江元見他一臉懼色，不似有詐，心中暗道：「看這些傭輩，似乎是對百里彤怕極，莫非這百里彤是個爲惡之人麼？」



江元想到這裏，口中却道：「哦！瞧不出你們這裏規矩還不少呢！」

何敬立時接口道：「唷！我們這裏規矩可多呢！」

何敬說着用手向前指了一下，接着說道：「譬如不遠的那座竹樓，小的就不准去，我在這裏呆了三年了，從未去看過一次！」

江元啊了一聲，說道：「這麼說來百里彤這個人很厲害了？」

何敬却搖頭道：「不！不！我們少爺最好不過，他從來不罵人，我們犯了錯，他只勸勸我們！」

江元聞言心中納悶，忖道：這就怪了！他待僮僕有恩，看來又不像爲惡之人！

江元想着又問道：「你們少爺是不是有很多朋友？」

何敬聞言沉吟了一下，說道：「是的！少爺的朋友可多呢！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訪！」

江元聞言點頭，忖道：啊！這就是了，看來這百里彤還是個隱名的賊寇呢！

這時二人已到了先前的大廳，何敬停下了脚步，笑道：「駱少爺，飯廳已經到了！」

說着他由大廳旁另一條小甬道往後走去，江元身邊已聽見萬蛟等人的談話聲。

這時正好萬蛟在叫道：「這是怎麼了？我們都是客，憑什麼就這麼看重他？」

接着是柳拂柳的口音道：「你瞧你急得這個樣？再等一會有什麼關係？」

這時江元已然走到門口，何敬把門推開，只見這間餐廳大得出奇，佈置得豪華無比。

地上鋪着大塊的紅氈，在大廳中央，放着一張紫紅色的長方形的木桌，發出了悅目的光彩。

在方桌兩旁，坐着盧嫗、萬蛟、柳拂柳、鐵蝶四人，每人面前放了一份盃筷。

萬蛟身旁放着一盤瓜果，已被吃得慘不忍睹，看樣子衆人已等了很久了。

江元心中有些過意不去，含笑拱手道：「有勞諸位久候，小弟眞過意不去！」

萬蛟翻了一下白眼道：「好了！快入座吧！再說廢話，這頓飯明天早上也吃不成！」

江元心中甚是生氣，可是他並未發作，當下坐在鐵蝶身旁，含笑道：「怎麼冷古兄未見同座？」

萬蛟由鼻中哼了一聲道：「哼！人家草莽奇俠，不願與我們同坐呢！」

江元聞言不禁憤然作聲，眉頭一揚道：「好驕傲的人呀！」

鐵蝶見江元面色大變，當下連忙白了萬蛟一眼，說道：「你胡說些什麼！冷古兄一日只食兩餐，現在還未到他用飯的時候呢！」

江元聞言點了點頭，不再說話。

這時早有僮僕送上了菜餚，盡是山珍海味，有些菜是江元生平未見，不禁嘆服，忖道：這百里彤到底是何人物，眞是個費解啊！

衆人大吃之際，也不禁討論起百里彤來。

首先是柳拂柳說道：「冷古所說的馬百里，難道眞的是與百里彤有關係麼？」

柳拂柳點點頭，又道：「這可說不定，覆姓的人雖不少，可是『百里』之姓實是少之又少，我想百里彤可能是他的假姓！」

在他們討論的時候，在一旁服侍的僮僕，都非常注意的傾聽，因爲他們也對百里彤的身世，毫不知情，認爲是個莫大的謎。

盧嫗點了點頭，說道：「聽說馬百里原是宮裏的大員，後來被貶出來，不過他那身出奇的功夫，就太令人莫解了！」

鐵蝶接着說道：「可是這馬百里現在到那裏去了？」

這句話問得衆人啞口無言，隔了一陣，才聽萬蛟輕聲道：「恐怕死了吧！」

盧嫗接口罵道：「滾你的吧！那馬百里現是不過六十多歲，又有一身出奇的功夫，怎麼會死？」

萬蛟被盧嫗說得面上一陣紅，辯道：「妳才笨，功夫高就不死呀？」

說着他二人爭執起來，柳拂柳連忙勸阻。

席間，他們各發議論，討論着百里彤的身世，各人忖測不一，但都堅持着自己的成見。

江元默坐不語，他已暗下決心，一定要把百里彤的身世探個明白。

他心中默默想道：「等到天黑之後，我先去探那座竹樓！」

秋夜，總是寒涼的。

蓬萊山被夜風沐浴着，發出了一陣陣的呼嘯，偶爾傳出一兩聲夜鳥的悲鳴，顯得很是悽涼。

這爿大宅子，猶如死了一般的寂靜，江元一身長衣，靜立在小樓上。

他望了望天色，忖道：現在已是二更了，我且動身罷！

一念卽畢，只見他脚尖點處，人如飛鷹，飄飄的由竹樓越了下去。

他快得像是一陣輕風，一越數丈向前猛撲，霎那便來到那座竹樓之前。

江元抬起頭望時，只見竹樓之上，有一間房間，隱隱的透出了燈光，耳邊並聽得似有談話之聲。

江元有些詫異，忖道：這麼晚了，他怎麼還在與人談話？

由於他已久聞百里彤有着一身超絕的功夫，加上這種竹樓極易出聲，所以江元不得不特別小心，以防萬一露出形跡，就無法解說，

他慢慢的繞到竹樓之後，看準了立脚之處，提神屏息，雙臂輕輕一振。

便見他身起如風，輕飄飄的落在竹樓的欄杆上，接着再一點足，已翻身上了屋頂。

江元這一身輕功眞是驚人，竹樓竟沒有發出一絲絲的聲音。

江元提着氣，慢慢的移動到由窗口，由於勁敵在前，他一絲也不敢大意

可是當江元正要傾耳細聽之時，室內突然傳出了一聲輕笑，接着一人朗聲道：「什麼人在房上？有事不妨下來一談！」

——未完——

# 苗疆風雲

武俠長篇故事

文・伴霞樓主
圖・成 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嬌與小寶於夜探布依峒的秘道後，在回程途中，遇見了玉羅利。小寶纏住玉羅利請她傳授移位換形步法，玉羅利吩咐鳳嬌前去請老化子來商量要事後，即將步法傳授給小寶，不久，老化子因邀到來，玉羅利便把她於當晚所見情形向老化子說出，兩人對龍江釣叟投靠苗王的所作所爲，似別具用心，均有同感，但兩人都無法猜測龍江釣叟的眞正主見與意圖，爲了明瞭龍江釣叟爲苗王獻謀的用意，所以玉羅利要求老化子前去會見龍江釣叟……

## 等候烏婆子　分頭尋人魔

玉羅利續道：「也難逃過那有如飛蝗的毒箭毒弩，最可怕的，還是那無聲無形的毒針，這些全是爲你們而設的，二來呢，也壞了大事，壞了釣叟的計謀，今晚我的話也止於此了，這幾日中，我必設法暗中與釣叟一會，那時再來轉告你們吧。」

說着，玉羅利已站了起來，老花子忙道：「請留步，尚要請教，那女娃娃說：「我們住到這裏來，是你的主意，你可知這是甚麼所在，這屋主人是甚麼人？」

「百毒人魔。」玉羅利笑了，道：「我早認出他就是遁跡中原的百毒人魔，你說是我的主意，把你們接來此間落脚，其實你們錯了，主意是百毒人魔出的，他今日故意現身，把我和那丫頭引來此間，顯然他明知此間再無可以落脚之處，我們是迎你們來的，與你們會合了，還怕不把你們引來此。」

老花子顯然大吃一驚，但沒言語！

玉羅利道：「不過你放心，百毒人魔安的是甚麼心，我雖也不知道，也不信他眞就改了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了佛，但暫時絕無害你們之心，若我猜得不錯，他是要利用我們，去對付賊苗王。」

鳳嬌心中一動，嗳呀！那人屠戶不是說過：「讓他們鬥個兩敗俱傷，我們却來漁人得利。」

只見老花子一拍掌，說道：「兩敗俱傷，漁翁得利。」

玉羅利道：「那只是在不明白這百毒人魔的用心之前的最壞的想法，是以，他非但不會暗害我們，還會暗中幫助我們，那自是說在兩敗俱傷之前，他尚要利用咱們之前，這從他算準了咱們有多少人，給了咱們多少筒解藥，就可想而知了，那解藥我已查驗過了。」

老花子道：「佩服佩服，好一個算準咱們來了多少人，看來咱們已落入他的計算中，我非是不知，可就是想不到這上頭，看來你的名兒得改一改了，不是玉羅利，該是玉觀音才對。多謝你指點。」

老花子不但不打哈哈，而且肅容拱手，玉羅利也正容謙遜了兩句，道：「不是你想不到，只不過我早來一步，也是那人屠戶與鬼影手鬼鬼祟祟，除了昨晚一現外，全都隱藏起來，再也不見踪跡，我才在



一再參詳之後，明白了個大概，說起來今晚也眞僥倖，也更慚愧，原來人屠戶昨晚必是明知我在布依峒後山的山谷中，故意在我面前，顯示那秘道來，幾乎是我害了你們，引你們前去送死了，眞個是吉人天相，在你們走入那秘道之前，來了那賊苗王。好，我得走了，若是我猜得不錯，不但賊苗王一定知道你們落脚在此，那百毒人魔與人屠戶，一定也在近處，不過你心中明白也就是了，說出來了，徒令大家驚懼，既然大家都在互相利用，暫時也就相安無事，樂得有這個落脚之處，食用也無缺。」

老花子道：「好一個互相利用，八成兒龍江釣叟也在利用那賊苗王，只苦於不知他的計謀，務請你辛苦一趟，看來我這死了的老花子，暫時不能露面了，要不然我這今晚這一頓打是白捱了不說，也會壞了釣叟的計謀，請，請。」

玉羅利道：「兩三日中，必有以報，請了。」時已近黎明，溪邊霧氣也更濃了，鳳嬌錯眼間，已失了她的踪跡，忙不迭一矮身軀，伏身在草叢中。

雖然她相距兩人在一丈之外，但當前這兩個人，可全是當今有數的人物，是以連大氣也不敢出，啊喲！是誰在她頭上拍了一掌，倒地一滾，雖是跳了起來，那眼前仍然發黑，眼中仍然冒金星。

鳳嬌呆了一呆，若是人家要傷害她，早就沒命了，豈還能跳起身來，再看林中，兩人已踪跡不見，她心下明白，若不是師傅，也是老花子，必是早已發現她了，罷了。

她摸了摸頭，頭上還痛得很，過溪尋到小寶，小寶仍然練得起勁，左旋身，右滑步，斜肩，塌腰，倏忽大轉身！

「該死的小寶！嚇了我一跳。」鳳嬌雖然閃過了，但眞嚇了一跳，只道小寶專心練得起勁，不料倏忽到了她面前，似左還右，自是即學即用，用的正是八步迷踪，換位移形。

鳳嬌若不是早練得純熟了，幾乎沒躲過，嚇了一跳，也吃了一驚，因爲小寶不過初學乍練，却已嚇了她一跳，心下也感到一陣愧。

小寶樂得大叫大跳，一跳兩丈多高，忽然斜刺裏落去，叫道：「打！看招！」

不知何時，那崖下現出一條人影。一條人影，自是有人打崖上奔了出來，小寶當先發覺，不料小寶撲落快，被人家擲出來更快，鳳嬌一幌身，把小寶接住了，原來那人是季方，說道：「淘氣！」

那小寶尚不知季方就是他的爹，鳳嬌可知道，半夜沒回去，豈有不關心的，如今他出來尋找，自是在意料之中，她也明白，小寶剛學會了八步迷踪，正要找人試一試，在這小淘氣眼中，豈會有老少尊卑之分。

小寶落地，怔住了，站着那裏呆呆地一言不發。

鳳嬌說：「小寶，你怎麼啦！」

小寶失望道：「姐姐，看來這移形換位，一些兒也不奇妙。」

鳳嬌撲嗤一聲，說道：「小寶，你眞蠢，既是八步迷踪，換位移形，那自是在地上了，你腳不沾地，如何換得位，如何移得形，不信你再試一試。」

一言把小寶提醒了，叫道：「剛才不算，咱們再來過，抓得我，算你本事。」

撲前一滑步，旋身，季方道：「好，我也試試你練的新招兒，小心了。」縮身，曲肘，左擒右拿，右髣左掛，長擒短拿，竟然着着落空，眼看小寶被他擒住了，不料總被他滑出手去。只樂得小寶嘻嘻直笑，叫道：「姐姐，眞妙，眞妙，妙啊！呔！」

只聽嗶的一聲响，那季方的一隻袖管，竟被小寶抓落下來，一跳到了鳳嬌身邊，直似勝利的旗幟飄展，把那袖管飛舞不休，說：「姐姐，你瞧。」

鳳嬌道：「可知道八步迷踪的奇妙啦，小寶，那日我也是初學乍練，你爺爺也抓不着我了，你爺爺壞死啦，專門戲弄人，小寶，以後你也不怕他了。」

鳳嬌的頭上可還有點痛，八成兒是那個可惡的老花子，這口氣非出不可，由小寶出手，豈不更妙。

季方已經走了過來，說道：「胡說，小寶快點把袖子給我，我可沒帶着更換的衣衫，我一時大意，倒着了你這小子的道兒。」

鳳嬌看得出，季方非但不惱，且滿面是笑意。小寶練成了這樣奇妙的功夫，那自是安全得多了幾分保證，誰不担心小寶天不怕，地不怕，早晚會闖禍，季方豈會不高興的。

小寶把袖子擲給他，却早繞着兩人急轉起來，叫道：「你們捉我啊，咱們再試試。」

季方道：「小寶你可得仔細，要是對爺爺也無禮，小心他剝你的皮，丫頭，你也得小心，你好的不教却教唆他淘氣。」

幾句話工夫，小寶已左旋右轉，繞着兩人轉了兩匝，鳳嬌道：「我幾時教唆他了，你沒本事管他，倒管我來哇，好啦。」早聽一聲撲嗤，鳳嬌也已一躍跳開，原來她也把季方另一袖管扯掉了，也高揚起來，小寶拍掌大笑，季方却苦着臉。

鳳嬌道：「我是好心，這一來你那隻袖子也不用補啦，也費事去尋針找綫。」

那季方眞楞了好半天，眞還料不到，這麼看來簡易的幾步步法，竟然如此神奇，但却是又驚又喜，哈哈大笑，小寶是他的兒子，如何不笑，他練成了這神妙步法，今而後自是逢凶化吉，遇難也成祥。

鳳嬌早把小寶一拉，說道：「走啊，咱們睡覺去。」

季方道：「正是，你兩個淘氣了一夜，也該去睡了。」

小寶是不要睡的，却見鳳嬌對他使了個眼色，便不出聲，回去屋裏，那老花子仍未回來，呂苗子和她爹在地上睡得好香，姥姥在那床上也似睡着了，鳳嬌道：「小寶，咱們到上面去，別出聲。」

那屋子堆了半屋子藥材，兩人把藥材弄得平了，倒頭便睡。鳳嬌才在小寶耳邊說道：「小寶，小寶，好好睡一個大覺，睡個一天最好。起來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小寶點了點頭，喜得咀也合不攏來。

鳳嬌既然不讓人知，那還用問麼，那自是誰也不許他們去的地方，他已猜了個八九

不離十，那地方必是布依峒。

本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寶，而今又練成了八步迷踪，他還有不敢闖的地方麼？

兩人在這一天一夜之中，歷經凶險驚駭，加上大半的時候都在路上行走，其實那來路，全是山行，那小寶又練了這麼半夜功夫，還怕他不倒頭一覺睡到天黑，鳳嬌倒是早醒了，但屋子裏也已掌了燈，只見梅姥姥在下面說道：「可憐這兩個孩兒，你們瞧他們睡得多香，這些日也眞苦了他們啦。」

老花子呵呵笑道：「却是難得有今日清靜，有那娃娃在身邊，何會有過一刻安寧，但願他們再睡個一日夜就好了。」

鳳嬌偷偷一望，只見梅姥姥和老花子坐在桌邊，顯是剛剛才飯罷，呂苗子在灶上忙，却不見了季方。

姥姥道：「你替他們留下飯菜麼？」

老花子說：「還用你來担心麼，別瞧這老苗子是個悶葫蘆，却把那女娃娃當自己的閨女一般來關心，有好吃的，別想他會給咱們。」

姥姥道：「你是說他把好吃的都藏過了？」

呂苗子在灶上道：「姥姥，你別信他的，這裏那來甚麼好吃的。」

老花子道：「你敢不認，老苗兒，昨日賸下來的那一條獐腿，你藏起來做甚麼，今日我聞到肉香，你端到桌上來的，却是野菜，我老花子可沒瞎眼了，只不過閉上一隻，這睜開的一隻可瞧着你藏在柴堆裏的那隻瓦砵。」

呂苗子登時脹紅了臉，才聽甘霖笑道：「說眞的，我這姑娘從小跟他的時候，倒比我身邊的時候多，她從小就沒了娘，我也沒工夫管她，她這呂叔叔可不是她當是親生閨女一般。」

原來甘霖坐在門外邊，探頭進來，隨說道：「季公子去了這半日，怎麼還未回來，不會有事吧？」

老花子道：「你放心，現下是水靜河清的時候，雖說明裏暗裏都有對頭，但大家都在按兵不動，他不過小心些吧了。」

梅姥姥道：「我明白，他是想去找出這百毒人魔的踪跡來，我看他要白辛苦一趟了。」

老花子道：「這是怎麼說？」

姥姥道：「這還有甚麼不明白的，人家在這裏多少年了？連每一個山溝也瞭如指掌，人要是不願現身，他那裏尋去，却是他把左近的地勢道路查看清楚了，也是好事。」

老花子道：「這幾日我們可以放心睡大覺，人家在養精蓄鋭，我們可別上當，都早早歇息了吧。」

姥姥道：「正是，你們放心，我雖然看不見，但夜裏我這雙耳朵倒能派得上用場，你們放心睡覺，有我替你們守夜，任他是誰，進入這半里之內，我立即就能發覺，而且立辨敵友。」

花老子道：「好極了。」

那屋子裏面靠牆，原來已鋪上一層厚厚的草蓆，便成了一張大床，仍把原有的床讓給梅姥姥。只見呂苗子收拾了碗盞，把一個瓦砵放在桌上，向上面瞧了瞧，也熄了燈睡去，屋子沒窻，却顯露出滿室清輝，原來月光從大門口照射進來。

小寶仍然未睡，鳳嬌直聽到下面的鼾聲此起彼落，這才推醒小寶。「別出聲，」鳳嬌說：「吃飽了，我們就溜，快。」

小寶一點頭，上面月光照射不到，却清楚見到小寶衝着她一笑。

鳳嬌一怔，這小淘氣那像是剛醒來的，必是早醒了，這才把聲音提高些，說道：「小寶，嗳喲，我們睡了一整天啦，快起來，我餓死了。」

兩人跳了下去，吃了一餐飽，小寶說：「姐姐，我可又睡不着了，你瞧這月色多好，我們不如去練功夫。」鳳嬌使了個眼色，道：「說得是，昨日師傅教你的，瞧你忘了沒有，我也有幾日沒練了，難得今晚月色好，我們到溪邊去吧，那塊草地平坦得很，也不怕吵醒他們。」

她明知梅姥姥沒睡着，就算先前也睡着了，必已早被驚醒了，她知得最清楚，一丁點兒聲響，也會把她驚醒過來，休想瞞得過她。

鳳嬌向姥姥一呶咀，小寶說：「要不要說一聲，姐姐，他們醒來若不見了咱們，豈不又大驚小怪。」

鳳嬌不敢帶出笑聲，擰了小寶一把，說道：「不要，我們又沒走遠，別吵醒了他們。」

兩人溜出屋來，鳳嬌對屋子前後已極熟悉，溜上崖，等了好一會，屋中也不見有人出來，這才翻上崖去，更不停留，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才停下步來。

苗疆沒更鼓，但天黑其實不久，莫約該是二更前後，難爲小寶竟憋了這一陣子，一聲也不出，也不問鳳嬌要帶他去何處，只是你追我趕，兩人忽前忽後，那鳳嬌也奇怪了好一陣，停步就說：「喂！小寶，你何時變得這麼乖了，竟不叫嚷，連話也不說一句。」

小寶怎麼啦，非但不叫嚷，甚至不嘻笑，小寶說：「我曉得，姐姐，屋裏的人除了老苗兒和你爹，我爺爺和姥姥都沒睡着，你不知道，爺爺時常裝睡寃我，等到我溜出來，他却在半路上等着我。」

鳳嬌左瞧瞧，右望望，老花子專會作弄人，會不會今晚又跟了來呢？

小寶道：「姐姐，走吧，別瞧了，你先前在山林裏幾番繞道鑽行，眞妙極了，爺爺要是跟了來，咱們早發現他了，他眞要是跟了來，也早現身出來了。」

又走了，鳳嬌忍不住問道：「喂，你這小淘氣，怎不問我要帶你去那裏？」

「我不問，」小寶說：「我早就曉得了。」

「你曉得……」

小寶却早跑前去了，她要是不脚下加勁，還眞不容易追趕得上他，鳳嬌心下不禁疑惑起來，這小寶今晚可眞特別，倒像睡了這一日大覺，人就長大了一般，也會沉默寡言了，現下成了小寶帶路，她在後面追趕，既然走的路不錯，鳳嬌也不問。

嗳呀！莫非這小寶……他知道他娘就是瑛姑，被困在布依峒裏的瑛姑，就是他萬里南來尋訪的親娘？

鳳嬌心中一動，也有些後悔了，當眞大夥兒都忽略了，小寶何等機靈，大家說起瑛姑，總是吞吞吐吐，總會不自覺地溜小寶一眼，也都顯然說及瑛姑，全都避免提及她名兒，如何瞞得過這小靈精？



當眞，那日她初見小寶，就說已有了他娘的下落，想想看，小寶竟然再也沒問過一句，想想他是怎麼在北邊溜了個大圈兒，那圈兒少說也在千里以上，為了尋訪親娘，他用了多少心思，也吃了多少苦頭，現下到苗疆，又有了他娘的下落，他倒會不問？

啊呀！一定的，小寶一定已知道瑛姑就是他娘了，他向玉羅刹叩頭，那情急之態，那是只為了好玩，昨日夜裏，他獨個兒苦練八步迷踪，何等專心！

「小寶，」鳳嬌在後叫道：「你等一等。」

「噓！」小寶說：「別大聲了，你瞧，咱們已來到甚麼地方了。」

敢情已來到了昨晚老花子扮鬼嚇人的地方，鳳嬌眞不敢再叫了，因為山那面便是布依峒，賊苗王若然先前沒在這兒後山設下埋伏，昨晚既然已發現有敵人現身在這左近了，現下還不設下埋伏麼？

她不敢叫，追又追不上，小寶脚下也不停，倒像他會來過一般，對路徑極是熟悉。

小寶終於停下步來了，駭然，竟是崖上，布依峒已清晳可見，就在十數丈下。

鳳嬌更是駭然了，小寶怎會曉得打從這裏可到布依峒？

小寶說：「這裏不怕了，這山崖上連草木也不生，不會有埋伏，有人來，我們老遠也能見到。」

「小寶！」鳳嬌凝視着他，小寶却凝眸着月下的布依峒，峒在山崖下，雖在高處，也有薄霧冉冉飛。

鳳嬌說：「你怎知道打從這裏可下得去；小寶，你……你知道……」

小寶一下手撲到她懷裏來，倒把鳳嬌嚇了一大跳，忙在他耳邊說道：「別大聲，這裏地勢雖高，那賊苗王也不會說不派人把守的，想必是那守望的人鬆懈。要不然就是故意放開一條路來，目的是想誘人進峒去上當。」

却是可以想得到的，若然賊苗王眞以為老花子是對方最厲害的人物，那防守自然鬆懈下來，再者他既然是表面上扶立瑛姑繼大位，陰謀自以為未曾顯露，對頭人自然也暫時不是對頭了，難道為瑛姑而來的人，倒會來破壞瑛姑的正位大典，更何況懸岩壁立。

小寶的肩頭抽動了兩下，仰起面兒來了，限角上掛着兩顆晶瑩的眼淚。

鳳嬌不自覺地緊緊摟住他，心想：到底瞞不過他。

小寶說：「姐姐，我曉得，娘在下面，你們全瞞着我，姐姐，為何你也要瞞我啊？」

鳳嬌道：「不是要瞞你，小寶，你也知道裏面有多凶險，你要是曉得了，豈會不飛了去麼？豈不是枉送性命，再者瑛姑姑暫時却毫無凶險，要不然咱們拚死也早把她救出來了。嗳呀！小寶，咱們的談話，你一定完全聽到了，昨兒夜裏你爺爺和師傅說的，你也一定聽到，原來你沒練功夫，你眞壞，讓大夥兒都以為你在練功夫，却悄悄溜回去偷聽。」

小寶脹紅了臉，急道：「我沒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不過要試試新練的功夫，瞧你們能不能發現我。眞的，我不是故意的。」

鳳嬌溫柔地替他擦了淚，道：「那麼，你該明白了，咱們可是為了你的好，也為了你娘的好。」

「但是，」小寶說：「你却又帶我來這裏。」

鳳嬌道：「我帶你到這裏來，因為他們全部不信我，倒信那老不死的是好人，就是你叫他老爺爺的那個龍江釣叟，若不是他去通風報信，賊苗王豈會把你娘擄了去，小寶，要不，你母子早相逢了，他又點了我的穴道，把我擒了去，喏，就是那間石頭砌的屋子，就是那兩個石樓，像碉堡一樣的石樓，你看見了麼？」

小寶道：「看見了，共有四個石樓，中間有一間大屋，好大好大的屋。」

鳳嬌道：「想來那大屋就是賊苗王的寶殿，我是說那後面的兩個石樓，中間不是有三間平房麼，後面有個空曠的場子，我和你娘就囚在那當中的一間，不知我逃出來後，你娘會不會換一個地方囚禁起來，小寶，趁他們現下不防備，咱們偷偷溜進去，我熟路，咱們練成八步迷踪，便是打不過人家，溜跑可怕被他們捉到。」

小寶興奮極了，說：「好啊，姐姐，那麼快快下去，姐姐，我要見娘。」

鳳嬌道：「本來呢，我倒是這樣想的，讓你見到瑛姑姑，雖然救不出她來，讓你見見也是好的，再者咱們找出些眞憑實據來，證明那老混蛋眞是壞透了，能探聽出一些他們的陰謀詭計來，那自是再好沒有了，不過麼，現下不能去啦。」

小寶惶急道：「為甚麼啊？」

鳳嬌道：「你知道瑛姑姑是你娘了，你要是哭喊起來，那還了得，而且救不出你娘來，你也不會離開，如被那賊苗王捉住，你還有命麼？」

「不不。」小寶叫道：「姐姐，我一定全聽你的，好姐姐，快帶我下去，我知道你那夜逃出來，也是這裏上來的，一定有路可上下，昨晚那賊苗王也是從這裏上落，我瞧清楚了，打那個方向走來，就到了這崖上。」

原來小寶不過是昨晚見到賊苗王和龍江釣叟從這裏轉去後山的，不過如此而已，其實不知這裏有路。

既然到了此處，小寶又已知道他娘就在下面，還能阻止得了他麼，鳳嬌不過是沒法中的法兒，和他先來個約法三章。

鳳嬌道：「那麼，你可是答應聽我的了，你見到了瑛姑姑，也不許出聲，只能偷偷瞧，我說走，你一定就要跟我走。」

「我答應。」小寶忙道。

鳳嬌道：「你要是不聽話，我可也沒法兒，賊苗王一定已知道你是誰了，他一定會殺死你，那時我可沒法兒救你了。」

「但是。」小寶說：「咱們若是能把娘救出來呢，豈不更好？梅姥姥的本領大得很，我娘跟她一起好多年，武功一定是好的了。」

「你娘的武功眞了得。」鳳嬌說：「可惜她中了人屠戶的毒，手脚上半點氣力

也使不出來，若不是恁地，我早把她救出來，那晚她巳和我一道逃走了，還會等到今天麼，小寶，你一定要聽話，你娘待我眞好，我也巴不得早把她救出來，這山崖有多陡峭，我們空手上下也不容易，怎能把她背出來。」

小寶抹了抹眼淚，說道：「姐姐，我聽你的話，走啊。」

鳳嬌當下在前，滑落了不到一丈，原來崖上眼不能見的，一面有一條斜斜地伸延到下面的崖縫，崖縫裏還有些小樹叢，兩人人小，鑽入裏面，別說上面的人了，便是下面守望的人，也不會發現。

鳳嬌在前，小心翼翼，到了不能落脚的地方，又得貼壁滑落，那晚她巳緊記在心，要知那崖縫雖然延伸到下面，但却又有錯斷，兩三丈便又似到了盡頭，若是不知道的，任你再有絕頂輕功，也不敢落下來，眞不知她師傅玉羅刹是怎麼找出來的，但若然不是輕功了得，上下還是眞不容易。

但小寶却更輕輕易易就下去了，反是鳳嬌落在後面，小寶也眞聽話，並不獨自亂跑，小人兒在暗角裏一縮，眞還不容易發現他，跑起來快得像狐狸，又是個鬼精靈，若不是恁地，鳳嬌也不帶他來了！

若不是眼見他縮在一個暗角裏，鳳嬌幾乎失了他的踪跡，當下向前一指，小寶一伏腰，本來就得半個人高，這一來更高不逾兩尺，眨眼巳到了那石屋下，未現埋伏，也不見有人現身，却不料他一伏腰，尚未竄出，却有人脚步聲入耳，不，不是發現了他們，那是緩緩行來的脚步聲，而且是兩個人。

原來是兩個苗兵，腰懸彎刀，手拿箭筒，兩人到了鳳嬌身前，竟然停步不走，一個抬頭望了望中天的皓月，在說甚麼，鳳嬌一句也聽不懂。

兩個苗兵一問一答，鳳嬌躲在崖下的石後，若然兩個苗兵一回頭，必然發現了她，皆因崖下寸草不生，前面又是個空曠的場子，崖下和那前面的房屋之間，何祇五丈，好厲害的苗王，若然暗裏有埋伏，任你武功再高，通過廣場也必然暴露出身形來！

可把鳳嬌急壞了，兩人非但走不了，一個更在鳳嬌身前的石上坐了下來，小寶却巳踪跡不見，她可大氣也不敢出。

原來兩個苗兵是在等候接替的人，這必是換班的時候，那石屋間的通道上，可不是來了兩個苗兵，這兩個一見，迎了上去，談了幾句，兩個走了，幸是新來的兩個沒向崖下走來。

小寶呢？那還有小寶的影子，她心下大急，兩個苗兵幾乎才轉身，她巳飛掠過了廣場。

小寶！那暗角裏沒有小寶，若然小寶仍在這裏等候，會不現身出來麼？

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偏是她遲了一步，明知他娘就在跟前了，她又被那苗兵阻隔，小寶那會不尋去，這是賊苗王心腹之地，有多凶險，那晚她逃出來，就差點陷落入坑中，連那屋後窗下也有翻板，通道中豈會沒有。

鳳嬌慌不擇路，却又不敢縱躍竄掠，只能滑步前進，倒不時顯露一下身形，希望小寶能見到，幸是總不見有埋伏，却見到了亮光。

是燈光，一綫燈光，而且在閃動，原來是從左面前面一個窗戶中透露出來的，窗上有布幔，布幔在幌動，燈光也就閃幌，時明時暗，隱約還聽到人聲。

鳳嬌溜過去，話聲正是由那有燈光的屋中傳出來，鳳嬌心下一陣劇跳，紅蠍子！是她！那個賊苗王從中原帶回來的賊女人，那日替她解開穴道的賊女人。

原來屋中有人在走動，不怪窗幔在帆動了，她見到窗上的人影了，一個高大的人影，啊！賊苗王。

當眞這苗疆的布匹何其珍貴，更不用說絲綢了，除非是賊苗王的居室，豈會掛上窗幔的。

鳳嬌定了定心，說眞的，她不怕賊苗王，也不怕紅蠍子這賊女人，只怕暗裏機關和毒箭毒弩，因爲那是防不勝防的，她溜到了窗下。

賊苗王和賊女人說的自是漢語，她又豈會放過，只聽那女人道：「喂！你怎麼不答我，以前你對我言聽計從，自從來了那老頭兒，我的話半句也不聽。」

賊苗王不再走動了，在窗前坐了下來，那窗上的人影，竟和鳳嬌一樣高，可惜她只能見人影，看不見屋中的情形和那賊女人，但鳳嬌倒少了顧忌，屋中人不會發現她。

只聽這苗王道：「我是沒主見的人麼？誰的話我也不聽，我自有分曉，我籌劃了多少年，在這緊要關頭，任誰也改變不了我的主意！」

紅蠍子道：「我問你，一切都順順利利，你懸賞找血劍，其實是找人，不錯，人和劍都找到了……」

賊苗王說：「都落入我的手中了。」

紅蠍子道：「既然落入你手中，那還等甚麼，你尋人找劍，人劍到了手，寶藏也就是到了手，還來這一套讓位又繼位，我倒好有一比，脫了褲子放屁。」

鳳嬌暗裏啐了一口，當眞這紅蠍子若是正派名門好出身，豈會跟賊苗王到苗疆來，果然是個下五門的下三濫。

這苗王呵呵笑了，說道：「你知道麼？要苗民臣服易，我巳稱王十多年，苗民早巳服服貼貼了，沒有血劍，難道我就服不了苗民？但苗疆共有一十三峒，也就是有一十三族，要他們都對我臣服，不來這一套讓位繼位，那可不行，沒血劍，也就不能繼大統，名也就不正，尤其是東面的鎭寧，紫雲兩族，和東南面的望謨，南邊的貞豐、安龍、册亨，這六大族，論勢大兵强，雖然都不及我郎岱，但論輩份，全都比我高，沒血劍，不行這大典，我也只能在這郎岱稱王。」

紅蠍子道：「這還用你來說麼，我早知道了，你要是早依我主意，不是早稱王稱霸了麼？」

苗王說道：「你是說要我出兵征服各峒？」

紅蠍子道：「不是各峒，只是去征服那不臣服你的，其實也不用全去征服，殺一就可儆百，把那勢力最大的一峒征服了，誰還敢不臣服於你？憑你我兩人的功夫，還怕不易如反掌？」



苗王在搖頭，窗上的人影也亂幌，隨聽他笑道：「你知不知道，各峒苗王輩份比我高，若如你所說，可就是以下犯上了，他們必然誓師合力來討伐我，既然血劍失去了，也必然要另立領袖，尊德高望頌的爲苗疆之主，那時，嘿嘿，不是我們去征服他們，而是他們殺不死我，也要把我趕出苗疆，你又不是不知苗疆山山險阻，征服一峒也不易，何況有十三峒，你說殺其王，殺了老的，人家不會立幼的麼？老王死，新王立，殺有何用？何如這般不用一兵一卒，就得那一十三峒各族拱手稱臣，名正言順，今後更是年年來朝，歲歲納貢，何其妙哉？哈哈，你明白了麼？」

紅蠍子道：「原來還有這麼多道理，你怎不早說？」

苗王道：「這話也是早說得的麼？若然風聲走漏了，那各峒的苗王還會前來麼？現下只得六日之期了，各峒苗王巳在途中，我巳分派出人去迎接，暗裏是押解來此，可不是怕你走漏了消息，而是咱們有對頭，防他們識破了我的計謀，去知會各峒的苗王，你明白麼？那龍江釣叟是何等人物，我豈不知，不過假裝不知。」

鳳嬌一怔，怎生這苗王也這麼說，難道釣叟眞是假意相助？

紅蠍子道：「難道那老兒別有陰謀詭計？那你怎生對他言聽計從？要把他留在身邊？」

那苗王又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無論有何陰謀，有何詭計，既然和我的計謀不謀而合，爲何不聽從他的，要知他也必然全力我成事，即使有何陰謀，那也是以後之事，待得我巳正了位，還怕他的詭計麼？却是這番來了不少厲害人物，憑你我二人，豈是人家的敵手，咱們雖把布依峒佈下天羅地網，有似鐵壁銅牆，但也要預防萬一，何況還有更陰毒的人屠戶，那晚來到落別山中，就失了踪跡，那人屠戶的爲人乃是我所深知，老實對你說，我讓瑛姑娘先正大位，而且傳揚出去，讓人人皆知，也有緩兵的作用，瑛姑的人知道了，自然也就暫時不 前來和我們作對，我們也可全力對付那人屠戶，你明白了麼？」

紅蠍子道：「但人屠戶的踪跡，咱們巳發現了。」

苗王一聲嘿嘿，說道：「若不是發現了，今晚我也不對你說這些了，現下也才是對你說明的時機，那人屠戶的用心巳極顯明了，乃是想坐山觀虎鬥，他却來收漁人之利，待他明白如意算盤不是那麼如意，必然這早晚就會前來，你記住了，以往我們和人屠戶是友，而今却是死對頭，瑛姑那面的人原來是敵，以後也仍然是敵，眼下却化敵爲友，因爲都要保護瑛姑，那龍江釣叟更是個老好幫手，有他在瑛姑左近，我們也就可放下一半心，也才有時間來忙我們的。」

紅蠍子哼了一聲，道：「原來你這麼狡猾，我還是你的床頭人，不到時候，你竟半句也不漏，好吧，你既然今晚對我說了這些，豈無用意，你要我做甚麼？老老實實說吧。」

苗王道：「甚麼也不要你做，只是要你明白，你明白了，你就得留心瑛姑，多留在她身邊，知道我們暫時得利用那龍江釣叟，對他可要客氣些，譬如說，獻些小慇懃，送些茶水，那老兒歡喜酒，你就不時給他送一壺好酒去，最重要的是，不可把對他的思疑放在面上，要做成對他千信萬信的模樣。」

紅蠍子道：「只是這些麼？那還不容易，却是我要問你，怎生把一些埋伏撤了，你眞不怕人家前來？若是把那瑛姑救走了，看你怎麼辦？」

原來苗王撤去了埋伏，不怪鳳嬌和小寶有如入無人之境了。

苗王道：「你又來了，除了人屠戶，誰會來刦走瑛姑，那人屠戶却對我們這裏瞭如指掌，那裏有機關埋伏，他全都淸淸楚楚，不但奈何他不得，反而埋伏的人，必先遭他的毒手，但人屠戶進了來，發現埋伏盡撤，他必然以爲我們歡喜得昏了頭，不知有大敵在側而毫不提防，嘿嘿，那時啊！鬆懈了防備的，可就是他了。」

紅蠍子道：「原來你是這麼個用心，當眞妙極，只要他踏入瑛姑的房，他就有死無生。」

苗王又打了個哈哈，說道：「最妙的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他慣會使毒殺人，我就要教他也死在毒上。」

鳳嬌可嚇壞了，小寶，噯呀，不好，小寶自是尋他娘去了，這小鬼人小胆大却可包天，若被他們找到了，踏入房去……

鳳嬌那敢怠慢，苗王怎說？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那自是踏入瑛姑房門，就會有死無生，不好了。

那間囚禁過她的石室，就在左近，兩個石碑高高矗立，輕易就辨出方位，那石室的後窗下，翻板巳扣死了，但裏面沒掌燈，也不見有何動靜，心想：我是打從這裏逃走的，賊苗王豈會不把瑛姑遷離，這可糟了，峒裏全是石屋，又無燈火，不知他把瑛姑囚在何處？

偏是她不懂苗語，想捉個苗兵來問也不行。却在這惶急之頃，忽然右前面的屋頂上，飛掠一條黑影，一幌不見，但她正張望間，看得淸楚，是人影。

是小寶！一定是他了，鳳嬌忙追了過去。

現下她巳不再尋瑛姑，只盼望找到小寶，若然小寶送了性命，她也不要活了，她還有臉面見人麼？還能見瑛姑，還有臉回去見小寶的爺爺麼？還有那季公子。該死，她賭甚麼氣？爲了氣不過龍江釣叟，要證明那老兒眞是個老混蛋，她竟然帶小寶來冒險。

小寶，她不敢叫，急得一身冷汗，但願小寶也找不到瑛姑，但願那黑影就是小寶！

啊喲！蜷腿斜翻，氣得滿面通紅，羞得更紅，因爲她的屁股上被人拍了一掌，眞的，一點兒也不痛，但比痛更令她羞赧氣惱，該死！是誰？

會不會是小寶？是小寶，她就不會羞惱了，只有喜歡的，但適才立身之處，却沒人影，何況先前所見的人影在前，倒有些像小寶。

鳳嬌摸着屁股，氣得直蹬脚，蹬脚有聲，倒嚇了自己一跳，這是在甚麼地方，是在大氣也不敢出的地方她怎可蹬出聲？

心下一急，忙不迭往前飛竄了出去，回頭一瞧、還好，並未驚動人，適才立身前左近，並未見有人現身出來，却不料她才這麼一轉身，屁股上又被人拍了一掌，這一下且拍得好痛，痛得她跳了起來，可是那一掌力道大了，餘勢仍勁，身不由己，竟往前直落了去，落在一間石屋頂上。

鳳嬌氣得發昏，呼的旋身一腿掃出，右掌同時拍出，那滿腔羞怒，洩在那一掌上，却不料腿掃空，掌也劈空，她自己倒收勢不住！

原來她巳明白，那不是餘勁，餘勁豈能把她送出這麼遠來，分明身後有人。

但沒人，罵又不敢罵，打又打不着人家，甚至連人影也沒有瞧見，怎不氣得發昏！

啊！看見了，有人，前面有個人，像是在最外邊的一列石屋上面，站着一個黑影。

是他，一定是這人戲弄她，鳳嬌一翻腕，衣底拔出劍來，一道寒光如虹，身順劍進，劍在身先，向那影子撲了過去，向那黑影攔腰一劍

是她並非正面向那黑影撲去，而是錯身斜刺裏衝前一步，巳倒趕千層浪，向那人攔腰一劍！

是人，她看清了，但那人一上步，啊唷，她身在房坡之上，不但激怒羞惱，又是在劍出手，招未收回來，空有八步迷踪，亦是施展不出　那人身形一幌，巳到她背後，鳳嬌登時兩脚離了地。

她不但被人提了起來，而且出聲不得，也掙扎不得，只覺身子在飛，像要飛上天，山石樹木却在滑落，那身子也進入了一片薄霧中。

忽覺她不但人擲出了手，而且背上被拍了一掌，他是落在甚麼地方？倒像是被人家輕輕放落的，落地不傷，而且也不痛，那身下倒覺得軟軟的。

月亮仍高掛在空，但濃枝密葉巳把月光遮住了，是在一個林中，而且像是山溝裏！

早聽身下一聲噯喲，鳳嬌眞嚇壞了，她竟是落在一個人的身上，怎麼巳然壓在人家身上了，這人才發出聲來，她可是個大姑娘啊，這可比先前人家在她屁股上打兩巴掌還要羞，自也更怒，霍地一滾翻，同時一掌劈出，也借勢跳了起來。

那人叫道：「你！爲甚麼要打我？噯喲！」

小寶！啊！原來是小寶。

鳳嬌忙不迭把他扶了起來，說：「小寶，是你麼！怎會是你，你怎會在這裏？我我……沒打痛你麼？」

小寶說：「怎麼不痛，我……也被人抓住了，帶到這裏來，也像你一樣。」

他在蜷腿，又踢腿，掄拳，伸臂。

鳳嬌自是不羞了，一見小寶無恙，又且離了險地，那還會氣惱，說：「你是……被人點了穴道？」

小寶說：「眞邪門，不像是被人點了穴道，但就是動彈不得，叫不出聲來。」

鳳嬌道：「可是我在你身上一撞，你就能出聲了？」她可驀然想起先前被人擲出手時，背上被人拍了一掌，可不是也和小寶一樣。

小寶道：「可不是邪門麼，被你一撞，我就能動彈也能出聲了，姐姐那人是誰啊？我只見到一個白影兒是像白鬍子。」

鳳嬌楞住了，她可連白影兒也沒瞧出，白影兒！却被小寶一言提醒。那麼，一定是那……

她想說老混蛋，但人家把小寶救了出來，她也才沒鑄成大錯，還會是老混蛋麼？也在這瞬間，她記起那賊苗王的話來，既然連賊苗王也疑心龍江釣叟，只怕她眞誤會了人家，老花子和梅姥姥不是全都不信，龍江釣叟忘恩負義麼？

小寶楞楞地望着她，說：「姐姐，你猜到了麼？」

鳳嬌可不輸咀，說道：「我也沒看見，眞的，我也只是瞄見一個人影，就被他揪住腰帶，帶出了布依峒來，小寶，我問你……」

小寶却翻着眼兒，道：「會不會是……是老爺爺，除了他之外，誰有這樣大的本事？」

「我問你。」鳳嬌說：「先前你跑到那裏去了，害得我找了半天，也着急了半天。」

小寶道：「我原是等你過來的，不料又來了兩個苗兵，我心下一急，就溜走了，姐姐，你不是說那石碉堡之間的三間平房，就是當初囚禁你和娘之處麼？我心急，就找了去，不料……」

「不料就被人家擒住了，把你帶到這裏來？」鳳嬌道：「天色不早了，快些回去，要不然天亮了遇到苗兵，可了不得，咱們雖然不怕苗兵，但賊苗王知道有人夜入布依峒，就會加倍提防了，這是布依峒後山，我認得出，也認得路。」

她拖了小寶就走，小寶叫道：「姐姐，你還沒告訴我，你見到我娘麼？」

鳳嬌道：「你放心，你娘沒事，但我知道她換了個地方，快走，回去再說，現下我明白，咱們這一趟，倒眞沒白來。」

兩人才出了山口，却見坡上站着一人，啊！

那人驀然現身，倒把兩人嚇了一跳，月亮落到山後去了，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時候。

鳳嬌一蹬脚，說：「原來是你！」

是季方，莫非把兩人帶出布依峒的是這季方？不，不會是他，她也不信這是季方，這季方再是老氣橫秋，也不會打她的屁股。

季方面似寒霜，只見他舒了一口氣，說道：「你這兩個娃娃好大胆，竟敢偷偷跑了來，哼！」

鳳嬌低下了頭，想到今晚差點送了小寶的性命，而這季方却是小寶的爹。怎會不惶恐又慚愧得低下頭去。小寶說：「你管不着，我們就是胆大，誰像你們胆小如鼠，走，姐姐，我們不睬他。」

他們走了，那季方竟沒跟去。兩人溜回那崖下的屋子，不過才是黎明時候。

鳳嬌叫道：「小寶，別進去，到溪邊去，假裝是一早起身來練功夫，咱們是出來練功夫，記住了。」

「我們是練脚下功夫，」小寶眨眨眼說：「跑來跑去，不知怎麼就跑到那後山去了。」



鳳嬌格格笑道：「我倒忘了你是個鬼靈精，好，待會他們問起，由你來說。」

小寶說：「季大叔也不過發現我們在布依峒後山，啊喲，我們跑來跑去，不知怎麼跑到那山後去了，趕快跑回來，就碰到那季大叔。」

當眞先前她怎未想到，她低頭不敢回答，豈不是默認夜入布依峒，小寶確是人小鬼大，眞是鬼聰明。

兩人在溪邊的草地上，先前假裝練功夫，後來練得起了勁，練到日頭兒高高爬上了山頭，才見呂苗子走來，叫道：「別練了，回去吃飯啦。」

鳳嬌說：「啊，眞不早了，小寶，回去吧。」

她偸眼瞧呂苗子，倒像他早知兩人來這裏練功夫，多一句也不問，回到屋子裏，老花子吸着旱烟，和梅姥姥在門邊坐地說話兒，沒眼睛的像沒聽到他們走來，有眼的，也不瞧他們一眼，飯菜都巳擺在桌上，爹呢？鳳嬌不見她爹在屋裏，那季方也沒回來。

呂苗子說道：「快吃吧，飯菜都快冷了。」

雖說是商量好，若是問起，由小寶來回答，但鳳嬌也在心下編造好了回答的話兒，但就是誰也不問一句，小寶不理會，鳳嬌却越來越不是味兒，溜了門口的老花子一眼，說道：「呂叔叔，我爹呢？你猜，我們昨晚幾時起身的。」

呂苗子搖搖頭，說：「我，不知道。」怎麼這苗子也溜了老花子一眼？

老花子吐了一口濃烟，說：「咱們也假裝不知道，老婆子，你說是不是，咱們也假裝兩個娃娃可愛又勤力，天不亮就起身來練功夫。」

鳳嬌早紅了臉，小寶一口飯噴出，撲了過去，在老花子懷裏打起滾來說：「爺爺，我也假裝噴了姐姐一身飯，噯唷。」

老花子一瞪眼，一把將小寶揪了起來，說：「我也假裝打你一頓，好小子，你當眞胆大包天了。」

小寶又叫又笑，好不容易掙扎得脫了，鳳嬌道：「打得好，多打他兩下子。」

老花子說：「要不要我也多打你一頓屁股。」

鳳嬌跳了起來，躲了開去，道：「原來……是你！老花子，你該死。」

老花子說：「大不了有寃報寃，有仇報仇，倒也不該死，小妞，你這妞兒才該重重打一頓，先前若不是怕你叫出聲來，那兩下子可不會那麼便宜你，小子淘氣也就罷了，敢情你更是胆大包天的了。」

原來是老花子跟隨在他們身後，也進了布依峒，他們倒以爲人不知，鬼不覺，却聽梅姥姥笑道：「姑娘，不怕他，其實他該多謝你，他不過要你帶路罷了，若其不然，你們能溜得出這屋子來麼。」

老花子呵呵大笑，說道：「你這兩個娃娃也不用腦筋想想，這瞎婆子半里外有人來也瞞不過她，何況身邊走出兩個人去，說眞的，瞎婆子，你眞好主意，現下不但找到了進出之路，更難得的是巳對那賊苗王的陰謀詭計瞭如指掌，陰謀不陰，詭計不詭，我們不但勝算在握，且坐享其成了。」

梅姥姥道：「有你這個爺爺，也就有這個小淘氣，我這個姑娘的機智，更令我放心，要不然豈會任他們前去不阻攔，更何況玉羅剎傳授了他們迷踪八步，可不是沒事麼？」

老花子道：「眞的，你沒眼，倒空靈目明，勝過咱們有眼的。」

梅姥姥道：「其實也不難明白，既知賊苗王的用心所在，他知道咱們不會刦走瑛姑，自然也就不會防衞得森嚴了，那還担心甚麼。唉！其實這孩兒可憐更多可愛，他巴巴兒的跑來找他娘，你們竟忍心不告訴他。」

小寶眼圈兒早巳紅紅的，說：「姥姥，你眞好，我知道，你待我娘也好，我全知道。」

說着，巳挨近姥姥身邊，姥姥把他摟在懷，一手摸着他的臉兒，大夥兒連呼吸也幾乎停住了，因爲梅姥姥深陷的眼窩裏，流出了兩行淚來，顯然她等待這一刻，巳等了好久了。

「好孩兒，」她顫聲說：「可憐的孩兒，她……怎麼能忍心丟下你啊，其實我知道，你娘對你不是眞忍心，她對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不忍心離開我這個早該死了的老婆子。」

老花子肅容道：「你錯了，她不過以爲這孩兒在他爹身邊，也知道我會照顧他，但你却瞎了眼，我那徒兒心性善良，只因她太善良了，也才只見到苗民流的血，却不去想苗民的血爲何而流，這才會……唉。」

這老花子的肅容巳是罕見了，更嘆起氣來，又道：「其實，我們要是不忍見她傷心，不願她再見流血，今天咱們要剷除那賊苗王，雖非易如反掌，但流血可不免了，我們救出她來，却傷了她的心，豈不是白救了麼。」

梅姥姥擦了眼淚，道：「你說得是，瑛姑太善良了，我明白你們的用心。孩兒，你明白麼，不是我們不即刻救出你娘來，是不願傷她的心。你放心，姥姥只要有這口氣在，絕不會讓人家傷害你娘。」

那老花子在門口站一會，望一會，坐一會，却又站起身來，顯然心下不寧。

梅姥姥道：「桑大俠，你有甚麼担心的事吧，可否說出來，讓我們參詳一下，若是爲了百毒人魔，我瞧這魔頭倒眞像是放下了屠刀，人老了，倒改了性，雖是少見，但也非是絕無僅有。」

老花子在她身前停下步來，說道：「我倒非是躭心百毒人魔對我們不利，說眞的，憑你我二人，倒也不怕他，我担心的是另一個老婆子。」

梅姥姥道：「你是說烏婆婆？」

老花子嘆了口氣，道：「還會有誰？她既說隨後出發，也必來無疑，自從知道這裏便是百毒人魔隱身之處，經過這兩日來的苦思參詳，我倒有些明白了，只怕那百毒人魔實是心懷叵測，之所以他自我們來到這裏後，便不再現身，說不定只不過是時機未至，在等候一個人來，他必是潛伏在這左近。」

「烏婆婆！」梅姥姥身子坐直了，道：「你是說，這百毒人魔把我等引來此間，並非對我們不利，而是爲了烏婆子？」

老花子道：「烏婆婆來了，自然前來和我等相會，自然也住在這裏了。也許你尚不知百毒人魔和烏婆婆乃是寃家對頭，這魔頭當年被烏婆婆趕盡殺絕，殺了他一家人，便他亦受了重傷，都只道他已死了，不料却活在苗疆，兩人乃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瑛姑是我的徒兒，他豈不知，烏婆婆和我淵源至深，他亦明白，既然我來了，他當然猜到烏婆婆也不會置身事外，只怕他早已算定我們要來，說不定他已在此等候了十有餘年了。」

梅姥姥道：「我倒不明白了，為何百毒人魔不找上門去，却在此等候？」

老花子道：「你却不知烏婆婆當年見逃走了百毒人魔，知道這魔頭必不甘休，她也變了容，改了姓，隱於荷澤農家，知道他踪跡，也只得我和小寶，且為了這緣故，多年不敢往來，直到小寶長大了，又已事隔多年，百毒人魔再沒在江湖上出現，這才有了往還，我是說明着往還。」

梅姥姥點了點頭，說道：「你的意思是說：這魔頭尋訪不出烏婆婆來，却知道你們早晚必定會來苗疆，這才在此守株待兎？」

老花子道：「我是這麼猜想，再者，他若然在中原一帶現身，難免被人發現，烏婆婆也就不敢露面了，你們不知道，其實知道的人也不多，你們想，當年我怎會收一個女弟子，這瑛姑實是烏婆婆之徒，只因與百毒人魔結怨，兩人仇深似海，早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瑛姑却是苗疆繼承大統之人，不願禍及瑛姑，這才命她轉拜在我名下，其實瑛姑的武功，乃是烏婆婆所傳授，老婆子，你和她相處了這麼多年，難道一點也不知道的麼。」

梅姥姥啊了一聲，道：「現下我才明白，難怪瑛姑的武功，是烏婆子家數，說來慚愧，我對桑大俠的武功門派，却是所知不多。」

老花子又在屋子裏不安地轉來轉去，在門口站了一會，又回轉身來，道：「那日我得知百毒人魔在此，心下已起疑了，若說百毒人魔改了性，放下屠刀了，豈會對我們的事知道得這麼清楚。既是善意，為何又不現身出來，至到昨晚，我已是暗中尋了這魔頭兩日，仍然未發現他的踪跡，這才驀然醒悟。」

梅姥姥遠：「原來你派甘老鏢頭出去，是去迎接烏婆子。」

老花子道：「若我猜得不錯，烏婆子已該來了，那百毒人魔必然等候在途中，甘老鏢頭却是百毒人魔必不會放在眼中之人，又和他無寃無仇，我也不過是希望早早知會她，以防萬一。」

那鳳嬌那敢出半句聲，敢情百毒人魔全家不是死於瘟疫，而是被烏婆婆所殺，那麼，她和師傅玉羅刹，全被這百毒人魔騙了，當眞她師傅呢？去了何處？

小寶已把淚抹乾了，這一陣也聽得入神，老花子轉面向他，面色一沉，說道：「你這娃娃胆大包天，可知凶險麼？別人不知，那百毒人魔可知你娘曾拜烏婆婆為師，你也就是烏婆婆的徒孫了，百毒人魔怨毒太深，他豈會放過你母子，昨晚若不是參詳出來，疑心百毒人魔藏身布依峒，前來一探，你們怕不已失陷了，今後給我乖乖地留在這裏，不准輕擧妄動。」

小寶那敢言語，鳳嬌也低下頭去。

老花子又嘆了口氣，說道：「但願我猜想的全錯了，疑慮也是多慮，這屋主人也不眞是百毒人魔，萬千人中，相似的絕無僅有，但非是沒有，也許百毒人魔和這屋主人僅是相似，不過既然關係如此大，若然眞是這魔頭，可就不僅是關係烏婆婆的個人生死，他也不會放過瑛姑和小寶，明知我等不會坐視，是以也就不會放過我們，只怕他會先下手為强。」

梅姥姥道：「桑大俠說得是，若眞如你所料，這魔頭只怕也會和那苗王勾結，那可就節外生枝了。」

老花子道：「小寶的……我命那季方在郎岱左近尋訪百毒人魔的下落，甘老鏢頭等候烏婆子，我也不能閒着，說甚麼也得找出這屋中人來，老婆子，我，這兩個娃娃可交給你了。」

梅姥道：「你去吧，這兩個孩兒絕頂聰明，非是不懂事，只怪你們有事總隱瞞着他們，曉以利害，自然沒事。」

老花子對兩人道：「好吧，現下你兩個全明白了，且看你們還敢不敢淘氣。」

鳳嬌那還敢言語，既然老花子昨晚隨在兩人身後夜入布依峒，人家已有所見，已有所聞，那還說甚麼。

老花子走了，呂苗子一聲不响，把飯菜擺上桌，那梅姥姥不言不動，你眞還不知她是醒着，還是睡着了，鳳嬌那敢言語，現下更增愧咎。若然眞如老花子所說，百毒人魔眞是心懷叵測，可就是她被百毒人魔利用，把大夥兒引來這裏的自辭其咎。若是找得到她師傅玉羅刹就好了。

她默默不言，食亦不知味，只把那日初見這老人家，以及日前在這屋中的一席話，翻來覆去想了又想，這老人家的房屋被賊苗兵燒了，給他們的解藥，那又分明不假，怎能人家和賊苗王勾結？她可眞不信。

小寶放下碗筷，拉拉鳳嬌的袖管，溜下桌去，說道：「姥姥，我和姐姐練功夫去，姥姥。」

鳳嬌道：「姥姥必是一夜未睡，正在養神，我們別吵她。」

姥姥仍然不言也不動，呂苗子在收拾碗盞，兩人溜出屋來，小寶說：「姐姐，原來你爹去迎接烏婆婆去了，他可不認得烏婆婆，我們反正無事，不如也去。」

小寶提起烏婆婆，小眼兒裏就有了光彩，顯然那烏婆婆對他極是痛愛，再加聽說敢情烏婆婆竟是他的師祖，隨時會來到，那還忍耐得住。

鳳嬌道：「好，我們走，我爹獨個兒去了，我也不放心，只不過，我們可別多事了，只怕你爺爺也去了。」

和落別只是一道山嶺之隔，又是多次來去的路，不過頓飯工夫，那大路已在山下。

鳳嬌道：「小寶，若是我們找出那百毒人魔來，不，我是說，我找出那百毒人魔來，豈不是好。」

「我們，」小寶說：「姐姐，我們去找，近處找不到，就走遠些，要不把那人魔找出來，我們都會日夜不安，我叫你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未完）

# 中華偉人畫像

##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 老子（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左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號聃，春秋時人，與孔子同時，其年稍長，生卒年不詳。只知其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告以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驕氣與多欲。孔子歸語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應關令尹喜之邀，著道德經一書，總貫天人萬物之理，而名之曰道，後世道家尊奉之。

李符桐敬撰　朱玖瑩拜書